



希特勒

● 河阳 小冰 晓林 家屯

亲历记

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国防大学出版社★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希特勒亲历记

第一章 希特勒：德国的需要高于一切！

白色闪电照亮波德边境
希特勒：我是德意志帝国的一名士兵，我
将带领你们去冲锋！
波兰战场成了绞肉机
希特勒已把目光投向西方
“元首在我们前面！”
全人类的祈祷
英法两国宣而不战

1939年8月31日晚，德国与波兰边境。

当夜幕悄悄降临欧洲大陆的时候，波德边境德国内的小城格莱维茨从白天的喧闹中逐渐安静下来，辛劳一天的人们正围坐在餐桌旁享受精美的晚餐。

格莱维茨电台正在播放着通常的节目，谁也没有料到一小队穿着波兰军服的军队正在偷偷地向小城进军。

晚8时整，格莱维茨电台周围响起了剧烈的枪声，这些军人很快占领了电台，其中一人用波兰语开始广播一篇攻击德国和希特勒的稿件，声称波兰人和德国人开战的时间到了。随后，他们撤出了电台，将一些不省人事的穿着军服的人扔在地上，并向他们开始射击……。

奥克林，距格莱维茨不远的城市，德国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听到收音机中传来的波兰语广播，心中抑制不住一阵狂喜，他一口干尽了杯中的葡萄酒，要通了柏林党卫军保安处长海德里希的办公室，向他报告“希姆莱计划圆满完成”。

在格莱维茨闹剧上演的同时，德国军队借着夜幕的掩护，进入了最后的攻击出发地点。坦克手坐进坦克，最后一次检查各部分机械状况；大小不同口径的火炮撤掉伪装网，缓缓抬起了黑洞洞的炮口；野战机场的飞机旁，地勤人员忙着为飞机加油、装弹，飞行员们坐在机舱里静静地等待起飞的信号。最忙碌的还是伪装严密的各极指挥所。参谋人员有的手拿电话筒，声嘶力竭地吼叫着核实部队的到位准备情况，有的手擎各种灯具趴在地图上，对各自部队发起攻击后的路线和目标进行最后的核对。

在无数大大小小的作战地图上，波兰就像一个凸出物一样，深深地嵌进德国张开的大嘴中。150万德军分为南北两大集团军群，像一把巨钳，准备夹碎当面的波兰胡桃。100万波兰军队分为7个集团分布于靠近边境的月牙形防线上。

处于防御地位的、无论在兵员数量和装备质量等方面均远逊于对手的波兰军队未能充分利用境内的地理条件，把主力集结在主要河流的后面进行防御，反而把部队全部摆在河流外侧，呈现出背水而战的态势，也许波兰认为自己的力量完全可以拒敌于国门之外，要么就是对英国和法国抱有过高的期望，以为战争一爆发，法国就会从西线攻击德国，从而使德国不能向波兰纵深推进。不管哪种解释，交战双方的这种布局使德国高速度、大纵深的推进成为可能。

拂晓临近了，天地一片静寂，只有旷野中的昆虫发出阵阵鸣叫。2800余公里的德波边境，大部分被浓重的雾气所笼罩。各种掩蔽物后的德军官兵浑

身沾满了露水，阴冷的湿气使人们感到了少许寒意。由于长时间的不活动而麻木了的身躯使他们急切地期待攻击开始。

突然，大地震颤起来，耀眼的火球刺破浓雾，一团一团地掠过德军一线部队的头顶，直飞波兰境内。

伴随着波兰境内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德国一侧响起了无数发动机的轰鸣。150万乘坐各类机动车辆的大军跟在炮火后面，蜂拥越过了神圣的国境线。天空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发出凄厉的啸声，一拨又一拨地飞往波兰的要塞、桥梁和城市，把携带的全部子弹和炸弹倾泻到波兰人的头上。

不到48小时，波兰空军就消失了，500架第一线飞机还未来得及起飞就被炸烂在机场上。

希特勒的战争终于开始了。

9月1日，柏林。

天空灰蒙蒙的、空气潮湿闷热。从战场上不断传来的好消息，刺激着希特勒兴奋的神经。上午10时，希特勒驱车从总理府前往国会，街道上冷冷清清，虽然广播和报纸均报道了这件大事，但并未出现希特勒所希望的那种狂热场面，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们的一名普通士兵都要受到人群的狂热欢呼，情绪不觉有些受到影响。

德国人还来意识到这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开始。当希特勒面对国会议员时，兴奋到了极点，他宣布入侵波兰的行动已经开始，从今天起，但泽重新划入德意志帝国的版图。他狂傲地宣布：

“从现在起，我就是德意志帝国的一名士兵，我已穿上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取得最后的胜利以前，我决不脱下这身军服，要不就以身殉国。”

希特勒的演说激起了一阵阵狂热的欢呼。

德国的战争机器开动了！

二战以后，有人说过，希特勒是德国的劫数，而德国的劫难在1939年9月1日德军越过德波边界时已正式开始，只是世界和德国都还不知道这一点，50年前的那个夜晚，人们就更不知道了。

50年前的一个夜晚，一声婴儿的啼哭响彻奥地利一个日耳曼血统的海关职员的家庭。如果不是历史的机遇，这个出身寒微的人可能会默默无闻地了却自己的一生，因为德国是一个讲求门第声望，贵族传统根深的国家。

少年时代的希特勒颇为与众不同、中学时的成绩坏得异乎寻常，唯一一个“优”是得自自由绘画课程。糟糕的成绩单掩盖了希特勒天赋的优秀素质。希特勒并非不愿学习，他只是讨厌刻板的学习内容，不愿意让那些学究气十足的教书先生去摆布自己、扼杀自己的创造性。他喜欢自由绘画，因为它能张开想象的翅膀任意驰骋。这种富于创造性的思维在日后不止一次地使他的对手为之惊叹。

历史课往往被视作枯燥无味的代名词，很少有青年人对此产生兴趣。然而，瘦小的希特勒却常常缩在课桌后面，全神贯注地聆听教师的陈述。恺撒、拿破仑，俾斯麦，一个个闪现在眼前，栩栩如生。他忘记了现实，穿越重重时间帷幕，置身于久远的历史长河之中。每逢这时，他内心的民族感情就开始熊熊燃烧，甚至潸然泪下。

历史使年轻的希特勒变得成熟，使他的思想远比同龄人更加深刻。也许就是这个时期，他产生了创造伟业的憧憬。

希特勒成名后，常常感慨地回忆起他的历史教师：

“我有幸得到一位懂得去芜存精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我正是由此时开始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

19岁时，希特勒的母亲溘然长逝。无依无靠的他孤身一人前往维也纳闯世界。临别时，他对故乡的人们宣称：“若不得志，决不还乡。”

他实现了这个誓言，26年后，身为德国元首的他在滚滚向前的坦克铁流簇拥下衣锦还乡了。一直到几十年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在咒骂希特勒，但这里的人们仍然忘不了那个使他们的小地方名垂史册的大人物。

维也纳坐落在蓝色的多瑙河畔，这是一个富于天然美景的城市。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使这里的空气里充满了音乐。富丽堂皇的音乐厅成为上流社会人们陶冶情趣、进行精神享受的高雅殿堂。入夜以后，寂静的夜空弥漫着约翰·斯特劳斯迷人的圆舞曲，久久不散。

维也纳，令人向往的艺术世界。

然而，这一切美好的事物统统与希特勒无缘。

对这个来自下层社会的青年来讲，维也纳的四年是他一生中最贫困、最暗淡的时期。在此之前，他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美好的向往，可是常年累月住在只有铺位的鸡毛店内，不时靠光顾施粥站打发饥饿的他，渐渐对不公平的社会产生了仇恨。他几乎干遍了扫雪、拍打地毯、扛行李等杂活，以后又靠画些小画出卖来维持生活。强烈的社会反差在年轻的希特勒心灵上印下了深深的烙印，不满和抗争成为一种动力，驱使他的一切空余时间都花在了读书上面。书本吸引了希特勒，使他没有染上落魄青年所共有的声色犬马的恶习。希特勒把维也纳看作自己“一生中最艰苦的学校，也是最彻底的学校”。

就在希特勒穷困潦倒之际，萨拉热窝的枪声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对一些人来说意味着灾难，可对另一些人来说却代表着机遇。一无所有的希特勒没有任何牵挂地投身到这场战争之中。他直接上书巴伐利亚邦亲王，要求加入德国陆军，从此，来自奥地利的希特勒把自己的命运与德国拴在了一起。

在战场上，希特勒再次表现出与众不同，他勇敢，并因此而受过两次伤，在所有奖励中包括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德国军队中这是一种殊荣，因为它很少授予普通士兵。但又绝非一般的匹夫之勇所能得到的，他是带着一种信念和追求投身战火之中的。他常常独处一隅，双手抱头，陷入长时间的沉思，而他的战友们则是常在一起抽烟、喝酒、谈论女人。

战争后期，希特勒在医院养伤，从旁人嘴里他得知德皇已经退位，德国战败了。与希特勒在一起的伤兵纷纷收拾行装，准备返回久别的家乡，他们对战争的结局已经不再关心。而希特勒却抱头痛哭，内心充斥着羞耻和复仇的火焰。他决定投身政治恢复德意志往日的光荣。这个决定不仅对他自己、而且对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这一任职使他走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刚刚就任总理不久的希特勒雄心勃勃，充满了进攻的激情。他要称霸欧洲，让世界在他脚下颤栗。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后，被迫让出大片土地，但泽被划归波兰辟为自由港，东普鲁士和德国本土之间幅着狭长的“波兰走廊”。希特勒上台后就把眼睛盯向波兰。

1938年慕尼黑会议后，德国顺利地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随后向波兰提

出将但泽和“波兰走廊”并入德国版图的要求，这一要求遭到波兰政府的严辞拒绝。1939年4月3日，希特勒秘密批准了“白色方案”。

希特勒在“白色方案”中写道：

一、鉴于波兰目前的态度，不仅需要使修改后的东部边界有安全保障，而且还需要进行军事准备，以便在必要时永远消除来自这一方向的各种威胁。

（一）政治上的前提和目的

德国同波兰的关系仍然要遵循避免引起骚乱的原则。如果波兰改变迄今基于同样的对德政策，转而采取对帝国进行威胁的态度，那么，同它进行清算就有可能势在必行。

那时要达到目的是，粉碎波兰的防御力量，在东面造成一种可能满足国防需要的态势。最迟在冲突开始时，宣布但泽共和国为德意志帝国的领土。

政治当局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上述情况下必须尽可能地使波兰孤立，即把战争局限在波兰进行。

这种局面在不太远的将来就可能出现，因为法国的内部危机日益加剧，英国会因此而采取克制态度。

俄国的干预（它有能力这样做）很可能对波兰毫无益处，而仅仅意味着波兰被布尔什维主义吞并。

周边国家的态度如何，完全取决于德国的军事需要。

德国不能轻易地将匈牙利列为盟国。意大利的态度是由柏林——罗马轴心已经确定的。

（二）军事上的结论

建设德国国防军的伟大目标，仍然要视西方民主国家的敌对程度而定。“白色方案”仅仅是诸项准备工作的一个预防性的补充措施，决不能将它视为同西方对手进行军事冲突的先决条件。

越能成功地以突然、猛烈地打击开始战争，并迅速取得胜利，就越容易使波兰处于孤立地位，即使在战争爆发以后也是如此。

但是，整个局势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确保帝国西部边界和北海沿岸及其空域的安全。

在进军波兰时，要针对周边国家特别是立陶宛采取警戒措施。

（三）国防军的任务：

国防军的任务是歼灭波兰的军事力量。为达到此目的，必须做好准备，力求达成进攻的突然性。秘密的或公开的总动员，将尽可能推迟到进攻日的前一天才下令进行。

计划用于防守西部边界的兵力暂时不得另行调用。

对立陶宛须保持警惕，对其余边界只须进行监视。

（四）国防军各军种的任务

1、陆军

在东线的作战目标是歼灭波兰陆军。为此，在南翼可进入斯洛伐克地区。在北翼，应迅速在波莫瑞和东普鲁士之间建立联系。

必须做好开战的各项准备工作，以便以现有的部队也能发动进攻，而需要等待动员后组建的部队按计划开到后再行动。现有部队的荫蔽的进攻出发地区，可在进攻日之前予以规定。我保留对此事的决定权。

预定担负“西部边界掩护”任务的兵力是全部调往该处，还是留一部分

作他用，将取决于波兰的局势。

2、海军

在波罗的海，海军担负下述任务。

歼灭或者打垮波兰海军。

封锁通往波兰海军基地（特别是格丁尼亚海军基地）的海上通道。开始进入波兰时，即宣布停泊在波兰港口和但泽的中立国家船只离开港口的期限。期限一过，即由海军采取封锁措施。必须估计到，规定离港期限会给海战造成不利的影晌。

切断波兰同海外的贸易联系。

掩护帝国——东普鲁士的海上通道。

保护德国至瑞典和波罗的海沿岸诸国的海上交通线。

尽可能以下引人注目的方式实施侦察和警戒，防上苏俄海军从芬兰湾进行干涉。应预先规定适当数量的海军兵力用于保卫北海沿岸和濒陆海区。

在北海南部和斯卡格拉克海峡，须采取措施防止西方列强突然对冲突进行干预。采取的措施应局限在绝对必要的限度以内，务必保证不引人注目。关键是应避免采取可能会使西方列强的政治态度变得强硬起来的一切行动。

3、空军

空军必须对波兰实施突袭，而在西线则可只保留必不可少的兵力。

空军应在极短时间内歼灭波兰空军，此外，主要担负以下任务：

干扰波兰的动员，阻止波兰陆军按计划开进。

直接支援陆军，首先是支援已经越过边界的先头部队。

开战之前航空兵部队可能要向东普鲁士转场，但这不可危及达成突然性。

第一次飞越边境时，在时间上应与陆军的作战行动协调一致。

只有在给中立国家船只规定的离港期限（参见国防军各军种任务中海军的任务）过了之后，方可对格丁尼亚实施攻击。

对空防御的重点是施特廷，柏林和包括梅伦地区的奥斯特劳和布吕恩在内的上西里亚工业区的空域。

阿道夫·希特勒

波兰战场。

通向波兰腹地的各条道路尘土飞扬，挤满了滚滚向前的德国军队。整师整师的坦克部队横冲直撞，到处显示出恐怖和死亡。

在这些装甲铁流中，夹杂着第 19 军军长古德里安将军的半履带式指挥车。透过蒙满灰尘的风镜，古德里安似乎看到正在向前冲杀的两个儿子。他的大儿子是他麾下一个坦克团的副团长，次子此刻正在第一辆坦克中为全军开路，类似这种父子上阵的情况在不同战线的德军中并不少见，许多将领的儿子在波兰战役中战死。

古德里安的任务是，率领 1 个装甲师和 2 个摩托化步兵师，一直向东，切断波兰走廊，围歼走廊上的 3 个波兰步兵师和 1 个骑兵旅。作为一个坦克战专家，他第一次有了实践自己理论的机会。

然而，最初的征兆似乎并不如意。开战之初，装甲部队的突进速度太快，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古德里安率领的队伍遭到了来自后方重炮的猛烈轰击。整个前进纵队的前后左右密布“轰、轰”炸响的炮弹。弹雨过后，古德里安和他的指挥车从公路上消失了。惊魂未定的德国士兵们在路旁的深沟中

发现了倾翻的指挥车。他们七手八脚地把军长从车内拉了出来，还好，他们的军长安然无恙。

古德里安坐在路边的土坎上喘了一会气，心想：“真晦气！还没有遭到敌军的攻击，先挨了自己炮兵的炮弹。”他登上一辆新的指挥车，抓起话筒对炮群指挥官一顿呵斥：“白痴！因为你们，第19军差点失去了指挥官。今后再有类似事情发生，我就命令我的坦克碾平你们的阵地！”

发泄完怒火，古德里安驱动指挥车去追赶远去的部队。第三天，他的坦克就与从东普鲁士向西进攻的另一支德军在走廊会师，形成了对波兰军队的合围。

被围的波军困兽犹斗，竭力想撕开一个突围的口子。波兰军队把精锐的波莫尔斯卡骑兵旅摆在突围的前锋，他们企图依靠机动性强、突破力大的骑兵集团冲锋打开一条血路，使全军死中求生。

夜晚，骑兵旅抵达临近包围圈封口的一片森林。全旅官兵喂饱战马，填饱了肚皮，把所有不必要的物品彻底轻装，只留下战刀和步枪，许多战士连钢盔都扔到了一旁。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林中草地上或倚或躺，抓紧时间养精蓄锐的骑兵们听到长官的一声断喝：“备马！”

刹那间，偌大的森林紧张起来，近万匹高大的战马被勒紧了肚带，骑兵扣紧腰间的皮带，把衣襟和裤脚收束得几乎像绑在身上一样，只有这样才能在挥舞战刀劈杀的时候不感到挡挂。随着“上马”的口令传来，骑兵们上马背，把腰间的战刀挪到最便于抽出的位置，几乎所有的骑士都把步枪大挎在背后，他们感到只有冷兵器才能最大限度地震慑敌胆。刺杀的冲锋队形排列完毕，骑兵们全身紧绷，大腿紧紧地夹住马的脊背两侧，使胯下的战马感受到一种压力，只有足蹬皮靴的双脚微微向两侧分开，只需一叩马的肚子，立即就会像离弦的利箭直射而去。

各级指挥官最后一次巡视部队的准备状况，所有的骑兵都把右手半举在胸前，手中的战刀犹如一排挺直的白桦树直刺蓝天，锋利的刀刃迎着初升的太阳反射出一阵阵白色的寒光。军官们心想：“过一会儿，这些战刀上就会染满血迹。”

“出击！”

波莫尔斯卡骑兵旅决堤般地从森林中冲杀出来，直扑前方不远处散布在旷野里缓缓搜索前进的德国装甲部队。

德国人最初的反应是惊愕。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波兰骑兵仿佛是从地底下冒出的一样。他们不发一声，也不开一枪，只是把身子低低地俯在马背上冲锋。也许是几万只马蹄撞击大地的响声太撼人心了，德国人竟然忘记了开枪开炮。

千军万马掀起的尘土渐渐逼近了德军，不知是谁发疯似地喊了一声：“混蛋！快开火！”声音中充满恐怖和惊悸。

一阵枪响引发了猛烈的枪林弹雨，德军坦克上的所有火器不间断地拼命发射，密集弹幕宛如巨大的镰刀，将无畏的波兰骑兵一排又一排地割倒在旷野上，少数骑兵突破火网，借着盛大的冲劲闯入坦克中，但却没有劈杀的对象，激怒的骑兵只好用战刀猛砍坦克装甲，以发泄满腔的怒火和无奈，直到被坦克撞倒或击毙。

波军这种唐吉珂德式的冲击连续了几个钟头，战场上的情景与海中的潮

涨潮落极其相似，蓄足了劲的骑兵攻击波浪涛汹汹而来，轰然一声在德军装甲峭壁上撞得粉碎，紧接着又一波潮水涌来，再次水花四溅失去势头。如此重复几次，直到整个骑兵旅伤亡殆尽。

当枪炮声逐渐沉寂下来的时候，方圆十数里的战场上到处是人和马的尸体，在一些搏杀最激烈的地段，波兰骑兵和他们的战马被撕成碎块，人和马的断肢残臂混杂在一起堆成一座小山丘。德军坦克炮筒被连续地发射烧得滚烫，履带上沾满了血肉的碎屑，简直就是一个个绞肉机。

这场屠杀成了短促的波兰战役的缩影。

德国，柏林。

1939年9月3日夜里，希特勒把他的办公室地点从总理府高雅的大理石厅堂转移到亚美利加号火车专列。亚美利加号停在尘土飞扬的波美拉尼亚火车站。车站周围是干渴而芬芳的松树和被中欧九月的骄阳烤得干干巴巴的一排排木头营房。

德国铁路从未运送过这样的列车：两个火车头牵引着十四五节客车车厢，紧接着的是装甲货车车厢，满载着2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最后的一节车厢也装着类似的高射炮，组成了一个长长的拖沓笨重的庞然大物。

希特勒个人的车厢在最前面：一个相当于普通车厢里三个分隔间大小的会客室，一个卧铺，一个洗澡间。会客室里有一张长方形的桌子，四周摆放着八把椅子。这节车厢其余的四个分隔间，由他的副官和男仆们占用。其余车厢是餐车和他的警卫队、私人侦探、医务人员、新闻记者以及来访客人的住所。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汉斯·拉麦斯和海因里希·希姆莱乘坐的代号为“海因里希”的第二列火车紧跟在它的后面。戈林的个人列车“亚洲”号——装备得更为舒适，与他本人一起留在波茨坦附近的德国空军司令部里。

希特勒的列车的活动中心是紧挨着他自己住所的“指挥车厢”。一个长长的会议室占去车厢的一半，会议室里主要放着一个地图台，车厢的另一半是希特勒的通讯中心，它不断地用电传打字电报机和无线电话跟前方的军事指挥部联系，而且还跟最高统帅部以及在柏林的其他各部联系。在未来两周，除了睡觉之外，希特勒要在这闷热狭小的空间度过他的大部分时间。在此期间，希特勒的主要副官鲁道夫·施蒙特上校将川流不息地来访者限制在最小限度。在这里威廉·凯特尔第一次把他的作战局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少将介绍给元首。这位作战局长是一位曾在巴伐利亚指挥过山地战的军官，沉着稳重，秃头，比希特勒小一岁，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他一直是希特勒的主要战略顾问。（战后，约德尔被美国人召去，听取他对保卫西欧的建议，后来在纽伦堡以战犯罪被处绞刑。）约德尔坐在长长的地图台中间的那把椅子上，凯特尔通常坐在一端，陆军联络官尼古拉斯·冯·伏尔曼紧挨着三台电话机坐在另一端。

在火车上，如同在总理府一样，棕色的纳粹党制服主宰着这个地方，一般说来，只有希特勒的副官才能住在那里，就连希特勒大本营的新任司令隆美尔也不能住在这列火车上。不管怎样，希特勒几乎不干预波兰战役指挥。他总是在上午9点出现在指挥车厢里，听取约德尔关于上午形势的个人汇报，并且查阅从柏林空运来的地图。他首先询问冯·伏尔曼上校的总是关于西线危险形势，因为驻守在480余公里防线的30个师中，只有12个师还算可以，而且法国可能随时出动110个师攻击他们。

可是，与希特勒的评论家们发表的一个个预言相反，西线却是令人奇怪的平静。

9月4日，这位令人敬畏的冯·伏尔曼上校写道：

“此时，一场宣传战已在西方爆发。元首能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吗？据说法国已经在萨尔布吕肯挂出了一面旗，上面写着‘我们决不开第一枪’。由于我们已经严令禁止我军采取公开的敌意行动，现在我可不能对所发生的事情听之任之了。”

这的确是个谜。在波兰濒临溃败之际，她的盟国发出不吉祥的叫嚷。在良机日益减少的时候，盟国稳坐不动。

波兰在三周时间遭受了无情的蹂躏。无论是它的士兵的勇猛还是盟国的诺言，都不能阻止这大局已定的失败。

斯大林为之惊讶，各民主国为之震动，而希特勒却坚定了自己军队战无不胜的信念。他们从波美拉尼亚和东普鲁士向波兰进攻，还从西里西亚以及斯洛伐克警戒的国土上向波兰进攻，以致使波兰人不能在任何地段建立一个稳定的前线。汽车、坦克、俯冲轰炸机本不该算是奇兵，然而却成为攻打波兰的奇兵。希特勒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横扫了脆弱的波兰西部防线。在波军仍向维斯杜拉河西部聚集的时候，包围了他们。波兰之所以把军队调遣到那里，一则是保卫国家，一则是准备迅猛扑向柏林——这种挺进将会造成德国的反纳粹革命，因为波兰政府曾经被弄得那么天真地相信了这一点。德国所预料的事情，结果还是不错的。德国参谋部整个夏天在地图上所筹划的东西，于1939年9月在波兰的沼泽地和平原上毫厘不差地兑现了。

一周后，专列转到了南方战线。车厢外面的空气里弥漫着9月中旬的热灰尘。希特勒的随从们整天呆在酷热的车厢中，汗流浹背，无所事事。希特勒本人却兴致盎然，每天一大早就乘汽车离开专列，直到夜晚才回到车厢歇息。当时，不仅两军对垒的前线依然炮火横飞，就是德军的后方，也到处出没着波军残部和民众自发组织的游击队。许多刚刚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囚犯，甚至连囚衣都未换下，就扛着步枪去狙击德国入侵者。然而，希特勒依旧轻车从简，穿行在波兰的城镇、乡村和森林原野里。

“元首就在前线！”这消息不胫而走，鼓舞了德军官兵的斗志，也刺激了波兰人的仇恨心理。一次，希特勒弃车登上一处高地，长时间地观察着前方不远处的战斗。太招眼了，德军士兵从四面八方涌向山头。正在一处凹地里射击的波兰炮兵注意到了突然的混乱情景，他们猜到了他是谁。十几分钟后，炮弹雨点般袭来，却没有击中希特勒。也许希特勒的劫数未到，否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概在它们刚刚爆发之时就结束了。

德军闪电进攻锐利无比，迅速撕开波军的防线，向波兰腹地进军。南方集团军以第10军团为主力，在南翼第14军团和北翼第8军团的掩护下，以强大的装甲摩托化部队向维斯瓦河中游实施攻击，迅速突破波军西部和南部的防线，重创波军“罗兹”和“克拉科夫”两个集团军，先锋部队于9月8日逼近华沙。北方集团军所属第4军团和第3军团一部分分别从波莫瑞和东普鲁士出发，向格鲁琼茨方向实施钳形突击。到9月5日，德军完成了分割波兰走廊的任务，包围并歼灭了波军莫瑞集团军。随后，第4军团主力东渡维斯瓦河，第3军团从东普鲁士向南突击，进而强渡雷纳夫河，向华沙以东迂回包围。

这场战争对于波兰来讲是一场灾难、悲剧。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构筑的防御工事在德军炮火轰击下，成为埋葬波军的坟墓，很多波兰士兵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就见了上帝。把所有部队都放在第一线只能证明波军统帅部战略上的无知和愚蠢。缺少纵深的防御，在第一道防线被突破后再也无兵可挡，面对德军的坦克装甲部队，波军统帅竟认为这些都是锡板做的，波军的骑兵部队就完全可以对付它们。

德军的闪电进攻使波军猝不及防，节节败退，波军整师整师被德军包围、歼灭，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更谈不上进攻，等待波军士兵的是死亡、被俘和黑暗的集中营。

更使波军感到无望的是英法军队在西线无所作为。

9月1日战争爆发，英法几经犹豫，才干9月3日对德宣战。此时德军在西线只有20多个师的防御部队，但英法却按兵不动，双方阵地上的高音喇叭都在通知对方，我们不会首先发动进攻。

波兰彻底陷入了绝望境地，连多次请求的空军援助也遭到无情的拒绝。

9月5日，为避免波军全部被围歼在维斯瓦河以西的厄运，总司令西米格威元帅命令他的部队撤至维斯瓦河以东，组成维斯瓦河——桑河防线。波兰政府和统帅部同时仓惶撤离华沙迁往卢布林。

波军不堪一击使德国人和波兰人都清楚地看到战争的结果。

9月6日，冯·伏尔曼上校对希特勒说：“剩下来的，只不过是打一只兔子，从军事角度看，战争已经结束。”

波军残部于9日撤往纳雷夫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继续防御，后备军“普鲁士”军团仓促之间投入战斗。似乎是为证明波军并不是“兔子”，波兹南军团从9日起强渡布祖拉河，向东南方向的德军第8军团翼侧实施反突击，企图冲破重围，与华沙守军会合，德军遭到开战以来最严重威胁。

维斯瓦河以西，德军将计就计。南方集团军严令第8军团不准后退，顶住波军的反攻，将波军主力吸引在维斯瓦河以西，急调12个师的兵力，快速前进，一举合围波军“波兹南”和“波莫瑞”两大军团，经过激烈战斗，至9月18日，除一小部分波军突出重围外，其余12万人全部被迫投降。

维斯瓦河以东，德军统帅部不给波军以任何喘息的机会，趁波军立足未稳，又张开了一只大口袋，德第14军团于11日强渡桑河转而北上，星夜兼程，于15日占领卢布林地区的托马舒夫。北方集团军第3军团的快速部队沿布格河南下，于15日攻占布列斯特。17日，南北两支大军在海乌姆会台，波军的大部分部队被装在这个大口袋中。经过激战，波军于9月18日完全崩溃。波军9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的全部、11个师的部分兵力被歼。波军经过这两次战斗后，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在波兰遭受德国侵略的危急时刻，与波兰有着同盟条约的英国和法国在干什么呢？德军撕毁条约，入侵波兰，使英、法两国惊慌失措。但他们对自己推行的绥靖政策仍执迷不悟，还幻想用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老办法来“调停”德、波冲突，在波兰问题上再搞一次“慕尼黑”勾当。但是，希特勒拒绝了这一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英、法政府才硬着头皮于9月3日对德宣战。

英、法两国政府虽然对德宣战，实际上只是宣而不战。在德国空军狂轰滥炸波兰城市的危急时刻，它们没有派出过一架飞机去支援波兰。在德、法边境上，当时德军主力已投入波兰战场，西线只留下少数防守兵力，时机和态势对法军非常有利，然而法国军队事实上都按兵不动，只是发生了一些小规模“象征性的战争”。英国对德宣战后也只从本土派往西欧大陆4个师。

英、法两国对波兰战局的态度，连德军头目也深感惊讶。

德国军队在波兰的推进，引起了苏联的高度警惕。正当波兰快要瓦解的时候，苏联军队越过西部国境，分6路进至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并占领了上述地区。9月下旬，苏、德两国政府经过磋商达成协议，双方占领范围以那累大河—维斯瓦河—桑河一线为界。同时，苏联为防止德国进一步向东推进，又和邻近的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订立了互助公约。后来，这三个国家又加入苏联，这样，沿着苏联的西部边境，就建立了一条新的防线。

希特勒为避免两面作战，在东线维持着与苏联的和平，在西线则积极进行新的战争准备。进攻的目标，就是积极推行绥靖政策，纵容其侵略的法国和英国。他们就要自食其果了！

第二章 希特勒：绝不能干对手预料之中的事

丘吉尔盯着希特勒
希特勒手舞足蹈：第五纵队！第五纵队！
挪威的沦亡
做不完的大不列颠帝国梦
“和平占领丹麦”

丘吉尔：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

希特勒：丘吉尔，真正的战争狂人！

当第三帝国的飞机、大炮、坦克和摩托化部队横扫波兰西部，如“闪电”刺破欧洲战云密布的天空，掀起世界大战的帷幕时，西方政治领袖和军事首脑们猛然从“绥靖”之梦中醒来。但西方似乎又进入另一种梦幻之中：惊慌失措中义愤填膺的宣战；虚张声势的抨击；不切实际的反击计划；甚至于做起更为狡黠而又不可告人的幻梦。所以，自“开战”以来，近半年多时间，世人只闻战鼓声，不见战事起。渐渐地，人们对如此长时期保持“和平”、令人迷惑不解的“战争状态”也习以为常了。

法西斯德国战胜波兰后，为了欺骗世界舆论，麻痹英、法等国，开展了一个堪称声势浩大的“和平运动”。希特勒滔滔不绝地演说，电台、报刊上的大块文章，都表示只要英、法承认德国吞并波兰，德国就会保证维持欧洲其余部分的现状，并和英、法等国实现“体面的和平”。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也立即出来帮腔，支持德国的所谓“和平建议”，要求英、法承认既成事实。希特勒一面高喊“和平”，一面加紧对西线的进攻准备。至1939年11月中旬，德国已将2个集团军群的领率机关、5个集团军的指挥机关和47个师（其中包括9个坦克师和4个摩托化师），从波兰和德国中部调至德国西部边境。为了保障进攻西欧北翼安全，希特勒决定先侵占丹麦和挪威。

德国海军长期以来就注视着北方。德国没有直接进入大洋的出海口，这个地理事实在大战时期就已经给它的海军军官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英国用鱼雷和巡逻舰队从设得兰群岛到挪威海岸，横跨狭窄的北海，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网，卡住强大德国海军，严重地阻碍了潜艇突破封锁进入北大西洋的企图，并且使德国商船不能出海。德国的外洋舰队从来也到不了外洋。

因此，这也就难怪在1939年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国海军里第三号人物——也是一个有力的人物——鲁尔夫·卡尔斯海军上将开始给雷德尔海军元帅连连写信，说明“德国占领挪威海岸的重要性”。

10月3日，当波兰战争结束时，关于占领丹麦和挪威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了。

希特勒也自然十分清楚丹麦和挪威的战略地位。

丹麦位于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扼海上交通要冲。挪威地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西北部，北临巴伦支海，西滨大西洋，南濒北海，战略地位很重要。德国一旦占领这两个国家，就可以限制英国舰队在大西洋和波罗的海的行动，粉碎英、法的经济封锁，保障瑞典的铁矿砂安全运到德国（德国每年消耗1,500万吨铁矿砂，其中1,100万吨大部要取道挪威从瑞典进口）。同时，还可以作为西侵英、法，东攻苏联的基地。此外，挪威“国民大会党”的头目吉斯林，早就想把挪威和德国联结成“德国—斯堪的纳维亚共同体”，

这正中希特勒下怀，他也正想建立“一个大德意志联邦”。于是，德国便决定侵占这两个国家。

在伦敦，英国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马上看到了这一着。在战争爆发后的几周中，他曾经努力说服内阁批准他在挪威领海内布雷，以便阻止德国运输铁矿砂。但是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不愿侵犯挪威的中立，这个建议就暂时被搁起来了。

1939年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根本改变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局势，大大增加了它对西方盟国和德国战略上的重要性。法国和英国都在苏格兰着手组织远征军，准备帮助芬兰进攻社会主义的苏联。但是远征军只有通过挪威和瑞典才能到达芬兰，而希特勒也立即看出，如果盟军被允许通过这两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北部，那么他们就会以维持交通为名，在那里留驻足够的兵力，以便完全截断瑞典铁矿砂对德国的供应，同时也一定会从北方对德国进行包围。这就更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急迫性。

为了实现征服挪威的计划，希特勒已经在挪威找到了一个叫做维德孔·阿伯拉罕·劳里茨·吉斯林的内奸。这个人生于1887年，在挪威军事学院毕业。当他还是20岁的时候，就被派到彼得格勒担任陆军武官。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使这位年轻的挪威军官颇为欣慰。因此，当他回到奥斯陆的时候，他就向工党毛遂自荐，愿意效劳，当时工党还是共产国际成员之一。他曾建议由他来组织一支“赤卫队”，但是工党对于他和他的计划并不信任，拒绝了他。于是，吉斯林就掉转方向，走到另一极端去了。他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担任国防大臣之后，就在1933年5月，贩卖刚在德国获得了政权的纳粹党的理论和策略，创立了一个叫做“国家统一党”的法西斯政党。但是，纳粹主义在挪威吃不开，吉斯林自己甚至连一个议员的席位也没有弄到手。他在选举中被本国人民唾弃以后，就转而投靠纳粹德国去了。

他和德国纳粹运动的官方哲学家罗森堡建立了关系。这个哲学家曾担任许多职务，其中之一就是纳粹党的外交事务办公室主任。这个希特勒的启蒙导师，以为他已经在这个挪威军官身上找到了机会，因为罗森堡醉心的幻想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排除犹太人和一切“不纯”种族的北欧大帝国，在纳粹德国领导之下，最终统治全世界。从1939年以后，他一直和吉斯林保持联系，给吉斯林灌输了纳粹的荒谬的哲学理论。

1939年6月，当欧洲正是战云密布的时候，吉斯林乘出席在卢伯克举行的北欧协会会议的机会，要求罗森堡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其他方面给予支持。从此，吉斯林就经常来往于奥斯陆和柏林之间，为希特勒征服北欧效劳。

在12月份，吉斯林曾带着一个政变计划来到柏林，他认为这个计划一定会得到柏林的重视。因为它是从德奥合并事件抄袭过来的。按照这个计划，吉斯林的一些冲锋队员将在德国由“有经验的、顽强的、善于这种活动的国社党人”加以紧急训练，这些人受过训练回到挪威之后，将占领奥斯陆的战略据点；同时，德国海军和德国陆军分遣队应挪威新政府的特别要求，将在奥斯陆附近的一个预定的港湾出现。

这是德奥合并策略的全部重演，只是由吉斯林担任赛斯——英夸特角色而已。

希特勒和雷德尔曾多次会见了吉斯林，并对他留下了“可靠的印象”。这位挪威的卖国贼对他的德国主子们说：

“英国计划在斯塔瓦格尔附近登陆，而克里斯丁散则被提出可能作为英

国基地。挪威的现政府、议会以及整个外交政策都控制在英国的亲密友人，著名的犹太人哈姆勃罗（挪威议会主席）手中。”

关于英国占领后对德国所造成的威胁，他作了详尽的叙述。

为了在英国行动之前先发制人，吉斯林建议，把必要的基地交由德国武装部队自由处理。他说，在整个沿海地区的铁路、邮政和交通的重要岗位上的人员，已经为这一目的而被收买过来了。他和挪威另一个卖国贼哈格林来到柏林是为了建立“将来和德国的明确关系”，希望能召集会议讨论有关联合行动和把部队运到奥斯陆去的问题。

希特勒反复研究了北欧的形势之后，随即于1940年1月27日在最高统帅部成立了一个由海陆空三军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的工作小组。这一军事行动计划的代号是“威塞演习”，并委任曾在北欧作过战的福肯霍斯将军为执行这个计划的总司令。希特勒对这位总司令说，陆军将交给他5个师，由他指挥，目的是占领挪威的几个港口。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希特勒就于3月1日发出“威塞演习”的正式绝密指令：

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局势的发展，要求做好以国防军部分兵力占领丹麦和挪威（“威塞演习”方案）的一切准备。应通过此举，防止英国入侵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波罗的海，保护我们在瑞典的矿石基地，扩大海、空军进攻英国的出发地区。

海、空军应在现有条件许可的范围内阻止英国海、空军进行干预，保障己方行动的安全。

鉴于与北方国家相比我们在军事、政治上所处的优势地位，用于遂行“威塞演习”方案的兵力，应尽可能少。数量上的弱点，应以果敢行动和出奇制胜来弥补。

原则上，应力求这次旨在以武力保护北方国家中立地位的行动，具有和平占领的性质，相应的要求将在开始占领时递交给这些国家的政府。必要时，将显示海、空军力量，以施加必要的压力。

尽管如此，若仍遇到抵抗，则可使用一切军事力量加以粉碎。

二、我授权第21步兵军军长冯·法尔肯霍斯特步兵上将（“第21集群”司令）负责准备并指挥对丹麦和挪威的行动。

他在指挥关系上直接隶属于我。参谋部必须得到人员补充，补充人员从国防军三个军种中抽调。

用于遂行“威塞演习”方案的兵力，将另行规定。

海军的舰艇部队和空军投入的兵力，仍归海军总司令或空军司令指挥。使用它们时，应与第21集群司令进行密切协商。空军一个侦察机中队（F）和两个具有越野能力的摩托化高射炮兵营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它们直接隶属于第21集群，直到实现占领丹麦时为止。

对配属给第21集群的部队的后勤补给，由国防军各军种根据该集群司令的要求予以保障。

三、越过丹麦国界和在挪威登陆，必须同时进行。必须尽最大努力尽快为此做好准备，如果敌人抢先对挪威采取行动，必须能将己方的反措施立即付诸实施。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措施应能使北方国家和西方对手同样感到出乎意外。在进行各项工作时，特别是在确定舰船和部队集结方式、给部队介绍情

况和部队上船时，都要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上船准备工作已不再能保住秘密，那么对指挥官和部队可称去进攻其他目标。只有在离开港口之后，才能让部队知道真正的目标。

四、占领丹麦（“南威塞演习”）

第 21 集群的任务，出敌不意地占领日德兰半岛和菲英岛，继而占领古兰岛。

此外，在最重要的支撑点有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应尽快突至斯卡根和菲英岛的东部海岸。在西兰岛，必须先占领若干个支撑点，作为尔后占领行动的出发阵地。

海军应为掩护尼堡—科尔塞之间的交通线，为迅速占领小贝尔特桥，以及在必要时为实施登陆提供兵力。此外，还须做好进行海岸防御的准备。

空军航空兵部队主要用于炫示实力和空投传单。应确保能利用丹麦的地面设施和实施对空防御。

五、占领挪威（“北威塞演习”）

第 21 集群的任务：通过从海上实施空降，突然占领最重要的海岸地段。

登陆部队和尔后向奥斯陆增调的兵力，其海运工作由海军负责准备和组织实施。必须做好快速构筑挪威海岸防御工事的准备工作。

在实现占领之后，空军应组织对空防御，应利用挪威的基地对英国实施空中战争。

六、第 21 集群应不断向国防军统帅部报告准备情况并呈递一份关于准备工作进程的时间表。此外，还应确定从下达关于“威塞演习”方案的命令到开始行动所需的最少时间。

应报告预定的指挥所位置。

代号，“威塞日”=行动日

“威塞时间”=行动时间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早在 1939 年 11 月苏芬战争爆发之时，英国就准备以援助芬兰为名控制北欧、打击德国。丘吉尔曾表示：“我当时欢迎这股有利的新和风，可借以实现我们的主要战略手段，来切断德国的铁矿石供应。”1940 年 1 月 27 日，英法在巴黎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组建远征军从纳尔维克登陆，以便控制瑞典的耶利瓦勒铁矿。由于苏芬战争很快结束，英法失去了出兵的借口，上述计划落空，但它却引起希特勒的警惕。

2 月 14 日，德国斯比伯爵号舰的辅助供应舰，“阿尔特马克”号载运着 300 名英国战俘，从南大西洋返航，在回国途中经过挪威领海，被英国侦察飞机发现。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立即派菲力普·维安海军上校指挥的驱逐舰“哥萨克号”前往拦截，德舰仓皇逃到斯塔格和克里斯蒂安松之间的挪威约新峡湾避难，英国军舰不顾两艘挪威炮艇的阻拦，闯进峡湾，俘虏了德国军舰，救出了被俘的英国海员。尽管挪威对英国侵犯自己领海的行动提出了强烈抗议，但希特勒认为，“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说明挪威已成为英国的帮凶，在未来战争中，它不会反对英国在它的领海内采取针对德国的武力行动。因此，保障挪威的中立地位已不再符合德国的利益了。

4 月 2 日下午，希特勒在同戈林、雷德尔和福肯霍斯特举行了长时间会议后，发布了一道正式指令，规定“威塞演习”在 4 月 9 日上午 5 时 15 分开始。同时，他还发布了另一道指令，要求“占领时必须千方百计防止丹麦和

挪威两国国王逃到国外”。同一天，最高统帅部还把这个秘密计划告诉了外交部，对里宾特洛甫发了一道详细命令，指示他准备采取外交措施，劝诱丹麦和挪威在德国军队到达的时候不战而降，并编造一些理由为希特勒的最新的侵略辩护。

玩弄诡计的工作还不限于外交部，海军也按照希特勒的指示，将自己的军舰和运输舰伪装成英国舰艇开过去，必要时甚至悬挂英国国旗！德国海军在秘密命令中已为进攻挪威时进行欺骗和伪装作了详细的规定。

这样，在1940年4月9日上午5时20分整（丹麦时间上午4时20分），天亮前一小时，德国驻哥本哈根和奥斯陆的使节向丹麦和挪威政府递送了德国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毫不反抗地立刻接受“德国的保护”。

这份备忘录宣称，德国是来援助丹麦和挪威抵抗英、法两国的占领的。其中讲到：

“因此，德国部队不是作为敌人登上挪威的国土的。德军最高统帅的部队除非出于被迫，无意利用德国军队占领的据点作为对英作战行动的基地……相反，德国军事行动的目的，完全在于保护北方，以防止英法军队企图占领挪威基地……”

“本着德国和挪威两国之间久已存在的良好关系，德国政府向挪威王国政府宣布，不论现在和将来，德国都无意采取行动侵犯挪威王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因此，德国政府期望挪威政府和挪威人民不要抵抗。任何抵抗将不得不要受到一切可能手段的击破，从而只能导致绝对无益的流血牺牲。”

这个最后通牒，可能是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起草的迄今为止最厚颜无耻的文件。

1940年4月9日清晨，伦敦。

英国首都伦敦仍笼罩在阴冷、潮湿的浓雾之中。早起的人们或在散步、或在赶路，静静地显现出一种抑郁中的悠闲；就连公路上穿行的汽车，也只闪烁着灯光，无声无息，象是怕惊醒这座还在“梦乡”中的大都市。

突然，在这种氛围中似乎出现了点异样：几位绅士为刚刚从报童那里买来的早报上的一则消息激动地争论着什么。

消息：昨天英法海军进入挪威水域，并在那里设置了一系列的布雷区，以阻止与德国通商的船只进入。

报上除了对这一“先发制人”的行动发表贺词之外，还为这种“破坏挪威中立”的行动进行了辩解。

然而，几十分钟之后的一则广播新闻却使报纸上的“新闻”成了“旧闻”，同时也正是这则新闻把还处于半睡眠状态的英国人从迷梦中真正唤醒。

播音：德军正在挪威沿海一系列地点登陆，同时还开进了丹麦！

也许听到广播的人们同内阁大臣们是同一时刻抓来身边最近的一份世界地图：眼前的局势骤变——刚才还是“反击”第三帝国前沿阵地的北欧、扼住纳粹咽喉命脉的波罗的海、转眼间即成为纳粹这只“毒蟹”头上挥舞的“巨钳”，西欧大陆俨然已成其口中之物，这样一来英伦便随时可遭“灭顶之灾”。

当天下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下院报告：“德军非但在挪威南岸登陆，也在西岸的卑尔根和特隆赫姆登陆，有报告说德军在纳尔维克登陆，但我十分怀疑这些报告是否属实。”

在英国当局看来，希特勒竟敢在千里以外的资本主义开辟一个新战场，

简直难以置信，尤其是当他们已知道英国为掩护布雷活动及其它行动而在那一带布置了强大的海军力量，所以格外不可思议。他们认为一定是情报人员将南部的“拉尔维克”误写成北方的“纳尔维克”了。

然而，在这天结束之前，英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幻想迅速破灭了：德军已占领挪威首都奥斯陆和所有重要港口，包括最北部最有战略意义的“纳尔维克”、几路并进的海上袭击亦无一不胜。

两天后，“长于理性思维而又讲究实际”的英国人的典型代表，当时的海军大臣丘吉尔在下院作了一次漂亮的演讲。他说：“我的老练的顾问都同我的看法一致，我们全都认为希特勒先生犯了战略错误……斯堪的纳维亚发生的事情，使我们得益非浅。……他在挪威沿海背上了一大堆包袱，因此，在整个夏季，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就不得不同列强作战，而列强拥有异常优越的海军部队，而且运送这些兵力到战场也比他容易。我看不出他占到了什么相反的便宜……我们认为，我们的死敌在一激之下，铸成了战略错误……使我们大讨便宜”。

丘吉尔所言一点不差，并非虚张声势。希特勒正是考虑到军事上的力量对比，因而尽管他在欧洲大陆的东部和南部肆无忌惮，但在其战略中，还是宁愿让挪威保持中立；只是在外部的刺激之下，才不得已在其整个西欧作战方案中“节外生枝”地附加上了入侵挪威和丹麦的作战行动计划。

北欧战场。

丹麦是一个只有 400 万人口的小国，全部军队只有一支弱小的国民兵。丹麦地势平坦，日德兰半岛最南部分土地与德国接壤，有利于德国装甲部队的快速推进。丹麦政府慑于德国的恐吓和压力，凌晨 6 时就接受了德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同意“在德国的保护下维持中立”。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命令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并向德国公使西锡尔·冯·伦特劳克表示，他和丹麦政府一定尽可能维持国内的和平和秩序，消除德军和他们之间的一切摩擦。德国军队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哥本哈根，达到了“和平占领丹麦”的目的。

挪威土地面积为 32 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 300 多万。全国军队不足 6 个步兵师、1.5 万多入、飞机 190 架。超龄舰艇 64 艘。挪军的作战计划是建立在英、法派遣远征军的基础上的。作战计划规定，挪军和英、法远征军的主力在南部展开，西海岸由英、法海军掩护。挪军预定在 4 月 7 日开始动员和集中展开，并于 10 日前准备好港口，供英、法军队第一梯队登陆之用。

英国政府认为，丹麦、挪威处于英国的东北侧，一旦落入德军手中，将对英国造成严重威胁，因而战前曾拟定行动计划，代号为“韦尔佛德雷战役”。该计划规定陆军应于 4 月 8 日在纳尔维克、卑尔根，特隆赫姆、斯塔格等沿海港口登陆，并在挪威海域进行布雷。但实际上英国海军已于 4 月 5 日在那里布下了第一枚水雷，7 日英国远征军开始登船。

1940 年 4 月 9 日上午 5 时 20 分，德国政府向挪威政府递交了一份给丹麦政府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最后通牒，要求挪威政府接受“德国的保护”。5 时 52 分，挪威政府答复说：“我们决不自动屈服，战斗已在进行”。

挪威军队虽然进行了英勇自卫，但由于挪威政府把国家的安全寄托在英国的援助上，直到德军入侵前几小时才发布动员令。加上挪军缺乏战斗经验，装备陈旧，不适应现代化战争，在德军的突然袭击下，显得措手不及，一些重要港口相继失陷。

在奥斯陆战斗中，挪威炮兵击沉了德国重巡洋舰“布吕赫尔号”，使德军蒙受重大损失，海上行动受到阻挠。于是，德军利用空中优势，空降 3000 名伞兵，迅速占领了飞机场。

4 月 9 日傍晚，德军占领了奥斯陆港。国王哈康七世和政府官员逃往哈马尔，带走 20 辆装有挪威银行储存的黄金和三辆外交部秘密文件的卡车。尽管德国装甲部队和空军部队从地面和空中追捕挪威国王及其政府成员，但哈康七世拒绝投降，还向全国发布命令，要求继续抵抗德国侵略，并希望取得英法的援助。

4 月 10 日，德军在其他沿海只受到轻微损失，就先后完成了登陆计划。德军从南到北横扫整个挪威，挪威军队主力被迫撤至内地，待机反攻。

德军的迅速胜利是与挪威吉斯林分子组织的“第五纵队”密切合作分不开的。吉斯林早就表示，如果德军入侵挪威，他愿作为推行德国政策的工具，充当“第五纵队”。

当德军进攻奥斯陆时，吉斯林分子破坏了火力强大的奥斯卡斯堡炮台，并且占领了电台，自封为新政府首脑，公布假命令，指示各要塞守军和舰艇向德军投降。驻守在纳尔维克港的吉斯林分子——挪威军队司令康拉德·孔德洛一枪未发就宣布投降。吉斯林分子的卖国行为，激起挪威人民无比愤怒和强烈谴责，几乎所有的官员都拒绝服从吉斯林的领导。后来，吉斯林的名字便成了卖国贼的同义语。

为了抵御德国军队的入侵，挪威政府迫切希望得到英法的援助。但是，英国海军并没有很好地阻止德国舰艇驶进挪威水域。德军在各港口登陆后，因为英法军队调动迟缓，行动犹豫不决，所以也没有马上援助挪威。一直到 4 月 14 日，英法联军才开始在北方的纳尔维克附近登陆。由于英法联军既缺乏高射武器，又缺乏飞机掩护，一登陆就遭到德机的轰炸，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内陆后退。

4 月 19 日，英法三个师和一个旅在纳姆索斯和翁达尔斯两地发动进攻，连续几次攻势，都被击退。

5 月初，英法联军不得不从挪威中部撤出。5 月 27 日，联军占领了纳尔维克城。在德机不断空袭和德国陆战队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加上德军在西线发动了全面攻势，法国危在旦夕，联军不得不于 6 月 7 日撤出纳尔维克。挪威国王和政府官员同时离开挪威，流亡到伦敦。

6 月 10 日，德国军队占领了挪威全境。

虽然希特勒征服了挪威，但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被击沉重巡洋舰 1 艘、轻巡洋舰 2 艘，驱逐舰 11 艘、潜艇 6 艘，陆军伤亡了 5296 人。挪威和英法联军伤亡近 5000 人，英国损失航空母舰 1 艘、巡洋舰 1 艘和驱逐舰 7 艘。

丹麦和挪威的沦陷，使德国夺取了从海上进攻英国的前哨阵地，给英法两国带来了严重威胁。

丹麦和挪威的灭亡，激怒了英国。英国舆论界对张伯伦政府的无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保守党认为张伯伦推行的绥靖政策是英国失败的根源，表示再也不信任自己的领袖，许多人都转而支持丘吉尔，主张对希特勒采取强硬路线，主战派在英国内部逐渐占据了优势。

1940 年 5 月 7 日和 8 日，英国下院对英国军队在挪威的失败进行激烈的辩论，尽管保守党在下院仍占有 81 位议席的多数，但一直麻木不仁的议会这时却不再支持张伯伦的“朦胧战争”政策，张伯伦被迫辞去了首相职务。

5月10日，丘吉尔出任首相，组织有保守党、自由党和工党参加的联合政府。5月13日，年满65岁的丘吉尔满怀信心地在下院向全体英国人民保证：

“我没有别的，我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说：我们的政策就是用上帝所能给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和全部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和空中进行战争；同一个在邪恶悲惨的人类罪恶史上从来还没有见过的穷凶极恶的暴政进行战争。这就是我们的政策。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去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和艰难，也要去争取胜利”。

丘吉尔联合政府成立后，英国政府才完全抛弃绥靖政策，走上了毫不妥协的反法西斯的道路。

温斯顿·丘吉尔生于1874年11月30日。幼年时，丘吉尔十分喜好打仗游戏，因此长大后要当兵，成了丘吉尔平生的一大愿望。但由于青年时期的丘吉尔学习成绩太差，1839年后他两次参加桑德赫斯皇家军事学院的考试均落选。眼看他的愿望就要破灭时，丘吉尔在其父亲的帮助下幸运地通过最后一次入学考试，学习步兵战术。入学后，丘吉尔学习成绩明显上升，经过18个月的在校学习，丘吉尔在130多名同期学生中以第20名的成绩毕业，军衔为骑兵中尉。

1899年，开始对政治感兴趣的丘吉尔辞去了军职。次年便成为英国下院议员，从此，他踏上政治舞台。步入政界以后，丘吉尔先后在各届政府中担任了海军、贸易、财政、军需及陆军大臣等重要职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丘吉尔盼望30多年的时刻终于到来了。1940年5月10日，英王授予丘吉尔出山组阁——他理所当然地成为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能够成为英国首相，这不仅因为他具有无畏无惧、敢于斗争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因为他还具有一般人所缺乏的审时度势、深谋远虑的政治气质。

第三章 希特勒：为德意志民族一千年的命运而战！

马奇诺防线，希特勒的心病

曼施坦因转了一下手腕

希特勒：曼施坦因是总参谋部最优秀的智囊专家

希特勒：让我们清算法国吧！

贝当：扇形地区没有危险

色当，法国人的灾难

贡比涅森林，法国人的荣耀与耻辱

1939年10月，柏林。

希特勒在他的指挥室里闭目长思。拿下波兰之后，希特勒就开始盘算着准备向德国的宿敌法国开战。过了一会儿，他赤着脚蹲在地图上，一段段地查看对方的地形。马奇诺防线成了希特勒的心病：“德国士兵的鲜血决不能洒在这里，法国佬正想使这条防线成为德国士兵的绞肉机。”

看着看着，希特勒的双眼冒出了亮光：“马奇诺防线的北端上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三国交界处，如果我们在北面佯攻比利时、荷兰，英法联军一定会驱动主力北上。那时，我再在这里实施突破，沿法国北部一直向西，隔断英法联军主力与法国的联系，在比利时境内聚而歼之。”

想到此，希特勒不禁说出声来：“让马奇诺见鬼去吧！”

希特勒的想法初步成形后，责成陆军总部着手制定入侵计划。计划几经修改后，于1939年10月29日正式颁布，代号为“黄色方案”。

这项计划的基本设想是：

德军以其右翼B集团军群担任主攻，经荷兰进入比利时，从正面歼灭预计在那里可能遭遇的英法联军；

A集团军在中央发起助攻，负责保障B集团军群的左翼，并向那慕尔与色当之间的缪斯河进发；

C集团军群防守从卢森堡边界至瑞士的齐格菲防线。进攻的目标则为海峡海岸。

这个方案拿出后，德军A集团军群参谋长曼施坦因认为，这一计划是第一次大战时期施利芬计划的翻版，英法联军必然已有准备，按此计划发动进攻，必定会丧失行动的突然性。他建议将“黄色方案”预定的主攻方向改为助攻，吸引盟军主力，再在马奇诺防线进行佯攻，钳制住大量的法军，然后把进攻法国的突破点放在法比边境中央，绕过马奇诺防线，经过卢森堡，用庞大的装甲部队突破防御薄弱的阿登山区，出其不意地给英法盟军以沉重的打击，然后突破色当防线，跨过马斯河，直赴英吉利海峡，迫使英法盟军和比利时军队落入德军包围圈。

曼施坦因的这一建议就是后来举世瞩目的“曼施坦因计划”。

弗里茨·埃里希·冯·曼施坦因于1887年11月出生于将帅名门，父亲是炮兵将军李文斯基。曼施坦因出生后不久，就过继给他的姨父曼施坦因，一位步兵上将。李文斯基、曼施坦因、希普林三家都是东普鲁士望族，彼此之间有着悠久的亲戚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进入陆军大学仅一年的曼施坦因就投身战斗，转战于东、西两线，先后参加了对波兰北部的进攻、塞尔维亚作战，以及凡尔登和索姆河等著名会战。他认为一次大战的主要教训是步兵的损失太大，

必须寻求新的战术观念。

1915年，曼施坦因在未获得参谋本部军官资格的情况下，就开始担任参谋工作。从此，他靠着名门出身、过人的才智和多年的参谋工作经验，官运亨通，青云直上。在1934年到1939年期间，他先后担任柏林第3军区司令部参谋长，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处长、德军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当时因受德军将领派系斗争的牵连，曾一度下放当师长，后于1939年重新升任德军A集团军群参谋长。

希特勒曾经这样评价道：“曼施坦因大概是总参谋部所产生的最优秀的智囊专家。”

正因为如此，希特勒对曼施坦因可以说是七分尊敬，三分畏惧。此事对这位大独裁者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事。最高统帅尚且如此，德军将领更是普遍敬畏曼氏。他们一致认为，曼氏是陆军中能力最强的指挥官。如果有人能领导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的话，那人就是曼施坦因。

曼施坦因之所以否定了陆军总部的进攻计划，是因为他分析了作战双方的情况之后，认为攻占法国的关键在于一个“奇”字，如果硬闯马奇诺防线，无异于送死。

提起马奇诺防线，还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兴登堡防线使要塞式的防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使得德军仅用12个师的兵力就守住了整个西线，而且给联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延缓了德军失败之日的来临。正是由于这一防线的出色战绩，使各国军事家们重新认识到了要塞防御工事的重要性。

一战后，法国人率先将这一战争中的成果运用于本国的战场建设，他们认为，在未来战争中，以要塞组成的防线仍将发挥作用。在法国军事家的头脑中仍充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幻影：几百万军队驻守在绵延不断的坚固防线上，要塞变成来犯之敌的绞肉机。这种防御至上的军事观念几乎成为法国军人的圣典，他们甚至没动过主动进击的念头。

正是由于有这种军事思想在法国军界占绝对统治地位，因此产生了世界著名的马奇诺防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最大的军事投资就是马奇诺防线。这条防线是以安德烈·马奇诺的名字命名的，他身材高大，精力充沛，亲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因腿部受重伤而退伍。他在战后出任陆军部长期间提议，为防范德国入侵，在从瑞士到卢森堡的法德边界修筑一条永久性的防御屏障。

毫无疑问，马奇诺防线处于非常关键的地方。从历史上看，1814年神圣同盟征服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时，是从这里通过的；1871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再一次从这里径直扑向巴黎。这里是通向法国腹心的捷径，任何人都不会怀疑马奇诺防线的重要性。

马奇诺防线始建于1929年，于1934年基本建成。1938年彻底完工。整个防线由保障地带和主要防御地带组成，全长约390公里，纵深达30多公里，全部由钢筋混凝土构筑。

为了修筑这条防线，法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许多国防工业部被停滞或拖延，甚至连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也被迫中止。防线建成后，法国军队的大部分主力部署在该地区，希望固若金汤的马奇诺防线能够遏制纳粹德国的侵略野心。

曼施坦因是个善出奇想的人，他坚持认为只有绕过马奇诺防线，才是取

胜的唯一办法。因此，当曼施坦因的这个计划考虑成熟后，得到了 A 集团军群司令龙德施泰特的赞同，并以集团军群名义上报陆军总部。

然而当曼氏的建议提出后，从 1939 年 10 月至翌年 1 月，先后 6 次将备忘录送呈陆军总部，均没有被采纳。

原来，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总参谋长哈尔德认为，阿登山区不适宜坦克作战，从而拒绝了这一建议。

正当曼施坦因苦干他的计划迟迟不被人接受时，机会来临了。

1940 年 2 月 17 日，曼施坦因奉召前往柏林，以新任命的第 38 军军长身份向希特勒报到，他终于得到了一个当面向元首陈述意见的机会。

这天，正式汇报结束后，希特勒设晚宴招待了远道而来的各位军长。宴会即将结束时，希特勒走近曼施坦因：“曼施坦因将军，晚宴之后，请你留下来。到我书房去！”

曼施坦因在众将军起身告退后，来到了希特勒的书房。

希特勒面向曼施坦因开门见山地说：“那么，好吧，谈谈你的设想，你的那个西线攻势的计划。”

曼施坦因简明扼要地谈了对“黄色方案”的看法和他自己的计划设想。希特勒沉默地思索着，深凹的灰蓝眼睛直盯着曼氏，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照你这么说，曼施坦因将军，我们陆军总部的计划不过是在主攻点方面有些问题啦。”它就真的那么糟糕吗？”

曼施坦因斩钉截铁地答道：“不，元首阁下，问题远远不是这样简单。陆军总部计划的要害之处不仅仅是在进攻重点及路线上落入俗套，更重要的是，它不包括一种全面赢得战役胜利的意图在内。它的有限作战目标，一是夺取部分胜利——击败在比利时北部的英法联军；二是获得局部领土——占领海峡海岸以当作未来作战基地，仅此而已。”

希特勒微笑着说：“也许陆军总部在拟定这项作战计划时，主要就是考虑第一目标的占领，这也就是将军你所说的那个局部胜利和局部占领，再决定下一步进攻行动的自主权。”

曼施坦因不慌不忙：“也许元首的推测是对的。不过，根据我在佐森接受作战命令时所听到的一切训示，我却又不能不假定陆军总部是这样认为，在法国战场获得决定性战果的机会非常的渺茫，姑且不说是不存在。以后，陆军总司令和他的总参谋长曾多次到我集团军群总部来视察，他们的态度只是更加深我的这种印象。”

希特勒一脸赞同的表情：“那么，你的意见是……”

“我认为”，曼施坦因当仁不让，“西线攻势的目标应该是在陆上寻求决战。若是仅寻求有限目标，这种政治性和军事性的赌注就未免太高。德国的陆军攻势是我们在欧洲大陆上的一张王牌，若听任其在这种不彻底的作战中消耗掉了，实在不妥当——只要考虑到苏俄这个因素即可明白。”

曼施坦因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所以，作战目标应该是击毁法国的抵抗，这就必须修改现有的作战命令，从一开始就把攻击重点放在 A 集团军群。而现在计划安排 B 集团军群实施主攻，是对一支严阵以待的敌军发动正面攻击，即使最初能获得相当的成功，很可能到索姆河就会变成强弩之末了。而真正的获胜机会在于 A 集团军群，因为它是通过地势险恶的阿登山地发动一个奇袭攻击，敌人决不会想到我们会在这里使用任何装甲兵力。这样，一

口气就可以冲到索姆河的下游，切断已投入比利时境内的敌军与渡河之间的交通线。唯此才能完全歼灭比国境内的敌军整个右翼兵力，并为在法国境内赢得最后胜利准备……。”

曼施坦因侃侃而谈，他感到自己的思路从未像今天这样清晰。希特勒坐在那里认真地听着，竟然再没有插话。只是等曼施坦因将他计划的具体部署全部讲述完毕后，才站起身来：“明白了，我的将军。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的作战计划将改为以 B 集团军群从右翼进攻低地国家，将英法联军后备队引向北部。然后，A 集团军群以强大的装甲兵力从左翼通过阿登山区发起主攻，直逼英吉利海峡，切断比利时境内的敌军主力。”

曼施坦因以前对于希特勒的判断力和领悟力有所耳闻目睹，但他对希特勒这次如此迅速而准确地抓住要点仍深感惊奇。有一段时间，曼施坦因几乎怀疑陆军总部是否真的把他的备忘录给希特勒看过，尽管在整个会面中，希特勒未曾暗示他已看见过 A 集团军群呈递的任何备忘录。

一周之后，德军最高统帅部发布指令，正式采纳曼施坦因计划，并命令所有将领重新部署好自己的部队。

曼施坦因作为一个中将将领，不仅为其主子提出了一个巧妙的作战计划，而且还为这一计划能付诸实现而奔波。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德国法西斯军队中确实并不多见。

德军的部署调整非常迅速，没过多久，一个新的攻击阵容就已经排成，德军在西线仍然是投入 A、B、C 三个集团军群，共 136 师，其中包括 10 个坦克师，7 个摩托化师，3000 辆坦克和 4500 架飞机。

具体部署如下：

“B”集团军群，由博克上将指挥，辖第 6 和第 18 集团军，共 28 个师（内含 3 个坦克师、1 个摩托化师），由第 2 航空队支援，集结在战线北翼荷、比国境线到亚琛地区，其任务是突破德、荷边境上的防线，占领荷兰全境和比利时北部，然后作为德军的右翼向法国推进。

“A”集团军群，由龙德施泰特上将指挥，辖第 4、第 12 和第 16 集团军，共 44 个师（内 7 个坦克师、3 个摩托化师），由第 3 航空队支援，配置在亚琛到摩泽尔河一线，其任务是经由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地区，向泽康坦、阿布维尔和英吉利海峡沿岸总方向实施突击，撕裂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境内的英、法军队。

“C”集团军群，由莱布上将指挥，辖第 1 和第 7 集团军，共 17 个师（内 1 个摩托化师），配置在马奇诺防线正面，其任务是进行佯动，牵制马奇诺防线上的法军。

德军的预备队共有 47 个师（内 1 个摩托化师），配置在莱茵河地区，其中 20 个师为各集团军群的预备队，其余 27 个师为总预备队。

希特勒的副官尼古拉·冯·贝洛，在战后曾对这段历史作过这样的回忆：

在挪威战役期间，希特勒对法战争的准备工作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虑。他同施图滕特将军讨论了夺取海牙和斯凯尔特河口的行动计划，他几次召集集团军司令到帝国总理府来谈话。他对契劳希勃和哈尔德的不信任增长了。在冬天他有几天差一点要更换陆军的领导人。只因重大任务迫在眉睫，他才放弃了这一步骤。契劳希勃和哈尔德预言在法国进行的艰巨战争可能拖延若干年。这是否是他们的真实思想，是否说说而已，为了要使希特勒放弃对法

国的进攻，这我就知道了。希特勒知道，他不能信任这两位将军，因此一开始就更倾向于主张立即进攻的集团军群司令莱布、龙德施泰特和博克。

5月1日，希特勒发出5月5日进攻的命令。

5月2日，希特勒同戈林和空军其他领导人讨论在“荷兰要塞”空降计划，施图滕特将军和空降师师长施波内克伯爵参加了讨论。由于希特勒旨在取得奇袭效果和速胜，所以他很重视对执行这种特别任务的军官作深入的行动前的动员，施波内克必须率领他的师在海牙和鹿特丹上空跳伞。

希特勒于5月3日再次在体育宫向6000名候补士官作演讲，他明确地指出他们面前的任务。挪威之战打了胜仗，对法国之战他也抱乐观态度，因此演讲时情绪高涨。5月4日，希特勒把进攻的日期再次推迟到5月7日，后来应戈林的请求又推迟到1940年的5月10日。他说，这可是最后一次推迟了。5月9日，希特勒发表了告西线士兵书。此书的最后一句话说，“今日开始的这场战争决定着德意志民族今后一千年的命运。现在履行你们的义务吧！德意志民族和你们站在一起，向你们祝福。”

进攻日期越近，希特勒显得越镇静、越乐观。他对某些计划曾有过许多顾虑，这些顾虑他在过去6个月里曾和有关司令官讨论过，我感到，这些顾虑现在是不再产生影响了，事件的发展必然有它自己的道路。希特勒认为，法国大约在6个月后投降。他感到，这一点对总的发展十分重要，他预言这会影响到英国的立场。他说，在法国投降以后英国不可能再把战争继续下去了，不然它会丢失整个殖民帝国的地位。这是难以设想的，因此德国在战胜法国以后，英国可能转而妥协。

5月9日这天终于来到了。希特勒可以动身去西线，他在西线的大本营是在冬天选定和修建的。施佩尔最初在巴特特海姆和乌辛根之间扩建了一座城堡，希特勒不喜欢这种方案。因此他委托托特和施蒙特在艾弗尔河地区以北选一地点建造一个新的大本营。它要尽量简朴。托特在西壁地区明斯特艾弗尔附近找到一块高炮阵地经过简单改建便成为领袖大本营。

5月8日下午4点48分，希特勒的专列停在柏林芬肯克鲁格火车站，在施塔肯机场以西几公里，位于去汉堡的铁路干线上。希特勒去车站时只有武警和保安人员护送。出于保密的需要，希特勒的随行人员都绕道前往火车站，有些人绕道时还要了许多花样。

列车准时出发，向汉堡方向驶去。希特勒曾宣布他要到丹麦和挪威视察军队，是否会有人相信这一点，我很怀疑，因为每个随行人员都有自己的知情人，都可能得到消息。列车抵达哈格诺兰。在那里停车时间较长，因等待电话通知。没有出现新的情况。列车从这里出发便向汉诺威方向驶去。这一改换方向瞒不过任何人。大家很快明白我们这次外出的目的是什么。晚上，我们在汉诺威附近的布格多夫稍作逗留。我取来最新的天气预报，希特勒根据气象预报最后发出翌晨进攻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命令。

希特勒一路上兴高采烈。他毫不怀疑自己可以旗开得胜。在餐车进晚餐时气氛很活跃。希特勒希望由他亲自参与准备的各项行动能在边境获得成功。他特别提到对比利时埃本埃马埃尔要塞的行动。我们的列车在暮色苍茫中到达目的地，这是奥伊基尔辛附近的一个小火车站，在那里等着我们的是三轴的梅塞德斯牌汽车。我们行驶约半个钟头便到达掩蔽得很巧妙的领袖大本营“岩巢”。这里只能住下希特勒的军事随同人员，希特勒的地堡里，除了希特勒以外，还可以住下绍布、凯特尔和一个仆人。约德尔、领袖的三个

副官、凯特尔的副官和勃兰特博士住在第二个地堡里。除了这两个住人的地堡外，还有一个进餐的地堡和一个木板房，木板房在坡地侧面，木板房里有一个形势讨论室和几间卧房，普特卡默尔、达伊莱和一个担任文书的中士住在这里。木板房里有一间餐室，里面放着一张长桌和 20 把椅子。我们呆在“岩巢”时，每顿饭都是在这里吃的。在长长的墙上挂着一幅我们将去的那个国家的地图。

其他随行人员和新闻处住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他们征用了几幢房子。战争的第一天最初很平静。希特勒再次离席去睡一会儿。中午，零零星星传来了第一批消息，据说，马斯特里赫特附近的桥被破坏了，需要迅速修复。阿尔贝运河上，有些桥梁在攻占时部分还未遭破坏。用大型滑翔机在埃本埃马埃尔要塞空降成功。第一天的情况就只有这一些。这天我们了解到比利时和荷兰的军队对德军 5 月 10 日的进攻已有准备，有人出卖了进攻的日期。尽管如此，抵抗很小。桥被炸毁了，设置了路障，加强了封锁，但这些只能在某些地方暂时阻止德军前进。在别的战线上进军则很顺利。

军队的士气高涨。士兵们充满胜利的信心。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虽然装备起来，但抵抗并不激烈，仅仅是为了延迟德军前进的速度。法军处境困难：由于他们错误地估计德军会经比利时从北部进攻，所以现在他们不得不进入法国自己的阵地进行战斗。三国的兵力加在一起也不足以对付一场用坦克和空军打的现代化战争。这一点在头十天的过程中就可以得到结论了。5 月 14 日荷兰军队投降。虽然投降仪式已经举行，然而对鹿特丹的空袭因通讯障碍而未能制止。该城遭到了不应有的破坏。无辜平民遭受惨重伤亡。

事实上，当德国人积极准备其进攻部署时，英法统帅部也在筹划着防范德军入侵的战略措施。他们认为有马奇诺防线在，法国的安全可以高枕无忧。而阿登山区峰峦峻峭，森林密布，德军机械化部队难以翻越。

贝当也十分肯定地说：“这扇形地区没有危险。”

所以，在甘末林作战计划中，法国在这一地区是采取守势，只留下了战斗力较弱的第 9 集团军防守，该部的 9 个师中只有 2 个师是职业军队，装备很差。他们把防御重心放在地势平坦的比利时中部，准备一旦德军入侵比利时，法国第一集团军群就连同英国远征军火速驰入比境御敌。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正是“天险难度”的阿登山口却成了德军入侵法国的主要突破口。

5 月 10 日，天刚破晓，德军就开始了迅速而猛烈的进攻。德军指挥官给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不得休息，不得松懈”，“利用首战出奇制胜，务使敌人乱作一团”，“心中只记住一个目标：突破”。

进入阿登山区的德军，仅古德里安第 19 装甲军的先头部队就拥有 1 万多辆坦克、装甲车和其它车辆。为了不被盟军发现，它们沿着崎岖难行的山路前进。此时，如果英法的空军及时袭击这支犹如长蛇的队伍，德军必定遭受重大损失。可是，盟军的飞机大多数投入轰炸比利时艾伯特运河桥梁，致使制空权始终掌握在德军手中，因而能使德军地面部队顺利前进。

在阿登山区，古德里安只遇到了法军骑兵和比利时轻骑兵的轻微抵抗。这样，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象汹涌的潮水一般向前推进。

古德里安本是步兵出身，却无师自通地成为德国装甲兵之父。当希特勒以总理的身份第一次参观古德里安亲自指导的示范演习时，不禁大加赞赏，这正是希特勒对于未来战争的构想。当他看到装甲部队以壮观的军容在他面前迅速通过时，不禁手舞足蹈地欢呼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这就是

我需要的东西。”

古德里安也的确有着非凡的指挥才干，他指挥的装甲部队速度奇快。5月11日至12日的一夜之间，德军渡过了塞穆瓦河。12日下午，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已经抵达马斯河北岸，傍晚便攻占了色当。

色当位于默兹河畔，何道在其正西折而向北流往吉韦、迪南和那慕尔，这座小城常常在法国人心中勾起悲痛的回忆。正是在这里，皇帝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元帅，在被短暂的围攻之后，于1870年9月2日向普鲁士人投降，这是法国军队历史上最令人痛苦的军事灾难之一。

此时，整整70年后，法国人作梦都没有想到，灾难又一次在色当降临到他们的头上了。

13日中午，德国空军集中了大量兵力，包括12个俯冲轰炸机中队，大约1000架飞机，以密集队形，向法军阵地进行了狂轰滥炸，法军迅速瓦解，很快失去了战斗力。

13日下午4时，古德里安的装甲兵乘坐橡皮船和木筏先行抢渡，很快占领了马斯河。A集团军群的坦克在3天内就全部跨过了阿登山区，逼近马斯河，楔入法国第1军和英国第9军之间。14日下午，古德里安率领的3个装甲师全部渡过了马斯河。

德军占领色当，突破马斯河后，法国内部开始陷于一片混乱。英法联军感到局势的严重，开始准备向德军施行反攻。

5月14日，法国雷诺政府要求丘吉尔立即派飞机增援，英国当即派了10个航空大队。英法飞机不断轰炸德军在马斯河上架设的桥梁，但都被德军炮火击退。法国装甲部队也开始向色当反攻。由于法军不是采取用坦克和飞机联合作战的战术，同时又受到德机轰炸，联系中断，使前线部队处于盲目作战状态，无法挽救失败的局面。

5月15日凌晨，雷诺惊慌失措地打电话告诉丘吉尔：“我们被打败了，我们这一仗打输了。”

在法比平原上，德军一支拥有7个坦克师的强大纵队沿着索姆河北岸向西疾驰，每昼夜前进20—40公里。行进的德军向被追上的法军士兵说：“我们没有时间俘虏你们！”要其放下武器，往南逃命，免得挡路。5月18日，德军包围了亚眠。5月19日，到达贝隆，5月20日，攻下亚眠并进入索姆河口的阿布维尔。英法联军在北方的三个团陷入重围，与其余法军失去了联系。

在法军节节败退的时候，法国统治集团内部充满了求和的气氛。

5月18日，雷诺任命驻西班牙大使，84岁的贝当元帅担任内阁副总理，企图挽回败局。贝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宿将，曾指挥凡尔登战役扭转战局，名震一时。此时，他却极力主张向希特勒议和来保全法兰西。

5月19日，雷诺任命魏刚接替甘末林任法军总司令。魏刚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享有名望的老将，这时，他却是法国军人中保守派和失败主义的代表。魏刚认为，英法继续抵抗完全是徒劳的，“不出三个星期，英国就会象一只小鸡一样，给拧断脖子”。他刚一上任，就取消了甘末林在19日晨下达的比利时英法军队向南突击、冲过兵力薄弱的德国装甲部队防线突围的命令。等到三天之后魂刚回过味来，又下令英法军队突围时，此时的英法军队已无力突围了。

德军挥师南下，向法国纵深高速推进。大批德国轰炸机在未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向巴黎、鲁昂、圣艾蒂安等地的工厂、飞机场和交通枢纽进行疯狂

轰炸，掩护地面机械化部队前进，法军毫无反击能力，只好节节败退。

到6月11日，法国政府被迫迁至图尔，次日即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德军遂于6月14日未经战斗进占巴黎。埃菲尔铁塔上挂起了法西斯德国的纳粹旗。

就在德军进占巴黎的同一天，当南下的德军前出到马奇诺防线侧背时，C集团军群在50公里宽的正面上向马奇诺防线发起进攻，主要突击方向选在马奇诺防线中最薄弱的洛林和阿尔萨斯筑垒地域的结合部。法军腹背受敌，马奇诺防线很快被突破。近50万法军被包围，除小部逃至瑞士外，全部被歼灭。

1940年6月，贡比涅森林。

希特勒和法国的停战谈判，是在贡比涅森林中的一块小小的空地上举行的。这个地方就是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向法国及其盟国投降的地方。希特勒将在这儿报仇雪耻，因为这个地方本身会增加他报仇雪耻的甜美滋味。

1918年，法国福煦元帅就是在这里博物馆保存的一节旧卧车上同德国签订的停战条约。如今，工兵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用风镐把墙堆倒，把车子推到空地中间的轨道上。这就是1918年11月11日上午5时德国使节遵照福煦的命令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车子停放的确切地点。

1940年6月21日下午3时15分，希特勒乘着他的曼赛德斯牌汽车来了。同行的有戈林、勃劳希契、雷德尔、里宾特洛甫和赫斯，他们身穿各种各样的制服。独一无二的帝国元帅戈林，手里还拿着他的陆军元帅节杖。他们在离空地大约200码的阿尔萨斯—洛林的雕像前走下汽车。雕像用德国军旗覆盖着，为的是不让希特勒看到那把大剑。那是1918年获得胜利的盟国的一把大剑，插在一只气无力的鹰身上，这只鹰代表霍亨索伦王朝的德意志帝国。希特勒向纪念碑投了一瞥，继续大踏步地走去。

他走到这块小小林间空地以后，空地中央升起了他的最高统帅旗。他的注意力被一大块花岗石吸引住了。希特勒后面跟着一些人，慢步走上前去，读着石头上刻着的大字碑文：

1918年11月11日，德意志帝国在此屈膝投降——被它所企图奴役的自由人民所击败。

希特勒读着，戈林也读着。他们站在六月的阳光下，在一片沉静中读完它。周围的人都在注意希特勒面部的表情。他的脸上燃烧的是蔑视、愤怒、仇恨、报复和胜利。

然后，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走进停战谈判的车厢，他坐在1918年福煦坐过的那把椅子上。5分钟以后，法国代表团来了。

这个代表团以色当的第2军团司令查理·亨茨格将军为首，成员有一个海军将领和一个文职官员利昂·诺尔。利昂·诺尔曾任驻波兰大使，他现在正亲身经历着德军造成的第二次崩溃。他们看来都精神颓丧，但还保持着一种悲惨的尊严。他们事先并不知道要把他们带到法国人引为骄傲的这个圣地来受这种屈辱。他们的这种震惊，无疑正是希特勒所期望的。

在凯特尔将军对法国人宣读了停战条款的序文以后，希特勒和他的随行人员马上离开了车厢。谈判工作交由最高统帅部长官继续进行，但对于他亲手所拟订的条件没有留出丝毫的回旋余地。

凯特尔把这些条款读完以后，亨茨格马上对德国人说，条件太“冷酷无情”了，比1918年法国在这里向德国提出的条件坏得多。而且，“如果阿尔

卑斯山那一边的、一个没有打败法国的国家，也提出类似的要求，法国决不投降。它将战斗到底……因此，他不能在德国停战协定上签字”。

当时临时主持会议的最高统帅部的第二号人物约德尔将军，没有料到一个被打得走投无路的人，竟会说出这样倔强的话。他回答说，他虽然表示“理解”亨茨格所说的关于意大利人的话，但他无权改变“元首”提出的条款。他说，他所能够做的，只是“提供一些说明和对不清楚的地方作些解释”而已。法国人要么原封不动地接受停战条款，要么就全部不接受。

在德国人提出的条件中，最恶毒的一条就是，强迫法国把法国本土和海外属地上的反纳粹的德国流亡人士，全部交给希特勒帝国；凡是与别国联合对德国作战的法国人，被捕后立即枪决；所有战俘都将被拘留到签订条约为止。对于这样一段文字，法国方面也没有提出异议。魏刚肯定认为，英国在3个星期之内将战败，到那个时候，法国战俘即可释放了。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150万法国人在战俘牢中呆了5年。

1940年6月22日18时50分，德法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据德军宣布，法军亡6万余人，伤30余万人，被俘150—200万人；德军共伤亡14.6万多人。

这样，当时被称为“欧洲最大的陆军强国”的法国，在短短的6个星期内就灭亡了。

第四章 敦刻尔克，历史的谜底

“辛苦了，孩子们！”

敦刻尔克，40 万大军的墓地……

布鲁克：只有奇迹才能拯救英国远征军

古德里安：元首难道要对他的敌人发善心？

丘吉尔攥紧双拳：发电机！发电机！

散不去的历史迷雾

1940 年 6 月 4 日，英国。

当英国市民从广播新闻中得知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 30 多万英军安全返回英国本土时，都不知道以什么方式来表达他们喜悦的心情，他们成群结队涌上街头，用床单做成旗帜，写着：“辛苦了，孩子们！”

“干得好，英国远征军！”

“大英帝国绝不投降！”

“希特勒，等着瞧吧！”

回国的英国官兵们被淹没在可可、三明治、香烟、巧克力、黄油和毛毯的海洋中。不过这些刚刚受过惊吓的英国官兵们在举国欢庆气氛中也不免有些不解：“我们到底算什么？是落荒而逃的败兵，还是凯旋而归的英雄？”

法国，敦刻尔克。

在法国的诺尔省有一座港口小镇叫敦刻尔克，她濒临多佛尔海峡，是欧洲大陆去英国本土的最短海路。公元 4 世纪初，敦刻尔克是滨依沙滩的渔村。7 世纪传教士在此建起圣埃卢瓦教堂，渐成市镇。由于敦刻尔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历史上曾是西方列强争夺的一个主要地区，因此，该镇曾多次被历史著作中记载。然而真正使这座濒海小镇著名于世，则是 1940 年 5 月下旬盟军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1940 年 5 月 10 日，德军“A”集团军群在龙德施泰特上将的指挥下向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只有 30 万人口的卢森堡不战而降。5 月 14 日，德军的坦克师和摩托化师编成的第一梯队通过阿登地区后，在法军的第 2 和第 9 集团军接合部色当地区强渡马斯河，并重创了盟军。接着，又以每昼夜 20 至 40 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集团军只能退守下一道防线——埃斯考河防线，那儿有 9 个英国师中的 7 个师层层把守着。德军进入布鲁塞尔和康布雷，并且绕过圣康坦。5 月 18 日，德国装甲师包围了亚眠。

德国装甲部队的矛头已威胁到英国远征军的交通线。很明显，他们的目标并不是巴黎，而是英吉利海峡各港口。此时，法国最高统帅部已丧失了决断能力，同时又未能准备好相当的部队，对迅速扩大的德军楔入阵地展开反攻。

5 月 21 日，德军快速部队到达英吉利海峡沿岸，分割了英法联军战略正面，并以荷兰、比利时两国作为空军和潜艇基地封锁了加来海峡，阻止英军的增援。英、法盟军近 40 万大军被包围在敦刻尔克地区。

退守在敦刻尔克的盟军，三面受敌，一面濒海，处境极为危急。盟军统帅部为此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盟军是退还是守的问题。刚刚上任不久的英国首相丘吉尔提出，被围困的数十万盟军，向南、向北和向东突围已都不可能了，坚守防御阵地的结局也只能是全军覆没，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迅速

集结一切能调动的船只，开赴敦刻尔克的港口一带，通过英吉利海峡，撤出陷入重围的将士们。

随着战局的日益严重，盟军处境岌岌可危。

被围英法盟军的指挥官是英国远征军总司令陆军上将戈特勋爵。

戈特勋爵第一次动了向海岸撤退的心思，是在5月18日午夜前后。

5月19日，戈特的高级军官集会，开始规划退却事宜。初步计划把整个英国远征军组成一个空方阵，全部向最近的法国港口敦刻尔克调动。

戈特，这个老军人的天性中只有服从、责任和忠于集体。自远征法国后，业绩平平，无甚重大建树，他虽称不上是个有远见的人，但只要他看到某一点，就会看得很清楚。他坚信法军将被打垮。而他的当务之急是把数十万的英国弟兄带回去，他们是英国唯一训练有素的部队，也是赢得最终胜利的本钱。在这方面，戈特甚至此英国战时内阁想得早。

5月26日上午，英国陆军大臣艾登电告戈特，要求他必须把英国远征军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撤走已成定局。但他们能撤走吗？

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1集团军被挤进从大海伸展进来的一条内陆狭长走廊——纵深100公里，宽只有24—30公里左右。大部分英军集中在离敦刻尔克70公里的里尔，法军在更南面。

在走廊的东面，落入陷阱的盟军面对博克的庞大的B集团军群；在西面，他们面对龙德施泰特的A集团军群的坦克。肯定是德军先到达海边。

“现在只有奇迹才能拯救英国远征军。”英国远征军第2军军长布鲁克上将在日记中写道。

“在今后几天，我们将损失掉差不多我国全部训练有素的士兵——除非出现奇迹来帮助我们。”英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在25日写道。

德军和盟军都万万没想到，奇迹真的出现了，5月24日，希特勒一道命令传到古德里安手中，停止前进。

1940年5月24日，希特勒下达了第13号指令：

一、下一个作战目标是，通过北翼我军实施向心突击，歼灭在阿图瓦和佛兰德地区被包围的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军队，迅速夺占和守卫那里的海岸。

届时，空军的任务是，粉碎被包围之敌的一切抵抗，阻止英军经英吉利海峡逃走，掩护A集团军群的南翼。

应利用一切有利战机继续同敌人空军进行斗争。

二、尔后陆军为歼灭法国境内的敌军而须尽快实施的作战行动，准备分下3个阶段进行：

第1阶段：在海峡和瓦兹之间向塞纳河下游推进，直指巴黎，旨在以右翼的少量部队配合和掩护早些时候开始的主要作战行动。

只要情况允许和有可供使用的预备队，就应争取在阿图瓦和佛兰德地区的战斗结束之前，即向蒙迪迪埃方向实施向心突击，夺占索姆河和瓦兹之间的地区，从而为尔后向塞纳河下游推进做好准备并创造条件。

第2阶段：陆军主力发动进攻。强大的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经兰斯两侧向东南方向实施突击、打垮位于巴黎—梅斯—贝耳福三角地区的法国陆军主力，摧毁马奇诺防线。

第3阶段：及时支援这一方向的主要作战行动，手段是实施辅助作战行动，在圣阿沃尔德和萨盖明之间敌防守力量最薄弱的地段突破马奇诺防线，

以较弱的兵力向南锡—吕内维尔方向实施突击。

此外，根据情况的发展，也可越过莱茵河上游实施进攻，但用在这里的兵力不能超过 8—10 个师。

三、空军的任务

1、空军可不受法国境内作战的影响，一俟有足够兵力可供使用，就全力对英国本土实施作战。对英国本土作战，将以针对英国空袭鲁尔地区而实施的毁灭性还击作为序幕。

进攻目标，由空军总司令根据第 9 号指令规定的方针和国防军统帅部为此所作的补充规定来确定。请将时间和作战意图报告我。

即使在陆军的作战行动开始之后，仍须继续对英国本土实施作战。

2、陆军在兰斯方向的主要作战行动开始后，空军除应保持空中优势之外，还应直接支援地面进攻，击溃新出现的敌军集团，阻止敌人转移兵力，尤其应掩护进攻战线的西翼。

如有必要，在突贯马奇诺防线时，也应给以支援。

3、此外，空军总司令应考虑：采用何种措施，才能从迄今受威胁较小的地区继续抽调兵力，去加强目前受到敌人重点攻击的地区的对空防御。

与海军有关的事务，请海军总司令参与协商解决。

四、海军的任务

取消迄今关于在英国周边水域和法国濒陆海区行动的限制性规定，已允许海军充分使用武力。

在有些海域允许为实施封锁而采取作战措施：海军总司令应就这些海域的界限提出建议。

封锁一事是否宣布和以什么形式宣布，将由我决定。

五、请诸总司令先生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我报告你们根据本指令制定的计划。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在与龙德施泰特将军商量之后下达的“停止”的命令，理由似乎很充分，要保存坦克实力，为战役的下一阶段——占领巴黎和法国其余地盘——重新部署各装甲师。对大海毫不了解的希特勒，丝毫不曾想到偌大数量的英法部队能用小船运走。他想的是、有足够时间由长途跋涉的步兵在炮兵的支援下逼近敌军并消灭他们。

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这时也跳出来在抢头功。他给希特勒打电话，滔滔不绝地倾诉他的理由。

“此刻要出动德国空军。如果元首命令陆军退后，给我腾出地方，我保证我的飞机能独自消灭敌军……。这将是一次唾手可得的胜利，荣誉将归于与国家社会主义新帝国相联系的空军，而不是归于陆军将领和老牌的普鲁士贵族。”

站在希特勒身边的德国统帅部作战局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少将冷冷一笑，“那是戈林，又在大放厥词。”

纳粹德国的空军司令是赫尔曼·戈林元帅，希特勒的法定接班人。1912 年戈林在德国陆军任职，1914 年调至空军，里希特霍芬死后，戈林指挥“飞行表演队”。戈林本人是一名王牌飞行员，一战中，他一人击落 22 架协约国飞机。战争结束之后，戈林加入了纳粹党的行列，被希特勒任命为褐衫队队长。

戈林追随希特勒参加了 1923 年慕尼黑的啤酒馆政变，在枪战中，他受了伤，被迫逃到国外，过了 4 年的流亡生活。1927 年，戈林获赦重新回到德国，与希特勒恢复了联系，并为希特勒争取到了工业界领导人的支持。希特勒任命他为内政部长，与希姆莱一起建立了纳粹德国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早期的集中营。

1934 年，他同希姆莱和安全部长海德里希勾结，铲除了罗姆及褐衫队其他成员的势力。戈林在政界十分活跃，在军界也颇为得志。1935 年，戈林担任空军司令，与乌德特和米尔希一道，迅速扩充德国空军力量，建立飞机制造业，进行新型飞机的试验。1936 年，希特勒让他负责德国的“四年计划”，戈林掌握了左右德国经济的大权。

1938 年，希特勒进行军队调整时，戈林被授予元帅军衔。这样，戈林的势力就达到了巅峰，他开始享乐——吸毒、在自己庄园内打靶、为自己设计华贵的新式军服、炫耀自己窃取的古玩珍宝、吃喝打猎（他甚至被称为第三帝国的第一猎手）。

戈林是很了解他的上司的。他的话总是说在节骨眼上，他的进言，帮助希特勒定下决心。

离敦刻尔克只有 16 公里的古德里安几乎要气疯了，这位元首难道要对他的敌人大发善心不成？

古德里安面对希特勒的亲笔手谕，呆若木鸡，哑口无言。他甚至已能看见圣埃卢瓦教堂巍然屹立的正方形钟楼，但他不能越雷池半步。他只能呆呆地望着已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敦刻尔克，静观空军的攻击和大小船只络绎不绝地把英军撤走。

就在 5 月 20 日古德里安的坦克突破盟军防线进抵海边的阿布维尔以后，英国海军部即根据丘吉尔亲自下达的命令开始调集船只，为撤退作准备，这一行动计划的代号是“发电机”，由驻在多佛尔的海军中将拉姆齐指挥。

5 月 20 日，英国唯一的一个装甲师虽然登陆，但来不及与远征军会合。远征军一个由 65 辆旧坦克组成的坦克旅与隆美尔的 400 辆坦克打了起来，英军被迫后撤之前重创敌军，并俘虏了 500 人。

5 月 25 日，戈特勋爵认为英军的唯一出路是从敦刻尔克撤出，他们必须穿过宽约 25 公里、长 80 公里的走廊地带到达海滨。此时德军 1250 辆坦克有一半需修理，但剩下一半也可以将英军聚歼。

不过，德军坦克在的大好时机前休整 3 天，这是希特勒下的命令，因为德军的胜利太突然，以至希特勒一时不能完全反应过来，全歼英军主力就差一点了。再有英军这一带尽是沼泽地——虽不适合装甲兵作战，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困难，王要是大腹便便、无能的戈林给元首说、这是应由空军去完成任务。

作战局长约德尔少将也说：“空军花很少的代价能办到的事情，何必消耗坦克呢？”

比军崩溃使德军一下子推进到奥斯坦德海滨。戈特命令参加阿腊斯反击战的 2 个师尽快赶回来，堵住比军留下的缺口。他制定了一个在敦刻尔克桥头阵地周围设防的计划。法军防守格拉夫格至贝居一线，英军防守从贝居经弗内到纽波特海滨的运河沿岸防线，整个战线 200 公里长，其中 156 公里由英军防守。

5 月 26 日，德伦斯德军装甲部队 5 个师从西推进到离敦刻尔克约 20 公

里的地方；东面博克的部队包围了过来。这时4个英国师和法国的第一军团在65公里以南的里尔周围，因为希特勒的命令，这把巨大的钳口始终未合上，只是德国的空军每日肆虐逞威。

在敦刻尔克，大批部队涌来，先到的是通讯兵、后勤部队、司令部参谋，当防卫圈紧缩到93公里作最后抵抗时，大量战斗部队涌入海滩，此时法军第一军团在里尔抵挡德军7个师，直到弹药殆尽。

5月28日，英法联军撤到从格拉夫格经贝居和弗内，到纽波特这一条必须死守的防线。口粮减半、饮水极少的联军苦苦撑着防线，直到5月30日远征军全部退入防线内，德军铁骑在离目标仅仅9.6公里处被阻住了。

5月26日晚，“发电机”计划付诸实施，第一批后勤人员开始撤回国内。撤退一开始，就无法保守秘密了，数以百计的业余水手和游艇主人驾舟，从英国南部、东南部的江河和海湾赶来，拖轮、驳轮、货轮、汽艇、快艇、渔船、客轮……形形色色，大小不一。

57岁的拉姆齐和一个由16人组成的参谋班子在多佛尔峭壁中的“发电机房”进行指挥，由沃克少校负责海峡和水路，坦南特上校负责海滩和敦刻尔克，克劳斯西中校负责东堤登船。坦南特用香烟铝箔剪了S·N·O三个字母贴在钢盔上（海军高级军官）表明自己的身份，他手下有12名军官和150名水手帮助他。

从敦到尔克到多佛尔最短航线Z线位于德军大炮射程内，另一条较短88公里长的X线为英国布雷区，只有折返的Y航线全程至少140公里可用，每次需要5个半小时，而不是Z线的2个小时。

5月27日，比利时投降。盟军更不利了，驶入敦刻尔克的船只必须与海岸平行航行一段时间，这一段水流湍急，暗礁四伏，戈林的飞机整天在敦刻尔克上空呼啸，地上火光冲天。德空军投下1.5万枚炸弹，3万枚燃烧弹。码头被炸成乱石堆，只有1300米长的东堤可供救援船只用，堤面窄得只能供3个人并排通过。面对几万名挤在桥头阵地的士兵，坦南特上校紧急呼吁派所有船来，海军留船是为了对付德军入侵，但还是派了1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26只普通船。

空军将每一架可用战斗机投入到了敦刻尔克上空的战斗。驱逐舰在这次行动中正式作为运兵船来使用，在枪炮、弹药、深水炸弹中间挤满兵员，压得船身倾斜，高速驶过弹雨如注的海面的同时还要开炮还击德军。

在陆地上，最吃紧的是北面，德军穿过比军溃败的缺口压了过来，蒙哥马利将军命令将600辆军车的外壳涂上发光油漆，用小灯照着，在拐弯处留有宪兵指挥，迅速完成了58公里夜路撤退。

5月27日，7669人被送回英国。

5月28日，开始用绳索研究牵引渡过海峡的小船，把士兵送到停泊在海面上等候的大船上，坦南特将士兵分成50人一组，由一名军官或海员照顾。夜幕中象无数萤火虫飘动——那是成千上万士兵在吸烟，他们排成长队缓慢移动，从没膝到齐胸的海水里走到小船旁，再由船上的人把他们拉上去，海潮涨落时，不少同伴的尸体漂撞在他们身上。

驱逐舰一面送人，一面与鱼雷艇、潜艇、战斗机格斗。

5月28日，1.78万人被送走。原定27日和28日这两日撤走4.5万人，结果只有2.4万人被撤走。

5月29日，仍有20万英军防守防卫圈。这天英海军部采取紧急措施，

将伦敦泰晤士河口所有救生艇、拖船、快艇、渔船、平底船等调集参加抢运，东堤3个人一排以每小时1000人的速度向前蠕动。下午，德施图卡轰炸机前来，因无战斗机掩护拉姆齐不得不命令除3艘被炸沉外的8艘驱逐舰撤退，只留15艘作继续撤退用。

这天，丘吉尔电告雷诺总理：希望法军在可能范围内分享撤退机会。法军不计其数的车辆一齐涌入防御圈，戈特拨了梅洛沙滩和2艘大船供法军使用。

这天德军占了马边克要塞炮台和纽波特后面的地方，开始炮击海滩，除了轰炸外，海滩还受到大炮和机枪的射击。在海滩上的士兵发现，只要平卧在海滩上，炸弹在身边爆炸，不过只震动一下——沙子能将大部分爆炸力收掉。空袭间隙，英国士兵在沙滩踢足球、打板球，在油腻的海浪中洗澡，有的玩堆沙堡游戏。

5月29日，共营救出4.73万人。

5月30日，戈特报告，预计6月1日战线会被突破，撤退期限定为6月1日午夜，而且紧缩防线最后抵抗。

此时港口、海口通道上尽是船只残骸、油污、碎木片、散绳子，衣服及旋转的尸体，营救船只从中拼命挤去。成千上万颗炮弹击中东堤附近，内侧已为沉船堵塞，只有朝海一侧可用。白天撤退已不可能，只好夜间进行。此时大海渐渐平静了，油库燃烧的黑烟成了一床大被，浓密的迷雾也从海上升起，使德军难以找到轰炸目标。由平民志愿水手驾驶的船队颠簸着越过海峡参加救援。

5月30日，撤出的英、法两军各占一半，共5.38万人。其中2.95万人从海滩乘驱逐舰和大船离开。

5月31日，丘吉尔飞到巴黎，令他吃惊的是：法国领导人不知道已有15万英军和1.5万法军撤走。达尔朗上将电令敦刻尔克的阿希利亚尔将军，当时外圈军队被缠住时，内圈法军可自行登船，同时英军应优先。但丘吉尔反对说，撤退时一律平等，一视同仁。英军这天易将，亚历山大骑自行车（汽车被焚）前来代替戈特。

这天，海浪掀起怒涛，不少汽艇搁浅。下午风力减弱，拖轮队把汽艇从沙滩拉回海里。

法国驱逐舰、拖轮、渡船终于奉命赶到。丘吉尔这天又致电魏刚将军：“我的5个战斗机中队一刻不停活动，但仍有6艘船被炸，是否要坚守到明天，应由滩头的亚历山大和阿希利亚尔将军决定。”

5月31日，驻纽波特的4个师6000人后撤16公里以便登船。紧缩的运河防线有3.9万英军守东段，5万名法军守西段。

5月31日，营救了6.8万人，其中4.5万人从堤上撤走，2.29万人从海滩上撤走。海滩上只剩下2万名英军了，此后撤退的主要是法军。

“发电机”行动到6月4日结束，这一行动共救出英法军队33.6万余人。

从5月27日开始，到6月4日下午2时23分，“发电机”计划结束，大撤退是成功的。对此，富勒在《1939—1945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略战术史》一书中写道：“人们把这次撤退称为‘奇迹’，但战争中的奇迹只是一次很成功的战役。而这次的事情不过是希特勒放过被赶跑的敌人，不予最后打击罢了。”

6月4日“发电机”计划结束的这一天，丘吉尔发表讲话说：“不要把

这场救援涂上一层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但是，这次救援行动却也包含着胜利。”他发誓：“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我们将在登陆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中战斗，我们，决不投降……”丘吉尔这篇著名的演说，成了世代流传的英雄教材。

然而，如果希特勒下令立即用全部坦克进攻撤退的英法联军，而不是逡巡3天的话，丘吉尔大概不会这样盛气凌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也许要改写了。

关于希特勒为什么要命令停止进军的问题，德国法西斯败将和资产阶级史学家各有解释，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一说是野心勃勃不择手段的戈林要争战功，他大吹牛皮，说他的空军要把敦刻尔克变成一片火海，炸沉所有试图靠岸的船只，因而说服了希特勒下令停止进军。一说是“A”集团军群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向希特勒建议，坦克师应停止前进，稍事休整，以便等待步兵部队赶来接应。而冯·龙德施泰特则把责任推到希特勒身上。他指出：

“这种难以置信的错误，应归咎于希特勒自以为是的个人指挥。元首天天接到关于坦克在战争中的损失的报告，而根据简单的算术程式，他这时推算那里已经没有足够的坦克去进攻英国人了……希特勒作出决定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在柏林所看到的地图上，港口周围的地区都是水乡，不适于坦克作战。由于装甲部队不足和地形的困难，希特勒认为进攻的代价会是很高的，而本部的法军还没有消灭呢。”因此，他决定保存坦克部队，以便占领巴黎击溃所有法军的抵抗。

此外，英国军事史学家利德尔——哈特还提出一个政治原因，而美国名记者和史学家夏伊勒也认为，这个政治上的考虑“却是比较合理而且重要的”。利德尔——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记载，龙德施泰特的作战处长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在战后曾对哈特说，1940年5月24日，希特勒到前线视察，在与龙德施泰特会晤时，“希特勒的情绪非常好，他承认这次战局是‘一个明显的奇迹’，并对我们发表了战争将在6个星期内结束的看法。其后，他希望同法国缔结一项合理的和约，这样就容易同英国取得协议。……他竟以赞许的口吻谈到英帝国，谈到英帝国有必要存在……他最后说，他的目的，是要在巩固认为可以保住体面而接受的基础上讲和。”

利德尔——哈特的结论：“希特勒的性格非常复杂，所以任何简单的解释都未必是真实的。他作出这一决定，大有可能交织着好几条线。三条线是看得清的——他希望保存坦克力量以备下一次出击之用；他长期以来始终畏惧佛兰德沼泽地；戈林为纳粹空军争功。不过，十之八九是，这个生性爱好政治权术、头脑里多花招的人，他心中交织着一条政治线和这三条军事线。”

现在看来，希特勒当时的动机并不是单一的。首先，希特勒认为英法联军已成瓮中之鳖，根本不用花很多力气就能围歼，因而轻敌；加上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装甲部队本身要休整，而且由于下雨和英法联军打开了敦刻尔克和加来之间沿海一带水闸，大水淹没了周围的地，使装甲部队行动不便。因而希特勒才命令装甲部队暂停前进，而让戈林的空军去“大显身手”。

希特勒所以下令让进抵格拉夫林的德军“停止前进”，不仅仅是军事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原因，“希特勒希望以听任英国远征军逃走的方法来博得英国的好感，以便同英国取得协议。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始终没有放弃与英国媾和之意，连丘吉尔也承认，法兰西之战结束之后，德国曾经向英国试探媾和，希特勒在囊括了西欧大陆之后，准备挥戈东进打

苏联，因此如能与英媾和则可解除后顾之忧。看来，希特勒认为不全歼英国远征军，而让一部分英军撤回本土，会有利于媾和，这种说法也是讲得通的。至于英国远征军后来居然能够在短时间内绝大部分通过海路回英国，这恐怕也是希特勒意料之外的事。不管怎么说，德国军队在 1940 年 5 月确实错过了全歼英军的机会，造成了英军以喘息并迅速进行大撤退准备的有利条件，这是不容置疑的。有人把这个行动，称为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第一个大错误。

敦刻尔克的撤退，意味着法国将单独去对付德国即将以绝对优势兵力的进攻。英国对法国的态度，很象法国对波兰的态度，既鼓励它同德国打下去，又为了自身的安全丢弃它，这就是当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第五章 希特勒而对英吉利海峡：德国一定要胜利

希特勒：我们要埋葬他们的希望！

希特勒在等待

哈利法克斯：我们决不停止战斗

戴高乐：美国无视法国的灾难

德国海军司令部对这一庞大作战计划缺乏信心

戈林拍胸脯：把英国交给我们空军了！

希特勒：“海狮计划”无限期推迟

1940年6月初，敦刻尔克。

英法联军从敦刻尔克撤走之后，这里又如同往常一样恢复了平静。只有阵阵波涛拍打海岸时发出的声响。希特勒还是他的老习惯，德军打完仗之后，都要到战场上巡视一番，此时的他正在巡视比利时和佛兰德战场。

希特勒凝视着海滩上搁浅的英国船只和四周那一片片英军留下的狼藉，平静地说，“他们的希望还没有被埋葬。”

“那么，元首阁下，我们就趁英军残兵败将未喘息过来之前，在轰炸机的配合下，以空降兵对英国实施进攻！”一旁的戈林不失时机地献计道。在敦刻尔克空战中，他的空军表现不佳，把到口的肥肉丢了。此计倒不失为一个弥补的办法。

希特勒掩饰不住内心的得意，傲慢地一挥手：“现在没有必要这样做。我深信，英国作为一个理智的民族，到此时此刻已认识到他们山穷水尽的处境。英国政府会接受我的和平解决方案。这个时候，我不想用穷追猛打的入侵来教训英国人。”

正象希特勒所说的那样，从1940年6月的下半月开始到7月初，希特勒都在等待着伦敦发来的英国政府认输并准备签订和约的消息。

7月1日，他对意大利的新任大使狄诺·阿尔非里说，他“不能想象英国还有什么人当真相信能获得胜利”。德军最高统帅仍然没有作出任何继续对英作战的准备。但是到了第二天，7月2日，最高统帅部终于发出了第一道关于继续对英作战的指令。

7月11日，希特勒开始在上萨尔斯堡召集他的军事首领，听取他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如果进攻英国，海军就要担任负责入侵部队渡海的任务。德军远洋海军元帅这一天和希特勒作了一次长谈。他们之中谁也没有兴趣详谈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了关于在挪威的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扩充海军基地的问题。

从雷德尔关于会议的秘密备忘录判断，德军最高统帅的心情是低沉的。希特勒问这位海军元帅是否认为他计划中的国会演说“会发生效果”。雷德尔回答说，会发生效果，特别是如果在演说之间能对英国作一次“密集”轰炸。海军元帅提醒他的上司注意，英国皇家空军正对威廉港、汉堡和基尔等德国主要的海军基地进行“破坏性轰炸”，他认为德国空军应当立即动手对付英国。但在入侵的问题上，这个海军总司令显然很冷淡。他急切建议只能把入侵“当作迫使英国乞求和平的最后的一着”试一试。

两天以后，7月13日，将军们到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与最高统帅进行商谈，他们发现英国人仍然使他感到难以理解。哈尔德在那天晚上的日记中写道，“元首仍然一心在想英国为什么还不走和平道路的问题”。

同一天，7月13日，希特勒写信给墨索里尼，婉言谢绝意大利领袖派部队和飞机帮助入侵英国的建议。从这封信里可以明白地看出，希特勒终于开始打定主意了。英国人性格特别，对他们用讲道理的办法是不行的。

三天以后，7月16日，希特勒终于作出了决定，他发出了“关于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的第16号指令”。

鉴于英国不顾自己军事上的绝望处境，仍然毫无准备妥协的表示，我已决定准备对英国实施登陆作战，如有必要，即付诸实施。

这一作战行动的目的是，消除英国本土作为继续对德作战的基地，如有必要，就全部占领之。

为此，我命令：

一、必须在大体从拉姆斯盖特到怀特岛以西地区的宽大正面上，出敌不意地渡海登陆。届时，空军部队将起炮兵的作用，海军部队将起工兵的作用。关于在实施总登陆之前，采取局部行动占领怀特岛或康沃伯爵领地是否合适的问题，应从国防军各军种的角度分别进行研究，并将研究结果向我报告。我保留作出决定的权力。

在8月中旬以前必须完成整个作战的准备工作。

二、准备工作也包括创造能在英国登陆的前提条件：

1、必须在士气上和事实上打垮英国空军，使它在德军横渡海峡时不再有一值得一提的攻击力量。

2、必须开辟没有水雷的航道。

3、以稠密的水雷障碍，封锁多佛尔海峡两端和大体在奥尔德尼岛——波特兰一线的海峡西部出入口。

4、以强大的海岸炮兵，控制濒陆海区，实施炮火掩护。

5、在渡海行动开始前不久，将英国海军力量牵制在北海和地中海（通过意大利人），是比较理想的；现在则必须力图以空袭和鱼雷攻击来消耗英国本土的海军力量。

三、指挥和准备工作的组织。

诸位总司令先生根据我的命令和合同指令，指挥由他们的军种派出的兵力。

从8月1日起，陆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和空军总司令各自的指挥参谋部必须位于离我的大本营（齐根贝格）最远不超过50公里的范围以内。

我认为，应将陆军总司令和海军总司令的相互联系较多的指挥参谋部一并设在吉森才比较合适。

陆军总司令必须通过1个集团军群司令部指挥各登陆集团军作战。

这一行动的代号为“海狮”。

在准备和实施这一行动的过程中，国防军各军种分别担负下述任务：

1、陆军：

首先应为第一波上船的所有部队拟制作战计划和渡海计划。第一波渡海的高射炮兵，在受领支援和掩护地面部队、掩护各登陆港口和掩护要占领的空军基地这些任务之前，暂时归陆军（各渡海集群）指挥。

此外，陆军应将渡海器材分配给各渡海集群，并与海军协商确定上船地点和登陆地点。

2、海军：

提供渡海器材，根据陆军的航海要求将渡海器材输送到各上船地域。如

有可能，就征用战败国的舰船。

海军应在每个渡场设立航海咨询服务的海军参谋部，并为这种海军参谋部配备护卫舰和警戒部队。除了遂行监视任务的空军部队之外，海军应掩护整个海峡通道的两端。关于渡河期间指挥关系的调整问题，将会下达有关的命令。此外，组建海岸炮兵，统一调配陆军和海军所有用于对付海上目标的炮兵连，统一组织射击指挥——这些也是海军的任务。必须能尽快地以尽可能多的重型火炮来掩护通道和翼侧免遭来自海上敌人的袭扰。为此，也可前调铁道炮兵（以缴获的所有可供使用的火炮予以补充），把铁道炮安装在铁炮塔的转台上；而不必动用预定只用于对付英国大陆目标的（K—5型和K—12型）火炮连。此外，必须将面对多佛尔海峡的超重型要塞火炮连配置在混凝土工事中，使之能经受住最猛烈的空袭，从而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以其杀伤能力持久地控制多佛尔海峡。技术性工程由托特组织承担。

3、空军的任务是：

阻止敌人空军的袭击。

摧毁对登陆地段能构成威胁的海岸工事，粉碎敌地面部队最初的抵抗，杀伤敌开进中的预备队。为了完成此项任务，空军各部队必须与陆军各渡海集群组织最密切的协同。

此外，还必须破坏敌方可用于前调预备队的重要运输线，攻击开进中的、离渡场尚远的敌海军力量。请就伞降和机降部队使用问题向我提出建议。应与陆军共同研究，看看将伞降和机降部队作为紧急情况下迅速投入使用的预备队是否合适。

四、在法国至英国大陆之间建立通信联络的必要的准备工作，由国防军通信主任负责。

与海军共同敷设剩下的 80 公里长的东普鲁士电缆。

五、请诸位总司令先生尽快向我呈报：

1、海军和空军力强渡海峡创造条件的计划（参看第二条）。

2、组建海岸炮兵连的具体措施（海军）。

3、关于投入使用的舰船吨位和筹集与调配舰船的方法方面的概略情况。

民事部门参与吗？（海军）

4、渡海部队和渡海器材集中地区的对空防御的组织情况（空军）。

5、陆军的渡海与作战计划，第一波渡海作战的编制和装备。

6、海、空军为实施与掩护渡海作战和支援登陆而确定的编制和措施。

7、关于伞降与机降部队使用的建议，关于在英国土地上占领足够地区后高射炮兵的指挥隶属关系方面的建议（空军）。

8、关于陆军总司令和海军总司令的指挥参谋部的位置的建议。

9、陆、海、空军关于在总登陆之前是否应采取局部行动和采取何种局部行动的意见。

10、陆、海军关于渡海期间指挥问题的建议。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7月17日，即发布准备入侵的第16号指令的后一天，也是希特勒在国会发表“和平”演说前两天，陆军总司令部就部署了执行“海狮计划”的部队，并且命令13个精锐师开到海峡沿岸的出击地点，以便作为头一批登陆部队。同一天，陆军总司令部完成了在英国海岸广阔的前线登陆的详细计划。

柏林，希特勒总理府。

希特勒坐在办公室内，烦躁不安，心情郁闷到了极点。

他满以为打败法国后，英国会屈膝求饶，至少会接住他抛去的橄榄枝，没想到丘吉尔这个喜欢大喝白兰地的农夫，和辅助他统治英国的那些顽固不化的笨蛋，竟然无视他德意志帝国的强大势力，把他试探和平的建议一一驳回。英国的顽固不化，势必影响他的下一个重大目标——入侵并摧毁他现在的盟友苏联。

如果英国一直不肯妥协，入侵苏联的计划就会变得极其复杂，两线作战的可怕前景，希特勒想都不愿想。

尽管希特勒已经签发了关于对英国实施入侵的指令，但他仍想极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想：

“无论如何，我要做最后一次努力，中立国的调解人和英国国会的绥靖派不是都有信传来说，丘吉尔曾表示，他的政府并非不愿意同德国进行商量，只要我信守诺言，保持英国作为世界均势的因素。那么好吧，且看我希特勒是何等的仁至义尽。”

希特勒伸手按动电铃，一名秘书进来：“元首有何吩咐？”

“传我的通知，7月19日，在克罗尔歌剧院召开国会会议。”

希特勒的消息不错，丘吉尔的确放过此风，故意把英国政府的态度说得模棱两可，但他是在争取时间。

英国的臣民都已聚集到国民军的行列，他们正在英国的一条条道路和8000公里的海岸线上巡逻，手里拿着猎枪、老式步枪、甚至还有草耙和高尔夫球杆。在他们得到正规武器之前，在敦刻尔克撤回的士兵和其他正规军重新武装起来之前，在防御工事筑牢、坦克陷阱挖好、海边的地雷埋好之前，在皇家空军以更好的飞机和飞行员加强实力之前，每赢得一天都是宝贵的。

7月19日，柏林克罗尔歌剧院。

这里人头攒动，巨大而呆板的新国会大厦还在建设中，纳粹借这个歌剧院召开国会会议。讲台后而，有一只图案型金鹰，向周围射出的金光映满整个墙壁。这又花哨又俗气的徽案挺适合作一个歌剧院的背景。

代表们走向各自的座位，他们虽然装出一副好战的模样，但看上去可不如往常那么兴高采烈。剧院的包厢里挤满了外国的外交官和记者。整个会场上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

希特勒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红皮包，里面是他的讲稿。全体代表起立鼓掌，卫兵们立正致敬。他在台上第一排入座，左右两边是将军们和内阁成员。他的脸相仍然很滑稽：那个又长又直的尖鼻子，正好长在一绺垂下来的黑发之下和那撮小丑般的小胡子之上。他今天穿了件灰绿色外衣——他在讲演中称之为他的“老兵外衣”——极不合身。但那双有点浮肿的瞪得很大的眼睛，那张绷紧了往下撇着的嘴，那种威风凛凛的挥手臂的样子，还是有点吓人。

希特勒在演说中重数凡尔赛的罪过，其他大国对德国的不公正待遇，他本人争取和平的不懈努力。他叫嚷说1918年不会再重演，这次德国一定要胜利，否则就一直打下去。他的声音十分嘶哑，加上稀奇古怪的手势，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有的德国人都睁大了眼睛，表情紧张地坐在那儿，像是孩子在看魔术师表演。

在这个长篇演说的结尾，希特勒提出了最后的和平建议，“此时此刻，我觉得在良心上有责任再一次呼吁英国和其他国家拿出理智和常识来，我认

为我是有资格作出这种呼吁的，因为我并不是乞求恩惠的战败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在说话的胜利者。我实在看不出为什么要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

希特勒指责说，和平道路上唯一障碍就是温斯顿·丘吉尔这个鲜廉寡耻的“罪恶的战争贩子”。他正在欺骗英国人民，不让人民知道一旦拒绝和平条件，恐怖立即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希特勒的声音变得愤怒而强硬了：“那些人已将这幢房屋糟踏得东倒西歪了，而命运偏安排我来予以最后一击，一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十分难过。这一次丘吉尔先生也许相信我的预言：一个伟大的帝国——一个我从来不想毁灭甚至不想伤害的帝国，将遭到毁灭。”

那天晚上，德国的飞机飞到英国，撒下印着希特勒演讲全文的传单，“以使你们了解你们的政府向你们掩盖的事实”。

实际上，英国的广播已全文播送了这篇演说，随后立即见诸报端，就在希特勒结束讲演后不到一个小时，英国广播公司就作出了一个强硬的而且完全是自发的回答。

播音员是一位名叫塞夫顿·德尔默的记者，他还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就作出了反应，他用德语直接对元首说：“对于你所呼吁的什么理智与常识，让我来告诉你我们这些英国人是怎么想的吧。元首先生，我们要把它仍还给你——塞进你那张恶毒的臭嘴里。”

3天后，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通过广播正式拒绝希特勒的“和平建议”，宣称“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我们决不停止战斗”。

英国民众摩拳擦掌，群情激昂，他们在焦急地等待德国的入侵，甚至高声喊话，希望德国人冒险来进攻。这个岛国已有1000年未遭侵略了。希特勒的威胁似乎异常刺激。

丘吉尔也是一脸怒气：

“他们不来啦！”丘吉尔把拳头向空中一挥，对前来拜访的戴高乐将军喊道。

“你难道这样急于要看到你的城市被炸成断壁残垣吗？”

“你可以看到，轰炸科文特里、牛津和坎特伯雷，就会在美国激起一股怒潮，使他们参战！”

“可是，两个月前，法国的灾难并没有使美国放弃中立。”戴高乐提醒首相。

“那是因为法国垮台了！”首相回答，“美国人早晚是要来的，但条件是我们在这里不退让。”

伦敦的报纸登载了一幅漫画，形象地表明英国毫不退让的决心：可怕的德国军队已经到了大不列颠，但他们的坦克、大炮、军队与将军等等都被路上的木头路障阻挡住了；一个公告上写着，每个人通过时都必须交一便士。守关卡的那位小老头因为德国人交款不足，拒绝把关卡的木栏抬起来。小老头彬彬有礼，但毫不退让，侵略者的那支庞大的行列已经全都激怒了，但他还是不理不睬。

英国人拒绝不投降，希特勒觉得不能再等了。他的“海狮”计划规定于8月中旬完成战役准备，但因在船只准备、后勤供应和天候等方面存在着许多难于克服的困难，不得不一再推迟。

根据“海狮作战计划”，德国陆军司令部部署了在英国南部海岸登陆的计划：

“ A ”集团军的第 16 军团 6 个师，从加莱海峡渡海进攻英国腊姆斯盖特和贝克斯希耳之间的海滩阵地，第 9 军团 4 个师从勒阿弗尔地区横渡海峡，在英国布赖顿和威地岛之间登陆。

“ B ”集团军第 6 军团 3 个师从瑟堡半岛出发，在韦默思和莱姆——里季斯之间的莱姆湾上岸。

负责登陆作战的是“ A ”集团军司令龙德施泰特元帅。

第一批登陆 9 万人，随后三天内登陆 16 万人。登陆部队在岸边建立稳固阵地之后，再向内陆大举进攻，首先夺取泰晤士河口到朴次茅斯之间的高地，然后从西面切断伦敦。海军负责登陆部队的运输工作，空军负责摧毁英国防御工事，消灭英国空军力量。“海狮计划”规定在一个月內完成。

这时，德国海军司令部对这一庞大作战计划缺乏信心，雷德尔认为，它大大超过了德国海军运输和掩护能力；准备工作困难，天气情况也不太佳，他建议把作战时间推迟到 1941 年 5 月。

希特勒却认为，到那时英国陆军就会拥有 30—35 个师的兵力。对英登陆作战就更加困难了，现在“必须设法为 1940 年 9 月 15 日开始作战行动进行准备工作”，至于是否按时投入战斗，那将取决于空军，“如果空袭的效果很好，敌人的空军、港口和海军等等遭受重创，那么，‘海狮计划’将在 1940 年进行。否则将推迟到 1941 年 5 月。”

戈林却认为，不管陆海军的力量如何，德国空军就足以摧毁大不列颠而占领英伦三岛。

在如何具体执行“海狮计划”的问题上，德国海军和陆军意见相左。海军认为必须在 9 月 15 日以前完成作战准备工作，不同意陆军从腊姆斯盖特至莱姆湾 300 余公里长的战线上登陆，因为运送登陆部队、装备、给养，需要征用 1722 艘驳船、1161 艘汽艇、471 艘拖轮和 155 艘运输船，这样会破坏德国整个内河航运，海军要保护这样长的战线不受英国空军袭击，也是力所难及的。

而陆军认为，在一条很短的战线上登陆，必然会遭到英国优势兵力的反击，“简直是自杀”，“干脆把登陆的部队直接送进绞肉机去好了。”

8 月 1 日，希特勒签发“对英进行海空作战”的第 17 号指令，要求空军整装待命，对英国进行空袭。同日，凯特尔代表希特勒签署了陆、海、空军在 9 月 15 日以前完成“海狮计划”准备工作的指令，决定在 8 月 5 日前后开始对英国进行空袭。

8 月底，德国开始进行“海狮计划”的准备工作。9 月 1 日，登陆舰艇开始从德国北海驶向英吉利海峡。9 月 3 日，最高统帅部发出指令，规定登陆部队在 9 月 20 日启航，21 日在英国沿海登陆。由于德国缺乏强大的海上力量，难以保证运送陆军横渡英吉利海峡。同时，英国在南部沿海滩头地区还建立了防御工事，布置了一定的陆上防卫兵力，还建立了 51 座雷达站，加上英国大量重型舰艇分布海峡，使德国中小型舰艇不敢轻易冒险。特别是英国对德国组成了三道防线：

一、“以敌人的港口为防御入侵的第一道防线”，“用空中侦察、潜水艇监视和其他办法获得情报以后”，“应以所有一切可用的适当的兵力坚决袭击敌人集结的舰只”；

二、“第二道防线是严密的海上巡逻截击入侵的部队，并把他们消灭在运输途中”；

三、“第三道防线是：当敌人接近陆地，特别是当敌人正在登陆时，对他们进行反击”，这种反击“必须由空军支援”。“海军和空军的反击应接连不断地进行，使入侵者无法补给占有的据点”。

随着形势的变化，到9月下半月，英国能把16个精锐师投入南部海岸防线，其中有3个装甲师作为突击力量，可以迅速地投入战斗，打击任何一处登陆入侵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能否入侵英伦三岛，完全取决于能否掌握控制英伦海峡和他们选定在南部海岸登陆的制空权，而结果如何又取决于能否摧毁英国的空军、港口和海军活动。

按照希特勒的设想，德国入侵英伦三岛首先出动空军，第一步与海军联合行动，袭击英国船队，破坏港口设施，第二步摧毁英国空军，然后陆军即行登陆。可是，最后事实却与希特勒愿望相反，英伦之战却是在德国陆、海军没有直接投入战斗的特殊情况下，主要依靠空军进行的。

提起空战，还得从纳粹德国的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元帅谈起。作为空军总司令，戈林却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当德国陆军横扫西欧大陆，古德里安指挥的装甲部队把英法联军团团包围在敦克尔克的时候。戈林对希特勒说：“让我的空军遮住天空！如果征服欧洲的全部功劳都被陆军抢去的话，您的威望就会受到损害，同时，陆军中也会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为避免上述情况发生，可采取的唯一办法就是用空军去进行决战，而不是用陆军。”从表面上看，戈林是为希特勒着想，说穿了这是他的一个诡计。好大喜功的戈林是要为自己的空军争取到参加最后决战的机会，而且最好能一战定乾坤，从而将头功据为已有。实际上，戈林的空军由于天气恶劣未能及时出动，在天气好转时又遭到英国皇家空军的拚命攻击。尽管德国空军也炸沉了一些英国的舰船，使港口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离戈林所说的全歼英法联军目标还差得很远。结果使30万英军从德军的鼻子底下成功地撤回英伦三岛，从而铸成二战开始以来德军最严重的战略错误。

希特勒本应撤掉这个爱吹牛说大话的家伙，但实际上仍委以重任。这次戈林又大吹大擂地说，德国空军既能把英国飞机从天上赶走，也能制止英国海军干预。同时，戈林还向希特勒保证：英国南部的空中防御将在4天之内被摧毁，皇家空军将在4周之内被赶出不列颠上空。

德国空军对英伦三岛的轰炸是从1940年7月10日下午开始的。起初，德国空军集中力量轰炸英吉利海峡的军舰和商船。8月1日，希特勒宣布“伟大空战”开始。他在第17号战斗命令中指出，从现在开始，“为了最后征服英国创造必要的条件，”将采取下列行动：

一、德国空军将一举歼灭皇家空军和英国的空中防御力量，不仅要袭击空中的飞机，而且还要袭击机场和其它的着陆点以及提供军需品的组织，飞机制造工业和生产防空设施的工厂。

二、一旦完成了以上任务之后，除了德国入侵部队选定要用的港口之外，英国南部沿海的所有港口一律摧毁。

三、德国空军将迅速、无情、勇猛、尽职地完成它的任务，但同时也要保存足够的作战力量，以投入真正的入侵——“海狮”计划。

希特勒同时还规定：德国空军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许对英国平民实行“恐怖空袭”，即使作为对皇家空军空袭德国的报复也不允许。他告诉戈林，这项禁令尤其适用于伦敦。

8月1日，希特勒下令，让戈林“在空战中彻底消灭英国空军”。2日，戈林下达了“不列颠之战”的命令，要求8月10日全面出击，这次进攻被称为“鹰日”行动。戈林在向希特勒汇报时说，他相信他的空军在4天之内就会打垮英国人，从而迫使他们坐到谈判桌前。实际上，早在7月间戈林就向陆军的一些将领们说过这样的话。

戈林之所以如此猖狂，是因为德国空军在数量上确实占有优势。在空战前夕，德空军ME109型战斗机933架，ME110型战斗机375架。这种战斗机速度较快，上升速度较高，机动灵活。另外，还有其它飞机2669架，而英国只有45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

但是，英国防空力量也有它的优势：仅就雷达而言，英国空军已在沿岸建立了一系列雷达站，能够在较远距离上判断敌机活动，因而减少了预警飞机飞行，大大减轻了飞行员的疲劳。德国空军赖佩上将说：“雷达使英军战斗机战斗力增加了一倍”。德国人当时对雷达的作用猜到几分，但想不到雷达能区别大规模空袭和佯攻。

“鹰日”破晓，天气不佳，计划被推迟到8月13日。8月13日的“鹰日”，天气仍然恶劣，阴云低垂，也不适于交战，但好说大话的戈林无法再推迟日期，遂下令强攻。谁知战斗一开始，德国空军就乱了套。原定密集轰炸与高空战斗机配合作战的计划无法实现，致使英军的喷气机得以全力对付德军的轰炸机，结果“鹰日”成了德军开战以来最惨的一天。这一天，德国损失了45架飞机，英国只损失了13架飞机。

为总结“鹰日”的教训，德国空军的情报官员询问了他们的飞行员，交谈中得知，在那天的战斗中有一件事给他们留下了极为痛苦的印象：即英国人似乎总知道他们在哪里。英国的雷达正在显示着它越来越大的威力。戈林和他的最高统帅部虽然也相信，雷达对他们的进攻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但他们并没有把摧毁雷达作为目前的当务之急，只是决定在空袭之前，要预先进攻雷达系统。

之后，德军曾空袭了英国南部沿海的6个雷达站，但这些雷达站不出几个小时就恢复了工作。德军的轰炸机要想直接击中那些窄窄的雷达塔，就象往针尖上扔豌豆一样困难，加之戈林又认为摧毁雷达站并没有给皇家空军造成多么严重的危机，遂给前线指挥官发了一份备忘录：

“继续攻击雷达站是否还有什么意义是有疑问的，因为受到攻击的雷达站没有一个失去了作用。”

由于德军没有将使英国雷达站遭到巨大损失的攻击继续下去，在以后的空战中，德国空军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始终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戈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了许多错误——而忽视雷达的作用无疑是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在空袭不列颠的行动中，戈林授权他的部下可以袭击任何地方——包括英国的城市。但有一个城市是在进攻范围之外的，那就是英国的首都伦敦，这是希特勒的禁令。

希特勒为什么明令禁止袭击伦敦，至今尚无充分的解释。也许是他希望在征服英国之后能骑着战马从丝毫无损的白金汉宫里耀武扬威，穿过丝毫无损的蓓尔美尔大街走到丝毫无损的国会大厦。也许是因为他担心摧毁伦敦的古建筑会引起不利于他的宣传，从而影响到那些中立国家，也许因为他已精明地预料到炸毁英国的首都对他在战略和战术上都没有什么好处。

然而，在 8 月 24 日戈林全力以赴发动摧毁英军战斗机司令部的攻势中，有一部分飞机奉命轰炸泰晤士沿岸城镇罗切斯特和金斯顿的飞机制造厂，以及距伦敦约 15 英里处的泰晤士河边的巨型油罐储存设施。领航的飞机靠无线电导航，后面跟着的一批没有这种装备的飞机。在飞往目标途中，后面的飞机与领航飞机失去了联系，从而偏离了主攻方向。当遭到英国高炮拦截时，那两名飞行员决定走最后一条路——丢弃机上的炸弹返航。

当他们卸除炸弹时，竟将炸弹扔到了非目标的伦敦城中心。克里坡盖特古老的圣贾尔斯教堂被炸为平地，附近一个广场上的一尊塑象也从底座上被震了下来。

这可气坏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他命令对柏林进行报复，戈林曾信誓旦旦地保证柏林不会被空袭。然而在 8 月 25 日，81 架英国重型轰炸机轰炸了柏林。这可捅了马蜂窝，反过来就该轮到希特勒怒火万丈了，他要求对伦敦进行永无休止的轰炸。希特勒宣布：“他们敢攻击我们的城市，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城市炸个底朝天！”

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首都东京被美军首次轰炸后（仅扔了几颗炸弹），日军首脑怒不可遏，仓促通过山本五十六进攻中途岛的建议，从而导致日军全面失败。

同样，希特勒的决定不仅改变了德国空军的战略攻击方向，而且大大分散和削弱了空军的作战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自 9 月 7 日开始对伦敦进行轰炸以来，德国空军共损失飞机 200 多架，其中轰炸机超过一半。

不列颠空战中，德国共损失飞机 1733 架、优秀飞行员 6000 多名；而英国仅损失飞机 950 架、飞行员 400 名。由于消灭英国皇家空军的计划破产，加之德国空军在这场空战中损失惨重，被德国人视为成功入侵英国不可或缺的空中优势已成为空中楼阁。因此，希特勒决定无限期推迟“海狮计划”。同时，还决定对伦敦等地进行恐怖性空袭，作为施加压力的最后手段。希特勒的这一决定使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英国皇家空军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而恐怖空袭也没有动摇英国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的信念和决心。从 10 月初开始，德国空军转入夜间行动，轰炸英国的一些重要工业城市。英国虽然遭受到很大的损失，但希特勒的“海狮计划”终成泡影。

德国海军总部 9 月 17 日的作战日记中这样记载道：“敌空军仍未被击败；与此相反，倒日趋活跃，从天气形势整体看，英吉利海峡难望有一段平静时期。有鉴于此，元首决定无限期推迟‘海狮’（作战计划）”。

10 月 12 日，希特勒正式把入侵英国的“海狮作战计划”推迟到 1941 年。

从 11 月 10 日开始，德国空军改变了战术，把集中轰炸改为分散轰炸，以考文垂、伯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布里斯托尔、普利茅斯和贝尔法斯特等重要工业城市为轰炸目标，对这些城市的轰炸持续达 8 个月之久，英国航空工业中心考文垂遭到严重损失。但是，英国人民没有屈服，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生产，军火工业生产没有下降，飞机产量比同期的德国还要高。

1941 年 5 月 11 日，德国空军对英国进行了最后一次袭击，以后，德军主力东移，准备进攻苏联，就没有力量进攻英国了。

德国对英国的空袭的另一重要目的，是想胁迫丘吉尔屈服，以便稳住西欧的占领地区，放手进攻苏联。为达此目的，德国法西斯在英伦之战期间竟演出了两幕丑剧：一是 1940 年秋天，希特勒派间谍阴谋绑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访问的前英王温莎公爵夫妇，企图作为实现德英讲和的人质；二是 1941

年5月10日，纳粹党的第三号人物赫斯单独驾机降落英国，妄图通过亲德的哈密尔顿公爵的私人关系，打通德英妥协的渠道。由于英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战斗，这些阴谋都未得逞。

1941年7月，希特勒再度把入侵英国计划推迟到1942年春天。后来苏德战争的爆发，“海狮作战计划”始终未能实现。

希特勒的“海狮计划”之所以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第一，通过不列颠空战，希特勒不但没有取得制空权，反而使空军受到极大损失，这既不能保证空降部队降落，也无法掩护登陆部队登陆；第二，德国的海军太弱，它既没有与英国海军相抗衡的实力，更没有足够的船只运载登陆部队，这就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登陆成功；第三，由于希特勒没能击败英国，就调头东攻苏联，他的如意算盘是占领苏联之后，再倾全力击败英国，进攻美国。然而，不列颠的失败，使希特勒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被动的局面，标志着希特勒走下坡路的开始。

英伦之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唯一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空战。在英伦之战中，德国向英国投掷了6万吨炸弹，8.6万名英国居民炸死，100多万幢房屋被摧毁，德国损失了1733架，6000名飞行员。英国空军损失915架飞机，414名飞行员。

英伦之战的胜利，是英国人民、政府和军队为国家存亡，民族安危，团结一致，努力奋斗的结果。通过这次战争，也大大提高了英国的威望。丘吉尔在总结这次战斗时指出：“德机与英机的损失是二比一，英国的空军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在战斗中壮大起来。”他在下院发言时曾说：“在人类战争的领域里，从来没有过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过这么大的贡献。”

第六章 墨索里尼终于盼来了救星

墨索里尼渴望能分得一点战利品
狂妄的意大利将军不愿接受希特勒的援助
英军大举反攻，墨索里尼满脸愁容
齐亚诺：希特勒和您相比还是个小字辈
希特勒：北非绝不能丢给英国人
希特勒：隆美尔，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把隆美尔绑上十字架
隆美尔探囊取物
陆军元帅！希特勒的奖赏

西欧战局结束后，非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战场，尤其是北非。

北非系指埃及、苏丹、利比亚（习惯上分成三区：的黎波里塔尼亚位于西北部；昔兰尼加位于东部；费赞位于的黎波里塔尼亚以南）、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埃及虽为独立王国，但仍受英国控制；苏丹为英国殖民地；利比亚为意大利的殖民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为法国殖民地。

当最后一名英国士兵于 1940 年 6 月 4 日从敦刻尔克登上船后，在英国和德国军队之间达成协议就不再有什么意义了。两个星期后，意大利那位狂妄的独裁者本尼托·墨索里尼迫不及待地向法国和英国宣战，渴望能从中分得一点战利品。

自 1890 年以来，意大利在非洲便拥有自己的殖民地，目前在最靠近意大利的利比亚，有 22 万名意大利士兵处于战备状态。墨索里尼命令他的军队向驻守在埃及的英国军队发起进攻。占领苏伊士运河。

1940 年 9 月，伦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发动了进入埃及的漫长的攻势，进攻在离埃及不远的锡迪—白拉尼被阻挡住了。希特勒曾向他的新盟友墨索里尼提供一个德国装甲师的兵力以示支援，但墨索里尼的将军们过分狂妄而不愿接受这一援助。希特勒在罗马的代表艾诺·冯·林特伦将军于 10 月接到通知说：意大利军队认为他们自己能够胜任这次进攻，并说进攻将在 12 月底重新开始。

“此后，”意大利人觉得，“或许一两个德国师可以参加对尼罗河三角洲发动的攻势。那里大约有 20 万英国军队。”

然而关于德国派援兵的事一直没有什么结果。10 月 28 日墨索里尼自阿尔巴尼亚入侵希腊。这对希特勒是一个极大的震动，他有自己的秘密计划，想进攻苏联，他对意大利的行动极为不满，大发雷霆。

“我们不给利比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意大利军队任何支援。”11 月 1 日他对总参谋部这样说。

两天以后，他和陆军坦克作战专家威廉·冯·托马将军就这一问题作了认真的研究。希特勒决定不派遣装甲师，无论如何得把这支部队“留待今后使用”。他又把空军中队派往地中海，以防意大利军队惨败，从而由侧面影响德国的战略。

1940 年 12 月，傲慢的意大利人在北非遭到严重挫折，英国从整个大不列颠帝国内调集了大批摩托化部队正好在埃及境内的锡迪—白拉尼，阻止了意大利军队的进攻，并在理查德·奥康诺中将的指挥下发起了反攻。反攻的

进展神速，十天之内，英军就包围了设在巴尔迪亚的利比亚要塞。格拉齐亚尼元帅9月里发起的进攻就是从该地开始的。

英军统帅部利用9月下半月暂时平静的时机，加强了自己在埃及的军队，准备转入反攻。12月初，英国以2个步兵师和1个坦克团加强了埃及的兵力集团，飞机从600架增至1000架。同时加强了地中海的海军力量。英军统帅部计划以装甲部队在海、空军的支援下实施突袭，粉碎南翼意军，截断西迪巴拉尼与塞卢姆的联系，并以摩托化师袭击意军后方，迫使意军退出埃及。

英军于12月7日利用大风沙之夜，以其装甲第7师和印度步兵第4师在北非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进攻。在地面部队开始行动前，航空兵对重要的居民点和机场进行轰炸，舰艇也炮击西迪巴拉尼等战线要点。9日晨，英军装甲部队插入西迪巴拉尼的后方，截断了意军与塞卢姆之间的联系。意军左翼完全在英海军炮火射程之内，而其右翼又陷入英军坦克重围之中。11日，英军收复了西迪巴拉尼，俘虏意军2万人。英军乘胜前进，17日占领塞卢姆，俘虏意军3.8万人，进抵利比亚边境。尔后，英军继续发展进攻。

1941年1月5日英军攻占巴尔迪亚，又俘虏意军3万余人，22日再克昔兰尼加的重要港口托卜鲁克，俘敌2.5万人。英军继续向西挺进，于2月6日占领昔兰尼加另一个重要港口班加西，随后便沿昔兰尼加西部海岸前进，并在阿格拉地域建立前哨阵地。这时，巴尔干战局日趋紧张，英军须从北非抽调兵力驰援，再加上83向西推进700多公里后，后勤补给困难，因而就停止了进攻。在两个月的作战中，英军亡475人、伤1225人、失踪43人，意军损失惨重，9个师被歼灭，仅被俘就有13万人。

意大利军队如此糟糕的战绩，使其王子墨索里尼大为不满。接到前线的战报后，对手下的战将和参谋们出起气来：

“一群笨蛋！草包！你们除了逃跑就没别的选择吗？！你们瞧瞧，在利比亚，在希腊，我们的意大利军队竟没有打过一场漂亮仗，实在是丢人。你们这样的战绩，让我墨索里尼今后有何脸面在希特勒面前立足。你们好好看一看德国军队的攻势！那才叫军队！不错，我们的装备是比德军差，但我看你们更差的是士气，是毅力！”

墨索里尼分析得确有道理，意大利军队几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斗力最弱军队。

见墨索里尼如此气急败坏，旁的人都不敢说话。

沉默片刻之后，还是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走上前来献上一计，以使他的岳父摆脱眼前的困境：“领袖大人，切不可过分生气。出现今天这种局面也不能全怪战场上的将士们，我们决策层也有责任啊。以我之见，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尽快应求助于德国，求助于希特勒。”

墨索里尼一脸不满：“求助希特勒？”

齐亚诺解释说，“对，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确有天赋。”

看到墨索里尼不说话，齐亚诺先给墨索里尼找台阶：“很显然，您是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希特勒和您相比还是个小字辈，但近些年他进步很快，尤其是在军事指挥上。”

见女婿如此夸奖希特勒，墨索里尼多少有些不服：“这太富有戏剧性了，过去我的一位小学生，怎么一不留神就超过我了呢？”

齐亚诺从墨索里尼的口气中察觉到他的计策要见效了，于是进一步趁热

打铁：“既然我们是朋友，今日你帮我，明日就可以我帮你，再说，我们在许多方面也是支持过德国人的嘛。”

墨索里尼想想也是，眼下除了向希特勒求援之外，别无它策。不然的话，北非战局不堪设想。想到这儿，他极不情愿地叹了一口气：“唉，看来也只有这样了。”

时隔不久，墨索里尼乘火车来到德国。在总理府墨索里尼见到了昔日被他称作是小学生的希特勒。

在双方礼节性的交谈之后，墨索里尼小心意地步入正题：“元首，有件事应该向你通报，以便我们双方共同努力。”

希特勒俨然一副老大的气派：“何事？请讲无妨。”

“北非战事有些不妙。”

“是吗，你的军队不是向埃及挺进了嘛。”对北非战场形势十分清楚的希特勒明知故问。

“是呀，战争开始时形势是很好的，可后来强大的英国军队，突然向我方发起了规模巨大的反攻行动，在敌强我弱之下，意大利军队被迫撤退，现已退至昔兰尼加，而且还有继续后退的趋势。”墨索里尼故意把英军说得很强大，以掩盖意军不堪一击之现实。

希特勒严肃地说：“北非是绝对不能丢给英国人的。”

墨索里尼象是看到了救星：“那样的话，地中海就成了英国人的天下，于我们都很不利。”

希特勒看了看墨索里尼：“阁下有何良策。”

墨索里尼此时已经完全是一副小学生模样，在认真回答希特勒提出的问题：“速派援兵是唯一之策，但是意大利军队在北非战场已抽不出一兵一卒，所以，只能请战无不胜的德军亲自出马了。”

希特勒沉思片刻，缓缓地说道：“我的主力即将对俄国人下手，看来抽调大队人马是不可能了，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支精锐的部队，保证把英国人赶回老家去。”

墨索里尼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激动，平静地问道：“不知元首会派哪位大将前去北非？”

希特勒在谈话时已经确定好人选：“我的爱将——隆美尔！”

墨索里尼再也忍不住兴奋，失态地一把抓住希特勒的手说：“这下够英国人受的了，北非有救了！”

隆美尔是希特勒的一员虎将。

二战中的许多德国高级将领都出身于世代从军的容克家族，但是，隆美尔却是一个乡镇中学校长的儿子。他出生于1891年，在少年时代的志向是做一名机械师而不是士兵，可他的父亲执意将他送往军队。

1917年10月，隆美尔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德意奥伊松左会战，他率领几个连的兵力，以亡6人、伤30人的极小代价击败了意军5个团的兵力，并俘意军上万名，此战是隆美尔初露锋芒的一战，它显示了隆美尔灵活多变的高超的指挥艺术。一战后，隆美尔将此次战斗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步兵攻击》，而正是这本由一名上尉军官写成的小册子被希特勒偶然读到，从而改变了隆美尔的一生。

希特勒被隆美尔缜密的思维、独到的见解所打动，亲自召见了他并大加赞赏。不久，隆美尔即被提升为希特勒的卫队指挥官。从此，隆美尔扶摇直

上，成为德军中一颗耀眼的新星。由于他天资聪明，作战经验丰富，因此，二战以来他在欧洲战场上更是锋芒毕露，锐不可挡。

1940年，他率领非洲军——第7装甲师曾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打败了超过他20倍的敌人，在攻克法国的战斗中，隆美尔的装甲师仅伤亡2000余人，而俘获敌军则共计有9万7千余人。由于他指挥战斗果敢迅猛，被法国人称为“魔鬼师”。

从对法国的作战中，隆美尔也总结出了一条指挥经验：

在两军对战中，谁先用火力压制住对方，谁就往往可以获得胜利；在静止时等候战况发展的人，常常总是会被对方击败。因此，即使不曾发现对方准确的目标，也要先发制人。

1941年2月6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召见了隆美尔。

一迈入希特勒的工作间，希特勒就笑容可掬地走过来握住隆美尔的手，表扬他行动迅速。在简单询问了几句法国的情况后，希特勒话锋一转道：“埃尔温，对北非的情况你了解吗？”

“北非？”隆美尔一愣，接着道：“我从英国广播中获知，英国人已占领班加西，正在向的黎波里推进。”

希特勒叹了口气道：“情况甚为严重，如若利比亚陷落英国人之手，那我们在地中海就很难立足，对今后我们向巴尔干以及马耳他的进攻都将造成严重后果。”

“我的元首，”隆美尔道：“利比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我们对此似乎无能为力。”

“不，”希特勒挥手道：“意大利与我们乃轴心同盟，一荣共荣，一损俱损，领袖已亲自向我求援，我答应他，立即派德军精锐部队抵达北非相助。”

隆美尔已感觉到元首召他来柏林的用意了。

果然，希特勒接着道：“我决定任命你为非洲德国远征军总司令！”

隆美尔心中大喜，“总司令”三个字太为诱人，无论如何，也比在法国当个师长威风得多。

希特勒又道：“详细情况和要求由勃劳希契元帅向你交待。”

隆美尔转向陆军司令，元帅启口道：“隆美尔，你赴北非的首要任务是尽快阻止英军向的黎波里推进，给你的兵力十分有限，所以你只需守住一条防线，不要轻易向英军攻击。”

“此外，你要注意同意大利人搞好关系，北非的最高军事长官名义上是意大利将军加里波尔，你要尊重他的意见。还有，地中海空军司令凯塞林元帅负责你的空中支援，同时也对你有领导权力，不过直接指导你行动的是最高统帅部。明白吗？”

隆美尔心中对这种安排甚为不满，暗忖道：“这边也管，那边也插手，我怎么指挥作战。让意大利那些蠢驴指挥我，简直是笑话。对，先答应下来，至于到了北非，可就是我说了算。”

于是，他回答道：“请元首和总司令放心，我一定不负厚望，阻止英军的攻势。”

希特勒亲切地拍了拍隆美尔的肩膀道：“埃尔温，你一定会干得很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北非。

2月12日，隆美尔乘机往北非，开始对战场进行考察。这天中午，非洲

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在隆美尔乘坐的飞机上。俯瞰北非这片沙漠，也令隆美尔毛骨悚然。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生物，此时，隆美尔也似乎明白了意大利人为什么在这里丢掉了 13 万官兵。但隆美尔对他的部队还是极有信心的，他知道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斗志和智慧将主宰着胜利女神。雄心勃勃的隆美尔要在这里率领他的装甲部队再打一次漂亮仗，为自己再建树赫赫的战功。

隆美尔到达意军设在的黎波里的司令部时，受到了意大利加里波尔上将的热烈欢迎。败军之将最关心的就是德军来了多少人马，所以没等欢迎仪式结束，加里波尔上将就迫不及待地问：“隆美尔将军，有多少德军前来支援？”

隆美尔回答说：“第一批部队为两个装甲师，不过就我们目前的运输能力而言，他们全部到达恐怕要一个月之后。先头部队约两个营，估计后天就可到达的黎波里。”

加里波尔略感失望，心想：“的黎波里形势危在旦夕，德军主力在半个月之内尚无法抵达，弄不好，在德军未登陆之前，该城就已经成了英国人的囊中之物了。”

不过，看到隆美尔将军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加里波尔暗暗琢磨：“也许这位被法国称为‘魔鬼’的将军有良策。”

2月14日，隆美尔的首批战斗部队——第3侦察营和第39反坦克营乘运兵船到达的黎波里港。面对刚刚下船的士兵，隆美尔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鼓舞他们富于献身精神，去赢得胜利和荣誉。

通过在北非数日的调查，隆美尔发现英军已经占领了本海齐，并准备向提波里坦尼亚境内进攻。于是，隆美尔首先命令意军必须坚守塞尔提海湾地区的提波里但尼亚防线。因为这条防线既可以防止英军继续深入，又可以使德国空军在北非有一个可供作战的必要空间，以便向英军发动闪电式的进攻。

但是，兵力不足是隆美尔面临的大问题，如果等两个装甲师全部到齐再发动进攻，恐怕就真的要晚了。

正在这时，隆美尔得到了一个新情况：英军第7装甲师撤回埃及进行休整补充，而刚上来的第2装甲师基本上都是新兵。英军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德国援兵很少，不会也不敢向英军进攻。

经过慎重考虑，隆美尔没等德军全部到齐，便利用英军调防、轻敌的有利时机，采取大胆行动发动进攻。这时，已有德军一个团和意军一个师开到前线。

3月15日，德意联军向穆尔祖赫发起进攻，由于进攻突然、迅猛，英军猝不及防，一路后退。德军则趁势迅速向南挺进。这次行动给了英军以意想不到的打击，同时还使隆美尔获得了在非洲沙漠条件下怎样作战和怎样长途行军的经验，这为以后德军的进攻打下了基础。

至3月底，英军占领的重要港口——布雷加港已经被德军攻克。

当这个重要港口被德军攻占之后，英军中东战区司令官韦维尔将军才如梦初醒，凭他在北非的作战经验，根本不敢相信隆美尔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动进攻。当然他更不知道，隆美尔是在部队并没有到齐，仅有数千人的情况下向他进攻的，而德军的这一89一些人马只是韦维尔部队的数十分之一。

在德军不顾一切的大举进攻下，英军手足无措，士气大减，以致溃不成军，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内，英军从其占领地足足向后撤退了650公里。

英国首相得知北非的战况后，急得直骂：“隆美尔，这个该死的隆美尔！”

告诉前线的英军将士们，别的无关紧要，只要打败他就行！”

然而，大英帝国的将士们并没有实现首相的诺言，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只有一路后退。没过多久英军将领尼姆和奥康诺成了阶下囚，大批坦克和重武器被缴获。这时，英军除了还有一支部队死守托卜鲁克外，其余都撤出了昔兰尼加半岛。

丘吉尔急得火烧眉毛，急电前线英军，“誓死守住托卜鲁克，决不允许产生撤退的念头。”

托卜鲁克为何如此重要，急得英首相连连发报？

原来，托卜鲁克是地中海岸边的良港，水深浪缓，为北非沙漠中的一颗明珠。它的东西两面都是连车辙都没有的沙碛地形，只有向南这一面却延展成一个平坦的沙质平原。托卜鲁克与外界的联系则主要靠水路，向东直抵亚历山大港，向西沿地中海直航班加西、的黎波里等，跨越地中海，则可抵达巴尔干、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众多的欧洲国家。因此，著想占领北非，必须首先控制往托卜鲁克。

由于英军在北非战场的失利，其战区司令韦维尔也丢掉了乌纱帽，由劳德·奥金莱克接任新的司令官。

奥金莱克一上任就积极策划了一个代号为“十字军”的反攻计划。

11月17日，一支由6人组成的英国特别行动队扑向昔兰尼加海岸附近的一座别墅。这是隆美尔非洲装甲军团的司令部。本次行动是英军“十字军”行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暗杀隆美尔。

碰巧，隆美尔那个星期正好去罗马与他的爱妻度假，因而免于死。这次的暗杀结果是死亡4名德国军官和1名英国少校军官，另有一名英国军官负伤。

隆美尔从罗马赶回前线，听闻此讯后，显示出一副骑士派头，下令用全部军礼为英军少校举行基督教葬礼，并为葬礼和墓地拍摄了照片，寄给这位英军少校的父母。

11月18日，英军集结数万官兵和700余辆坦克向隆美尔率领的非洲军团发起了猛攻。由于双方实力悬殊，隆美尔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被迫后退。

此时，隆美尔的心中是痛苦的，因为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一次撤退。无论怎么说，在这一个回合中他毕竟是输给了奥金莱克，这是一种难以忍受的屈辱。

的确，这一战使隆美尔的非洲军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21装甲师师长西科尔已经静静地卧在战士墓群中；第90装甲师的参谋长苏梅尔也在皇家空军的飞机下阵亡；一些幸存下来的指挥官也有不少死于沙漠瘟疫。

在经历了这些沉重的损失之后，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的战斗力已大不如前。因此，能否在强敌的追击下安全撤退，也是衡量隆美尔指挥能力的一个因素。事实证明，他不仅善于进攻，而且也善于组织撤退。隆美尔在几乎无损的情况下从虎口内撤出了他的非洲军团。

隆美尔撤至班加西后，德国本土给他的前线将士送来了大量的给养。一夜之间，装甲兵团的士气开始高涨起来。此时的隆美尔头脑是清楚的，他在寻找战机决心给英国人一个回马枪。

1942年1月21日清晨，德国非洲军团突然掉头，向后面尾追的英军展开了反攻。他们穿过英军布雷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英军。德军装甲部队突然出现在英军面前，英军仓促应战，乱了阵脚，只得回撤。结果，隆

美尔得势不饶人，大举进攻 5 天，共 91 击毁英军坦克战斗车 299 辆，缴获火炮 147 门，俘虏英军 935 名。而德军仅付出 3 辆坦克和 14 名官兵的代价。

尽管隆美尔反击得手，但从总体形势来看，非洲军团仍处于劣势，强大的英军部队随时都有可能形成铁拳，将他击垮。隆美尔一个人独自关起门来开始筹划。一个计划出笼了：进攻！集中现有部队向英军进攻。绝不能坐以待毙。

隆美尔的这个进攻计划，只有极少数几个前线指挥官知道。英军很快发现德军炮兵减少了炮火回击，一辆辆运输车在不断地西撤，无线电信号又消失了。然而，在夜幕的掩护，一辆辆德军汽车又掉回头驶了回来，坦克大炮伪装着潜入阵地。这时，连柏林德军统帅部和意大利最高统帅部都不知道隆美尔在干什么和下一步准备干什么。

英军真的以为德意军队又一次大撤退开始了，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德军已经杀到了自己跟前 1 月 27 日，隆美尔又一次猛扑过来，直扑班加西港口。在路途中英军的一个印度师不到一小时便被德军消灭，几百辆卡车成了战利品。紧接着，隆美尔的坦克经过 30 个小时的攻击，终于突入了班加西港口。这个美丽的港口顿时火光冲天，不一会儿，纳粹的旗帜飘扬在港口上空。

英军堆积如山的军需品和刚刚从英伦三岛运来的 1300 辆卡车，被编入了德国非洲装甲兵团的行列。英军被迫撤退到埃及。

希特勒对北非的战事十分关注，当隆美尔在班加西获得这个小小的胜利后，希特勒便在第二天的演说中向隆美尔倾吐了自己的赞扬，并提升隆美尔为标准上将。

以后，德军和英军北非战场在相对对峙了一段时间。这时，隆美尔对他的部队开始了严格的沙漠训练，他本人则一直在想着如何攻占托卜鲁克。

托卜鲁克的工事是异常坚固的。

两年前，意大利人在格拉亚尼的指挥下，曾经在这里建筑了最坚固的防御设施，其着眼点是足以对付一切最现代化的攻城武器。围绕这个要塞本身，有许多的据点构成了一条广阔的带形，它们都深深地埋在地下，只有从空中才可以发现它们。每一个据点都有地下隧道系统，通到许多机关枪巢和战炮阵地。而这些防御设施一定要等到最危险的关头才掀开伪装，用突然而猛烈的火力打击进攻者。这些据点是无法用炮兵火力来直接摧毁的。

英国人占领这一要塞之后，又对防御工事进行了再加固。目前驻守该要塞的英军部队有：南非第 2 步兵师、印度第 11 旅、近卫旅第 2 营、第 23 营、第 32 战车旅、若干炮兵团等。

从实力对比上，德军显然是弱者，隆美尔无法改变交战双方兵力兵器的悬殊状态，但他仍然坚信胜利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主动和战术。于是，又一个大胆和罕见的攻占托卜鲁克的计划作出了。隆美尔让意大利的少量部队从正面吸引英军，而他倾巢出动迂回到昔兰尼加半岛南端，劳师远征，进行翼侧包围，然后摆首冲向托卜鲁克，给英军以致命的打击。工于心计的隆美尔十分清楚，一旦失利，德军非洲装甲军团将荡然无存。

6 月 20 日凌晨 5 时 20 分，隆美尔率部向托卜鲁克发起总攻。

隆美尔的战术奏效了，德军攻克托卜鲁克要塞比想象得来得快。6 月 21 日晨 5 时许，隆美尔驱车进入托卜鲁克市区。站在市区中央，他思绪万千，心潮激荡，眼前的一切都告诉他：大功告成了。

几个小时之后，隆美尔见到了克罗普尔将军——南非第 2 步兵师师长兼

托卜鲁克守军司令官，他向隆美尔宣布：整个要塞都向德意军队投降。

隆美尔请这位被俘的将军回到自己的临时指挥部，关切地问道：“将军阁下，为什么在要塞被攻克无疑的情况下，你不率主力突围？”

93

克罗普尔苦涩地一笑：“上将阁下，一切都来得太快了，此外，我也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来组织大规模的突围作战。”

隆美尔在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靠巧妙的战术组合，最终攻克了北非要塞托卜鲁克，并俘英军 35000 人，其中包括 10 余名将军。

德国首都柏林。

当一名上校熟练地铺开纳粹德国辽阔疆域的地图时，站在柏林优雅别致的帝国总理府地图桌旁边的阿道夫·希特勒豪情大发，神采飞扬地向身边众人描绘着德国的宏伟蓝图。

他的确有资格炫耀自己。从法国到利比亚，他的装甲部队已经使英军望风溃逃。在东线，虽然经历了冬季暂时的挫折，但现在德军又恢复了势如破竹的迅猛态势，给苏军以沉重打击，并且正向高加索挺进。

他的德国目前版图可以同百余年前拿破仑的法国相提并论。

他甚至觉得比拿破仑更胜一筹！

因此，当墨索里尼要求隆美尔停止前进，固守战果时，希特勒却发给了隆美尔这样一封电报：

“胜利女神并不是经常光顾的，如果你不及时抓住她，她就再也不会来到你所能到达的范围内。”

希特勒最宠爱的将领莫过于隆美尔了，他有时甚至听任他的一意孤行。

6 月初，当希特勒听到隆美尔向托卜鲁克挺进的消息后，他毅然离开了他久居的“狼穴”，回到了柏林帝国总理府，密切注视着北非这个并非十分主要的战场。

当托卜鲁克被攻陷的消息传到总理府作战室时，希特勒破例端起了象征胜利的香槟酒，出人意料地呷了一小口，惊得一旁的戈培尔睁大了眼睛。

希特勒走向戈培尔，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你采取什么方式我不管，但你必须在今天将隆美尔攻克托卜鲁克的新闻纪录片发送到柏林、巴黎和维也纳的各大电影院。明天，要发行到全德国。”

“我的元首，”戈培尔胸有成竹地道，“我保证按时做到这一点。”

“隆美尔是好样的，”希特勒道，“他的胜利最能体现我们德意志民族的精神。”

戈培尔暗道，“就是元首不说，我也准备这样做，我要让隆美尔压倒一切将军。”

“我要给隆美尔最高的奖赏。”希特勒大声道。

众人都聚精会神地听下文。

然而希特勒却调转了话题。

6 月 22 日，整个纳粹帝国都沉醉在来自非洲的胜利消息中。《隆美尔在托卜鲁克》的新闻纪录片已经发行到各个城市。维也纳市内一座新落成的桥以隆美尔的名字命名；从省长到将军都把贺信贺电纷纷寄往维也纳隆美尔的妻子露茜的住所。

维也纳附近的驻防司令官施特莱西乌斯将军假借希特勒的名义给露茜写信：“隆美尔的名字将列入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的行列！我们敬佩他……”

整整一个白天，诺伊斯塔特军事学院的露茜寓所内没有片刻的宁静，欢笑声响成一片。整个客厅乃至篱笆小院都成了花的海洋。这些花束有些甚至来自维也纳的普通平民。露茜被人们的真情陶醉了。

晚上，应诸位亲邻的盛情提议，露茜在宽大的客厅内举办了一个数十人的聚会，准备了足够的香槟供大家畅饮。晚上8点，众人在欢聚中听着直接从托卜鲁克发来的特别录音广播。隆美尔的随军战地记者陆军专家哈·科赫在他的广播讲话中描述了他亲眼目睹攻克托卜鲁克的情景，随后是隆美尔本人从战场上传来的话音。露茜又是一阵激动，甚至后悔不该邀请这么多人，要是她单独听一听埃尔温那来自遥远国度的洪亮声音该多好啊！但这念头一闪而逝，隆美尔是属于大家的。

露茜正要关掉收音机让众人跳舞，忽然收音机奏起嘹亮的歌声，大家知道这是一次特别公告即将广播的前奏曲。于是，欢笑声停止。

“元首大本营，6月22日。元首晋升非洲装甲军团司令官隆美尔上将为陆军元帅。”

令人窒息的片刻寂静之后，是雷鸣般的欢笑语，露茜又一次兴奋得差点昏了过去。众人依次上前祝贺，几个要好的女友拥着她连喊“元帅夫人！元帅夫人！”

这就是希特勒所说的最高荣誉。

在1500公里之外的非洲沙漠里，这项荣誉也使整个非洲军团欢呼雀跃。当时，隆美尔正在睡觉，他实在太疲倦，不能和他的参谋们一块围聚在汽车的收音机旁。约10点一刻，隆美尔突然被兴奋的呼声惊醒。一名参谋跑过来告诉他：“元首已晋升阁下为陆军元帅。”

“陆军元帅！”隆美尔喃喃地重复着，“这是我做梦都想得到的荣誉。”

对一个军人来说，元帅军衔是一种极大的荣誉。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越过这个军衔。尽管赫尔曼·戈林为了满足虚荣心被希特勒授予“帝国元帅”，但那只是一种特殊的称呼，仍然没有超越元帅军衔。

在普鲁士，陆军元帅永远也不退休或被解职，他们终身都享有这一称号，并有资格配备秘书，马匹或小汽车，还有专用司机和其它额外津贴。这对曾经征服一个重要的要塞或赢得一场伟大战役胜利的勇士来说，是一种最耀眼的奖励。一旦成为一名陆军元帅，就等于流芳千古了。

攻克托卜鲁克，是隆美尔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页，这时他的声誉也达到了顶峰。从此，“沙漠之狐”的美名开始在纳粹德国的上空回荡。

第七章 希特勒盯上了历史的火药桶

巴尔干，兵家必争之地
丘吉尔：南斯拉夫应当对抗德国
希特勒：向贝尔格莱德突击
克里特岛，英国人的逃亡之地
希特勒敲敲地图：空中夺取
转向东方

1941年4月6日，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

就在前一天，南斯拉夫与苏联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有苏联这个大国相伴，南斯拉夫人民多少有了些安全感。4月6日这一天正好是星期六，喜欢歌舞的市民们都到郊外尽情地游玩去了。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天的傍晚时分，纳粹德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进攻开始了。希特勒下令猛烈空袭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空袭使该市居民惊慌失措，伤亡惨重。据统计仅这一天贝尔格莱德就有1.7万多居民被打死。无辜的人们到死也不明白为什么希特勒要侵略他们的国家。

与此同时，希特勒在国内发表文告，向德国人民宣布了对南斯拉夫和希腊发动进攻。他向德国人民解释他曾努力“避免这场战争”。他把巴尔干战局发展到这个地步归咎于英国长期插手希腊。“但愿不幸受蒙蔽的各国人民认清，他们应把这一点归咎于三百年来占领欧洲大陆的最凶恶的所谓‘朋友’——英国。”在当天给“东南前线发布的命令”中，希特勒指责英国“让别人为它的利益去打仗。”

希特勒如此看重巴尔干半岛，是因为这里的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巴尔干半岛位于欧洲东南部，总面积约为50万平方公里，约占整个欧洲面积的二十分之一。巴尔干森林资源丰富，林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半岛上有较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中石油、天然气、铝土矿、铬、沥青等储藏量在欧洲均名列前茅。巴尔干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欧、亚、非三大洲的汇合地带，素有“陆桥”之称。它是欧洲通过地中海、经红海到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出海门户，联系欧亚两洲的铁路干线从西北方向穿过半岛。东部的博斯普鲁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又是苏联和其他黑海沿岸国家出海的必经之地。因此，在历史上，巴尔干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在此爆发。

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把控制巴尔干半岛作为它们和英法争夺地中海、北非和中东的跳板，同时，德国还把巴尔干看成是进攻苏联的战略前进基地。意大利早在1930年4月，就出兵侵占了阿尔巴尼亚。德国通过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经济、政治控制，逐渐达到军事占领的目的。从1940年秋天开始，德军开进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并强迫他们和斯洛伐克于1940年11月20—24日参加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为法西斯德国的附庸，这就为德意法西斯全面入侵巴尔干提供了军事、政治基地，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99

1940年10月28日，意军向卡斯托里亚和弗洛里纳两个方向发起进攻，突破了希军的边境防线，并迫使其向南后退50—60公里。但至11月初，希军在英国空军和远征军的支援下，进行顽强的抵抗，阻止意军前进后即转入反攻，12月将意军赶出希腊并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的部分领土。1941年初，意军重新发起进攻，但未得逞。于是双方形成相持局面。

法西斯德国一面支持意大利的侵略政策，一面准备染指巴尔干半岛。希特勒采用政治阴谋与军事入侵相结合的办法，首先从罗马尼亚下手。他在幕后挑起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保加利亚的边界纠纷，并以仲裁身份迫使罗马尼亚将特兰西瓦尼亚的大部分土地割让给匈牙利，将多布罗加割让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爱国者对此十分愤慨，纷纷起来抗议示威。纳粹第五纵队也乘机发动骚乱。希特勒利用罗马尼亚的内乱，支持法西斯头目安东尼斯库上台组织辛德政府。

1940年10月7日，德军以派“教官”为名，进驻罗马尼亚。11月23日，罗马尼亚参加了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匈牙利与保加利亚也因获得领土而进一步靠拢德国，并分别于1940年11月20日和1941年3月1日加入了德、意、日军事同盟。成了法西斯德国的帮凶和附庸。

1941年3月初，德军30万人开入保加利亚，进逼南斯拉夫边境。

南斯拉夫是巴尔干半岛最大的国家，有东南欧仓库之称。在德国占领整个巴尔干半岛，建立“欧洲新秩序”的计划中夺取南斯拉夫是重要一环。起先，希特勒企图利用德国在经济、政治上的巨大影响，以及强大的军事压力，达到“和平”占领南斯拉夫的目的。1941年2月15日，南斯拉夫首相茨维特科维奇和外交部长马尔科维奇被“邀请”至德国的伯希斯加登会见希特勒。在会晤中，南斯拉夫表示愿意为结束意希战争进行调停，他们还向德国保证南斯拉夫决不成为英国反德政策的工具。对此，希特勒毫无兴趣，他明确提出，南斯拉夫应参加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说明这是南斯拉夫应走的正确道路。希特勒，强调德国希望看到南斯拉夫在东欧占据它应有的地位。

3月25日，南斯拉夫的首相和外交部长偷偷地离开贝尔格莱德，到维也纳与德国法西斯头目进行会谈，并在希特勒的威胁和利诱下，签署了参加三国军事同盟的协定。消息传至贝尔格莱德，引起了南斯拉夫人民的强烈反对。

德国的行动引起了英国的极大不安，于是英国加紧活动，积极拉拢南斯拉夫，希望南斯拉夫政府拒绝德国的要求，与英国一起抗击德意法西斯。英国政府明确表示，如果南斯拉夫成为英国的盟国，在日后的和平会议上，可以提出修改南斯拉夫和意大利在伊斯的利亚的边界问题。

英国首相丘吉尔致电南斯拉夫政府，竭力鼓动南斯拉夫对抗德国，丘吉尔表示：“如果南斯拉夫与土耳其、希腊站在一起，又获得英帝国所能给予的一切援助，那么，便可能消除德国人带来的灾难，并与上次大战一样确有绝对把握地获得最后胜利。”

但南斯拉夫政府怀疑英国是否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因而拒绝了英国的建议，决定与德国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授权驻南大使坎贝尔：“使用你认为合适的任何措施，来促进政府和政体的改变，即使采用武装政变的办法也可以”。

当卖国条约签署的消息传到贝尔格莱德时，群情激愤，抗议的浪潮在全国各地掀起。

3月27日，贝尔格莱德的广大工人，士兵和学生在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游行示威，人们举着标语牌，高呼“宁愿战争，不要协定；宁愿死亡，不做奴隶”的口号，高唱着塞尔维亚国歌。德国旅行社的橱窗和南斯拉夫秘密警察的司令部都被示威群众捣毁，纳粹的旗被撕得粉碎，两天之内全国各地的反政府101运动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南斯拉夫资产阶级中的亲英派，利用反政府的群众运动，发动不流血的

政变，夺取了政权。茨维特科维奇首相被迫辞职，保罗亲王在退位书上签字，并被驱逐出境。空军总司令西莫维奇将军以青年国王彼得二世的名义，解散了摄政会议，组成了新内阁。南斯拉夫政府在群众运动的推动下，宣布在欧洲战争中保持绝对“中立”，废除前政府同德国建立的同盟关系，表现出明显的亲英倾向。同时，于4月5日同苏联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两国保证，在缔约国一方受到侵犯时，实行友好互助的政策。此外，它们还在国境线上动员和充实了南斯拉夫防御部队。

由于希特勒企图和平占领南斯拉夫的计划的破产，这一结果使希特勒暴跳如雷，他在3月27日下午向最高统帅部和陆军参谋部宣布，要“在军事上把南斯拉夫毁灭，使它不再是一个国家。”他还下令说，“不要进行外交上的询问，不要提出最后通牒”，要以“无情的严厉行动粉碎南斯拉夫”。

接着，希特勒在总理府签发了进攻南斯拉夫的第25号指令：

一、南斯拉夫的军事政变已改变了巴尔干的政治局势。即使南斯拉夫目前表示效忠，也应将其视为敌人并尽快予以粉碎。

二、我的意图是，一方面从阜姆——格拉茨地区，另一方面从索非亚地区，向贝尔格莱德总方向实施向心突击，从南面突入南斯拉夫，给南斯拉夫武装力量以毁灭性打击。此外，应切断南斯拉夫最南部地区与其余地区的联系，把它作为德一意军队下一步进攻希腊的基地。

由于国防经济方面的原因，尽快使多瑙河通航并夺占波尔铜矿是重要的。

通过许诺归还巴纳特地区和马其顿地区，争取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参战。

通过给克罗特人以政治担保，加剧南斯拉夫国内的政治紧张局势。

三、我具体命令如下：

1、一俟兵力准备充足，而且天气情况允许，即以空军夜以继日地实施空袭，摧毁南斯拉夫航空兵的地面设施和贝尔格莱德。

2、尽可能同时（决不要提前）开始“马里塔”作战行动。此次作战暂时要达到的有限目标是，夺取萨洛尼卡湾，并在埃泽萨高地上获得立足点。为此，第18步兵军可通过南斯拉夫领土向前出击。

须抓住有利时机，阻止敌人按计划奥林匹斯和埃泽萨高地之间建立防线。

3、可前调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尚可动用的所有兵力，从索非亚地区向西北方向和从基恩斯滕迪尔—戈尔纳德尤马亚地区向西实施进攻，但必须保留大约1个师的兵力（不包括防空兵力）来保卫罗马尼亚油田。

与土耳其接壤的边界暂时由保加利亚人负责防守。在其后面必须部署一支德国部队，尽可能是1个装甲师，作为支援部队使用。

4、一旦所需要的兵力集结完毕，就从格拉茨总方向向东南实施突击。是否开放边界，穿过匈牙利领土，由陆军决定。

在与南斯拉夫接壤的边界沿线，应立即加强警戒。

在总攻开始之前，应在空袭贝尔格莱德的同时夺占各重要目标。在保加利亚边界上也应如此。

5、空军应以两个攻击大队支援第12集团军和在格拉茨地区新组建的突击集群的作战行动，应根据陆军作战的进程确定主要攻击方向。可借助于匈牙利的地面设施实施集结和作战。

应考虑是否让第10航空军队意大利领土出发投入作战。但是必须保障继

续为去非洲的运输提供伴随护航。

夺取姆诺斯岛的准备工作应继续进行，但是只有我才有权下达实施命令应考虑为格拉茨、克拉根福、菲拉赫和累欧本，此外还有维也纳，提供足够的防空掩护。

四、首先由国防军统帅部与意大利达成原则性协议。

陆军应考虑建立与意大利第 2 集团军和匈牙利人进行联系的联络参谋部。

授权空军就意大利和匈牙利航空兵部队作战区域的界限问题同有关国家的统帅部达成协议。在匈牙利的航空兵地面设施储存物资的工作可立即着手进行。

五、请诸位总司令先生就行动实施方案和与此有关的问题通过国防军统帅部向我报告。

（签字）阿道夫·希特勒

就在希特勒签发这个命令的当天，他又急电墨索里尼，要求他必须用一切部队来掩护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之间的最重要的关口，增援他在意大利—南斯拉夫战线上的军队。3月30日，希特勒的代表又强迫匈牙利同意派出5个师去侵犯南斯拉夫。这样，希特勒总共拼凑了80个师（德军32个师，意军43个师）去侵略南斯拉夫和希腊。

南斯拉夫对德国的入侵缺乏准备，它的军事计划不适应新的战略形势，它的军队只是开始了战略展开，武器装备也十分陈旧落后，同时南斯拉夫也未就希、英军队的协同作战问题达成一致的协议。

1941年4月6日夜，德国法西斯军队开始对南斯拉夫发动突然袭击。德国飞机对南斯拉夫的机场、贝尔格莱德等其他城市实施猛烈轰炸，南斯拉夫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完全陷于瘫痪。集结在保加利亚境内的德国第12集团军从三十地段越过保南边境。4月7日占领了南端的斯科普里、什季普和韦列斯。从索菲亚西部地区向南斯拉夫进攻的德军第1坦克群，于4月8日占领尼什之后，继续向前推进，从南边威胁着贝尔格莱德。德国第2集团军对南斯拉夫西北部的进攻进展迅速。

4月10日，南斯拉夫狭隘民族主义领导集团叛变投敌，使西北部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地区停止了抵抗。这样，德军便迅速向贝尔格莱德方向推进。4月11日，意大利和匈牙利军队开始进攻。4月13日，德意军队在贝尔格莱德地区会师。并攻占了贝尔格莱德。4月15日，南斯拉夫经过12天战斗停止了抵抗，4月17日签订了无条件投降条约。

南斯拉夫之所以迅速遭到失败，除了敌强我弱这一点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治集团腐败无能，内部争权夺利，四分五裂。当时，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如果能够坚决领导国内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敌，完全可以给予德国法西斯以重大打击，绝不会只作了12天的抵抗便无条件投降了。

德军在入侵南斯拉夫的同时，也对希腊开始发动进攻。德国军队从保加利亚，意大利军队从阿尔巴尼亚同时向希腊进行两线夹击。希腊政府考虑到德军主要在保加利亚边境布置重兵据守，为了防务德军沿斯特鲁马河突破希腊防线，进攻萨洛尼卡，便加强了这一带的防御力量。德军先从保加利亚边境发起进攻，因受到希腊军队阻击，无多大进展。同时，又派遣机械化纵队从斯特鲁马河转而向西，越过山口，进入南斯拉夫境内的瓦达河流域，再沿瓦达河入侵希腊。德军这一迂回战略，完全出乎希英军队的意料之外，因

而措手不及，致使德军进展迅速，直达萨洛尼卡，从而在保加利亚边境布防的希腊军队陷于孤立。这时，意大利军队从阿尔巴尼亚方向发动的进攻，又遭到希腊军队的猛烈打击，一再受挫，战争仍在阿尔巴尼亚境内进行。

在提到这段历史时，希特勒的副官尼古拉·冯·贝洛在战后回忆到：

……

希腊人打得特别勇敢和顽强，把德军堵在边境地区。但德军在前线打过仗，有经验，希腊人和南斯拉夫人没有作战经验，因此两者是不可比拟的。德军投入空军第8军大大加速了战斗的进程。4月17日，南斯拉夫军队投降了，4月21日，希腊军队也投降了。向第12集团军投降这个行动引起了很大不安。希特勒命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在投降问题上不必去照顾意大利人，要毫不犹豫地接受对方投降的要求。意大利人还留在阿尔巴尼亚，向前推进缓慢。希腊伊皮鲁斯军总司令声明，他只向德军总司令部不向意军总司令部投降。投降书业已签字，德意之间闹得极不愉快，以致意大利人宣布：不重新共同签字，他们决不承认这一投降。陆军元帅利斯特拒绝重新签字，约德尔不得不代他签字。

在占领贝尔格莱德以后，我驾驶一架鹳式飞机到那里去。这是在4月14日那一天，市内秩序尚未恢复，4月6日空袭给这个城市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桥梁被炸毁了。我在机场弄到一辆小轿车进城去参观了市容。最令人瞩目的是那座所谓政府山，山上有保罗亲王和年轻国王彼得的别墅。我发现这两幢房子完整无损。大门虽然敞开着，但内部丝毫没有遭到破坏。在国王的住宅里，一切私人财物都照旧放在各处，看上去他好象随时都可能回来。这一景象使我久久不能忘怀，因为它清楚地告诉我，战争与和平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在东南战役的那些日子里，希特勒的日子过得很有规律，很平静。我从同他的谈话中感到，他的思想与其说在巴尔干上，不如说在未来的“巴巴罗萨”战争上。他不断问起部队的装备和武器状况。他最关心防空部队的装备和弹药。他估计向前挺进的德军部队会遭到猛烈的空袭。他说，军队不能象以往战争那样指望空中会平安无事。英军空袭日益频繁，这增添了他的忧虑。他虽然说，戈林向他作保证，到了冬季德国空军的弱点就能克服了，但他不能完全相信戈林的后。我不得不对他说，我在航空工业方面看不到任何迹象足以证明戈林的保证是确实可靠的。容克式飞机生产中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工厂并不能象所说的那样迅速加以解决。部队公开说，容88型飞机的设计是绝对错误的。

4月12日希军开始从阿尔巴尼亚向国内撤回自己的军队，但为时已晚，英国援兵也未及时到达，希腊败局已难挽救。军事上的失败加深了希腊统治集团内的危机。4月18日，希腊首相科里西斯自杀。希王乔治二世摄政。他认为希、英军已无力抵抗，便下令退却。希军第1集团军未及时撤到南部港口，于4月23日向德军投降。第2集团军各兵团退至伯罗奔尼撒半岛各海港后，大部投降。部分希腊军队随英国远征军经海上撤至克里特岛和北非。这又是一次敦刻尔克式的撤退，只是规模较小而已。德军于4月27日进占希腊首都雅典，29日前出至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

部分希军和英国远征军经海上撤至巴尔干半岛隔海相望的克里特岛。英国首相丘吉尔为确保英国在地中海、北非和中东的利益，命令撤到该岛的英联邦军停止撤退，坚守克里特岛。

巴尔干战局的最后一个战役是德军入侵克里特岛。

克里特岛位于地中海东部，是爱琴海的门户，也是从西欧到中东的海上必经之地。如果德国控制了克里特岛，既可威胁英国在地中海区域和中东的阵脚，控制地中海和爱琴海的海上交通线，又能保护其盟国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石油基地免遭英国袭击，同时还可以把该岛作为入侵中东各国和北非的前进基地。

雅典，大布列塔尼旅馆，德军作战会议。

德国空降兵创始人、受命指挥新组建的第 11 空降军军长库尔特·司徒登特上将正站在一张地中海地图前面讲解对克里特岛即将进行的空降突击。

107

“这是德军第一次真正大规模的伞兵作战行动。作战的实践将会证明，紧随伞兵和滑翔机机降突击之后就继以机降部队，这些部队就不仅仅是单纯的突击部队和袭击部队了，而将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新兵种。”司徒登特很自信地说。

为了有机会证明空降理论的正确性，司徒登特已进行了数年的组织工作和数月的计划工作，并与亚历山大·洛尔、戈林甚至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而克里特空降作战将成为其顶峰。

向希特勒建议进攻克里特的德军高级将领中，各有不同的动机和目的。戈林曾夸下海口说，他的空军是不可阻挡的，但在几个月之前的大不列颠战斗中，英国空军的强大使他目瞪口呆，无法得逞。他急于想用惊人的新胜利来消除这一污点。洛尔将军则害怕英国人可能从克里特对普洛耶什蒂油田进行轰炸，在他把这件事提醒给“元首”时，他知道立即会引起注意，因普洛耶什蒂有最要紧的石油，是希特勒的心爱之地，总参谋长霍尔德感到，德军需要克里特以控制地中海东部地区。而司徒登特则要希特勒相信，他的空降第 11 军能拿下克里特岛。

希特勒在中东并没有一个全盘的作战计划，也没有详细的分阶段兵力使用计划。他所做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临时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库尔特·司徒登特的投机想法比其它情况下更能起作用。

后来，司徒登特对利德尔，哈特讲了他如何兜售克里特计划时的情况。希特勒起初并不赞成这个计划，司徒登特说：“在进展到希腊南部之后，他要停止巴尔干战役。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就乘飞机去见戈林，并提出了只用空降部队夺取克里特岛的计划。戈林是个易受鼓动的人，很快就看到了实现这一想法的可能性，并且送我去见希特勒。我在 4 月 21 日见到了他。当我第一次解释这个计划时，希特勒就说：‘这个计划说得很好听，但我认为它不实际。’但是，最终我还是说服了他。”

实际上，希特勒对克里特岛的看法同丘吉尔是一样的，即把克里特岛作为基地，飞机就能够控制巴尔干南部、意大利南部的爱琴海，以及进攻埃及和苏伊士。戈林在 4 月 15 日收到第 4 航空队司令官洛尔上将送去的司徒登特的进攻计划，第二天就把这个作战计划转给了希特勒。21 日，戈林和司徒登特向希特勒作了简要汇报。

司徒登特小心谨慎地向希特勒报告着自己的想法。一边讲，一边不时地观察这位喜怒无常的元首的表情，唯恐不合元首的心意。

然而，希特勒一言不发，极认真地听着，直到司徒登特讲完。

沉默，令人难以捉摸的沉默，房间的空气几乎让人窒息。

“最好使用空降部队攻占马耳他！”总参谋长霍尔德元帅提出了统帅部

的意见。

“不！”希特勒突然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冷眼斜视了一下总参谋长，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斯徒登特。

显然，这个战争狂人已经有了打算。尽管马耳他这个英国基地比克里特岛更重要更危险，但是，希特勒想以辉煌的胜利来尽快结束巴尔干战争。因此，他还是把他的赌注下在了克里特岛。

根据希特勒的旨意，斯徒登特拟制了一个旨在夺取克里特岛的空降作战计划，并把该计划命名为“水星”。“水星”计划规定：以第11空降军对克里特岛实施空降突击，第4航空队的第8航空军负责火力支援，以小批海军登陆兵实施登陆，从海上运送武器装备。为了实施这次战役，德军使用了第7空降师、第5山地步兵师，共约2000人，以及第4航空队的433架轰炸机、233架歼击机、500架运输机、50架侦察机、72架大型滑翔机和70艘舰艇，整个空降作战由第4航空队司令洛尔将军统一指挥。

4月25日，希特勒下达了攻占克里特岛的第28号作战命令，号召要为“占领克里特岛而战”。日期定为4月30日，后来改为5月19日。

5月14日，德军各参战部队在希腊雅典附近的出击基地集结完毕，开始了紧张的战前演练。部分部队还进行了夜间空降训练。第8航空军则对克里特岛进行了频繁的空中侦察和航空火力突击。与此同时，德意联军在北非也发起了新的攻势，以阻止英军抽兵支援克里特岛。

英国出色的情报工作，使英国对纳粹德国的这一战略企图很快就有了察觉。对此，英国首相丘吉尔显得忧心忡忡。4月下旬，他以极其严厉的口吻告诫驻中东英军总司令韦维尔将军：“根据情报，我们清楚地看出，德军部队将很快对克里特岛进行一次猛烈的空降突击，告诉我，岛上你有哪些部队，你的计划是什么。这次应该是消灭伞兵部队的好机会。必须坚守该岛。”

此时，驻守克里特岛的英联邦军有1个师、1个旅、2个团、11个营另5个连，共约4万人，其中英军约占四分之三。4月下旬，韦维尔将军亲临克里特岛传达丘吉尔的指示，并任命守岛的新西兰师师长弗赖伯格少将为岛上部队总指挥。

弗赖伯格很快对岛上的部队作了调整，加修了防御工事，在德军可能空降的地带埋伏了狙击手，并设置了若干假阵地以欺骗德军侦察机和轰炸机。弗赖伯格决心以苏达港和马拉马、雷姆西农、伊腊克林3个机场为防御要点，构成支撑点式防御体系，以抗击德军空降和海上登陆。

4月29日，英国陆军部以电报通知弗赖伯格；克里特岛马上会同时遭到空降和海上登陆攻击。两天之后，弗赖伯格下达了特别命令，要求各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命令最后说：“如果敌人在克里特岛进攻我们，我们将以牙还牙，予以反击。对于我们上个月曾与敌人步兵交过手的人来说，这是痛击敌人的最好机会。现在我们必须起来把敌人打回去。你们要做好立刻行动的一切准备。我相信，我们现有的兵力足以击败对本岛可能发动的任何进攻。”5月18日，德空军开始对岛上目标进行大规模的轰炸，空降作战近在眉睫，守军更是严阵以待。

而德军对于英国和盟国在克里特岛上的兵力部署知道得并不多。他们的估计是根据侦察飞行结果和留在克里特岛的兵力的推测而来的。斯徒登特起初建议沿北海岸七处同时空降。

过去战斗的胜利，促使战术的重复使用。在挪威和荷兰获胜之后，司徒

登特相信，他的伞兵不应该试图集中于单个目标，而应该同时在几个主要目标降落，以使敌人混乱和不能调动。但在洛尔和戈林的压力下，司徒登特把着陆地点减为四处（洛尔要把整个突击集中在马拉马——苏达地区）。最后决定，先对马拉马——苏达地区进行一次突击，接着等飞机回来，就马上对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进行突击。

在戈林的督促下，司徒登特尽其所能地获得了进攻所需的各种部队。除了他心爱的伞兵第7师以外，还给了他整个山地第5师，山地第6师一部分，1个装甲团 装甲兵第5师的1个摩托营，1个工兵营和2个轻高射武器分队。他还要更多的部队，因为机降第22师起初曾答应给他，但后来改为保留在“巴巴罗萨”作战中使用。为了把部队空运到克里特和准备空中闪电战，司徒登特得到600架运输机，75架滑翔机，280架轰炸机，155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和200架战斗机。司徒登特指挥着25000人，其中包括10个运输机大队。

在作战会议室里，司徒登特指着大地图解释了作战计划。尤金·迈恩德尔将指挥西部兵力，并率领“突击团”进攻马拉马。萨斯曼将指挥克里特岛上的所有部队，并率领中央兵力（第2、第3伞兵团）突击干尼亚和雷西姆农。布劳尔率领东部兵力即伞兵第1团进攻伊腊克林。这几个团夺取各自的最初目标后，应迅速向北海岸扩展，就“象油渍点一般向四面扩散”，直到全部会师为止。

在司徒登特的地图上，从东到西用标针在伊腊克林、雷西姆农、干尼亚和马拉马标出了第1、第2、第3团和“突击团”的位置，等到夺取了空降场，山地师就立即由空中和海上开去进行增援。

从司徒登特作战计划的细节中可以看出，这次大规模空降作战的设想是非常新奇的，以前根本就没有人想过和做过。可以预料，防御一方对这样一种新的空降进攻是没有准备的。

由于飞机的载量有限和离克里特岛较近的飞机场数量有限，司徒登特不得不将最初的进攻分为两个阶段：首先突击马拉马，然后，等到第一次起飞的飞机返回后，再突击雷西姆农和伊腊克林。但司徒登特仍旧想用一系列的小规模突击，而不是单一的大规模作战。他的作战计划，不是主要对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目标实施强大攻击，而是用一系列助攻牵制对方，使之不能增援关键目标。

为了保留约400人的伞兵预备队，司徒登特把所有的部队都投入了这些分散突击，在他的计划中，如何在关键时刻使用作好战斗准备的机降部队和海上登陆部队，也是没有保证的。再者，在地中海的英国海军还很强大，德军从海上增援的企图能否成功，英国海军还有相当大的左右能力。

5月20日凌晨4时，德军第一批运送空降部队的运输机和滑翔机开始飞往克里特岛。参加空降作战的第11空降军此时被编成3个空降集群：西方集群由伞兵突击团4个营组成，负责对马拉马机场地域发起空降突击；中央集群由伞兵第7师的第3团和第2团主力组成，由伞兵第7师师长率领，攻击苏达港和雷西姆农机场地域；东方集群由伞兵第7师第1团和第2团第2营组成，负责夺取伊腊克林机场地域。山地步兵第5师被编为预备队。

5月20日7时许，运输空降部队的飞机，在战斗和轰炸机的掩护下，飞抵克里特岛。霎那间，德国伞兵象天女散花般地徐徐下降。守岛英军以高射火力和步枪、机枪火力层层拦阻，力争歼敌于立足未稳之际。降落中的德伞兵也以手中的轻武器拼命对地面的英军射击。在马拉马机场，西方集群的伞

兵突击着陆，与英联邦军展开单兵格斗，双方士兵混在一起，形成混战态势。紧接着，伞兵突击团的第1、第3营乘滑翔机着陆，第3营正好降在新西兰第22营和第23营的阵地上，该营虽然拚死苦战，但寡不敌众，很快大部被歼。

西方集群指挥迈恩德尔着陆后，看到第3营被歼的情况，以及控制机场的107高地仍在英军手中，被迫放弃从东西两面攻击机场的计划，重新组织兵力，改从西面、南面两个方向夹攻107高地，待得手后，再夺取机场。

经一天激战，到午夜，西方集群终于拿下107高地，并乘势攻占马拉马机场。但伞兵突击团的损失也是惨重的，近2000人的伞兵团只剩下600人，指挥官迈恩德尔也身负重伤。

几乎在伞兵突击团在马拉马实施空降的同一时刻，中央集群的伞兵第3团也在干尼亚西南侧的加拉图地区进行了空降，偏偏祸不单行，竟全部降在了英联邦军的阵地上。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伞兵第3团被迫就地构筑工事进行抵抗。至黄昏，虽抗击了英联邦军的多次进攻，但伤亡400余人，未能夺取机场。

东方集群的伞兵第1团和第2团第2营，由于飞机加油太慢和数量减少，不仅未能按时起飞，而且还剩下600名伞兵未载运。直到17时，才开始在伊腊克林地区伞降，一直延续到19时许，总算零零星星降落完毕，但部队建制已被打乱，如盘散沙，缺乏战斗力。东方集群的指挥官布劳尔改变了原来同时进攻伊腊克林城和机场的计划，而集中兵力夺取机场，但直到黄昏也未能成功。

整整一天的时间，德国第11空降军军长司徒登特将军一直守在雅典的空降司令部作战室内，他心绪不宁，正焦急地等待着300公里以外作战地区的情况通报。傍晚，司徒登特得知4个预先要夺占的目标竟一个也没有占领，且伞兵第7师有被歼的危险，这更使他如坐针毡。要知道，是他向元首力主要空降夺占克里特岛113的，一旦失利，他是无法向希特勒交帐的。

派部队增援马拉马方向，扩大战果，但因情况不明，始终未能定下决心。

司徒登特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棍，要孤注一掷了。第二天拂晓，当他得知伞兵突击团已控制了马拉马机场。听到这一消息，司徒登特转忧为喜，他立即命令所属6个机场的运输机全部起飞，将山地步兵第5师和剩下的600名伞兵火速空运，增援马拉马机场的伞兵突击团。

600名伞兵首先登机启程。下午3时开始在马拉马机场伞降，大约有一半伞兵又降落到英联邦军的阵地上，基本被歼，另一半降落在预定地区，随即编入伞兵突击团序列。

紧接着载运山地步兵第5师的飞机也陆续起飞。下午4时，第一个运输机中队穿过英军的防空火网，在马拉马狭窄的跑道上着陆。随后，一批又一批飞机陆续着陆。傍晚，山地步兵第5师的1个团机降完毕。

为了配合空降作战，21日夜，德军又组织了一个摩托艇中队搭载一个山地步兵营，企图利用夜暗开往克里特岛增援。倒霉的是，途中与英军舰队遭遇。在英军巡洋舰和驱逐舰的猛烈轰击下，德军摩托艇大部被击沉，剩下的仓惶回窜。英军守岛指挥官弗赖伯格为利用海军这一战果扩大胜利，命令第5旅向马拉马机场的德军反击，但由于命令没有及时传达到部队，未能按时行动。直至22日凌晨，第5旅的2个营才向马拉马机场发起反击，但遭到德军伞兵的顽强抗击和航空兵的杀伤。

22、23 两日，德军山地步兵第 5 师其余部队全部被运到克里特岛。23 日晨，德空军对英海军地中海舰队实施了报复性轰炸，击沉英军巡洋舰和驱逐舰各 2 艘，击伤战列舰 1 艘和巡洋舰 2 艘，迫使英国地中海舰队不得不撤回亚历山大港。德军随即从海上输送装备物资，给空降部队进行补给。空降部队得到补给后，集中兵力于 24 日黄昏前占领了克里特岛西部地区，尔后继续向东、向南成扇形展开和推进。

27 日，意军一个加强团在苏达湾登陆，前来支援德军空降部队作战。28 日，德军空降部队攻占雷西姆农机场。29 日，德空降兵西方集群与东方集群会合，并于黄昏攻占伊腊克林城和机场。

守岛英联邦军从 28 日开始撤出，至 6 月 1 日，共撤出英、希等国军队 17000 人。剩下 6000 人，未来得及撤走，被德军俘虏。

历时 12 天的克里特大空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空降战役，德军共空降了 2.5 万余人，虽然最终占领了全岛，但也付出了死伤 1.4 万余人的代价，并损失运输机 170 余架，大伤了德国空降兵的元气。“克里特之战，证明伞兵时代已经结束”。这是希特勒在 1941 年 7 月 7 日为“铁十字勋章”获得者、空降兵的创始人斯徒登特将军发出的感慨。而这位克里特岛空降作战的指挥者对这次得不偿失的空降作战也不得不承认：“克里特岛已成为德国伞兵的坟墓”。更重要的是，以克里特大空降为转折点，直至二战结束，德国空降兵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大的作为。

希特勒占领南斯拉夫和希腊后，便建立了在南翼对苏联作战的前进基地，并获得了大量战略物资，同时还占据了东地中海最有利的战略地带。此后，德国以克里特岛为基地，北可以控制巴尔干南部，南可以进攻埃及和苏伊士。

至此，欧洲大陆的 14 个国家、约 500 万平方公里，1.29 亿人口，都已在希特勒德国的囊括之下。德国法西斯考虑的下一个侵略对象就轮到苏联了。

第八章 希特勒：策划历史上最大的骗局，让世界为之屏息！

希特勒：德国必须避免两线作战
莫洛托夫与希特勒唇枪舌战，是输？是赢？
希特勒：西班牙应考虑战后的历史地位！
“巴巴罗萨！”

佐尔格从东京发出警告：6月22日！！！！

希特勒：让上帝保佑我们的士兵吧！

正当德国人在西欧大陆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时候，东方邻居苏联因有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保证，一直饶有兴味地在那里隔岸观火。斯大林没有料到，希特勒虽然陈兵百万，大有直捣英伦之势，骨子里打的却是声西击东的算盘，战火即将烧到了苏联。

希特勒何以敢冒两线作战的风险呢？

“要把俄国从地图上抹掉”。这是希特勒根深蒂固的思想。

早在20年代，希特勒发表《我的奋斗》一书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思想。

希特勒写道：“……因此我国社党人接替我们在600年以前中止了的事业。我们要停止德国向南欧和西欧的无休止的移动，把我们的视线移向东方的土地……当我们今天到欧洲新领土的时候，我们主要必须想到俄国和它周围的附庸国家。看来，命运本身希望在这里向我们指出道路……东方的这个巨大帝国解体的时候到了，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的终结也就是俄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终结。”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希特勒的“杰作”，这个条约所规定的有效期为10年。当然，互不侵犯不可能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它还包含着一些实质性的内容，比如苏德瓜分波兰，德国答应波罗的海三国（即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及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归属苏联等。

苏联人认为苏德势力范围的划分对双方都是有利可图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德国人也会遵守协定。

德国人怎么想呢？

根据希特勒副官尼·冯·贝格的回忆，在条约签字前夕他曾提醒希特勒注意斯大林的诚意，希特勒是这样答复他的：

“条约对我来说，只是某种理性婚姻，我们对斯大林当然要有警惕，但目前同斯大林结盟是阻止英国干预德波冲突的好机会”。

当时他们正在贝格霍夫山庄踱步时，忽然看到了在德国南部极少出现的令人有点恐怖的北极光，也许希特勒敏感地觉察到这是一场血战的预兆。他接着说：

“如果不得不打仗，那就打得越快越好。时间拖延得越长，流血越多”。

苏联人和德国人各怀心计。苏联人希望在德国人的谅解下扩张领土，而德国人则想通过向苏联人投去一个诱饵而避免两线作战的危险。条约签订，毫无它们所吹嘘的那种柔情绵绵的道德基础。但是，条约订立之后，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做得还是相当友好的。

这种“友好”一直持续到1941年。

几年的蜜月期中，希特勒发动了征服西欧的战争，苏联则向波罗的海沿岸和巴尔干半岛延伸。他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互不干预。

不仅如此，在它们之间还常常有些眉目传情，暗送秋波之举。

1940年4月9日，德军入侵挪威和丹麦，声称是针对英法企图进攻德国而被迫采取的防御措施。当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对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冯·德·舒伦堡说：

“苏联政府谅解德国被迫采取的措施，我们祝德国在它采取的防御措施中取得完全成功”。

一个月后，莫洛托夫再次抱着谅解的态度接受了德国大使关于为了避免英法取道比利时和荷兰，向鲁尔推进，德军被迫发动新攻击的通告，并说：

“德国必须保护自己不受英、法的攻击，我毫不怀疑你们会获得胜利”。

6月17日，即法国要求停战的那一天，莫洛托夫约请舒伦堡到他的办公室，“表示苏联政府对德国军队的光辉胜利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同样，德国也有一些友好的表示，虽然很勉强。

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的时候，苏联政府已经向立陶宛发出了限9个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要求它的政府辞职，逮捕其主要官员，允许苏军入境。

次日，苏军占领了这个国家。以后的两天，苏联如法炮制，侵占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波罗的海三国被苏侵吞，虽是苏德早已达成的协议，但对希特勒来说，是违心的妥协。特别是立陶宛，这是与德国接壤的唯一的波罗的海国家，苏军的占领使希特勒丢了面子。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他正忙于设法组织对英国的入侵，对此无能为力。

为了显示德苏亲善，当三个被侵占国家驻柏林公使抗议苏联入侵的信件呈交德国政府时，德国人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们。并且应莫洛托夫的要求，德国迅速“清理”了驻考那斯、里加和塔林的公使馆，关闭了在这些国家的领事馆。

苏联又在巴尔干半岛采取行动，以解决比萨拉比亚问题。这是一战时罗马尼亚从俄国手中夺去的领土。但苏联又提出了对布科维那的领土要求，这是罗马尼亚从奥地利夺取的，苏德条约没有包括这一地区。德国人内心实在担忧苏联与罗马尼亚发生战争，最终完全占领罗马尼亚，控制了德军亟需的石油、粮食和饲料，所以当6月26日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时，德国主动劝说罗马尼亚屈服，和平割让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那。

对于两个并没有爱情的欲望满足者而言，他们的耳语嘶磨不能用真诚或者虚伪去评判。事实证明，德国自始至终是清醒的，希特勒是为了征服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才暂时对苏联作出让步。苏联也不幼稚，斯大林知道德国人最终有可能与苏联开战，但他觉得，时间还早，在西方大国特别是英国被消灭之前，德国不会轻易东指，因为谁都知道，两线作战是很危险的。

所以，相比而言，德国传达的“友好”是勉强的，而苏联的表示则更多一些妩媚。

6月底，丘吉尔给斯大林写去了一封私人信件，设法告诫斯大林，德国的征服除了对英国有危险外，对苏联也有危险。英国首相为了取得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反应，还赶派了左翼工党领袖斯坦福·克里普斯爵士到莫斯科担任新的大使。但是，斯大林认为，英119国已经快要完蛋了。他不仅没有答复丘吉尔的来信，对新大使也没有作出任何热烈表示，而且他还向德国人透露了英国政府的打算，指示莫洛托夫向德国大使提交了与英国大使秘密会谈的书面备忘录。

备忘录表明了英国政府的立场：英国政府确信德国正力图称霸欧洲……这对于英国和苏联都是危险的。因此两国应当商定一个防御德国以自卫的共同政策，并且商定重建欧洲均势的方法同时，也表示了斯大林的态度：“他（指斯大林）看不出存在着任何一个国家称霸欧洲的危险，更看不出德国可能鲸吞欧洲的危险。斯大林曾观察了德国的政策，并且清楚了解德国的一些主要政治家。他没有发现他们有鲸吞欧洲各国的任何欲望。斯大林并不认为德国的军事胜利威胁了苏联，以及它与德国的友好关系舒伦堡得到这份文件十分惊喜，他赶紧以“特急”的绝密电报将它发往柏林。当年负责谈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里宾特洛甫收阅电文后，掩饰不住由衷的激动，他对苏联政府说，“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情报”。

这确实是一句大实话。

因为入侵英国的前景的消失正促使希特勒试图作出挥戈东进、攻击苏联的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来自苏联的如此令人乐观的情报，有什么理由不重视呢？

苏联夺取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二省，希特勒为了集中力量解决西部问题而强吞了苦果。但他的愤怒与日俱增，不能容忍苏联人继续西进。他已经动了重新转向东方的念头。此后几十月，苏德关系经常是通过争吵表现出来的。初看起来，似乎纯粹是分赃之争，实际上德国人已经开始为战争作准备，只是苏联人还没有足够的警觉罢了。

莫斯科与柏林之间的争吵大多是德国人的军事行动引起的，这些军事行动初看起来是争夺势力范围。

事实上苏联人正是这么认为的。

苏联占领了罗马尼亚两个省（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德国人担心它继续推进，威胁到罗马尼亚的石油资源，这里的石油对德国至关重要，由于英国的封锁，德国已不再能从海路输入石油了。

罗马尼亚接受苏联割地要求后，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也提出了领土要求，匈牙利为了夺回一战时被占领的特兰西瓦尼亚不惜诉诸武力。

希特勒意识到，这不仅会切断德国的石油供应，而且会使北极熊得以借机占领整个罗马尼亚，所以他立即派兵准备在9月1日占领油田。同时，他迫使匈、保、罗等国接受轴心国的仲裁。仲裁的结果是；罗马尼亚割让特兰西瓦尼亚的一半给匈牙利，割让多布鲁甲南部给保加尼亚，然后由德国保证罗马尼亚剩下的领土。

这一仲裁表面上是维持公正，实际上只为了维护德国利益。而且德国保证罗马尼亚剩下的领土为德国在罗马尼亚驻军和利用其基地进行军事行动提供了合法借口。莫斯科方面对此很不好受。当9月1日德驻苏大使舒伦堡将空话连篇的仲裁备忘录交给莫洛托夫时，得到的反应是：“与他通常的态度相反，相当冷淡”，而且提出了强硬的口头抗议。莫洛托夫指责德国政府违反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第三条，这一条规定要进行协商，而德国政府事先没有与苏方商量。

此后几天，相互责骂变得激烈起来。里宾特洛甫用电报向莫斯科发出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否认德国违反条约，因为它没有通过与德协商就侵占了波罗的海三国和罗马尼亚二省。

德国的备忘录措辞强硬，苏联的答复也毫不含糊。

苏联除了重申德国违反条约外，又加了一条警告，说他们在罗马尼亚仍

然有许多权益。如果德国觉得第三条带来了“某些不便和限制”，苏联政府准备修改或取消条约中的这一条。

另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是关于北方的。

9月16日，里宾特洛甫打电报给舒伦堡，要他拜访莫洛托夫，并“顺便”通知他，德国将取道芬兰向挪威北部派遣援军。

芬兰是苏联的北部邻国，莫斯科已经注意到了德国在那里的活动。

莫洛托夫对舒伦堡说：“我通过报纸得到了德军在芬兰的有关消息，希望更多地了解德国同芬兰签订的关于通过那个国家调动军队的协定。苏联政府的理应得到这个协定的全文，包括协定的秘密部分在内，并希望得刊协定的宗旨何在，针对何方，要达到什么目的。”

莫洛托夫还指责说，在过去的三天里，莫斯科收到了关于德国军队在至少芬兰三个港口登陆的消息，“而德国却没有把此事通知我们”。

苏联人认为德军已经占领了芬兰。

11月中旬，莫洛托夫访问柏林时，冷酷无情地与希特勒谈到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生了激烈而辛辣的争执，在希特勒的外交史上还没有任何人与他们这样谈过话。

莫洛托夫要求德国把军队撤出芬兰，希特勒则坚持说，德军没有占领芬兰，只是通过芬兰开往挪威。

希特勒质问，苏联是否对芬兰打算进行战争？

他得到了莫洛托夫闪烁其词的不能令其满意的答复。

“在波罗的海决不能发生战争，这会使德苏关系极度紧张起来”。希特勒强调说。很快他觉察到后一句话实际上是威胁，他又补充道，这种紧张可能带来“不可预见的后果”，希特勒想要知道，苏联在芬兰还想得到什么。

他的这位不太客气的客人回答：“像在比萨拉比亚那样规模的解决办法”。

这意味着公开的吞并，希特勒反应强烈。

莫洛托夫连忙要求这位独裁者对这一点表示意见。

希特勒的回答也含糊其词：“我只能重申，决不能同芬兰作战，因为这样一种冲突可能有深远的影响”。

他们在袖心国条约问题上也发生了磨擦。

9月25日，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向驻莫斯科的大使馆发出了一份电报，这时舒伦堡已回国休假，电报由代办接收。这是一封写有“绝密——国家机密”字样的电报。电报说，只有在第二天收到柏林的一个特别信号后才可以执行电报中的指示。

这项指示是要求代办通知莫洛托夫，“今后的几天中”，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将在柏林签订一个军事同盟条约。

当26日晚上德国使馆代办告诉莫洛托夫这个消息时，这个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疑窦丛生。他立即说，按照苏德条约的第四条，在这三个国家的军事同盟条约签订以前，苏联政府有权看到这个条约的全文，包括任何秘密协定的全文在内。但是，这个要求没有实现。

10月2日，苏联得到里宾特洛甫的电报解释是，已签订的三国条约并不是针对苏联的，在条约之外没有任何秘密的协定书，也没有任何秘密的协议。

三国条约是9月27日在柏林一种滑稽剧式的环境和仪式中签订的，在第一条中，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方面的领导，第二条中，

德意则承认日本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方面的领导，第三条规定，任何一国遭到外来进攻，就进行互助。这个条约主要是对付美国的，但对苏联也是一个警告。当然，他们是坚决否认后者的。

对与日本和意大利签订的“三国条约”，希特勒只勉强予以支持。虽然如此，他仍接受了三国条约的创始人里宾特洛甫的建议。邀请苏联参加，将它变成四国条约。于是，莫洛托夫便于1940年11月12日抵达柏林，举行关于联合谈判。会谈是在旧总统政府内里宾特洛甫的新办公室里举行的，希特勒没有出席。

德国主人笑容满面，竭力让苏联代表团不必拘礼。施密特回忆说：“很长时间后莫洛托夫久久才在他那聪明得像棋师一样的脸上泛起一丝微笑。”

作为报答，里宾特洛甫高声保证：“三国条约决非针对苏联。”莫洛托夫不动声色地听着。

里宾特洛甫说：“事实上，日本已转身面向南方，为了巩固其在东南亚得到的领土，日本需忙上几个世纪。为了取得生存空间，德国也将向南扩展，就是说，向中非洲和德国旧日的殖民地扩展。”

接着，他又满有信心他说：“现在大家都在南进，我建议苏联也向南进。”尔后，里宾特洛甫还指名道姓地提出了波斯湾和其它德国不感兴趣的地区。显然，“这是指印度。”

但是，莫洛托夫一声不吭，只透过他那副老式的夹鼻眼镜朝他看了一眼。

里宾特洛甫心绪慌乱，他建议苏联加入三国同盟条约，但是，莫洛托夫头脑清楚，逻辑性强，施密特不禁想起了他的数学老师——却把子弹省下来对付希特勒。

当天下午，莫洛托夫又在不动声色地倾听希特勒的陈词。希特勒说完后，他客气地抱怨说：“元首的说法太一般化了，一点也不具体，我所需要的是细节。”

紧接着，莫洛托夫便提出了一系列令人难堪的问题：“1939年的德苏协定是否仍适用于芬兰？欧洲和亚洲的新秩序是什么样子？苏联在其中有什么作用可起？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的地位又如何？要保护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的利益方面，现在的情况如何？”

在此之前，没有一个外国人敢斗胆把话说得如此明白。这使施密特不由想到，希特勒是否会像在两年前当霍拉斯·威尔逊将张伯伦的信件递给他时那样，忿忿不平地夺门而去。但他未这样做，只乖乖地作出答复，他说，三国条约只会调整欧洲的情况，如没有俄国的合作，任何问题都不能获得解决——不仅在欧洲如此，在远东也如此。

莫洛托夫表示怀疑。“如果你们恃俄国为平等的伙伴，而不是当作笨蛋对待”，他说“我们在原则上可以加入三国条约。但是，首先要弄清的是这个条约的目的和目标。你们必须把大亚细亚地区的疆界划在哪里准确无误地告诉我。”

这样一问，显然，希特勒便只有招架之功。

于是，希特勒突然宣布，讨论暂时中止。“否则，我们会被空袭警报所困”。

希特勒原下喜欢与外国人一起进餐，但仍邀请俄国人于13日中午与他一起共进午餐。然而，他让步作出的殷勤却改变不了他的客人的顽固。第二次会谈时，莫洛托夫继续咄咄逼人，提出了芬兰问题，希特勒原来暗中算计，

若与苏联发生战争，他将把芬兰变成军事盟友。一提到芬兰，希特勒便从殷勤的午宴主人变成了暴躁的诉讼当事人。“在那里，我们没有政治利益”。他抗议道。

莫洛托夫不太相信。“如果苏德两国维持良好的关系”，他故意镇静地说，“芬兰问题便可不用通过战争解决，但是，在芬兰不得有德国军队，也不得有反对苏维埃政府的游行示威。”

希特勒耐任性子，用平静而有力的语调回答说：“在芬兰的德军，不外乎是开往挪威的过境的部队罢了。”

莫洛托夫的疑心依然未除，希特勒快快不快，把话说了又说。“为了取得他们的镍和木材，我们必须与芬兰保持和平。”但他的下一句话——可能是说得不策略——却暴露了他的最终目标。“在波罗的海发生的任何冲突，都将使芬德关系紧张——后果不堪设想。”如果说莫洛托夫未看出这是一个威胁，那么，他将这点忽视了，从而犯了一次严重的外交错误。“这不是波罗的海问题，而是芬兰问题”。他严肃地回答。

“不与芬兰打仗！”希特勒顽强他说。

“那么，你们便违背了我们去年的协议”，莫洛托夫同样顽强地说。

这次较量，虽不及英国人的辩论有声有色，却要冷酷得多。

辩论，莫洛托夫是赢了；官司，他却输了。当希特勒读到防空洞辩论的书面汇报时，立即恼羞成怒。他坚信，对四国条约苏联并无诚意。于是，他便放弃了与苏联和平相处的微弱希望，决心去做自1928年以来便发誓要做的事情。他终于下定了进攻苏联的决心。

然而，希特勒却未泄漏其决定，其三军将领依然认为首要的目标是英国，在莫洛托夫抵达柏林的当天，他曾发布一道命令，在无需跨过英吉利海峡的条件下，迫使英国投降。

这项计划规定，德国将采取一系列联合行动，完成意大利在埃及和希腊的夫竟之业。这些打击，加上夺取意大利在埃及群岛、阿速尔群岛、马得拉群岛以及摩洛哥的一部分，势必将英国与其海外的帝国切断，迫使它投降。

这项计划虽然巧妙，但却靠不住。这是因为，联合行动的参加者，一个持有怀疑，一个是不牢靠的盟国，另一个是中立国，这是个极其复杂的战役，其中的困难只有希特勒本人才最清楚。虽然新近受挫，希特勒仍有信心让贝当、墨索里尼和佛朗哥就范。

希特勒首先向佛朗哥开刀了。

11月18日，希特勒对佛朗哥的特使塞拉诺·苏涅尔说，“我决定进攻直布罗陀，只待开始的信号”。

但是，佛朗哥的妹夫却一如既往，无法制服。他再次说西班牙极需粮食：重又提出了先前的领土要求，希特勒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后者。

希特勒指出：“若加入胜利的一方，西班牙得到的待遇将是多么的优厚。”

塞拉诺·苏涅尔说，“如同拿破仑目瞪口呆地发现的那样，西班牙时刻准备抗击对她的领土发动的任何侵略。”

接着，塞拉诺·苏涅尔又最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半是威胁，半是同意：西班牙需要利用余下的中立的日子向西方购买小麦。这是令人难受的做法，既使希特勒恼怒，也使他悔恨。

后来，希特勒对他的亲信们说：“塞拉诺·苏涅尔是万恶的魔鬼……是现代西班牙的（掘墓人）！”

希特勒在坚信佛朗哥终将参战后，便于 12 月上旬就夺取直布罗陀的问题、作了最后一次部署，他告诉各位将领，关于“菲力克斯战役”，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他便能获得佛朗哥的正式同意。然后，他再派一名佛朗哥私人朋友前去，迫使佛朗哥就范。

然而，希特勒的人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却是灾难性的——自 1938 年以来，他一直在反对希特勒。在正式场合，他把希特勒的论点一五一十地告诉西班牙人，私下里却劝佛朗哥不要参战，因为这场战争轴心国是输定了的。

战后，德·瓦尔德格勒西阿斯侯爵当着佛朗哥的面问维贡将军（卡纳里斯的密友）说：“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反对西班牙的利益，这是否属实？”

佛朗哥从坐椅上跳起来。“不，不”，他解释说，“卡纳里斯是西班牙的好朋友！”

“也许”，侯爵评论说，“比起他的祖国，他更近西班牙。”侯爵回忆说，听到这点，“佛朗哥非常激动。这证实了我的印象：真是这样。”

卡纳里斯回禀说，只有“当英国接近崩溃时”，佛朗哥才愿参战。听到这句话，希特勒失去了耐心。12 月 10 日，他令各军将领放弃“菲力克斯”。

但是，几个星期后，他又一次向佛朗哥呼吁。在一封调子哀伤的长信中，他向佛朗哥保证，如果他尽快进攻直布罗陀，他便立刻向西班牙运送粮食。他保证永远不抛弃佛朗哥——接着又最后作了一次请求：“本人坚信，将军，最难平息的历史力量已将我们三人，您，我和意大利总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因此，在这场历史性的斗争中，我们理应服从最高的圣戒；应该明白，在目前的严重时刻，只有坚强的决心而不是小心谨慎，才能救国家民族于水火。”

佛朗哥再次表示同意希特勒说的话，实际上却按兵不动。靠了他的意志的力量，他挫败了“菲力克斯”，为英国拯救了直布罗陀，把呵道夫·希特勒限制在欧洲大陆，保持地中海向西方敞开。

地中海若遭关闭，那么，整个北非和中东都很可能落入第三帝国之手。物产富饶的整个阿拉伯世界可能加入轴心国——出于他们对犹太人的仇恨。佛朗哥之所以决定反对希特勒，究其原因，除西班牙的绝望的经济形势和与最终的失败者结盟的恐惧外，还有另一层原因：佛朗哥是半个犹太人（英国驻西班牙大使萨姆埃尔·霍里爵士和外交界的其他人士都知道这点。但是，不久前曾抱怨佛朗哥把他当作一名爱讨价还价的犹太人对待的希特勒，是否曾从自己的外交人员口中听说过这点，这还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德国的外交官员也向希特勒隐瞒了这个事实，莫洛托夫的妻子是个犹太人）。

斯大林几乎过了两个星期才通知德国人，苏联愿意参加四国条约，但有几个条件——例如从芬兰撤军。这些要求并不过分，但令外交部奇怪的是，希特勒并不想讨价还价——甚至连一个答复

也没给莫斯科。

希特勒一心只想动武。

当月早些时候，希特勒的各战场指挥官进行了一系列模拟战争演习，包括对俄国的模拟进攻。12 月 5 日，即模拟战争演习后一天，3 个集团军的参谋长会见了希特勒、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希特勒批准了哈尔德的进攻计划的要点，但反对模仿拿破仑，反对向莫斯科进军。

希特勒说：“占领苏联的首都并不十分重要。”

勃劳希契抗议说：“莫斯科是至为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是苏联的交通中

心，而且是军备中心。”

这引来一阵尖锐的反驳。“只有脑袋成了化石，满脑子是古旧思想的人”，希特勒说，“才认为值得去夺取苏联的首都。”

希特勒的兴趣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滋生地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这两个巢穴一旦被捣毁，布尔什维主义也就死亡。他们进攻苏联的目的恰恰就在于此。

勃劳希契反驳说，这是政治家的目标。他的话惹来一顿训斥：政治和战略是互相依赖的。“能否在欧洲取得霸权”，希特勒说：“这要取决于对俄战争。”例如，打败苏联后，他便能迫使第二号敌人——英国屈服。

5天后，为了让自己人对即将到来的远征有所准备，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讲的是地球上财富的分布如何不平均，他说，每平方英里要居住360个日耳曼人，而其它国家却人口稀少，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他说，“我们一定能解决它们。”

1941年1月8日至9日，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隆冬的积雪现在已深深地覆盖这座高山，山上的空气看来已使他头脑清醒过来。他承认，直接入侵英国确实是“行不通的，除非使英国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瘫痪，除非德国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他认为，海军和空军必须集中力量攻击英国的海上运输线，从而断绝它的供应。

为了支持意大利，希特勒决定把一些反坦克部队和德国空军中队派往利比亚，更重要的是，他将派遣由两师半兵力组成的一个军去支援在阿尔巴尼亚退却的意大利人，在这方面，入侵希腊的“马丽他计划”将加紧执行。他下令必须立即把军队从罗马尼亚调到保加利亚，这样就能在3月26日开始“马丽他计划”。

希特勒还详细谈到要占领法国的残余地区并夺取在土伦的舰队的一个计划。他说，“如果法国不听话，就必须把它彻底粉碎。”

正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希特勒提出了入侵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他说，如果美苏参加对德战争，情况将变得非常复杂。因此，必须从一开始就消除出现这种威胁的任何可能性。“如果俄国垮台，日本就可大大松了一口气，这一点则意味着美国所受到的威胁增加了。”

“巴巴罗萨”是中世纪德皇腓特烈一世的浑号，意即红胡子。他曾企图以血腥的战争征服周围的国家，妄图称霸欧洲。希特勒决心继承德皇腓特烈的衣钵，他不仅要称霸欧洲，而且要称霸世界。

希特勒对进攻苏联的前景极为乐观。他曾几次的欢呼：“当‘巴巴罗萨’开始时，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难置一言！”

在“巴巴罗萨”能够在春天开始以前，必须把位于巴尔干的南翼掌握在手中，并加强那里的军事力量。到1941年2月的第3周，德国人已开始在罗马尼亚集结了一支68万人的大军，罗马尼亚与乌克兰接壤，从波兰边境到黑海，共长480余公里。2月28日德国陆军部队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占领了保加利亚的战略阵地，保加利亚翌日参加了德国阵营。

南斯拉夫人比较强悍，不那么听话，这种顽强激使德国人一定要把他们也拉进自己的阵营。希特勒好不容易诱使两位南斯拉夫大臣答应了自己的要求，想不到第二天（3月26日）发生了政变，军人掌了权。虽然新政府表示愿与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但希特勒清楚，它不会愿意充当德国的傀儡。

贝尔格莱德的政变使希特勒勃然大怒，他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一

怒之下，希特勒突然作出了后来证明对第三帝国的命运是灾难深重的决定。

27日，希特勒急忙把军事首脑们召到柏林总理府，大叫大嚷地声称要对南斯拉夫进行报复，他说贝尔格莱德政变危及了“巴巴罗萨计划”，必须“不等新政府有可能宣布效忠，就在军事上将这个国家毁灭，使其下再是一个国家。”他下令“不要进行外交上询问，不要提出最后通牒，”要以“无情的严格行动”粉碎南斯拉夫，希特勒下达了立即入侵南斯拉夫，炸平贝尔格莱德的命令。

然后，希特勒宣布了一个关系十分重大的决定：

“巴巴罗萨计划不得不推迟开始，期限为最多四周。”

但是，“巴巴罗萨”的最后准备工作还在继续进行。5月20日海军上将雷德尔告知希特勒，他将停止向苏联交付重要的原料。事实上，在此之前，从东方来的货很多，而运往苏联的货物已相对减少。除150万吨粮食外，苏联交付了10万吨棉花，200万吨石油产品。150万吨木材，14万吨锰和2.5万吨铬。斯大林虽然怀疑赫斯出走一事，但仍急于抚慰希特勒。批准用快车从远东向德国运送诸如铜等重要原料。

同一天，舒伦堡会见了莫洛托夫。早些时候，舒伦堡曾猜测，斯大林新近巩固政权之举只意味着苏联的外交大权完全掌握在斯大林手中。此次会见加强了他的这个看法。在汇报中，舒伦堡对“巴巴罗萨”避而不谈，只是说，在过去几星期中，苏联对德国的态度大有改善。但是，无论海军上将还是外交官员，都无法再说服希特勒。

5月30日，即德国军队从英国人手中夺得克里特岛后3天，雷德尔敦促希特勒向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展开大规模攻势，试图将他的注意力从东方引开。他敦促说：“打击，此其时也。若有援军，隆美尔将军定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还说：“这一招，对大英帝国来说，比夺取伦敦更为致命！”

这种劝告希特勒是不会听了。

“巴巴罗萨”已在行动，除了大祸临头，否则什么也无法将它推迟。他最关心的莫过于保密。一年前，在比利时的不幸至今仍令他心有余悸，所以，时至今日，他仍未将入侵俄国一事通知墨索里尼。6月2日，当希特勒与他的年长的盟友在勃仑纳山口会晤时，他还大谈迫使英国投降的决心，赫斯的出走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对“巴巴罗萨”，他只字不提。这不但是为了保密，而且是因为墨索里尼曾明确告诫希特勒不要进攻苏联。这已成了德国的“痛脚”。

“巴巴罗萨”最后阶段的准备工作开始时，通往东部的公路和铁路非常繁忙。6月6日，希特勒将日本大使大岛，召至贝希特斯加登，并向他透露，由于苏联侵犯边境，大量德军已开往东部。“在这种情况下”，他说话时的信心给大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之间的战争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在大岛看来，这等于是宣战，于是便立刻警告东京，（德国）入侵已迫在眉睫。

这是对希特勒很有意义的一天。他令冯·勃劳希契元帅起草一份指示，宣布消灭所有被俘的苏联政委，因为这些人代表了完全与国家社会主义相反的意识形态。以便把发动一场残酷的意识形态之战的威胁合法化。

希特勒的总司令激烈地反对。希特勒简短他说：“我并不求诸位将军理解我的命令，但我要他们执行。”这项指示的措词是不可能被误解的。“这些政委是野蛮的亚洲战法的发明者，因此，必须从严从速予以处置……不管是否在战争中或抵抗中被俘，均应立即枪决。”

这道源于意识形态的命令，将由陆军和希姆莱的特别行动队共同执行。而这道命令由最高统帅部发布这一事实，对希特勒而言，是对方的另一次胜利。它把军方与他的政治纲领捆在一起，将他们变成不心甘情愿的同谋，同党卫队一起，去完成未来的宏伟计划。

为达到这一目标，希特勒认为他必须首先消灭红军。为此，他又必须得到与苏联文界的可以信任的各国的帮助。由于对布尔什维主义抱有恐惧和仇恨，也有自己的账要与斯大林清算，被迫接受苛刻条款以结束与俄国的短暂的流血战争的芬兰人，用不着多少言语，便愿意参加这次远征。

6月8日，德军步兵师的先头部队便在芬兰登陆，两天后，曼纳兴元帅下令部分动员。

希特勒也信任罗马尼亚。

6月11日，希特勒私下对伊昂·安东奈斯库将军说，他决定进攻俄国。他说，他决不是要求安东奈斯库援助他打这样一场战争，“仅仅希望罗马尼亚能为自己的利益，尽力为成功地结束这场冲突提供方便”。

由于对未来的战利品和军事荣耀动了心，罗马尼亚的独裁者便匆忙宣布，从第一天开始，他便参加战斗。

6月14日，苏联特务佐尔格从东京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战争于6月22日开始。”但是，斯大林仍不相信这一警告或其它类似的情报。虽然心存疑惧，斯大林仍然自信，不到1942年，战争是不可能发生的。

于是，就在同一天，斯大林令塔斯社发表一项公报，对各种战争的谣言进行嘲讽：“所有这些不外乎是仇视苏联和德国的势力和对扩大战争感兴趣的人们的笨拙的宣传而已。”由于这个声明信心十足，在前线的红军中、紧张的情绪居然有所缓和。

在柏林，精选出来参加战斗的军官们陆续来到总理府，听取一次特别训话和参加午餐会。至此，每人对自身所受命令均已心领神会，对希特勒强加在对手头上的惨无人道的做法也不再说什么（虽然不太愿意）。

下午2时，众人休会进午餐。这顿饭，与在总理府吃的许多次饭不同，大家吃得既香又轻松愉快。当希特勒登上讲台，以劝说的口吻讲述发动“巴巴罗萨”战役的必要性时，他说，俄国的崩溃将导致英国的投降。

6月17日，最迟一个信号发出了。再次肯定“巴巴罗萨计划”于6月22日（星期天）凌晨3时半开始。

就在那天，有个德国下士，因为打死了一个军官，害怕被处决，越过前线向苏军投降。他透露，进攻将于6月22日拂晓开始。

听到这一消息后，前沿的军官都深力忧虑，但负责指挥的将军的反应是：“慌也没有用。”

零时快到了，希特勒显得镇静而有信心。20日，星期五，他把弗兰克——原是他的私人律师，现在是波兰占领区总督找来了。“我们与苏联正面临一场战争”，他说。

对方一听，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连忙说，“镇静！”他保证，德国的进攻部队将很快通过弗兰克的地区。

弗兰克还要反对，希特勒挥手让他住口。“我很理解你的问题，但我一定要你与希姆莱达成谅解。”他这里说的，是指他们关于如何处理占领区的看法分歧。“我再不能容忍分歧了，我们俩人必须

达成谅解。”

当晚，希特勒向士兵们发出的通告被秘密散发出去。在黑暗的掩护下，尖兵开始向前移动，至 21 日拂晓，300 多万德军已各就各位，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在伦敦，回国磋商的克里普斯也敲响了希特勒即将入侵俄国的警钟。“嗯”，他对苏联大使迈斯基说，“我们得到可靠的情报，这次进攻将于明日 6 月 22 日发动，至迟不超过 6 月 29 日……你知道，希特勒是惯于在星期大发动进攻的。”

迈斯基向莫斯科发了一封密码急电。斯大林终于批准向武装部队发布警备令，他还指示驻柏林大使向里宾特洛甫就 4 月以来德机 180 次侵入苏联领空事件提出口头抗议，说这是“有系统的和具有国际性的”事件。

凌晨 1 时 30 分即可撤销此次进攻的最后时刻快到时，本德勒大街出现了紧张的气氛。总理府里无话传来。“巴巴罗萨”开始了！在总理府，希特勒正在向墨索尼解释他为何要发动“巴巴罗萨”战役。“总理”，他写道，“这封信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写的，数月来的焦虑和伤透脑筋的等待已经结束了。我作出了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定。”他说，苏联武装力量在帝国边境的集结是大规模的，而时间又在敌人的一边。“所以，在绞尽脑汁后，我决定在圈套拉紧前将圈绳砍断。”

对意大利在希腊和非洲的灾难性冒险，希特勒未予批评，也未暗示有什么别的怨气。整封信的调子是尊敬的，甚至接近恳求。在信的结尾，他几乎是在忏悔。“尽管我们十分真诚地作出努力，以求得最后的和解，但是，与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讨厌。这是因为，我觉得，它这样或那样与我的出身，我的概念，和我先前的义务格格不入。现在，我高兴了，因为这些思想痛苦业已解除。”

在莫斯科，莫洛托夫刚刚召见冯·德·舒伦堡大使。这位外文委员想给苏联驻柏林大使还未向里宾特洛甫转达的口头照会增加份量。“有许多迹象表明”，他对舒伦堡说，“德国政府对苏联政府不满，更有谣言说，德苏战争一触即发。”这是很令人难堪的，舒伦堡只能说我会把你的问题转给柏林。他回到办公室后，与莫洛托夫一样，仍然不知德国将在几小时后进攻苏联。

东线的一名指挥官给士兵宣读了希特勒的训话稿。“多少十月来，不安和焦虑压得我抬不起头来，不得不保持缄默。现在，我终于可以公开向你们讲话了，我的将士们！”

希特勒谈到了俄军在德国边境的集结，以及对德国边境的许多次的侵犯，让他们与芬兰和罗马尼亚的盟友一起走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前线”的原因就在于此。“德国的士兵们！你们将要参战了，这是一场艰苦的又是关键的战斗。欧洲的命运，日耳曼帝国的前途，我们民族的生存，现在就在你们的手中了！”

在长达 1500 公里的曲折的战线上，从波罗的海到黑海，300 万士兵在洗耳恭听，且信其所云。他们龟缩在战壕里，既恐惧又怀着希望。这天是夏至夜，是一年中最短的。但是，对那些在鱼肚白光中等待进攻令的士兵们说来，真是此夜绵绵无尽期。

午夜片刻，莫斯科——柏林快车隆隆通过边境大桥，开进了德国领土。接着，一长列装满粮食的火车，也是斯大林向阿道夫·希特勒最后一次交货，开了过去。

柏林，当晚出现了期望的气氛。各国记者集中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希望能从一群外交部官员中得到一点消息。午夜快到了，由于还没有外交部官员前来，记者们便开始回家安歇了。

在总理府，由于活动异乎寻常，连像希特勒的新闻发布官狄特里希（他对“巴巴罗萨”一无所知）那样的人也觉得，“这种反对俄国的巨大行动正在发展。”希特勒是人格化的信心。“最迟在3个月内”，他对一名副官说，“俄国将会崩溃，其规模是前所未有的。”但这不过是欺骗而已，与入侵西方的前夕一样，希特勒当晚无法闭眼成眠。

6月22日凌晨3时半——刚好是法国贡比涅投降后一年——德军步兵开始向前移动。15分钟后，硝烟便弥漫了整条东线。炮弹的闪光把鱼肚白的夜空变得如同白昼，长期以来只是一种梦想的“巴巴罗萨”，现在成了现实。

但是，“巴巴罗萨”的创始人已经开始忧心忡忡。在南斯拉夫的冒险，将“巴巴罗萨”推迟了5个星期。这一推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现在已开始出现了。希特勒是熟悉历史的。他也许会想到，129年前的6月的同一天，在向莫斯科进军的途中，拿破仑跨过了涅曼河。

进攻前30分钟，冯·悍斯麦大使向齐亚诺递交了希特勒的那封长信。齐亚诺立刻给墨索里尼总理挂了个电话。由于消息不灵，再加上深更半夜来电话，墨索里尼气得七窍生烟。“我深夜都不去打扰仆人”，他对女婿抱怨。“不过，德国人却能令我翻身下床，不管在什么时刻，而且不加任何考虑。”

在莫斯科，舒伦堡正在赶赴克里姆林宫的途中，德国指责说，由于苏联正准备“从德国背后扑来”，元首已令德国陆军“尽一切力量和办法，反对这一威胁”。舒伦堡大使庄严地宣读着这一声明。莫洛托夫默默地听着，然后痛苦他说：“这是战争。你们的飞机刚才轰炸了近10个不设防的村庄。你认为我们该得到这样的对待吗？”

在威廉大街，里宾特洛甫传下话来，说他将于凌晨4时接见俄国大使。施密特从未见到他的主子这样紧张过。像一头关在笼千里的野兽，他在室内来回踱步，口中不断重复说着：“现在进攻俄国，元首是绝对正确的。”施密特想，里宾特洛甫好像是在给自己打气。“现在如不进攻他们，俄国人肯定会进攻我们。”

凌晨4时整，俄国大使杰卡诺索夫进来了，还天真地伸出了右手。大使试图转达苏联的抱怨，里宾特洛甫却打断了他的话。“现在这已不是问题了。”说完，他便宣布，苏联政府的敌意迫使帝国采取军事上的反措施。“很抱歉，我不能再往下说了”。他说。“特别是我自己已得出结论，尽管我严肃认真地作出了种种努力。还是未能在两国间建立起合理的关系。”

杰卡诺索夫很快恢复了平静。他对事态发展表示遗憾，把责任全部归咎德国的不合作态度，他起身，例行公事地鞠了一躬，未与里宾特洛甫握手，便离开了房间。

柏林的记者都被叫醒，参加早晨6时外交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几名记者在前往威廉大街的途中便从户外的大喇叭广播中听到了消息。电台广播的希特勒的咨文说：“德国人民！国社党党员们！这个时刻到了！由于忧虑和关切的压抑，几个月来，我不得不沉默。现在，我终于能开诚布公地讲话了。”他说，在美国的物资的援助下，苏联和英国阴谋粉碎轴心国。所以，“我今天便决定将日耳曼帝国的命运和前途交给我们的士兵。在这场战争中，让上帝保佑我们吧！”

第九章 希特勒：轮到俄国了！

希特勒：苏联是个破房子，经不起我们一击！

斯大林：问题不会那么严重

狄特里希：英国人企图陷我们两线作战的美梦破灭了

哈尔德：最重要的是，我们低估了他们的军事力量

希特勒：把列宁格勒从地球上抹掉！

1941年6月22日（星期日）凌晨3点半，希特勒采取了不宣而战的强盗惯伎，突然对苏联发动了进攻，德国的仆从国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也一道参加了侵略苏联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最具有决定性的大战，在苏联国土上全面展开了。

6月22日清晨，柏林各报发的单页号外在街头散发。突然向

一个盟友发动进攻的消息虽然使人们产生了一些迷惑，但公众却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这是因为，为何要与赤色分子首先签订条约，只有少数人才明白。希特勒叫戈培尔赶快做解释工作，于是，这位宣传部长当天上午便向其部下宣布几项宣传要点：“现在，元首已揭露了布尔什维克统治者的背叛的真面目，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因而也是全体德国人民，正回到促使他们前进的原则上去为反对财阀政治和布尔什维主义而斗争！”他接着说，元首曾向他保证，对俄战争将在4个月内结束。“但我告诉你们，8个星期的时间便够了！”

入侵前夕，德国大使舒伦堡受希特勒的派遣，向莫洛托夫外长递交了一项声明，其中充满了陈腐的谎言和捏造。它说，“德国信守纳粹——苏联协定，而苏联一再破坏它，”对德国进行了“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苏联“反对德国在欧洲建立稳定的秩序的努力”。它同英国一起阴谋“进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德军”。由于集中“现有的全部俄国部队于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一条漫长的战线上”，它“威胁了”德国的安全。因此，“元首命令德国武装部队用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力量对付这个威胁。”

法西斯侵略军的来势异常凶猛，总共出动了190个师的兵力，其中有153个德国师、19个装甲师和14个摩托化师，3,700多辆坦克、4,900多架飞机、4.7万多门大炮和193艘舰艇。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向苏联发起大规模进攻。希特勒妄想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战”，在6个星期到两个月时间内打垮苏联，在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争，希特勒吹牛皮说：“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房子就会倒下来。”

苏联陷入一片混乱。只在几小时内，红军空军便丧失了1200架飞机，步兵的抵抗也很不协调。斯大林不相信问题如此严重，命令红军不得进入德国领土，空军也只能将突袭距离限制在边境附近150公里内，他相信，纳粹系误入苏联，战争能通过外交途径加以阻止。他一面与威廉大街保持无线电联系，一面请日本出面，就德苏两国间存在政治和经济的分歧进行调解。

苏联驻伦敦的大使可不抱这样的幻想。在拜访外交大臣艾登时，迈斯基直截了当地问，英国政府是否准备多少削减其战争努力，听从希特勒的“和平攻势”，艾登坚定地作了否定的回答。当晚，在向全国发表的一篇感人的广播讲话中，丘吉尔（不久前，他曾说过：“如果希特勒进攻地狱，我至少可在下院里发表有利于魔鬼的讲话”。）将它变成了官方意见，“我们决心粉碎希特勒和清除纳粹政权的任何痕迹。什么也阻挡不了我们——阻挡不

了。我们永远不会谈，永不与希特勒或其任何同伙谈判。”他保证尽最大努力援助俄国人。“我们将向世界各地的朋友和盟友呼吁，让我们也采取并执行同样的决策。我们将忠实地、坚定不移地执行到底！”

德军进攻苏联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首先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消灭苏联西部军区军队，然后在空军的掩护下，以坦克部队为先导，长驱直入，向苏联腹地进攻。第二阶段，进攻苏联的后备军，占领阿尔汉斯克、伏尔加和阿斯特拉罕。

恰如希特勒所说，“巴巴罗萨”计划是血与火的计划，它准备对苏联进行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对共产党员进行肉体上的消灭。

法西斯德国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来开始这场战争的。德军首先以大量的航空兵对苏联西部的重要城市、交通枢纽、军事基地以及正在向国境线开进的军队进行猛烈轰炸，并在苏军防御纵深空降伞兵，夺占要地，同时以数千门火炮对苏军的边防哨所、防御工事、通讯枢纽和部队集结地域实施猛烈轰击，然后以优势的坦克和摩托化团为先导，从波罗的海至喀巴山宽约1500公里的正面上，发起全线进攻，苏联西部的66个机场遭到猛烈的轰炸。苏军半天之内就损失了飞机1200架，其中800架未及起飞迎战，即被毁于机场。许多重要的城市、通讯设施、交通枢纽和海、空军基地，在德军航空和特务分子袭击下，遭受严重破坏。边境军区指挥机构基本上陷于瘫痪，部队出现了混乱。边防值班部队虽也进行了抵抗，但因得不到及时增援，防线迅速被突破。战争初期，德军一举突破了苏军防御，3周内就向苏联腹地推进了300—600公里。

苏联国防人民委员，在战况不明的情况下，于22日7时30分发布了第2号命令，要求边境军区实施猛烈反击，消灭入侵之敌。当晚21时15分，国防人民委员又根据所谓“敌人已被击退”这一不确切的战况报告，下达了第3号命令，再次要求苏军转入反攻，粉碎主要方向上的敌人，并向敌国领土挺进。苏军的反击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损失巨大，前线战况更加恶化。

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其任务是歼灭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苏军，攻占列宁格勒。6月22日，该集团军群在大量航空兵的支援下，从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向苏联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起进攻。至黄昏时，坦克第4集群的先遣部队已前出到社比萨河。苏军西北方面军决定对突入第8和第11集团军接合部的德军实施反突击。6月23日和24日，苏军向施亚乌利亚伊方向实施反突击的3个坦克师与德军优势兵力遭遇，受损后被迫退却。6月26日，德军一股的装成苏军的伤员，加入苏军运输队的行列，到达西德维纳河后，夺占了渡口，德军的机械化部队顺利地渡过了西德维纳河，攻占了陶格夫匹尔斯，6月29日，德军在克鲁斯特皮尔斯地域渡过了西德维纳河，7月1日占领了里加。7月5日攻占奥斯特罗夫。苏军在奥斯特罗夫地区和普斯科夫接近地实施的反突击失利后，于9日放弃普斯科夫，苏军波罗的海舰队被迫从利耶帕亚撤至塔林。至此，德军“北方”集团军群在18天内已侵入苏联境内约400—450公里，前出到列宁格勒州。

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任务是围歼白俄罗斯的苏军。6月22日晨，德军“中央”集团军群以约40个师的兵力向苏军发起攻击。苏军西方方面军右翼第3集团军，被在维尔纽斯方向上向进抵涅曼河右岸的德军坦克第3集群深远包围，于6月23日被迫放弃格罗德诺。西方方面军左翼第4集团军，在德军空军和炮兵的袭击下，其第42师和第6师未能按计划占领规定的防御地

带，并在德军优势兵力的攻击下，开始从科布林撤退。这样一来，西方方面军的两翼就面临被德军坦克兵团深远包围的威胁，而其中央的第10集团军在双亚威斯托克突出部也有被包围的危险。

在战争的头几天，西方方面军曾以机械化第14军、第11军和第6军分别向布列斯特和格罗德诺方向实施反击，虽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因缺乏空中掩护，油料、弹药得不到补充而告失败，这时，德军坦克第3集团军的基本兵力在占领维尔纽斯后，继续向明斯克推进，与此同时，德军坦克第2集群也逼近斯卢茨克。明斯克已危在旦夕。6月25日，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巴甫洛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命令第3集团军和第10集团军从亚威斯托克突出部向东撤至利达、斯洛尼姆、明斯克一线，但由于缺乏车辆和燃料，苏军未能摆脱德军。6月29日，德军第2和第3坦克集群的部队在明斯克会师，在比亚威斯托克和斯洛尼姆地区包围了苏军2个集团军，苏军被合围的部队，在激战中突围，受到重大损失。7月3日，德军由明斯克向东和东北发展进攻，至9日黄昏，其坦克部队在从波洛茨克到日洛宾的正面上逼近了西德维纳河和第聂伯河地区，并攻克了维捷布斯克。从6月22日至7月10日，德军在这一方向上深入苏联国境450—600公里，几乎占领了白俄罗斯全部领土，斯摩棱斯克受到严重威胁。

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其任务是向基辅总方向实施进攻，把乌克兰的苏军主力消灭在第聂伯河以西。德军的计划是；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1集群从卢布林东南地区向东挺进，攻占基辅后转向东南，沿第聂伯河向黑海方向进军，夺取第聂伯河上的渡口，阻止苏军撤退；第17集团军向利沃夫、文尼察方向发展进攻；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军队取道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和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攻入乌克兰，牵制那里的苏军，德军“南方”集团军群于6月22日发起进攻后进展较慢，直至24日，才有几个师突破苏军西南方面军的防御正面，向社布诺前进。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为了肃清在第5和第6集团军接合部上突入的德军坦克第二集群的部队，先后以机械化第8、第9、第15、第19、和第22军实施反突击。从6月24日到29日，在卢茨克、杜布诺、勃罗德一带进行了一场战争初期最大的坦克交战。苏军由于缺乏统一指挥，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反突击终于失败。30日利沃夫和罗夫诺夫守。德军坦克第1集群战后调整了部署，于7月4日突入奥斯特罗格，7月9日攻占了日托米尔。个别坦克部队已进至通向基辅的接近地。7月3日，德军第11集团军和罗马尼亚军队也已进抵莫吉廖夫——波多利斯基。这样一来，不仅基辅受到威胁，而且西南方面军的主力有被德军包围的危险，于是，西南方面军决定将第6、第26和第12集团军撤至科罗斯基、沃伦斯基新城、舍佩托夫卡、旧康斯坦丁诺夫、普罗斯库罗夫和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老筑垒地域一线。南方方面军的右翼撤至卡缅涅茨——波多利斯基以南。至此，德军在西南方向已推进300—350公里。

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希特勒早在上台以前，就把社会主义的苏联看作是谋取世界霸权的最大障碍和最终打击的目标，他曾狂妄宣称，消灭布尔什维主义是他一生的目的，是纳粹主义的基本思想，他在那本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中，连篇累牍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苏联进行了无耻的诽谤和恶毒的攻击。他疯狂叫嚷，“不管怎样，要继续向东突进。必须把俄国从欧洲国家的名单中划掉。”1940年6月2日，当德国法西斯军队还在攻打英法联军时，希特勒就扬言，“英国现在就会准

备‘理智地媾和’，这样他就可以最后腾出手来，完成他的伟大而正当的事业，同布尔什维主义一决雄雌”。当西欧战事还没有结束，他又急忙指示他的军队，必须集中一切注意力，消除布尔什维克的危险，消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由此可见，反共反社会主义是希特勒进行侵略战争的思想基础，进攻苏联是法西斯德国的既定方针。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希特勒德国在外交、经济、军事和策略等方面都作了相应的部署。

在外交方面，希特勒德国主要是纠集国际上一切反动势力，建立反苏同盟。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签定了“德意日三国协定”。“协定”的矛头首先是指向苏联，其次是指向美国 and 英国。为了掩盖侵苏意图，他们故作姿态，诡称“协定”中的条款毫不影响三个缔约国与苏俄现存的政治地位（见第四条）。实际上，“协定”的险恶用心是非常清楚的。希特勒德国企图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同时激化日美争夺太平洋的矛盾，把美国兵力吸引到太平洋上，以便德国同英国争夺大西洋。

在经济方面，希特勒德国主要是为了进行侵苏战争，扩充军备，奠定物质基础。在生产中，主要是大力发展钢铁和煤炭工业。此外，还掠夺了奥地利的铁，捷克斯洛伐克的锰，波兰的煤，匈牙利的铝等等。德国法西斯占领巴尔干以后，又掠夺了巴尔干各国的矿藏和粮食，特别是掠夺了罗马尼亚大量的石油。

在军事方面，德国法西斯主要是发展军火生产，加紧扩军备战。为此，大量增加军费开支，据统计，从1940年9月1日到1941年9月1日，仅在短短的1年里，军费开支就达601亿马克，占国家全部支出的70%。这样，德国军人生产迅速增加。希特勒德国侵苏战争的另一项重要的军事准备，就是侵占巴尔干，建立反苏战略基地。1941年3月，德军占领保加利亚，4月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

征服巴尔干以后，希特勒又妄图在南、北两方建立侵苏基地。在南方，企图争夺伊拉克和埃及，以便摧毁英国殖民地，从高加索进攻苏联。在北方，德军在芬兰土库港登陆。从4月10日至29日，登陆德军大约22,000人。5月，根据“蓝色北极狐”计划，决定芬兰出兵，参加侵苏战争。

在策略上，德国玩弄“海狮骗局”，以假乱真，麻痹苏联。希特勒曾说，“要把进攻俄；造成历史上最大的骗局”。为此，他千方百计地采取伪装和欺骗的手法，迷惑苏联，以便对它发动突然袭击。

在苏德战争初期，从6月22日至7月9日。德军在西北方向推进约400—450公里，在西方方向推进450—600公里，在西南方向推进300—350公里，夺占了拉脱维亚、立陶宛全部，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大部，侵入了俄罗斯联邦西部各州，进抵列宁格勒远接近地，威胁了斯摩棱斯克和基辅。在此期间，苏军遭到重大损失，西部边境军区170个师中有28个师被歼灭，70个师人员武器损失过半。法国亨利·米歇尔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指出，经过为时18天的战斗，“俄国人丢掉了2,000车皮的军火，30万人被俘，损失火炮3,000门、坦克1,5000辆和飞机2,000架。”

战役开始后的头3个星期中，陆军元帅冯·包克率领的纳粹中央集团军，有30个步兵师、15个装甲或摩托化师，从比亚利斯托克向前推进700多公里，抵达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就在1812年拿破仑所经过的这条公路向东300多公里处。

进攻路线分南、北、中3路。北方集团军群共29个师，在1,000多架飞机的掩护下，由东普鲁士出发，经德文斯克，奥斯洛夫，直取列宁格勒；中央集团军群共51个师，在1,600架飞机的掩护下，由华沙以东出发，经布列斯特、明斯克、斯摩棱斯屯，向莫斯科进攻；南方集团军群共63个师，在1,400架飞机的掩护下，在卢布林至多瑙河口地区展开，向基辅进攻，然后向顿巴斯科、列宁格勒和顿巴斯进逼。

苏联的两个最大城市，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都城列宁格勒（旧称彼得堡、彼得格勒）和首都莫斯科，在希特勒看来，快要陷落了，9月18日，希特勒发布严格命令：“列宁格勒或莫斯科方面即使提出投降，也不得予以接受。”“列宁格勒将从地球上消除”，“全市居民的生存和供应他们食物的问题，不能由我们也不应该由我们解决。”几个星期以后，戈林对齐亚诺说，“今年俄国将会饿死两、三千万人。”

10月3日，希特勒回到柏林，对德国公民作了一次讲演，宣称苏联已经崩溃。“今天我宣布，我毫无保留地宣布”，他得意他说，“东方敌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我们部队的后边，已经有了相当于我在1933年执政时德意志国家幅员两倍的土地。”

10月8日，莫斯科南方重镇奥勒尔陷落，希特勒派他的世界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乘飞机回到柏林。狄特里希对世界各大报纸的新闻记者宣布：守卫莫斯科的提莫申科元帅所率苏联“最后一支完整的部队”，已被围困在德军于莫斯科城下所布设的两个钢铁包围圈中；布琼尼元帅的南方部队已经溃散；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六、七十个师的部队已被包围在列宁格勒。

“从各种军事意义上看”，狄特里希最后洋洋自得他说，“苏俄已被打垮了。英国的两线作战的迷梦已经破灭。”

希特勒和狄特里希的牛皮，未免吹得太早了。苏联尽管在6月22日遭到了突然袭击，部队和装备受到重大损失，在仓猝后撤中，他们的一些部队陷入敌人包围，但是实际上，从7月份起，苏军已开始进行德军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日益顽强的抵抗。在哈尔德的日记中，以及在中路战线的德国将军们的报告中，都开始频繁地记载着苏联军民的殊死抵抗和反攻，以及德军遭到惨重损失的情况。

勃鲁门特将军后来写道：“即使在争夺明斯克的第一次战役中，俄国军队的表现也与波兰军队和西方盟军失败时迥然不同。俄国军队即使在被包围的时候，也仍然坚守阵地，继续战斗。”苏军人数之多，他们武器之好，都是希特勒做梦也想不到的。苏联新的师团源源不断地投入战斗，德国的情报机构事前对此毫无所闻。哈尔德在8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已经越发清楚，我们不仅低估了俄国巨人的经济力量和运输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低估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最初计算敌人大约有200个师，现在查明番号的有360个师。”苏联的陆海空三军总数已发展到537万多人。伦斯德在战后向盟军提审人员供认：“在发动进攻不久，我便发现以前拟定的关于俄国的一切都是满纸胡话。”

古德里安、勃鲁门特里和塞普·狄特里希等将军在他们的报告中，对初次碰到苏联T—34型坦克都表示惊讶不已，他们对T—34型坦克事前毫无所闻。这种坦克的装甲很厚，德国的反坦克炮弹打上去就弹回来，坦克毫无损伤，勃鲁门特里后来说，这种装甲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所谓“坦克恐怖”的开始，战争开始以来，德国人在以空军保护地面部队和进行战前侦察方面，

一直占有压倒优势，现在却第一次不能用这种优势占便宜了。苏联的战斗机，尽管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在机场上遭到轰炸，在战争初期的战斗机中也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和那些新的师团一样，仍然不断出现，对德军造成了严重威胁。

到了7月下旬，在进攻的主要方向上，德军最高统帅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陆军司令部，坚决主张全力进攻莫斯科，希特勒则对此持反对意见。他对乌克兰的盛产粮食地区和工业地区以及高加索的油田，垂涎已久，并且认为。他现在找到了一个诱歼仍在坚守中的基辅东面、第聂伯河东岸的布琼尼部队的大好机会。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打下列宁格勒，与芬兰军队在北面会师。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必须从中央集团军分出好几个步兵师和装甲师，调到北路，尤其是南路。莫斯科可以等一等再说。8月下旬，希特勒在一项指令中，对那些不能赞赏他的战略天才的陆军元帅和将军们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在一面“反备忘录”中骂他们是一批“脑袋已被过时理论弄得陈腐不堪”的人。

哈尔德在第二天日记中大发牢骚：“不能忍受！闻所未闻！莫此为甚！”这天整个下午和晚上，他与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契会商。讨论希特勒对陆军司令部和总参谋部事务进行的“不能允许的”干涉。最后他建议陆军司令和他本人辞职，勃劳希契不同意，哈尔德写道，“因为他认为这并不实际，而且也与事无补。”这个胆小怕事的陆军元帅，这次仍和从前一样，向那位以前的下士屈服了。

在南路方面，伦斯德的部队由于得到从中路抽调出来的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和步兵师的增援，终于发动了进攻。基辅于9月19日陷落。在希特勒看来，这是一次“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大战役”。但是尽管在基辅取得不小的胜利，他的一些将领对于它的战略上的重大意义却更加怀疑了。在中路，包克的没有装甲部队的集团军，在斯摩棱斯克东面不远的杰斯纳河一带，两个月来一直按兵不前。秋雨季节快来了，到时候苏联的道路将是一片泥泞。随之而来的将是冰天雪地的严冬。

在北路方面，由冯·李勃元帅指挥的北方集团军，奉希特勒的命令，1941年8月下旬，以32个步兵师、4个摩托化师、4个坦克师和1个骑兵旅的兵力，同时还配备了6000门大炮、4500门迫击炮和100多架飞机，向列宁格勒发动猛烈的进攻。希特勒扬言，要在9月1日以前，占领列宁格勒，并狂妄宣称，一定要把这座城市从地球上抹掉。

列宁格勒是十月革命的摇篮，是苏联的第二大城市，是最重要的海港和工业、文化中心，人口有300多万。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号召当地军民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列宁格勒。8月底，德军占领了列宁格勒东南方向的托斯纳、姆加等地，妄图从东面包围列宁格勒，沿涅瓦河左岸向拉多加湖推进。9月8日，德军到达拉多加湖南岸，占领了什利谢尔堡，从陆上封锁了列宁格勒。从此，苏联红军开始了长达900天的保卫列宁格勒的英勇战斗。

希特勒命令他的军队，用封锁和不停的空袭和炮击，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哈尔德也疯狂叫嚷，要用饥饿配合德军进攻发挥作用。列宁格勒军民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全城被封锁，从陆上没有一条出路，只有被誉为“生命之路”的拉多加湖是通往内地的唯一道路。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派人从湖上给列宁格勒军民运送给养。可是，这仍然不能满足列宁格勒军民的全部需要。列宁格勒很快就发生了饥荒，工人每人每天只能分7两9钱的面包，儿童，

病人和一般公务人员每天只能分到 3 两 9 钱。

但是，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没有被希特勒的封锁、轰炸所吓倒，也没有因饥饿而屈服。他们在苏共领导下，一致奋起。同德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们在全城加强了各种防御措施。工人们在德军的炮火下，仍然坚守岗位，继续生产。全城军民人自为战，步步为营，筑成一道攻不破、打不烂的钢铁长城。德国法西斯军队，始终没有能够攻进这座英雄的城市。

希特勒原来计划妄图攻陷列宁格勒以后，倾其全部力量从东北迂回，对莫斯科进行攻击，然而，与他的愿望相反，列宁格勒没有被攻陷。尽管德军向列宁格勒发动了强大的攻势，但列宁格勒仍巍然屹立。这又进一步打乱了希特勒的如意算盘，迫使德军不得不暂时放弃占领列宁格勒的计划，转而向莫斯科进攻。

第十章 希特勒：基辅会战将的战役

希特勒：我的将军们对军事经济一窍不通 希特勒告诉古德里安：右转弯，冲向基辅！

布琼尼被斯大林免职

第6集团军司令官：我们正在开辟通往德国最后胜利的道路！

斯大林：基辅无论如何要守住

铁木辛哥无力回天

冯·奥布斯特费尔德：让帝国的战旗飘扬在基辅城堡上！

西南方面军覆灭

1941年8月20日，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大举推进，几乎成为一条直线，两军相距550公里，直线中心距后方大约也是550公里，德军的进攻几乎成为一个三角形布势，而苏军的西南方面军恰恰自处于这个三角形地区。希特勒抓住了这一机会。8月21日，希特勒颁布了第35号指令，要求德军占领克里米亚和顿涅茨盆地的工业区，切断俄国通往高加索的石油供应线。指令还要求德军歼灭苏军西南方面军所属第5集团军，并且要求古德里安指挥这次战役。

古德里安是德军装甲部队的创始人，有“闪电战专家”之称。他对“元首”的指令不感兴趣，也反对从他的第2装甲集群抽调兵力。8月23日下午，古德里安乘飞机去面见希特勒。希特勒听完他所陈述的种种理由后，站起身来，滔滔不绝地讲起他进攻苏军西南方面军的理由，他说：“我的将军们对军事经济一窍不通！”一语道破天机：他所以进攻苏联，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又十分严厉地对古德里安下达了命令，下一个战略目标是基辅。古德里安也明白了，他根本无法说服他的“元首”，在场的将军们也都点头称是。

古德里安身单力薄，无力申辩。他马上向希特勒请求，希望不要肢解他的装甲集群，让他动用整个装甲集群，以便达到冬季到来之前结束战斗的目的。希特勒批准了他的请求，这时，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已看到了希特勒改变原订计划的恶果，又不敢提出任何异议，他不同意古德里安动用整个装甲集群，但古德里安毫不让步，结果双方均无法说服对方，不欢而散，可是，在古德里安回到指挥所时，他的装甲集群已被分散使用，他的良苦用心化为乌有。

8月24日，古德里安违心地签署了一项命令，让他的第2装甲集群中的第74摩托化军充当右翼，第47摩托化军为左翼，向南进攻。8月25日，古德里安同他的第2装甲集群从“中央”集团军群中分离出来，向南发动了进攻。

在第2装甲集群向南推进时，德军“南方”集团军群认为，退守基辅的苏军第5集团军为保卫基辅，将会不遗余力同德军对抗。因此，“南方”集团军群为了实现希特勒的计划，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围歼战。

8月27日，“南方”集团军群向德国陆军总司令部提交了一份作战计划，建议统一使用第2集团军和原属“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装甲群，采取南北夹击的战术，合围并消灭基辅地区的苏军重兵集团。为了确保合围成功，德军第17集团军应强渡第聂伯河，第1装甲集群发动进攻时，应以最快的时间和速度突入苏军背后。第2装甲集群由北向南进攻，与第1装甲集群在基辅侧后形成合围。

8月31日，在空军配合下，德军第17集团军所属第11军、第52军强渡第聂伯河，在克列缅楚格建立了桥头堡。此时，德军对基辅苏军的包围大致形成了趋势，包围态势已露端倪，但所要包围的苏军是否能在包围圈内坚持到底，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可是，正在这时斯大林却帮了德军一个大忙。8月底时，斯大林和苏军总参谋部就德军的动向有所察觉，然而，斯大林却命令苏军西南方面军立刻停止撤退，返回原地，不惜一切代价坚守杰斯纳河、苏拉河和第聂伯河防线，东撤的顿涅茨工业区的物资，要运回西部地区。同时，动员一切力量挖掘工事，大批军队也从苏联各地调到这里。这些军队所要坚守的是杰斯纳河和第聂伯河的突出部地区，而基辅——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就位于突出部的顶端。

基辅城座落在第聂伯河近100米高的右岸上。据传说是由基伊、谢克和霍里夫三兄弟建立，并用第一个人的名字命名的。公元864年，基辅被诺夫戈罗德的诺曼人占领。882年，被基辅罗斯大公选为首府。106年以后，圣徒弗拉基米辅变成了全国的宗教中心。后来，蒙古人来了，并于1240年将基辅化为一片灰烬。该城随之消失，以后又从废墟中复兴。1320年，基辅从属于立陶宛，1569年归属波兰，1686年回归沙皇帝国。1917年至1919年，基辅是独立的乌克兰的首都，1934年，被苏联定为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府。

1939年，基辅共有居民84.6万人，是乌克兰的文化经济中心，基辅有一所大学、几座博物馆和图书馆，以及各种工业公司，港口附近没有一个造船厂。座落在高地上的古老城区被现代化的商业区和高楼大厦环绕着。

要塞的城堡座落在列宁斯克市区，即过去的佩切尔斯克区。要塞最早的建筑是11世纪建造的一所岩洞式修道院。这座取名“佩茨赫尔斯卡亚·洛夫拉”的修道院是俄国最古老、最著名的修道院。当然，在这儿现在既不举行弥撒，也不再做祈祷了；今天这里安上了大炮，布设了带刺的铁丝网——昔日的修道院已变成了兵戎遍布的要塞。

9月1日，第27集团军克服了苏军在克列缅楚格附近意外微弱抵抗后，建立了桥头堡。此时，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对形势作了如下分析。

“看来，红军西南方面军的第38、26、5集团军的指挥仍是有条不紊和严格有力的。杰斯纳河以西切尔尼戈夫西北地区的红军，在第2集团军的进逼下，正在对第6集团军的第聂伯河桥头堡的北翼施加起越来越大的压力。此外，红军想尽可能长时间地坚守基辅，也是第6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受到顽强抗击的原因之一。本集团军群的作战意图之一是，把较强的敌军牢牢地牵制在杰斯纳河下游。”

陆军总司令部十分担心进攻莫斯科的计划会付诸东流，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对此十分理解。但他认为，尽管如此，仍必须首先进行基辅会战，以便能够在翼侧不受威胁的情况下继续向莫斯科实施突击。

同一天，冯·龙德施泰特元帅让人向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和中央集团军群司令部递送了一份更详细的形势分析报告，对基辅会战的实施提出了详细的建议。

9月1日递送的这一形势分析报告指出，第2集团军和第2装甲集群不应只推进到杰斯纳河，而应渡过该河继续进攻，同时应在南方集团军群的编成内遂行战斗。普里卢-罗姆内一线是此次向南进攻的暂定目标，形势分析

报告特别强调指出：

“如果不将东乌克兰境内的敌人歼灭，那么，无论是南方集团军群还是中央集团军群都将无法顺利地实施作战，南方集团军群业已开始的作战和中央集团军群南翼与此有关的行动已有相当大的进展，此时再改而进攻莫斯科作战，似乎为时已晚，”

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以此清楚地表明，他的集团军群已开始了一场会战。对这一会战，陆军总司令部到这时仍漠然置之。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想以这个形势分析报告正式迫使陆军总司令部下达必要的基本命令，以便协调一致地指挥和实施这场会战。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冯·佐登施特恩步兵上将在9月1日给第2集团军参谋长冯·维茨勒本参谋部上校的私人信件中，谈到了龙德施泰特元帅的忧虑、想法以及对利弊的权衡。他写道：“要想占领莫斯科，必须击败布琼尼，而且越快越好！”

陆军总司令部没有作出反应。这时，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开始采取行动了。9月4日，他命令第17集团军在建立克列缅楚格桥头堡之后立即发起进攻，越过米尔戈罗德—卢布内一线，同时命令第1装甲集群向克斯诺格勒—波尔塔瓦一线推进。这样，这位南方集团军司令官就将陆军总司令部置于既成事实面前。

陆军总司令部之所以一直犹豫不决，原因在于中央集团军群和北方集团军群目前还处在危机之中。当陆军总司令部日益清楚地看到，苏联将越来越多的兵力投到杰斯纳河和第聂伯河沿线时，才承担了这场业已开始的会战的整个指挥权。

9月6日，作战处处长通知南方集团军群：“南方集团军群原则上可按计划实施第聂伯河东部业已开始的作战，然而，陆军总司令部希望，尽快结束这一会战，以便使中央集团军群随后的作战行动不致延误太多时间。”

陆军总司令部从9月6日开始以强有力的姿态参与了会战的指挥。南方集团军群迄今的行动，虽然原则上获得了同意，但仍有变化，即第1装甲集群不向波尔塔瓦方向，而是向罗姆内方向进攻，并在那里与第2装甲集群建立联系。第17集团军以其大部兵力掩护东翼，只以一个军参加会战。

9月7日，哈尔德在将动身去乌曼。冯·龙德施泰特元帅的指挥所就设在这里，哈尔德总参谋长听取了情况汇报，并与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和他的参谋长进行了磋商。这一次磋商产生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第8号指令。按照这一指令，部队最终将投入这一会战，指令的第三点指出了这次会战的目标。

“从克列缅楚格、涅斯欣和科诺托普地区出发，以两翼包围歼灭尚在第聂伯河中将和杰斯纳河下游的敌军。”

至此，基辅会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典型的歼灭战——才算“正式”开始，尽管参加会战的各集团军已在会战之中了。德军3个步兵集团军的大部兵力、2个装甲集群（共计581辆坦克）和第4航空队（203架轰炸机、166架歼击机、39架重型歼击机、60架俯冲式战斗机和13架侦察机），与苏军的7个集团军开展了争夺乌克兰的会战。

古德里安大将的第2装甲集群是这一钳形突击的左翼。不过，该装甲集群只能投入一个军，因为另一个军（第47摩托化军）必须掩护整个东翼。这种不幸的安排根本不是古德里安的意思，古德里安情愿不顾翼侧，以他的两个军向南实施突贯，以迅速赢得这场会战。但古德里安大将的这种意图无论

如何也不可能实现,因为集团军群司令部不允许第 47 摩托化军在杰斯纳河以东实施进攻。集团军群与装甲集群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甚至发展到有人想解除古德里安职务的地步。

9 月 3 日,第 2 装甲集群就第 24 摩托化军尔后的行动下达了一项命令。这道简单的命令称。

“敌人正从第 2 集团军左翼前方向东和东南方向撤退,第 2 装甲集群应以右翼(第 1 骑兵师、党卫军‘帝国’师和第 10 摩托化步兵师)向该敌发起进攻,第 24 摩托化军(第 3 和第 4 装甲师)继续向巴赫马奇——科诺托普一线突击……尔后第 10 摩托化步兵师由科罗普桥头堡向南推进……”

这次进攻解除了位于科罗普周围的第 10 摩托化步兵师的后顾之忧。同时,由于第 4 装甲师突入苏军的翼侧,苏军开始向谢伊姆河撤退。

9 月 7 日,德军各师到达谢伊姆河南岸。

现在,苏第 5 集团军司令部发现,德军装甲部队已出现在它背后。波塔彼夫少将请求布琼尼元帅,在德军切断这条公路之前,批准他的集团军向东撤退。布琼尼元帅,这位国内战争时期从不知退让的老勇士,终于认识到了他的军队所面临危险处境,同意撤退。

这时,莫斯科大本营进行了干预。斯大林严厉禁止任何部队撤退。他把在德第 3 装甲师的突击下与“布良斯克方面军”失去联系的第 21 集团军(库兹涅夫中将)拨给布琼尼元帅指挥。斯大林确信,这样一来,布琼尼就有了足够的部队去阻止古德里安推进。斯大林由于对布琼尼提出的撤退建议无法理解,很快失去了对这位老哥萨克将军的信任。几天以后,布琼尼便被斯大林免职苏军撤离杰斯纳河南岸后,于 9 月 8 日开始沿切尔尼戈夫—涅任铁路线设防,现在只有切尔尼戈夫城这个向北伸出最远的支撑点还掌握在苏军手中。在此进行防御的苏军不得不对三个方向进行防御。德第 98 步兵师一部已从南抵近这里并与第 17 步兵师建立了联系。因此,切尔尼戈夫仅在东南方向有一条与苏第 5 集团军主力进行联系的狭窄通路。

与此同时,苏第 5 集团军下一步的命运已不难预料。苏军防线被割裂成许多段。德第 43 军(海因里希步兵上将)正好插入其中一个缺口。尽管苏军的局部地区不时以各种形式进行抵抗,但基本上已失去统一指挥。苏第 5 集团军的部队已七零八落,仅有一些战斗群还在德第 2 集团军地段前进行战斗。9 月 10 日,第 2 集团军司令官、大将冯·魏克斯男爵给其部队下达了一项命令:

“敌人的顽强抵抗、低劣的道路和持续不断的大雨,没有能够阻止你们前进。你们的这次进攻,为几天内即将开始的最大规模歼灭战创造了先决条件,敌人将被我们从四面八方包围在这里,并加以歼灭。我知道,你们在经过艰苦奋战之后理应得到休息。但现在,这次会战的胜利取决于第 2 集团军的步兵师能否迅速地击溃、打退并歼灭还在其当面顽抗的敌人。每一个小时都是宝贵的,都决定着胜利的大小,因此,必须全力以赴投入这次会战。”

现在,该轮到冯·赖歇瑙元帅的集团军全力以赴了。这使第 2 集团军顺利通过杰斯纳河中游,陆军总司令部要求第 6 集团军迅速在基辅北面渡过第聂伯河。第 6 集团军司令部认为,由于基辅两侧形势紧张,它目前无力这样做,并希望最好由第 2 集团军在切尔尼戈夫附近发动一次进攻,为第 6 集团军打开前进的道路。

第 6 集团军司令官在 1941 年 9 月 1 日的一份简短命令中,对基辅北面的

桥头堡的意义作了清楚的说明：

“第聂伯河桥头堡的官兵们！你们在进攻、防御和艰苦的作业中，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凌厉的攻势建立你们的业绩吧！每个人必须知道，我们正在开辟通往德国最后胜利的道路！”

苏军这时根本没有判断出业已开始的歼灭战的整个规模。他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坚守基辅。为此，他们加强了位于杰斯纳河畔的奥斯捷尔两侧的防线，甚至从切尔尼大夫西南地区调来了部队。

苏军部队的这一调动改善了位于杰斯纳河西岸的德第 98 步兵师的处境。其所辖各团转而向北进攻，在从莫罗夫斯克到切尔尼戈夫的中途夺取了斯莫利诺。第 98 步兵师击退了许多苏军部队，继而与自北向南进攻的第 17 步兵师对这些苏军部队形成夹击之势，苏军的这些部队，在尔后几天里，被德军的这两个师在一次小型合围中全部歼灭了。

9 月 11 日，自西向东进攻的第 6 集团军与由北向南突击的第 2 集团军在第二个地点会合了！第 6 集团军依靠自己的力量不仅强渡了第聂伯河和杰斯纳河，而且赢得了参加基辅大会战所需要的行动自由。

冯·赖歇瑙元帅下达的一项命令对这一战果作了如下评价：

“在南方战场上，决战的时刻已经到来。从甫至北，德军到处都在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在我集团军北翼，勇猛的第 51 军渡过第聂伯河和杰斯纳河实施了决定性突击。他们的卓著战绩是在克服了极为困难的地形，战胜了地面和空中的敌人之后取得的，应受到最高嘉奖。苏军完全没有料到这一进攻如此神速，因而被彻底击败。现在，通往新的行动的道路已经打开。

第 6 集团军的官兵们，这一切已向敌人表明，你们并没有因过去一个月的艰苦奋战而疲惫不堪，反而越战越强了。

红军南部战线已处在崩溃的前夜。

现在，胜利和嘉奖正向你们的快速行动和果敢精神招手。

前进！向敌人冲击！”

8 月 28 日 20 时，南方集团军群就“下一步已巴罗萨作战行动”发布了第 7 号指令。指令的第一点分析了整个敌情，估计苏军可能撤离第聂伯河地段；因此集团军群应立即实施追击。

1941 年 9 月初，德第 52 军（军长是冯·布里森步兵上将）守卫在杰里耶夫卡桥头堡中。在尔后几天里，苏军向杰里耶夫卡东北防线调遣了大量部队。因此可以肯定，苏军决不想放弃这一地段，而是决心迟早要夺回该桥头堡。

按照南方集团军群的意图，第 1 装甲集群不应直接参加业已开始的合围战。南方集团军群 9 月 4 日的战争日志这样写道：

“在占领桥头堡后，第 17 集团军应竭尽全力尽早向北方米尔戈罗德——卢布内（这里是主突方向）一线推进，以便与已越过列特基——涅任一线、正在加紧向东南方向进攻的第 6 和第 2 集团军的兵力协同歼灭第聂伯河中流和基辅东部之敌。掩护第 17 集团军深远东翼的任务，将由越过克拉斯诺格勒——波尔塔瓦的第 1 装甲集群承担。”

陆军总司令部将这一计划作了变更。它想将第 1 装甲集群作为封闭合围的主要集群来使用。南方集团军群 9 月 11 日的战争日志谈到了这一使用计划：

“得到几个步兵师加强的第1装甲集群，出克列缅楚格桥头堡，向罗姆内——苏拉河河口一线进攻，第2装甲集群的快速兵力应向巴赫马奇——罗姆内一线进攻，任务是渡过罗姆内河和通过苏拉河地区，插到第2和第6集团军当面敌军的背后，并将其歼灭。

第17集团军主力向波尔塔瓦——哈尔科夫方向推进，以掩护东翼。”

装甲部队的这种使用计划符合陆军总司令部的意图，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早在两天前就已将此计划列入给各集团军司令部下达的第8号指令中。照此指令，第1装甲集团军转而向西边的苏拉河进攻，封锁罗姆内与卢布内之间的苏拉河地段。最紧要的任务是，阻止苏军肯定将实施的突围牵制在此，直到第17集团军的步兵师抵达这里。此后，装甲部队可视情况继续向皮尔亚京或亚戈京突击。

9月13日黄昏时，战场的态势已毫无疑问地表明，苏军“西南方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已经到来。

自德第17集团军在克列缅楚格建立桥头堡的那一天起，“西南方面军”司令部就认识到了所面临的形势的严重性。基尔波诺斯上将早在9月9日就已命令第5和第37集团军向杰斯纳河撤退。

这一天，基尔波诺斯上将向布琼尼元帅报告说，情况十分危险，方面军的两翼均已暴露，他本人已没有预备队。布琼尼元帅无法否认这些理由，于是，在与军事委员赫鲁晓夫商谈后，于9月11日向莫斯科呈送了一份报告。

“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认为，鉴于当前态势，方面军有必要请求准予向后方阵地实施总退却，我们认为，现在已能清楚地看出，敌人的企图是从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和克列缅楚格方向包围‘西南方面军’。为能挫败敌人的这一企图，必须集结强大的军队集团。但‘西南方面军’对此无能为力。如果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目前不能集中如此强大的军队集团，那么，‘西南方面军’便有充分理由实施退却。军事委员会采取的包括从第26集团军抽调两个师在内的各项措施，仅仅是权宜之计。‘西南方面军’撤退行动的延宕会造成部队和大量技术兵器的损失。”

基尔波诺斯上将在征得布琼尼元帅同意后，于9月11日亲自动身去莫斯科。然而，他的建议和请求遭到了拒绝。斯大林对方面军已发布的撤退命令非常恼火，断然禁止任何进一步的撤退。他明确命令，基辅无论如何要守住，“西南方面军”必须准备对古德里安装甲集群实施反突击。

基尔波诺斯上将毫无所获地返回他设在普里卢基的指挥所。与此同时，斯大林的一名传令官飞向别尔戈罗德布琼尼元帅的指挥所，向布琼尼元帅递交了免去他职务的函件。斯大林解除了布琼尼南俄总司令的职务，将他派往西伯利亚担任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官。9月13日，“中央方面军”司令官铁木辛哥元帅来到了别尔戈罗德，接管了乌克兰境内红军的指挥权。

但是，铁木辛哥元帅也已无法扭转局势。他派“西南方面军”参谋长图皮科夫少将再赴莫斯科。这次斯大林根本没有露面，而是让他的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元帅接见了图皮科夫将军。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坚持让“西南方面军”守住基辅及其周围地区。

这样一来，苏联4个方面军的命运就决定了。

合围战线的东翼终于守住了！

9月20日，古德里安大将向所属各装甲团下达了退出战斗的命令，因为，在此期间陆军总司令部和中央集团军群已经开始组织下一步针对莫斯科的攻

势。

德军第 29 军军长在 1941 年 9 月 13 日下达了如下命令：第 29 军的官兵们：

第 6 集团军司令官号召他的部队勇猛奋战，快速行动。北翼诸师为支援我们，英勇作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不能甘居人后，要向世人表明：昔日的进攻精神和进攻锐气仍在激励着我们。乌克兰的首府、重要目标基辅就在我们前面。‘让帝国的战旗飘扬在基辅城堡上’将是我们今后几天的口号！

冯·奥布斯特费尔德

这样，德军就作出了最终夺占基辅的决定。迄今，这座城市已经受住了德军的历次进攻。按照斯大林的意见，苏军应继续将基辅作为要塞来防守。虽然“西南方面军”司令部自 9 月 11 日以来一直力促莫斯科下达撤退命令，但是斯大林却坚持自己的意见，命令它“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坚守！”

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基辅和作为一加盟共和国首府的一切光彩都已消失殆尽，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要塞。炮弹、炸弹昼夜不停地落在市区内，灰色的烟云，在房顶和许多教堂钟楼的上空翻滚，街道上死一般的沉寂，居民们躲进了房屋的地下室。在房屋已倒塌的地方，人们只好带着少量财物随便找一个栖身之处。每当射击间断时，街道和广场上军事活动便顿时繁忙起来，满载弹药的卡车和装着生活用品的马车匆忙驶往前线；而迎面来的却是长长的救护车队。火炮都进入了街角的阵地。主要街道上挖掘了反坦克壕，布设了地雷。

斯大林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下达坚守基辅的命令。他的聪明才智足以使他认识到，坚守基辅已不能带来战略上的利益，但是，基辅是俄国历史的一部分，俄国的旗帜能否继续在基辅上空飘扬，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涉及到威信和面子的问題。

1941 年 9 月 15 日，德第 6 集团军向集团军群建议开始从西面进攻基辅。第 6 集团军认为，鉴于桥头堡中的敌人特别是敌炮兵已被削弱，己方的突击能够获得成功。第 29 军奉命实施这次进攻。

9 月 16 日，在实施了强大的炮火准备之后，德军各师向构筑有坚固工事、布设有地雷并配备有重武器的苏军阵地发起进攻。战斗极其激烈和残酷，但远不如 7 月份的艰苦。显然，苏军的抵抗已大为减弱。

9 月 17 日，斯大林终于下达了撤离基辅的命令。

从西南进攻的冯·哈特曼少将指挥的第 71 步兵师，由于其左、右两翼实施的突击均获成功，现已全线强渡伊尔片河。9 月 19 日中午过后，该师攻进了基辅。

乌克兰首府落入了德军手中！

9 月 19 日下午，争夺基辅的战斗结束了。

1941 年 9 月 19 日国防军统帅部宣布：

163

“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和冯·博克元帅的集团军群实施的向心突击，已发展成为一场新的大规模包围战。戈梅利会战后，我强大兵力随即向杰斯纳河上游和下游实施突击，经过顽强战斗，强渡了杰斯纳河，尔后从这里继续向南发展进攻，以求与自南向北进攻的兵力集群会合。该兵力集群已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 120 公里宽的正面上于克列缅楚格两侧渡过第聂伯河。9 月

13日，上述兵力已在基辅东部200公里处会师。苏军4个集团军已被合围。现正处在被围歼中。”

这样，世界舆论就在9月19日第一次获悉了有关基辅东部会战的消息，然而此时会战实际上已近尾声，在这一天，苏军“西南方面军”作为建制军团已不复存在。这次会战是空前绝后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来的合围战（斯大林格勒、中央集团军群、鲁尔）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对于分布在东乌克兰沼泽地、森林地和田地里的基尔波诺斯上将的方面军的覆灭，不能用合乎逻辑的军事思想去分析。自6月22日起，该方面军尽管遭受了各种挫折，但一直是有战斗力、并且在局部地区占有优势的对手，只是当合围圈在洛赫维察和卢布内之间合拢时才瓦解了。苏军各集团军、军和师之间的联系尚维持了几天时间。9月19日，即在基辅被占领的这一天，这种联系才最后中断了。

西南方面军迅速覆灭了。它的覆灭，既不渊源于基辅的神奇的吸引力，也不应归咎于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而纯粹是由于突然崩溃引起了混乱所致。

从9月18日起，基尔波诺斯上将已无法对他的各集团军实施指挥。在这一天的早晨，西南方面军指挥所在戈罗季谢。鉴于与各集团军司令部的联系业已全部中断，已没有什么命令可下，且德军已开始炮击指挥所所在地，基尔波诺斯上将下令撤销了方面军指挥所。

与此同时，被任命为西伯利亚司令官的布琼尼元帅正在与斯大林和红军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委员们话别。他指挥的各集团军所遭受的惨重损失，使这位元帅痛不欲生。斯大林对他心平气和地进行了劝慰，才阻止了这位老战友的自杀。但对苏军在东乌克兰的失利不无责任的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却指责说，是这位哥萨克将军的“异想天开的战略导致了这次毁灭性的失败”。

9月18日，莫斯科已无法再否认“西南方面军”的失败—9月19日德国国防军统帅部的报告已将此消息公诸于世。

9月19日，基辅陷落，在希特勒看来，这是一次“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大战役”。

第十一章 “台风”在莫斯科受阻

希特勒：敌人已被打倒，再也爬不起来了！

柏林电台：进入莫斯科的仪式已经安排好

莫斯科市民：决不让纳粹血手玷污列宁的陵墓

斯大林：苏联，坚不可摧！

包克：我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古德里安：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

希特勒：勃劳希契是个稻草人！

希特勒的“台风计划”彻底破产

1941年9月30日，希特勒的中央集团军群以“台风”为代号，集中了74个师、180万人、17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1390架飞机、14000多门大炮，从南翼向莫斯科发起进攻。10月2日，德军从中部突破了苏军防线，妄图在莫斯科前沿歼灭苏联红军的主力，把苏联打垮。

苏联的总指挥部，由于认为已是岁末，敌人不可能再发动大规模攻势，结果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古德里安的第2机械化集团军竟于第一天的24小时内突入红军阵线，纵深达80余公里。德军步兵冲入真空地带，扫荡正在瓦解的小规模抵抗。

10月2日，希特勒已有取胜的足够信心，乘专列返回柏林。他已有几十月未发表演讲了。于是，次日下午，他便大步走进体育馆，原是要向德国公众呼吁，要他们支持“战时冬季援助计划”的。然而他却发表了一项重要通告。“6月22日早晨”，他的声音，通过大喇叭，在帝国全境震响，“世界上最大的一次战役开始了。”他说，一切都按计划发展。接着，他便宣布，敌人“已被打倒，再也爬不起来了！”听众中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声。

希特勒向听众列举了一连串数字：俘获苏军250万，击毁或缴获大炮2；2万门，坦克1.8万辆，消灭敌机1.45万架。数字继续滚滚而来，德军已前进了1000公里，2.5万多公里的俄国铁路已恢复通车，而且大部分已改用德国的窄轨。刚才还说敌人已打倒，再也爬不起来的希特勒，却又忧心忡忡。他承认，东面的战争是一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因此，现在就必须将德国的精华熔炼成不可分解的一体。“只有当全体德国人民结成愿意牺牲自己的一体，我们才有希望，上苍会站在我们一边，万能的上帝不会保佑懒汉，也不会帮助懦夫。”

这是一篇出色的演讲。一方面，它吹嘘胜利，另一方面又号召人们再度作出牺牲以免毁灭。

傍晚，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迅速攻占了奥廖尔的消息传来，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电车上的乘客竟向人们招手，好像他们是俄国人似的；原定要撤退至乌拉尔的主要工厂设备，也被完整无损地缴获。

次日，希特勒回到“狼穴”。据柯本的记录，晚餐时他特别高兴。10月6日午餐时，他谈论的完全是捷克斯洛伐克，说那里有相当多的活动。他的解决办法是把所有犹太人押解至“东面的远方去”。这又提醒了他，他们也应把犹太人从柏林和维也纳押解至同一目的地，因为他们是散布敌方消息的来源。

白天，古德里安拿下布良斯克，完成了对苏联三个整军的包围，晚餐时，希特勒心情愉快，没有谈论政治，说了一句俏皮话：恩格尔少校被一条狗咬

了，总司令部里风行狂犬病的原因就在于此，胜利继续在取得，两天后，前线的战报表明，红军“可大体上认为已被打败”。由于莫斯科已指日可下，希特勒便命令，一个德国人也不准进城。他说，“莫斯科城被毁灭，完全从地球上抹掉。”

10月9日，希特勒开完军事会议以后，对奥托·狄特里希高声说道：“现在可把最新的战况向公众发布了。”

半小时后，希特勒在书房一边大步地走来走去，一边一字一句地向狄特里希口述一份胜利公报，以便交给报界。

次日，狄特里希在柏林将公报交由报界发表后，他高举着拳头喊道：“先生们，关于这点我敢用我的新闻名声作保！”“轴心国和巴尔干半岛的记者们鼓掌欢呼”，《纽约时报》的记者霍华德·K·史密回忆说，“然后起立，伸出胳膊，向狄特里希致意。”

那天上午，德国报纸报道了获得大胜利的消息：两个苏联集团军已被包围。公众的反应犹如触电一般。原来愁眉不展的苍白面孔，现在也容光焕发了。在啤酒馆里，当电台广播《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和《德意志高于一切》时，人们竟起立致敬。

在柏林，谣言四起，说莫斯科已被攻陷。

意味深长的是，就在同一天，陆军元帅莱希瑙，即第一个支持国家社会主义的将军，向第6集团军发布了一道命令，令他们严惩游击队。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他说，而是日耳曼文化和犹太人——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生死存亡之战。“所以，军人必须完全了解对似人非人的犹太人采取严厉而公正的补偿措施的必要性。”其他高级将领，例如伦斯德和曼斯坦因，也发布了类似的命令。

希特勒宣布，苏联已被打败，全面胜利已在握。这不仅仅是宣传，在国内提高士气；而且他是相信自己所说的。但是，他并未令他的宣传部长完全信服。10月4日，约瑟夫·戈培尔以狄特里希的乐观精神向部下发表讲话：“在军事上，这场战争的胜负已决定，余下的，就国内外而言，主要是政治性事务。”接着，他又自相矛盾地警告说，德国人民必须准备在东面再战10年，因此，德国报纸的任务是要加强德国人民的“坚持力”，只要这样做了，“其他便会自动跟上来，这样，在短期内，谁也不会注意到，和平根本没有实现。”

希特勒如果也有类似的保留看法，那么，当他听说莫斯科的外交使团于10月15日朝东面约100公里外的古比雪夫逃跑时，这些看法也就烟消云散了。全城确实惊惶失措。有人说有两辆德国火车已开进了郊区，火车站里人潮汹涌。高级党政官员，坐着小汽车，也加入了狼狈逃窜者的行列，引起了苏联有史以来的交通大堵塞。行人朝进退不得的小车涌去，向车内的人敲诈勒索，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犹太人的人。

一群群的逃亡者和工人在店铺里大抢出手，因为没有警察前来阻止。有谣言说，列宁的遗体已移出红场另行保管；另有谣言说，斯大林自己已溜之大吉。只有少得可怜的人们在街上构筑障碍，准备决一死战，不让一个纳粹通过。大部分的莫斯科人士气低落，以半是期望半是冷漠的复杂心情，等待德军进城。许多人买了德俄字典，以使用征服者的语言向他们致意。

在柏林，在威廉大街的大厅里，人们在谈论。说斯大林已通过保加利亚的国王鲍里斯向德国求和。弗里茨·赫塞问里宾特洛甫这是否属实。里宾特

洛甫绝对秘密地告诉他，希特勒已拒绝了请求，“拒绝得很明确，因为他坚信他能经受目前的考验，最终取得胜利。”希特勒的大部分将领也有同样的信心。例如，约德尔就毫不怀疑，说苏联已用尽后备力量。17日进晚餐时，希特勒所谈的大都与光明的前途有关。就他而言，生存空间论已变成了事实。

德军是沿着当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的老路向前推进的。一开始，来势汹汹，煞像一股台风似的。10月上半月，德军包围了在维亚兹马和勃良斯克之间的两支苏联部队，并使之受到严重损失。到了10月20日，德国装甲部队的前锋已进抵离莫斯科60余公里的地方，苏联中央各部和外国使馆，急忙撤退到优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城。这时纳粹将领们满以为凭着希特勒的大胆的领导和有利的天时，在苏联严冬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是不成问题的。柏林纳粹广播电台大吹大擂说，进入莫斯科的仪式已经安排好。希特勒要骑着一匹白马从波克隆山方向进入莫斯科。文武高级官员都已定做了礼服和白手套。

但是，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季节来临了。这一路乘车行进的大军越走越慢了，有时还不得不停止前进。正在打仗的坦克也得撤下来，去拖曳陷在泥坑里的大炮和弹药车。由于缺乏拖曳车辆用的钢链、挽钩，只得派空军运输机空投一捆捆绳子，其实这时十分需要飞机运送其他军需品。

开始下雨是在10月中旬，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说，“过后几个星期就听从烂泥的摆布了。”

勃鲁门特里特将军是莫斯科战役中第4军团的参谋长，他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狼狈情形。他说，“步兵在泥泞中一步一滑，每门大炮得用许多马队来拉才能前进。所有车辆都陷在泥坑里，一直陷到车轴部分。甚至牵引机行动起来也十分困难。不过几天，很大一部分重炮就动弹不得了……这一切使得我们早已疲惫不堪的部队处于怎样的紧张状态，也许是不难想象的。”

秋雨还没有结束，严冬就要来了，可是在纳粹军中，冬衣连影子还没有见到。他们不仅在前方面对着苏联红军的英勇反抗，而且在遥远后方的广大森林沼泽地带，运输车队常常遭到游击队的伏击。曾经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军队，开始出现怀疑、甚至绝望的情绪。

勃鲁门特里特回忆道，“从这时候起，曾经在这同一条路上走向莫斯科的拿破仑大军的鬼影和拿破仑全军覆没的惨象，就常常萦绕在纳粹征服者的睡梦中。德国将领们开始阅读或者重读高兰古侯爵所著的关于法国征服者1812年冬天在俄国惨败的可怕故事。”

在保卫莫斯科的战斗中，首都人民临危不惧，气壮山河，誓死与德寇决一死战。他们豪迈地说，我们要在红场为列宁而战斗，决不让纳粹血手玷污列宁的陵墓。

1941年11月6日，在兵临城下、炮声隆隆、敌军围困万重的莫斯科，苏联首都人民在地下铁道的马雅可夫斯基车站，隆重举行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庆祝大会。斯大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以藐视和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精神，以新的无产阶级军队一定要战胜法西斯的必胜信心，威严地屹立在列宁陵墓上，检阅了红军队伍，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演说。他对苏军全体指战员说：“你们进行的战争是解放战争，正义战争。”“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引导你们！彻底粉碎德国侵略者！消灭德国法西斯强盗！”这一空前壮举，大长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志气，增强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战胜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胜利信心，大灭了法西斯的威风。

在英雄的苏联军民的抗击下，希特勒向莫斯科发动的“台风”攻击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11月18日下午，希特勒来到慕尼黑，向正在参加会议的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发表了一篇动人的讲话。稍后，他又在罗文布劳酒馆发表另一篇讲话，演讲中还向罗斯福总统提出一项警告：如果美国军舰敢于朝德国舰开炮，“它自己就得冒同样的危险。”他的威胁之词却没有斯大林的强有力的演讲的回声大。事实上，东线的僵局令他沮丧。次日，他便提醒手下的人注意、不要忘记拿破仑的军队在俄国发生的事情。“如果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能用武力消灭另一方，”他预言，“双方便会妥协言和。”

但是，冯·包克元帅却反对这种悲观论调，要求继续发动进攻。勃劳希契与哈尔德也一样。11月12日，哈尔德乐观地宣称，在他看来，俄国正处在崩溃的边缘。希特勒颇为为之动心，于是，3天后，向莫斯科的进军又开始了。

开始时，天气很好，但好景不长，不久战场上便到处是冰雪和泥水。当大岛将军出现在“狼穴”时，希特勒解释说，冬季来得比他的气象人员预报的早。然后，他秘密地告诉大岛，年内是否能拿下莫斯科，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开心的时刻已一去不复返了。餐桌旁已没有笑话可讲；要求与他同桌吃饭的人也减少了。

天，越来越冷了。人们激烈地谴责希特勒先前颁布的禁止准备冬衣的命令。

11月21日，古德里安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的部队已无法再熬下去了。他亲自去见包克，要求更改他刚收到的命令，因为他根本“无法执行”。然而，包克元帅根本不听古德里安的请求，因为他直接受到希特勒的压力。他令向莫斯科的进攻重新开始。在短暂地、零星地向前推进一阵后，进攻再次失败。包克亲自挂帅，指挥一支前沿部队，于11月24日再次下令出击。尽管德军攻势猛烈异常，但由于风雪交加，加上苏军的拚死抵抗，此次进攻又告败北。

5天后，南方出现一次危机，与中区的失败遥相呼应。冯·伦斯德元帅被迫撤离一星期前攻陷的通往高加索的大门罗斯托夫。这50公里的后撤，使希特勒非常生气，电告伦斯德原地待命。伦斯德立即复电称：

“试图固守是疯狂之举。首先，部队无法这样做。第二，部队若不后撤必被消灭。我再重复说明，此令必须撤销，否则请换别人。”

电文是一个下级军官起草的，最后一句才是伦斯德亲自加上去的。最后的那句话激怒了希特勒。在未与陆军总司令磋商的情况下，他于当晚作如下答复：

“本人接受你的请求。请交出你的指挥权。”

在冯·莱希瑙元帅接替伦斯德的职务后，（莱希瑙是少数几个敢公开向希特勒讲话的人之一）希特勒便飞往美利托波尔，了解第一手情况。他找到一名党卫军指挥官之一的塞普·获特里希。但是当他听说这支精锐部队的军官们也同意伦斯德的看法，即若不后撤，他们恐怕早已被消灭时，希特勒非常生气。

在命令莱希瑙去完成他为此而罢黜伦斯德的任务后，希特勒召见了伦斯德。伦斯德正准备卷铺盖回家，以为元首会向他表示某种歉意。不料，他们之间的讨论变成威吓。

希特勒说：“我不再允许任何人提出辞呈。”

“以我为例。我不能去找我的上级，全能的上帝，我不想干了，因为我不想负责。”伦斯德说。

罗斯托夫得而复失的消息在柏林特别是在宣传部和外交部，投下了阴影。然而，不久，这个失败与中区战线已隐约出现的灾难相比，就算不得一回事了，向莫斯科发动的全面进攻失败了。

12月初，德军一支步兵侦察队摸到了莫斯科的边沿，并看见了克里姆林宫的尖塔，但他们被数辆红军的坦克和工厂工人组成的紧急部队驱散。患有严重胃病的冯·包克元帅在电话里向勃劳

契承认，整个进攻都缺乏深度，部队的体力已消耗殆尽。

12月3日，包克打电话给哈尔德。此次通话表现得更加悲观。当包克建议采取守势时，总参谋长企图用远离战线的人们惯用的忠告为他打气。他说，“最好的防御就是坚持进攻。”

次日，古德里安报告说，气温已下降到零下31度。因为天冷，坦克需在发动机下用火烤才能发动，望远镜里的图像也看不清楚了。更糟的是，冬大衣和长筒毛袜未运来，士兵们苦不堪言。12月5日，气温又下降5度。古德里安不但中止了进攻，而且将前边的部队撤回防线。

12月5日是关键性的一天。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围300余公里的半圆形阵地上，全线被制止住了。傍晚，古德里安通知包克，他不仅被制止住，而且还得后撤。包克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同时，勃劳希契也绝望地告诉他的总参谋长说，他要辞卸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这一天是德国将领们黑暗、悲惨的一天。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必须作出这样一种（后撤）决定，没有比这再困难的事了……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我们英勇的部队的一切牺牲和煎熬都已归于徒劳。我们遭到了可悲的失败。”

许多将领们认为，希特勒想在1941年打败苏联的希望已在最后1分钟化为泡影了。

第二天，也就是12月6日，刚在6个星期以前任苏联红军中路战线司令的格奥尔·朱可夫将军，发动了攻势。在莫斯科前沿300余公里长的战线上，他的7个军团和两个骑兵军，共计10万人、7652门火炮、774辆坦克、1000多架飞机，全线出击，这支由步兵、炮兵、坦克兵、骑兵和空军组成的强大部队，是希特勒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们的突然而猛烈的攻击，使德国的军队和第三帝国遭到永远不能完全恢复过来的损失。德军防线接连被突破，正如130年前拿破仑的大军一样，看来就要瓦解和消灭在俄国的冰天雪地中了。

这样，1941年12月6日，就成了第三帝国短暂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而且是最致命的转折点之一。希特勒的力量已到了顶峰，从此以后就要走下坡路了。

希特勒在莫斯科战役的失败，是德国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遭到的第一次大失败。他们曾在短短的两个多月，就占领了西、北欧6个国家，逞凶一时，不可一世。希特勒妄想在6个星期之内把苏联彻底打败，从地球上消灭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英雄的苏联军民面前，希特勒的“闪电战”宣告破产了。纳粹匪徒们的美梦破灭了，他们曾幻想攻进苏联的京城后，掠夺那里的仓库，强奸那里的姑娘，大发战争横财；有些人还向自己的妻子

许诺过西伯利亚的皮毛和阿斯特拉罕的黑鱼子，而现在统统化为泡影了。在红军的猛烈打击下，他们正狼狈地向西方后撤！

在连遭失败的情况下，恼羞成怒的希特勒要向陆军将军们开刀了。在伦斯德元帅被解除南路司令官的职务之后，陆军元帅冯·包克已于12月18日由冯·克鲁格元帅接替他的工作。甚至英勇善战、首先采用大规模装甲战而革新了现代战争的古德里安将军，也在圣诞节被解除职务，因为他未得上级批准，擅自下了撤退命令。同样，显赫一时的坦克部队司令霍普纳将军，也以同样的罪名被希特勒突然撤职，剥夺了军阶。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契也于12月19日被获准免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事后，希特勒对他的亲信谈起勃劳希契说：“他算不上是个军人；他是个稻草人。如果勃劳希契再留在他的职位上，哪怕是几个星期，事情就会酿成巨灾大祸。”

由谁来接替勃劳希契继任陆军总司令呢？纳粹军中议论纷纷，的确希特勒很难从现有将帅中找到一个满意的人选了，最后他不得不宣布，由他自己掌管陆军事务，从此以后，这个曾在维也纳当过流浪汉的前下士，现在成了国家元首、战争部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兼陆军总司令。如今，希特勒不仅是德国的领袖，而且成了法律的化身。1942年4月26日，国会通过了一条法律，赋予他对任何德国人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这在德国的历史上，甚至在中世纪或更早的野蛮部落时代，也从没有任何德国人像他这样，在名义上、法律上和实际上都独揽暴君威权于一身。

但是，希特勒身兼陆军总司令后，并没有扭转战局，原定要在莫斯科庆祝圣诞节的德国军队，如今在这整个可怕的冬天，却被苏军逐步地有时是迅速地击退，并且因为害怕遭到苏军的包围而退却。到2月底，德军已退到离莫斯科120公里到300公里的地方。哈尔德在2月将尽时，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冒险进攻的德国兵员损伤数字。他写道：“到2月28日为止，兵员损失共计100.56万人，相当于德军全部兵力的30%。希特勒这头野兽，如今已深陷在虎穴潭而不能自拔了。他不得不承认，他攻占莫斯科的计划被打得粉碎了。”

正当希特勒在苏联战场失利的时候，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在地球的另一边发生了一桩事件，日本轰炸机袭击了珍珠港。

第十二章 节希特勒：我们不会输掉战争了

珍珠港大灾难

希特勒：只有两个国家的利益不会矛盾——德国和日本

希特勒：我是一个帝国的元首，还可以安然度过一千年

里宾特洛甫：罗斯福是个疯子

希特勒喊道：我们有一个三千年来没有被打败过的伙伴！

罗斯福：珍珠港事件是美国人的奇耻大辱！ 希特勒：我们向美国宣战

希特勒亲自担任陆军总指挥

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联合舰队的356架飞机，从6艘航空母舰起飞，向美国太平洋上最大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突然袭击。

这天早晨，日出之后，云雾消散，珍珠港阳光灿烂，海面明亮，平静而安谧。6时45分（夏威夷时间），美国驱逐舰在港外击沉了一艘袖珍潜艇，稍稍打破了早晨的宁静，但并没有发出警报。7时55分，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攻击队的185架飞机，进入珍珠港上空，开始投弹。它们的主攻目标是8艘战列舰和其他军舰以及惠勒、希卡姆等机场上的几百架飞机。由于日本特务的长期活动和提供的情报，日军对珍珠港的情况了如指掌，战斗任务明确而具体。战斗机43架用机枪扫射机场，粉碎美机迎击；俯冲轰炸机51架，负责破坏惠勒和希卡姆等机场；鱼雷轰炸机40架和高空水平轰炸机49架，攻击战列舰和各类舰只。结果鱼雷和炸弹的命中率很高，战列舰“亚利桑那”号“俄克拉荷马”号以及其他舰只中弹后油舱起火，刹时间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火海淹没陆地，爆炸声、警报声笼罩整个军港。

就在这时，第一批突击队指挥官渊田美津海军中佐，发出了奇袭成功的预定信号：“虎！虎！虎！”

坐镇在万里之外的广岛湾“长门号”旗舰上的联合舰队司令、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及时收到了这个捷报。这个在抗日期间曾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现在更加洋洋自得，兴奋得脸都烧红了。而太平洋舰队司令、美国海军上将金梅尔在日本飞机开始投弹时，则刚刚换好衣服，正准备到高尔夫球场，去同夏威夷地面部队司令肖特中将玩球哩！

8时25分，第一批日机离去。经过短暂的间歇之后，第二批日机171架又在8时54分飞临珍珠港上空，在烟火弥漫中寻找地下目标狂轰滥炸，到9时45分才全部离去。日本飞行员返回母舰后，还建议南云忠一进行第三次出击。但南云满足于既得的成功，命令舰队胜利返航。这样珍珠港的海军工厂车间、修理设备就安然保全下来，尤其是贮存在港口附近油闸里的450万加仑燃料油更为宝贵，没有它，珍珠港的舰队就寸步难行。

这次突然袭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继希特勒突然进攻苏联之后的又一次举世震惊的进攻。当日本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时，港内的大小96艘美国舰艇正在准备“升舰旗”。上岸的美军官兵正在休假，而华盛顿白宫的美国官员正等待同日本谈判代表的时候，日机的炸弹已倾泻下来。港内的军舰和陆上设施顷刻间变成一片火海。美国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8艘战列舰中被炸沉4艘，重创4艘，炸沉的还有3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炸毁300多架飞机，死伤海军和陆军官兵4000多人。当时美国航空母舰不在港内，幸免于难。日本在这次偷袭中损失了不到30架飞机和几艘潜艇。

这次突然袭击，是一次海上的“闪击战”，它之所以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当局在思想上完全解除了武装。当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最初收到日本轰炸珍珠港的消息时，还以为是弄错了，可见美国麻痹到什么程度！

珍珠港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

在过去两年里。希特勒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与美国对抗。他坚信，美国整个国家都受“犹太集团”控制。这个集团不但统治着华盛顿，而且还控制着报纸，电台和电影。于是，在罗斯福不断增加对英国的援助面前，希特勒只好竭力控制自己。他虽然鄙视作为战士的美国人，但的确承认他们的工业力量。因此，他便极力使他们保持中立——直到他作好了适当地对付他们的准备时为止。

虽然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英伦三岛，但希特勒为了避免意外，便禁止攻击美国海军舰只和商船。他下令：“只有在美国船只首先开第一炮的情况下方可使用武器。”但是，罗斯福对“巴巴罗萨”作出的急速反应却有可能使希特勒的耐心终结。在希特勒进攻俄国的第二天，总统授权代理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发表一项声明。声明宣称，即使意味着要给另一个极权国家提供援助，也必须阻止希特勒。关于如何做到这点，罗斯福虽然说得含糊，但他很快便把它澄清了。首先，他将冻结的约4000万美元的苏联资产解冻，然后宣布《中立法案》的规定不适用于苏联——这样，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便可向美国船只开放了。

两星期后，7月7日，德国加紧宣传。罗斯福正在干预欧战。据透露，美国武装力量已抵冰岛，以便最终代替占领该战略要地的英军。德国驻华盛顿临时代办汉斯·托姆森致电威廉大使说，这是罗斯福的进一步的企图，目的在于通过某种海军事件，惹起希特勒进攻美国，以便向德国宣战。

这些报告使希特勒不安。7月中，希特勒向大岛大使提出一项建议，将其先前的决定，即将日本的任务局限在抵抗英国、使美国中立的范围内，来了个彻底改变。“美国和英国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他说。“这种认识应该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这是在经过长时间的慎重思考得出的神圣信念。“英美两国将永远反对任何一个在他们看来已被孤立的国家。今天，只有两个国家的利益不会互相矛盾。这两国家就是德国和日本。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一心想搞帝国主义，对欧洲和亚洲物生存空间交替施加压力。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所以”，他说，“我的意见是，我们必须共同将它们消灭。”作为诱饵，他建议由日本去协助“清理”战败后的苏联的“资产”，并占领其远东部分的领土。

东京收到这一建议后，表现出既客气又有保留。日本早已决定不从东面进攻俄国，而是南下印度支那，他们这样做了，它很快占领了印度支那，使罗斯福于7月26日作出了迅速反应。总统接受了哈罗德·伊克斯等人的劝告（他们长期以来就敦促总统对所有侵略者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下令将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冻结。这个行动剥夺了日本石油的主要来源。《纽约时报》认为，这个行动“是除战争外最激烈的打击”。在日本领导人看来，这是美国、英国、中国和荷兰四国包围日本的最后一个步骤；否认了日本是亚洲的领袖的合法地位，同时也是对它的生存的一个挑战。不管怎么说，这是朝远东战争迈出的一大步，在某些观察家看来，这也是朝罗斯福从后门开战反对希特勒迈出的一大步。

一个月后，罗斯福与丘吉尔在纽约芬兰外海会晤，签订大西洋宪章——这是英美两国关于战争目标的联合声明。这样，罗斯福便走得更远了。从声明的条款看，毫无疑问，罗斯福是希特勒的不可调和的敌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声明使希特勒国内的敌人大为失望，因为它未将纳粹分子和反纳粹分子加以区分。“抵抗运动”的人士把宪章看成是罗斯福向全体德国人宣战的非正式宣战书。他们对第8点尤其反感，因为它规定：战后所有德国人均须解除武装。这个要求，哈塞尔在他的杂志上写道，“破坏了取得和平的每一个合理的机会。”

罗斯福消灭希特勒的决心是与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的感情背道而驰的。右翼的查尔士·林白的“美国首创者”和“德美同盟”以及传统的孤立主义者的组织“中西部”，他们虽然同情英国和中国，但都不愿参与流血的战争。其他美国人，因为憎恨共产主义，则反对向苏联提供任何援助。尽管遭到报纸、电台的猛烈攻击，罗斯福仍毫不动摇。在9月11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中，他说：“从此以后，如果德国或意大利的舰只敢于进入这些水域（即冰岛和受美国保护的其它类似的岛屿），他们便会遭到危险。”虽然这是希特勒借以解除潜艇战最后限制的现成口实，但他却不会因此而失去民心。他命令海军上将雷德尔，“在10月中旬以前，避免在战争中造成商船事件”，到那时，他解释说，对俄战争已经结束了。

10月31日，美国驱逐舰“卢本·詹姆士”号在为商船队护航时，在冰岛以西约1000公里海面被鱼雷击中。这样，希特勒避免事端的希望便破灭了。这艘驱逐舰带着100个美国人沉入海底。罗斯福对此事不加评论，但他的海军部长却告诉一群海军陆战队员，载着400架飞机开往摩尔曼斯克的法国班轮“诺曼底”号将被没收。旧金山《纪事报》要求立刻撤销《中立法案》；克利夫兰的《老实人》则要求立刻“采取行动”。然而，孤立主义派参议员尼埃却呼吁要有节制：“你要是参与了酒吧间争吵，不打架做不到的！”另一位非孤立主义派参议员劝告说：“让我们保持冷静。”

对罗斯福说来，反德思想的风暴趁此时爆发是再顺当不过的了。一星期后，他令“租借法案办公室：尽一切努力向苏联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为此，立刻拨款10亿美元。

次日，也就是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了一篇好战的讲话。它实际上是为“卢本·詹姆士”号的沉没开脱。“罗斯福总统已向他的舰只下令，看到德国舰只就开火！”他喊道“我已向德国舰只下令，不要看见美国舰只就开火。不过，若遭攻击，就必须自卫。”虽然表面上怒气冲冲，实则表明，希特勒仍想避免一场战争，不管他怎么说，他还是害怕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的工业力量的。

那年初秋，在“狼穴”的一次会见中，希特勒情不自禁地泄露了许多情况。“我会比你们的罗斯福总统长寿的”，他向《国际新闻社》记者皮埃尔·胡斯解释说。“我等得起，可以慢慢来，用自己的方法赢得这场战争。”因为是在户外，希特勒穿上了灰军服大衣。他站立着，双手反剪在背后，双眼空虚地注视着前方沉思着。他猛烈说：“我是一个帝国的元首，还可以安然度过一千年。”他用手套拍打左手掌。“现在，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动摇日耳曼帝国民族的任务。”他虽然在谈论自己的命运，对被看作是世界舞台上的小人物的丘吉尔和罗斯福却仍耿耿于怀。“他们坐在财阀、政治的小天地里，被过去10年来已证明过时的东西包围和奴役。在幕后操纵的是摇钱树和犹太

人。他们的人民的权利本来已所剩无几，却又遭到议会小丑们的践踏。我有我的人民做后盾。他们信任我，信任他们元首。”

两人继续散步，希特勒再次抱怨迫使他进行战争的“疯子”。“我有为我的人民服务的今后 50 年的计划，我并像达拉第和张伯伦之流需要战争才能留任。在这个问题上，罗斯福先生也是如此。”

胡斯注意到，一提到罗斯福，他便眉头稍稍一皱。“我突然觉得，而且非常清楚地感觉到”，胡斯回忆说，“我触到了元首心中的一个秘密，一个他永不泄露、也永不会承认有的秘密。”希特勒本能地怕罗斯福，“是呀。罗斯福先生——还有他的犹太人！”希特勒叹道。“他想接管他的世界，连太阳上也不给我们一块地方。他说他要拯救英国，意思是他要当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和继承人。”

希特勒对美国越来越强硬的态度也在里宾特洛甫身上反应出来。11 月 28 日晚，他召见大岛将军，敦促日本向英、美两国宣战。大岛颇觉奇怪。“阁下是否说，在德国和美国之间已实际处于战争状态？”里宾特洛甫说，并未走得那么远，“罗斯福是个疯子”，他解释说。“他会做什么，谁也不清楚。”他答应，如果日本愿意打美国，德国会和它结盟。“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绝对不会与美国单独媾和。这点，元首是下了决心的。”

对日本统帅部而言，这条消息使他们大为振奋。一队由航空母舰组成的行动队业已起程前往珍珠港。11 月的最后一天，大岛受命立即通过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说英、美两国正计划向远东运送部队，对此，必须采取反措施：……秘密地告诉他们，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间极有可能通过某种武装冲突，突然爆发战争。还要告诉他们，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料想的来得更早。

这些指示刚发出，要他从德国人那里拿到具体保证的指示又发了出去。然而，当大岛于 12 月 1 日深夜拜访里宾特洛甫时，这位外长却有意躲避他，使他好生奇怪。里宾特洛甫借口首先要与希特勒磋商，而希特勒还在“狼穴”。他们两人都清楚，希特勒没有多少时间去过问在世界的另一端孕育着的戏剧性事件。所以，在 5 日凌晨 3 时才拿到一份条约草案，大岛便下感到惊奇了。在条约中，德国保证同日本结盟与美国开战，决不单独媾和。

在“狼穴”；第一个听到珍珠港事件消息的是奥托·狄特里希。12 月 7 日黄昏，他匆匆走进希特勒的碉堡，说他有件非常重要的消息报告。由于刚收到俄国前线发来的人沮丧的报告，希特勒生怕狄特里希又带来更多的坏消息。当他的首席新闻发布官念完电报时，他脸上现出了惊奇的神色。他精神振奋，非常激动地问：“消息确凿吗？”

狄特里希说，他收到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证实了这一消息。希特勒一把抓起电文，不穿大衣也不戴帽子，大步朝军方暗堡走去，看见他手里拿着一封电报，脸上带着“凉异”的表情，凯特尔和约德尔不禁目瞪口呆。凯特尔觉得，日美之间的战争顿时解下了希特勒心头“梦魇股的重负”。与赫维尔一起时。希特勒几乎无法掩饰他的喜悦。“我们不会输掉战争了！”他喊道。“现在，我们有一个三千年以来没有被打败过的伙伴！”

美国一般认为日本兵力不足，资源缺乏：，石油供应困难，即使发动战争，也是面向东南亚，绝不敢轻易对美国这样一个海军大国动手。无怪乎珍珠港被突然一击，美国在太平洋上就几乎被敌人从军事上解除武装。正如罗斯福所说的，珍珠港事件对日本来说，是孤注一掷的军事大赌博；对美国人

来说，则是“一个永世不忘的奇耻大辱！”

偷袭珍珠港的同日，日本空军还轰炸了菲律宾空军基地上的美国军用飞机。两天后，又炸沉了英国远东舰队的两艘王牌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却敌”号。

与此同时，日军在英属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等地登陆。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美国姑息养奸，纵虎贻患，到头来自食其果！

日本对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突然袭击，使柏林十分震惊。尽管希特勒对日本外相松冈许下口头诺言，德国将参加日本对美国的战争，里宾特洛甫也曾对大岛大使作过保证；但是这种保证一直没有签字，日本方面也丝毫没有向德国人透露过一点关于袭击珍珠港的风声。而希特勒此时此刻又正为重新整顿在苏联战场上丧魂落魄的将领和狼狈后撤的部队，忙得不可开交。

因为，在珍珠港事件当天，绝望报告源源不断从俄国战场发来，迫使希特勒草拟了一项新的指示，这个指示于24小时后发出。“由于今年东方寒冬早到，无法运送给养。”他说，“冬天的严寒迫使我们立刻取消大规模攻势，并改攻为守。”在为防御定下几条原则后，他把发布有关指示的任务交给了哈尔德，自己则前住柏林，以亲自处理珍珠港事件引起的危机。

至此，日本袭击美国最初带来的喜悦，已被关切所取代。只珍珠港事件一举，斯大体便无须再担忧会从东部受到袭击了。他几乎将亚洲的全部兵力调去打德军。“这个反美战争是个悲剧”，希特勒后来向鲍曼承认，“不合乎逻辑，也缺乏现实的基础。这也好像由我掌握德国权力，而犹太人则挑选罗斯福指挥美国一样，是历史的古怪变形。若没有犹太人，若没有他们这个奴仆，事情可能会大不相同。不管从哪一点看，德国和美国，如果不能互相谅解和互相同情，至少可以互相支持，毋需给任何一方加上必要的压力。”

9日，最早到柏林拜访他的人是里宾特洛甫。他带来一个不受欢迎的消息：大岛将军要求德国立刻对美宣战。外长认为，德国并没有承担这样的义务，因为，根据三国条约，只有日本直接遭受进攻时，它才有义务去援助它的盟国。

希特勒不钻这个空子。“假若我们不站在日本一边，那么，这一条约在政治上便已死亡”，他说。“主要理由不在于此。主要理由是，美国正在向我们的船只射击。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是个强有力的因素。通过行动，他们实际上已制造了战争状态。”

185

希特勒向美国宣战的决定决不是轻易作出的，也不是出于单纯的动机。除了维护三国条约的精神外，还有份量重多的理由：从日本得到的援助将大大抵销由美国参战所带来的各种不利因素。从宣传角度看，得到一个强大的新盟友，将大大鼓舞人心，尤其是新近在俄国遭受挫折后。再者，立刻宣战也是符合他的世界观的。为何不在1941年对人类生存的两个主要敌人——国际马克思主义（俄国）和国际金融资本主义（美国）这两个世界犹太人滋生的怪物——宣布全面战争？

外交部却认为，这个决定是巨大错误。除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外，它干脆利落地解决了罗斯福的又一个国内问题。总统是不会对德宣战的，因为国内有一大批人反对，他不会冒这个险。珍珠港遭偷袭后出乎意外地出现的美国全国大团结，将牢不可破。12月11日，希特勒召开国会。“我们永远首先进攻！”他说。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一样“疯狂”。“首先，他挑起战

争，然后篡改战争原因，然后又用基督教伪君子的外衣将自己打扮起来，令人讨厌之极；同时还慢慢地但必然地将人类引向战争，还要把上帝找来，证明他的进攻是何等的诚实公正。”在将世界犹太人民族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和罗斯福的政权相提并论后，希特勒发表了敌对宣言。“因此，我今天已安排好了照会，准备递给美国的临时代办，声明……”他的话音被疯狂的欢呼声淹没。过了好久，他才得以宣布，“从今天起”，德国便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中”。最高统帅部作战部主任听到此话时，关切多于热情，而约德尔一走出皇冠剧院，便立即给他在“狼穴”的副手瓦尔利蒙将军打电话：“你听说了吗？元首刚才向美国宣战了。”

这时，瓦尔利蒙刚好与参谋人员讨论此事，便说，他们不可能再惊奇了。约德尔说，“现在就得研究一下，看美国会首先往哪里发兵，向远东还是向欧洲。这点如不搞清楚，其他决定便无从作起。”

“同意。这项研究显然是很必要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考虑与美国打仗的问题，所以没有资料可资借鉴。因此，这项工作很难搞。”

“想想办法吧”，约德尔说。“明天我回去后我们再详谈。”

对美国的焦虑不久便被东方传来的不幸消息所冲淡。德军在中部军区的撤退有变为溃逃的危险。莫斯科以西地区和图拉地区则成了被遗弃的大炮、卡车和坦克的坟场，德军士气消沉，苏军士气逐渐上升。

第十三章 希特勒的“金戒指”丢了

纳粹：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已在元首的脚下

希特勒：斯大林格勒对于我们具有决定性意义

斯大林：全体苏联军民必须死战，不得后退一步

希特勒命令鲍卢斯：就地坚持，我来救你们

鲍卢斯和施密特：只有突围！突围！

鲍卢斯电告希特勒：最后崩溃不出 24 小时之内

1941 年冬天，希特勒在莫斯科近郊吃了第一个大败仗。但总观全局，苏联的局势仍很紧张。占苏联总人口的 45%、工业总产量的 33% 和耕地面积的 47% 的广大土地，都沦陷到纳粹德国手中；转入战时轨道的国民经济，一时还不能满足卫国战争的需要。

苏联红军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战线上发动的进攻，到了 2 月 20 日就基本上结束了。3 月底，又到了泥泞季节，血流成河的漫长战线，相对地沉寂下来。1942 年 3 月 30 日德军的一份报告，透露了这一回冬季战役中遭受的惨重的损失，东线全部 162 个作战师中，只有 8 个师还有进攻的能力。16 个装甲师中，只剩下 140 辆坦克可供使用，比一个师的正常数字还要少。

当部队休整时，现在身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的希特勒，就已在忙于制定夏季攻势的计划了。他竭尽全力，集中了 266 个师，其中 193 个德国师，准备对苏联发动一次空前规模的夏季攻势。德军统帅部的计划是：集中兵力于南线，东断伏尔加河，拿下斯大林格勒；南取高加索的油田，切断苏联经高加索与英、美等盟国联系的物资供应线。希特勒要求他的 A、B 两个集团军群，在同一时间向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发动进攻。

6 月底，德军按照希特勒的计划发动了猛烈的进攻。7 月中旬，被希特勒称为“金戒指”的德国陆军元帅鲍卢斯的第 6 集团军进抵顿河大弯曲部，先头部队插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斯大林格勒。纳粹的宣传机器急不可待地声称“布尔什维克的堡垒已在元首的脚下”。希特勒更是兴高采烈，沾沾自喜，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德军的这种快速推进只不过是刚刚刹车时的惯性运动而已。

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1918 年，斯大林领导这里的红军和工人进行了胜利的察里津保卫战。1919 年，又是斯大林指挥南线的红军收复察里津。所以就把察里津改称为斯大林格勒。赫鲁晓夫上台以后，又把它改为伏尔加格勒，斯大林格勒位于顿河河口以东约 60 公里的伏尔加河西岸，是苏联南部的重要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

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希特勒就企图进攻乌克兰，拿下高加索，从而占领顿涅茨的工业区，库班的产粮区和高加索的产油区。莫斯科战役失败后，由于兵力、物资不足，希特勒已不可能在苏德战场发动全面进攻，他利用英、美没有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的机会，搜罗了欧洲的全部兵力，共 150 万人，妄想一举占领高加索，拿下斯大林格勒，改变被动的战略地位，然后北上包抄莫斯科，南出波斯湾；再诱使日本进军西伯利亚，东西夹击，打败苏联；最后挥师西线，打败英、美，称霸世界。因此，希特勒说：“斯大林格勒对于我们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苏联来说，斯大林格勒的成败，关系到苏德战争以后的进程，影响着欧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

希特勒为了保证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右翼安全和解除后顾之忧，决定首先

进攻克里米亚半岛。1942年5月8日，德军在刻赤半岛发动进攻。双方经过一番激战，德军于5月16日攻下刻赤。除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外，德军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德军进攻克里米亚，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前奏。

揭开斯大林格勒战役序幕的是德军对塞瓦斯托波尔的围攻。6月7日，曼施坦因第11集团军向该城发动进攻。在25天战斗中，德国法西斯用3万吨炮弹和125000枚重磅炸弹猛轰要塞。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军民发扬了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与德军展开了英勇搏斗。子弹打光了，就展开肉搏战；武器没有了，就用拳头和牙齿继续战斗。从苏德战争爆发，要塞的保卫者们战斗了250个白天黑夜。7月1日，德军占领塞瓦斯托波尔。

1942年春，苏军最高统帅部根据莫斯科战役胜利和德军遭到严重损失这一情况，决定在哈尔科夫地区发动进攻，打乱德军的部署，夺取战场主动权。5月12日，在铁木辛哥指挥下的苏联西南方面军向哈尔科夫进攻。战役开始，苏军向前推进20—30公里。5月17日，德军从南北两面包围了苏军。18、19日，南北两路德军向苏军发动进攻，致使苏军遭到严重损失。

由于克里米亚的失守和哈尔科夫的失败，迫使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苏军由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最高统帅部还正确分析了整个战局，认为德军进攻的主要矛头是斯大林格勒，坚守斯大林格勒是影响南线以至整个战局的关键一环。为此，斯大林派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为最高统帅部代表，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最高统帅部还决定将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撤至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把第62、63、64联合兵团调往斯大林格勒，成立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斯大林发布第227号令，要求苏联军民“必须死战”，“不得后退一步”，全力保卫斯大林格勒。

1942年6月28日，德军在北起库尔斯克，南至塔甘罗格的近700公里的战线上发动进攻。不到一周，德军左翼进抵沃罗涅什顿河河岸，然后沿顿河和顿涅茨河之间的走廊带南下，直指斯大林格勒。7月24日，德军右翼占领罗斯托夫。

希特勒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以为苏军已无力进行抵抗，斯大林格勒可以在向前推进中唾手可得，不必在这个方向上使用重兵了。所以，在7月中旬，德军渡过顿河之后，希特勒就命令A、B两个集团军群向着两个目标前进，并把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坦克第4集团军转隶A集团军，南下进攻高加索。

这样，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德军只剩下鲍卢斯率领的第6集团军了。

鲍卢斯，黑森人。他是小职员儿子、罗马尼亚贵族的女婿。他为人谦逊，办事认真，待人和蔼且有礼貌，但他过于谨慎，优柔寡断。他是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参谋军官，他在步兵团供职时，官职作到上尉，那是1929年的事。接着，鲍卢斯便转入装甲部队，在一个摩托化试验部队当了几个月的指挥官，因此，他没有多少指挥经验。1940年被陆军参谋总长弗朗兹·哈尔德选至他的参谋总部任重要职务，又任副参谋总长。在参谋总部任职时，他掌管过“巴巴罗萨”计划的大部分早期制订工作。1942年1月，鲍卢斯晋升为上将，并出任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第6集团军是东线最大的一个集团军。

鲍卢斯是个勤勉有才干的军官。他所作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希特勒亲眼看着完成的。希特勒显然很器重他，因为仅在1942年的11个月中，他就由中将迅速晋升为上将。希特勒对鲍卢斯的忠诚也是毫不怀疑的，希特勒本来打

算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一朝胜利之后，便把他召回最高统帅部。接替德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的职务。鲍卢斯的较寒微的出身与谦恭的外表，受到纳粹党的青睐。他对哈尔德一贯敬重并有浓厚的友情。但他可不是那种善于阿谀奉承的小人。尽管如此，他似乎对于希特勒的判断力和军事才能也有很高的评价。希特勒是发展装甲兵的赞助人，鲍卢斯与他志同道合。鲍卢斯肯定明白他既是希特勒的宠儿，又是哈尔德的宠儿。他不贪图功名，但缺乏那种紧要关头作为杰出指挥官所必须具有的坚定性格。尽管哈尔德曾说鲍卢斯沉着冷静，但消极被动对他来说，可能是更恰当的描写。他与约德尔一样生来就是唯命是从的人。希特勒准确地估计到他一贯服从的特点，因而选择他作为自己在行政与军事方面的重要心腹。

1940年，鲍卢斯作为一名少将在赖歇瑙指挥的第6集团军担任了约8个月的参谋长。赖歇瑙于同年7月晋升为元帅。两人在经验与资历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距。在希特勒完全控制陆军之后，资历与经验已不再说明任何问题，鲍卢斯才得以超过10余名有才干、有战斗经验的军长，一跃成为高居整个东线最重要指挥职位的赖歇瑙的接班人。由于他得到了他的两个参谋长的有力支持，他才在哈尔科夫战役与“蓝色”战役中成为一名非常有成就的指挥官。

7月初，第6集团军编成内共有5个军，共18个师。其中有2个装甲师、1个摩托化师，这3个师组成了第40装甲军，由施图姆指挥。8月17日，太阳落山前，第6集团军渡过顿河。经过3天激战，第6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在维尔加契杀开一条血路，突进苏军防线60公里，切入斯大林格勒北部，并于8月23日推进到

伏尔加河河畔。驻守在城北地区的苏军第62、64兵团被切成两半。

空中，德军飞机对市区进行狂轰滥炸；地面，德军在向市内突入。

斯大林格勒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在这紧要关头，斯大林格勒人民拿起武器，投入战斗，配合苏军共同阻止德军进攻。他们终于击退了德军，坚守住了阵地，解救了危机。

8月25日，斯大林格勒宣布戒严，同时发出了告市民书。告市民书中在回顾难忘的1918年时指出：“在狂风暴雨的1918年，我们的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守住了察里津。”告市民书号召斯大林格勒的军民，在“今天，也让我们不惜牺牲一切来誓死保卫这座英雄的城市”。斯大林格勒的军民紧急行动起来，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8月底，德军占领顿河东岸，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斯大林格勒。斯大林一方面号召斯大林格勒军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到最后一个人”；一方面命令城外苏军在德军两翼发动攻击，牵制德军，等待援军。

9月12日，崔可夫率领的苏军第62军团尚存部队受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任务。

10月14日，德军发动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在对苏军进行了5个小时的轰炸和炮击之后，德军以5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的兵力向只有5公里的狭长防线进攻。经过空前激烈的战斗，德军突破了防线，到达了代尔加河边。德军由于伤亡惨重，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和进攻能力。这里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0月底，鲍卢斯率领的第6集团军由于元气丧尽，再也没有能力发动进攻，从而使战斗陷入僵持局面。

在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又面临另一失败。数星期来，鲍卢斯的第6集团军进展甚微。前进的距离只能以码计，而每一码都得付出高昂的代价。鲍卢

斯和东方情报部主任莱茵哈德·格伦都发出危险警告，说苏军正向北面大规模集结部队。“对敌方情况，我们尚无法作出全面的估计，因为目前局势尚摇摆不定”，格伦于11月12日报告说，“但是，敌军会尽早进攻罗马尼亚的第3军，切断通向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置我东部部队于险境，以迫使我军撤离斯大林格勒。”

其时，希特勒正在贝格霍夫，未读到这份不吉利的报告。但对罗马尼亚军队他也是很关切的，曾特意询问此地区是否有情况。那星期一直参加军事会议的普卡默尔回忆说，回答是没有，一再说没有。由于坏消息传递缓慢，希特勒并不知道局势的严重性。苏军的力量如何，人们还有怀疑；而被希特勒新近的批评（“一而再，再而三地高估敌人的力量”）刺痛了陆军总司令部，又不愿意重复他们在波兰和法国的失算。

11月19日拂晓，苏军以40个师的兵力攻打罗马尼亚第3军。德军虽然拚命抵抗，但终被占压倒多数的苏军打垮。B集团军司令迅速地作出反应。首先，他令鲍卢斯停止进攻斯大林格勒，让部队准备对付左翼的威胁；然后，鉴于罗马尼亚军垮台已成定局，他建议第6集团军立即后撤。

希特勒武断地否决了这点。早些时候的报告使他相信，苏联已流血过多，眼看要死亡了，这次反攻不外乎是垂死挣扎。他于是便令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死守，援军已在半途中。然而，这些话并未反映出希特勒的司令部本身是何等的混乱。恩格尔少校在日记中记载说，“那里一片混乱，元首自己也完全不知如何是好。在这几个痛苦的小时里，他在贝格霍夫的大厅里不停地走来走去，斥责他的将领们又重犯老毛病”。

希特勒不太情愿投入战场的坦克部队已被打退。11月21日，罗马尼亚第3军（因为老鼠咬破了电线，其半数以上的坦克抛了锚）被分割。“绝对丧胆”，一个罗马尼亚军官在日记里草草写道。“我们或是我们的祖先犯了什么罪过呀？我们为何要受这等苦？”只是到了那天，鲍卢斯和他的参谋长亚瑟·施密特才醒悟到自身的危险。苏军的坦克出现在离司令部只有几公里的地方。这就证明，第6集团军的交通要道已被苏军占领。在匆匆将司令部转移后，他便请求后撤。他的上司批准了这一建议，并请求了最高统帅。在当晚于贝格霍夫举行的会议上，约德尔建议让第6集团军全面撤退。希特勒再次说不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必须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地带。”

次日上午，也就是22日，苏军发动了庞大的钳形攻势，将第6集团军全部包围。20万德军最精锐的部队，连同100辆坦克，1800门大炮和1万多各种车辆，被困在一个大盆地。在第6集团军当天上午举行的会议上，有人建议向西南方向突围。“不行”，参谋长施密特说，“燃料不够。如强行突围，结果必然是拿破仑遭遇的浩劫。”他说，我们不得不打“刺猬”防御战。

下午，由于情况严重恶化，施密特对自己的论点开始产生怀疑。就在此时，鲍卢斯收到了新的命令：就地坚持、待命。“噢”，鲍卢斯转身对参谋长说，“现在我们有时间去考虑怎么办了。咱们分头考虑吧，1小时后再来见我，看两人的结论是否相同。”结论是一模一样的：朝西南方向突围。

此时，希特勒正在返回“狼穴”途中。撤退，这是他无法考虑的。当晚，他以私人的名义致电鲍卢斯。“第6集团军必须明白”，他说，“本人正在尽力援助你，等待解围。我将迅速发布命令。”鲍卢斯接受了这一决定，但他的一个兵团司令却自行其事，将部队后撤，以迫使鲍卢斯下令全面撤退。鲍卢斯原是有权将他撤职或逮捕的，但他未这样做，原因是情况确实危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得悉撤退一事后，把责任完全加在鲍卢斯头上，而对那位兵团司令以独立指挥权，以示嘉奖。

11月23日晚，第6集团军军长以个人名义请求允许他突围。希特勒仍置之不理，原因之一是，他对鲍卢斯抱有怀疑。戈林向他保证：德国空军可向被围的第6军空投给养。尽管这个元帅过去的战绩甚差，希特勒还是听从了他。次日上午，希特勒便令鲍卢斯“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给养将由空军空投。希特勒迫不及待地抓住戈林的轻率诺言，只凭主观想象，宣布斯大林格勒是个堡垒。这样，他便将25万德国及其盟国的官兵的命运一笔勾销了。

对鲍卢斯的上级丧失信任后，希特勒便把那个指挥官的大部分指挥权移交给了曼斯坦因元帅，即将由曼施坦因指挥的是一个新的部队，即顿河集团军，任务是阻止苏军西进，以便减轻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身上的压力，那日中午，曼施坦因给鲍卢斯发了一封恢复信心的电报：“我们将尽力解脱你的困境。”他补充说，鲍卢斯眼下的任务是：“按元首的命令，固守伏尔加和北部战线，并准备用重兵向后方突围。”鲍卢斯以为，曼施坦因在叫第6集团军固守的同时，将打开一条走廊。这样，鲍卢斯和施密特便放弃了他们自己的计划：不待希特勒允许，自行突围。

那天天黑前，为斯大林格勒运送给养的飞机，有22架被击落。25日，另外9架又被毁。鲍卢斯只拿到75吨食品和弹药。26日，陆军总参谋长蔡茨勒回到“狼穴”，不顾希特勒的愤怒，悍然建议鲍卢斯可以“行动自由”；就是说，可以强行突围，倘若失败，默许他投降。希特勒当即拒绝了这一建议，只同意叫曼施坦因采取解围行动。对各种反对意见，希特勒都以戈林一再作出的空洞保证——空运足够的给养——作为回答。“如此强烈的乐观情绪把我吓坏了”，恩格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此的乐观甚至连空军总参谋部的人都不敢有！”

那天，鲍卢斯手书感谢信一封，感谢曼施坦因新近作的关于援助第6集团军的保证。他告诉曼施坦因，他已向希特勒请求行动自由——在必要时。“我之所以要这个权力”，他解释说，“是因为我要避免这种情况：要发那唯一可能的命令，却又为时过迟，我无法证明我只能在极端紧急的情况下发布这样一道命令。我只能请求你接受我关于此事的诺言。”

鲍卢斯在午夜前5分钟收到希特勒的答复。希特勒以私人的名义发电给第6集团军全体官兵，命令他们坚守岗位，并保证尽力为他们解围。

俄罗斯的冬季风暴，曾经使拿破仑体验到了失败的滋味。130年后，又使希特勒吃到了苦头。或许曼施坦因是想让俄国人品尝一下冬季风暴的味道，他把整个救援战役定名为“冬季风暴”。

苏军已对曼施坦因的部队布下了包围圈，从南北两面实行夹击，使这支部队离第6集团军只有30公里处，再也无力前进。为避免被围歼，遂于12月下旬慌忙撤退逃跑。

新年前夕，希特勒派其私人飞机驾驶员波尔前往斯大林格勒，将第14装甲兵团司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掉一条胳膊的汉斯·休伯将军带回德国。休伯摸不着头脑。他回德国后，希特勒便叫他将第6集团军的处境准确、详细地告诉他。休伯直言不讳，毫无顾忌地将他的第6集团军所处的绝境告诉了希特勒。希特勒默默地听着，大受感动。“许多情况对我都是新的”，他说。接着，他便保证派此时在法国的党卫军装甲兵团前去为斯大林格勒解围。与此同时，空运物资将下惜一切代价地增加。希特勒深情地说，他誓将

斯大林格勒的挫折变成胜利，就像去年冬季危机后他之所为一样。

休伯带着要给部队灌输新的希望的命令，飞返战地。他于8日抵达。就在当天，苏联飞机空投了传单，其中包括一份最后通牒：不投降便灭亡。在受到休伯带来的新闻的鼓舞后，鲍卢斯告诉其各兵团司令，投降是绝对不可能的。

两天后，苏军开始进攻。第6集团军的西部战线慢慢受到压缩，食品和弹药的供应迅速减少，大部分大炮每天只有一发炮弹可发，每个士兵只有一块面包和少许马肉。能运抵战场的给养比戈林保证运到的要少得多。希特勒已丢掉了幻想，说话差不多到了尖酸刻薄的地步，他骂戈林“这家伙是个脑满肠肥的肥猪！”最大的污辱也许是选择了他的一名下级去重新组织空运，解救第6集团军。希特勒曾两次夸奖米尔契元帅，称他是不知道“不可能”一词为何物的人物。

1月中旬，米尔契来到“狼穴”。希特勒令他每天运送300吨给养至斯大林格勒。为此，他被授予特殊权力，包括有权向任何一个指挥官下令。米尔契大力进行改革，把日运量从60吨增至80吨，使被困官兵有了一线希望。然而，不久后连米尔契也无能为力。他终于醒悟到，这个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

1月20日，业已缩小了一半的战场，眼看就要瓦解了，特别是战斗打得激烈的地段。鲍卢斯目睹官兵们所受苦难如此惨重，觉得有责任再次向上级呼吁。那天，他把施密特和另外两名参谋召来征求意见。3人中，只有1人（作战参谋）主张继续打下去，于是，鲍卢斯便将一分电文相同的电报分别发给了曼施坦因和希特勒司令部。要求在无法再战时“避免全部被歼”。

曼施坦因和蔡茨勒都力促希特勒作出有利的回答。但他却继续要求第6集团军“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作为最后一项绝望的措施，一个名叫齐泽维茨的少校飞出斯大林格勒，将该处的绝境作为第一手资料向希特勒汇报，想使他回心转意。1月22日，当齐泽维茨晋见他时，希特勒紧紧地抓着他的双手：“你是从危急的地方来的”。然后，他便谈到了另一个解围计划——用一营坦克部队，突破阵线，前往解围。

齐泽维茨惊得目瞪口呆，一整军的装甲部队都失败了，一个营怎能胜得了？趁希特勒谈话停顿之机，少校取出一张预先准备好的纸，念了一连串的数字。他动人地讲述了被困官兵如何忍饥饿，如何被冻坏，给养如何日益减少，以及他们被一笔勾销后的感受。“我的元首”，他未了说，“请允许我说，不能再令斯大林格勒的官兵打到最后一发子弹了，因为他们的体力不能再战，也没有最后一发子弹了。”

希特勒惊奇地转向他，“男人可很快恢复体力”，希特勒说。他把少校打发走后，便令向鲍卢斯发报：“决不可投降。部队抵抗到底。”

其实，希特勒本人也疑虑重重，烦恼不已。但在两天后，他的精神又振奋了。原因是，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盟国会议一结束，罗斯福便要轴心国无条件投降（一些时候以来，德国人相信，卡萨布兰卡是白宫的代号，会议是在华盛顿召开的）。由于总统不可能使世界冲突用政治方法解决，所以这桩事实际上成了希特勒极端宝贵的宣传资料，唆使他的人顽抗到底。这是一线光明的希望，因为希特勒本人终于被迫接受斯大林格勒的无望的局势。据说，他已令助理主任施蒙特飞往斯大林格勒，给鲍卢斯带去一支手枪，供他在最后的时刻自杀用。

德军已经开始零零星星地投降，总数量还不少，但鲍卢斯自己仍坚定不移。他对两名提出投降问题的师长说，总的局势不允许他们采取这一行动。他们必须遵守希特勒关于打到最后一刻的训谕。他虽然作出这个决定，良心却受到压抑，因为他十分清楚他的官兵所受的折磨。直到不久前，他们的战斗意志仍然旺盛。

1943年1月8日早晨，苏军向鲍卢斯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他停止抵抗和投降。但鲍卢斯拒绝投降。1月10日早晨，苏军5000门大炮齐鸣，开始了最后分割歼灭第6集团军的战斗。战斗没有持续多久，鲍卢斯的残部就被压缩到长24公里、宽14公里的狭长地带，再被分割成南北两片。1月30日，鲍卢斯电告希特勒“最后崩溃不出24小时之内。”

就在这伙法西斯德军灭亡的前夕，希特勒还导演了一场令人作呕的丑剧：1943年1月30日是法西斯在德国执政的10周年。这一天，希特勒下令授予鲍卢斯将军以元帅军衔，同时给予在斯大林格勒被围的117名德军军官各晋升一级，妄图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士气。但是，无论怎样封官晋爵也挽救不了这伙法西斯侵略者的覆灭的命运了。1月31日，斯大林格勒市中心的德军全部歼。德军第6集团军司令鲍卢斯及其司令部的全体官兵，在中心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全部被俘。战俘们身上长满了虱子，衣衫褴褛，在零下30度严寒中有的人还赤着脚。军官们个个口袋里揣着面包和香肠。骄横跋扈、显赫一时的法西斯元帅这时完全失去了昔日“不可战胜”的威风，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装病躺在德军行军床上，灰溜溜地当了俘虏。他的参谋长代表他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这一天投降的德国将军、师长冯·特拉米抱头痛哭说：“我们也遇到过失利，遇到过一切……但是这样的惨败……”。另一个须发斑白的斯列米尔将军也哀叹道：“我快60岁了，我在德国军队里服务了40年，但这种失败却没有见到过。”

2月1日，莫斯科宣布了鲍卢斯和施密特投降的消息，在中午的例会上，蔡茨勒不相信这是真的：希特勒却坚信不疑。“他们正式投降了。绝对是这样”，他坚持说，“否则，他们会集中起来，聚集在一起，然后用残存的子弹，集体自杀。”蔡茨勒依旧不相信鲍卢斯已经投降。也许他已身受重伤，躺在某处？“不，是真的投降了。”希特勒说，“他们会直接被带至莫斯科，交给克格勃处理，他们还会不加思索地发布命令，让北方战区投降。”他继续漫无边际他说下去，称赞朝自己脑袋上开枪解决自己的军人。“这样做多简单！一支手枪——便把它变得轻而易举了。要是怕这个，哪是多大的懦弱。吓！还不如被活埋！像这样的情况，他非常清楚，他的死能为邻近战场的官兵树立一个榜样，如果树立这样一个榜样，怎么还想让别人继续打下去。”

他继续大骂鲍卢斯。“最令我痛心的是，我把他提升为元帅。我本想让他最后满足一下。这是我在这次战争中提升的最后一位元帅。你们切不可卵未孵化先数鸡。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当一个人看到这么多人死去后——我真的要说：这是多么容易……”他语无伦次了。“……那他是不可能想到的。荒唐可笑，做那种事，这么多人不得不死去。他本可以超脱尘世，永垂千古，为世人垂青。但他却宁愿去莫斯科，这是什么选择呀？简直毫无道理！”

1943年2月2日，具有历史意义的斯大林格勒大会战以苏军的胜利而告结束。战后，希特勒哀叹道：我的“金戒指”丢了！

第十四章 希特勒：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趾高气扬的德军装甲兵看见了尼罗河

隆美尔在家信中忧伤地写道：可惜形势发展不能如愿

隆美尔：如果不及时运送军需品，我们就撤出北非

希特勒：让一个人在重大的岗位上呆得过久，他就会逐渐丧失勇气

丘吉尔：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将战无不胜

希特勒的末日开始了

1942年7月1日，北非沙漠中的英国第8军团，在一个离亚历山大港约60余公里名为阿拉曼的地方，濒临全面溃败。该军团的危急处境，使得困顿疲惫的军队和惊诧不已的英国公众都感到大惑不解，因为仅仅35天以前，第8军团——这支出类拔萃、最为能征善战的英国部队，还在约1200公里以西利比亚沙漠完善的既设阵地上，摆开阵势，准备给隆美尔的非洲军以粉碎性的打击。然而此时此地，第8军团不仅遭到败北，而且明显地趋于崩溃，趾高气扬的德国装甲部队几乎已开到亚历山大和开罗的大门口。

英军在北非战场上的败退以及托卜鲁克的失守，令丘吉尔大为震惊。一旦德军闯进埃及，就会从中东地区进入欧洲战场，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然而，隆美尔的暂时胜利并不是天衣无缝，他的军队也有致命的弱点。他深入沙漠，长长的战线和遥远的后方补给将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在这一点上，英军却占有优势，有足够的后援，皇家空军也经常袭击隆美尔的运输线。

7月1日，星期三，英军听到隆美尔到达阿拉曼一带后，一片惊慌混乱，指挥部甚至在大批焚烧文件，士兵们把这天称为“圣灰星期三”。开罗人看到烧文件的黑烟便纷纷外逃，车站上挤满了人。

天黑时，隆美尔并没有突击，英军才多少稳定下来，也有了喘息之机，7月2日。隆美尔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显得力不从心，士兵疲惫不堪，仅有40辆投入战斗的坦克，不可能摧毁英军防线。奥金莱克手下的大批坦克粉碎了隆美尔的进攻，隆美尔的幻想化为泡影。7月3日，隆美尔再次发动进攻，可是仅投入了26辆坦克，因此，又一次被英军打败。英军在奥金莱克的指挥下开始逐步扭转战局。7月4日，隆美尔在他的家信中忧伤地写道：“可惜形势发展不能如愿，抵抗力量太强，而我们兵力已经耗尽，”隆美尔的进攻一次次失败后，暂时停止进攻，进行休整，奥金莱克抓住时机，调兵遣将。

整个7月上旬，双方多次苦战，形成了无休止的拉锯战。得到加强的隆美尔非洲军展开一系列攻势，但都未成功。在这期间，英军飞机频频出击，取得了显著成效，德国、意大利开往北非的增援船只的30—40%被击沉，给德军的前线补给造成了重重困难。英军也发动了凌厉的攻势，隆美尔被迫后撤。

7月13日，隆美尔重新集结了他的非洲军的装甲部队，再次反扑，阿拉曼战役正式打响。隆美尔的进攻并不顺利，处处遇到阻截。在他还未来得及集结力量重新攻击时，英军反而在夜间主动出击，给德军以沉重打击。双方在阿拉曼附近的鲁瓦特伊岭的争夺尤为激烈，坚守该高地的英军抗击着疯狂进攻的德军。

整个7月，双方进攻与反进攻，冲锋和防守，战斗持续不断。在一条并不太长的战线上反复拼杀，双方死亡人数超过了1万人，战争变成了无情的消耗战，隆美尔在托卜鲁克缴获的英军战利品差不多消耗殆尽。隆美尔实在

经受不起消耗的打击，他每得到一辆坦克和一车增援物资都要费上一番周折，英军英国皇家空军和海军从未让他的补给顺利过，相比之下，英军的后援却源源不断地运抵北非。尤其是配有 74 毫米人炮的新式坦克增强了英军的战斗力，使英军可用之与德军的“马克”型坦克相匹敌。

8 月 31 日，隆美尔企图包围英国第 8 军团，进逼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从地中海边到盖塔拉低地之间约 60 余公里长的沙漠战线上，在酷热天气中进行了一场恶战，但是隆美尔没有达到目的，9 月 3 日，他中止战斗，转攻为守。在埃及的英军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员、枪炮，坦克和飞机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飞机主要来自美国）。8 月 15 日，还调来了两个新司令官：一位是脾气古怪却颇有天才的将军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爵士，接任了第 8 军团司令；另一位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后来证明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和有才干的行政官，他担任了中东总司令的职务。

隆美尔本人健康状况很坏，上下车都得由人搀扶，他感到非常痛苦，夜不能眠，即使是这样，如果他怀疑英国要马上进攻的话，他肯定也不会离开阿拉曼。但他并没有任何怀疑，9 月 23 日，即“轻盈”计划进攻前整整一个月，他以“沉重的心情”离开了非洲。

隆美尔的第一站是罗马，在那里，他会见了墨索里尼，并声明，“如果不按照我要求的规模给我们运送军需品，我们就得撤出北非”。然后，他乘飞机飞往设在俄国文尼察的元首司令部。隆美尔到达的时候正值希特勒左一个右一个地把在高加索不服从他命令的将军们解职的时候。

在英军把德军牵制在阿拉曼的同时，俄国也正在把他们牵制在斯大林格勒。希特勒患高血压和泻肚子。他深信红军已经完蛋的欢快感，随着俄国的冬天开始笼罩着咸海而开始消逝。不过，他对隆美尔的欢迎还是满亲热的。

希特勒患有一种远视症。他带上眼镜看着地图，倾听隆美尔对阿拉曼形势的说明，然后，他把话题转到军需供应方面，隆美尔说，这种状况接近一场灾难。仅 9 月份的第 1 个星期，英国人就击沉 7 艘军需船，包括 3 艘油轮。隆美尔怀疑这是由于意大利的叛国者或意大利的泄密（实际上两者是一回事）造成的。在谈到汽油、弹药和新兵供应的状况时，隆美尔非常坦率地说，他已陷入绝境，只有足够的、不间断地供应才能拯救他。

希特勒对他的讲话并没有生气。按往常他完全会生气的。但他只是说：“不要着急，我决意给予非洲所有必要的支援。不要害怕，我们毫无问题将拿下亚历山大港。”他长篇大论地讲了新的渡船可以赶运隆美尔的军用物资，以及新的战斗机、坦克和多管迫击炮等所有比英国任何武器都优越的武器。他还提到了一种新式的秘密武器，其爆炸力“能使两英里外的人从马上跌下来”。他指的是原子弹。

隆美尔同希特勒的会面结束了，希特勒请他好好休息。隆美尔飞往奥地利的维也纳新城，从那里乘车到塞莫林的山里去治病。1942 年 10 月 6 日，他到达塞莫林。显然，他仍旧不知道“轻盈”计划即将开始。但当他的篷式汽车爬上高山公路时，隆美尔说了一句，似乎表明了不再相信希特勒了。他对他妻子说，“（希特勒）说了那么多的话好象是不要我着急，”至于说到他，希特勒说，他对隆美尔的明显的失败主义是不满意的。希特勒说：“确实，我认为不应当让一个人在一个责任极其重大的岗位上呆得过久。那样他就会逐渐地丧失勇气……戈林也有这样的印象，他说，隆美尔已完全丧失了勇气。”希特勒—隆美尔的关系开始恶化了。

西方的天空出现一片金光，整个沙漠披上了深紫色的服装，1942年10月23日夜幕降临了，阿拉曼前线鸦雀无声。那里的傍晚一直是那样寂静，只有不时传来几声野狗的狂吠或发射照明弹的声音。设在特勒埃莎以西峡谷里的德军司令部里没有一点迹象表明，英国当晚就要攻击。施图姆将军正同他的参谋们一起围在一个搁板桌上吃饭。那天有人猎获了一只羚羊，肉做得又香又嫩。

10月24日下午，隆美尔在那里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电话。“隆美尔，非洲的消息很不妙。情况一时好像还弄不清。看来没有人知道施登姆将军的下落。你觉得能回到非洲，重新接管那边的工作吗？”隆美尔病虽未好，但同意立即回到非洲。

10月25日凌晨，隆美尔在希特勒的督促下火速从德国返回阿拉曼指挥所，此时，阿拉曼战役已经进行了48小时。

隆美尔到位后立即组织了数次反击，并命令他的部队；全军必须决战到底，临阵逃脱或违抗命令者，无论职位高低，一律军法论处。然而德军的多次进攻均没奏效。

蒙哥马利于10月23日下午9时40分发动进攻。10月25日晚，隆美尔回到阿拉曼西面的司令部时，德军已给打败了。第8军团的大炮、坦克和飞机太多了，尽管意、德军战线仍在固守，尽管隆美尔仍在拼命调动他那些备受打击的各师，以抵挡来自各方的进攻，甚至还展开反攻，但是他已意识到形势毫无希望了。他没有人员、坦克和汽油的后备力量。英国皇家空军这时终于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德军的人员、装甲车辆和剩下来的军需物资进行了无情的轰炸。

隆美尔很清楚自己所面临的不利战局，如果他的部队坚守在原地，一旦英军突破防线，就会形成包抄的态势，德军必将彻底覆灭。因为他根本不可能迅速地将辎重装备和大批非机械化的意大利步兵撤到新的防线。隆美尔不得不酝酿撤退到新防线的计划，因为阿拉曼战线北段已经被英军突破。29日下午4时，隆美尔命令所有北非作战部队撤至梅尔沙马特鲁地区，组成新的防线。于是，隆美尔便悄悄地开始了全线大退却。

11月2日，蒙哥马利的步兵和装甲部队突破了战线的南部，开始压倒守卫这一防线的意大利师。这天晚上，隆美尔向设在3,000公里以外的东普鲁士的希特勒大本营发去一封无线电报：

“我再也守不住了，打算乘目前为时尚不算晚，向西撤退到60公里之外的富卡阵地。”

第二天，当隆美尔已开始这样行动时，最高统帅打来了一份很长的无线电报。

致隆美尔陆军元帅：

我与德国人民怀着对你的领导能力和在你领导之下的德、意部队的英勇精神的忠实信心，注视着在埃及进行的英勇防御战。在你现在所处的形势下，只有坚守阵地，绝不后退一步，把每一条步枪、每一个士兵投入战斗，舍此别无考虑……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别无其他道路。

阿道夫·希特勒

隆美尔看完这份电报，绝望地把它放在一边。这是一道要部队去送死的荒唐命令。然而他是个军人，他的天职仍是服从命令。此刻，他难以决断，究竟应该服从命令而让部队遭受一场无法逃脱的灾难；还是拒不服从，从而

招致必然的个人不幸。军人的职业感最终使隆美尔作出了坚决执行希特勒命令的决定，他要求部属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取得当前战斗的胜利。他强调，元首的命令已排除任何机动防御的可能，并命令非洲军守住现在的阵地。这一命令坚持到4日下午3时左右，在英军的猛烈打击下隆美尔的防线被打开了一个20余公里宽的突破口，4个意大利师全部投降，9名意大利将军被俘。

直到此刻，隆美尔已无法再坚持希特勒的命令了，他意识到如果这样再守下去，他的非洲军将全军覆没。他断然把命运操在自己的手中，下令部队准备撤离。晚8时50分，希特勒也终于同意撤退，就这样，隆美尔的7万残兵败将开始艰难地撤向富卡。

但是，富卡阵地早已被蒙哥马利的坦克越过了，隆美尔率领他的非洲残部在15天中一气溃退了1000多公里，一直撤到班加西以西，但是到了那里还是没有驻足喘息的机会。残部中有意大利部队2.5万人，德国部队1万人，60辆坦克。

6日凌晨，隆美尔向梅尔沙·马特鲁进发。这天，蒙哥马利在马特鲁正东方向收紧罗网。这已是他第四次夹击，但隆美尔又再次得以逃脱，当时正是大雨如注，沙漠泥泞，使英军迂回的企图搁浅。隆美尔利用两天的时间整顿部队继续向西逃。隆美尔领着这支败下阵来的大军，终于穿过了北非海岸数百公里荒无人烟的沙漠。一路上，他们忍受着热带白昼酷热的煎熬，经受了疾风暴雨的吹打，这支首尾长达约100公里的撤退大军，一路上经常遭到无情的空袭，士兵们在缺水少粮的情况下，仍然为掩护撤退进行着殊死的抵抗。几个星期，几个月过去了，一片青山丛林映入眼帘，突尼斯到了。

第8军团创造了辉煌的功勋，赢得了一场历史性的胜利。阿拉曼战役最后以蒙哥马利大胜隆美尔而告终，这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首次取得的决定性的胜利，也是1940年到1943年北非战局的转折点，它使纳粹德国从此彻底丧失了对北非和地中海的控制，对战争的全局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役，德意军队伤亡2万人，被俘3万余人，其中1万是德国人。英国首相丘吉尔听说这一消息后，破例下令要伦敦的教堂敲响报警的钟声欢庆大捷，同时丘吉尔对此次战役的胜利也予以高度评价：“它实际上标志着命运的关键。我们可以说，在阿拉曼战役以前，我们是战无不胜，在阿拉曼战役以后，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这是阿道夫·希特勒末日的开始，也是他的敌人迄今为止赢得的最有决定性的一场战役。虽然，下面还有一场比这更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即将在俄国南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开始。但是在它爆发以前，希特勒还将从北非听到更坏消息，这个消息决定了轴心力量在这一地区的命运。

早在11月3日，希特勒大本营在接到隆美尔惨败的初步报告时，便得悉发现有盟军舰队在直布罗陀集结的消息。最高统帅部中谁也猜不透这批舰队的动向如何。希特勒认为只不过是法军驶往马耳他的又一批由众多舰只护送的船队而已。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因为半个月以前，即10月15日，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就曾讨论过几份关于“盎格鲁—撒克逊”即将在西非登陆的报告。情报显然来自罗马，因为在一个星期之前，即10月9日，齐亚诺在与军事情报机关的领导人会谈以后，在日记中就写道：“‘盎格鲁—撒克逊’正准备在北非大举登陆”，这个消息使齐亚诺大为沮丧：“我预见到这次登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盟军对意大利本土进行直接的进攻。”

事实证明这个预见是正确的。

希特勒最初听到这个情报，并没有予以十分重视，因为这时他正为俄国人并未停止他们的拼死抵抗而操心，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别的问题。10月15日，在最高统帅部的一次会议上，约德尔建议准许维希法国增援北非，以便使法国人能够击退英美的登陆部队。据最高统帅部的大事日记所载，希特勒没有同意这个建议，认为这可能引起意大利的不满，意大利人对增强法国力量的任何措施都是嫉妒的。直到11月3日为止，德国最高统帅部中似乎再没有人提起这件事。但是在那一天，尽管在直布罗陀的西班牙一边的德国情报人员已经报告，说有大批英美舰队集结，希特勒由于正在忙着为在阿拉曼的隆美尔打气，对于在他看来只是又一批开往马耳他的护卫舰队的小事，并没有关心。

11月5日，最高统帅部接到报告：一支英国部队正从直布罗陀向东开出。但是一直到11月7日早晨，美英部队在北非开始登陆的12个小时之前，希特勒才对来自直布罗陀的最新情报稍作考虑，这天上午他在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又接到报告：英国驻在直布罗陀的海军部队正与从大西洋调来的大批运输船只和军舰会合，向东驶往地中海。参谋人员和希特勒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大批海军舰只的目标何在？希特勒说：“他现在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西方盟国可能试图用四五个师的兵力在黎波里或班加西作大规模登陆，以便从后方打击隆美尔。”最高统帅部的海军联络官西奥多·克朗克海军上将宣布说：“敌军部队最多不过两师人。就算两师人吧，也必须采取行动对付。”希特勒要求地中海方面的空军立即加强力量，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目前不可能办到。”根据最高统帅部大事日记来判断，这天早晨希特勒只办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通知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准备执行“安东计划”。这个计划是占领法国至今尚未被德国控制的地区的代号。

希特勒没有把这个预兆不妙的消息或隆美尔的困难处境放在心上——如果英美在他的后方登陆的话，隆美尔将成为瓮中之鳖。希特勒也没有把最近从俄国前线传来的一个情报放在心上，这个情报警告说，俄军即将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6军团的背后顿河沿岸发动反攻。

11月7日午饭以后，希特勒乘车到慕尼黑去了，因为第二天早晨，国社党的老党员将要在慕尼黑举行一年一度的庆祝“啤酒馆政变”的纪念集会，希特勒预定要在会上发表演说。

正如哈尔德所说：在战争期间这一危急的关头，希特勒作为政客的本性压倒了他作为军人的本性，他把在东普鲁士的最高统帅部临时交由一个名叫冯·布特拉-勃兰登菲尔斯的上校负责。最高统帅部的负责军官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与希特勒一同去参加啤酒馆庆祝活动了。希特勒曾经坚持要亲自过问在辽阔的战线上的师、团以至营的行动，以指挥战事，但正当希特勒的纳粹大厦开始倾陷的关头，他却为了一桩并不重要的政治事务，到远离战线的数千公里的地方作这一次旅行。这种做法实在是奇特和疯狂的行动。希特勒开始变了，他开始腐朽衰退了。正如戈林早已如此一样。戈林的一度强大的空军在日趋衰败，但是他却日益迷恋他的珠宝和玩具火车，根本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一场旷日持久、日趋艰苦的战争的种种不愉快的现实问题。

第十五章 “7.20 事件”

“独眼上校”：我们来拯救德意志

爆炸一旦成功，“死神”即付诸实施

轰的一声巨响，希特勒禁卫队的军官们惊呆了

施道芬堡：我刚才看见了希特勒的尸体

凯德尔：元首只是受了点轻伤，施道芬堡在哪里？

希特勒：绝不能放过这些野心勃勃、没有天良、可恶愚蠢的军官！

1943年的希特勒内外交困，犹如一个狂徒站在面临深谷的悬崖上。这一年，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6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3月13日那一次最为人熟知。当时希特勒正在战线战场斯摩棱斯克附近柯立茨元帅的总部里。那架载他回国的飞机上，一位随行人员收到一个包裹，里面有两瓶法国白兰地酒，是送给拉斯敦堡一位将军的。包裹里其实有一枚定时炸弹，起爆装置已经校好，将于预定起飞时间30分钟后爆炸。参加密谋的人在斯摩棱斯克焦的地等待希特勒遇难的消息。一项使用暗语的信息传来，希特勒平安无事，因为炸弹没有爆炸。

到了1944年7月，盟国已在柏林投下无数炸弹，许多地区全被摧毁，到处都是弹坑。几乎每夜都有空袭，建筑物纷纷倒塌，消防车赶往各处救火，但多数是徒劳无功。

7月20日早上天气酷热，有风雨即将来临的兆头。本德勒街陆军部的卫兵仍然穿着整齐的制服。在热浪和使人忧虑的战报重压下，陆军部保持沉着镇静，每一层楼都秩序井然。后备军总局司令佛罗姆将军正在办公室里忙于处理紧急请求增援的文件，可供调遣的部队实在太少了。

在附近的一个办公室，3名军官在长谈后正要分手：佛罗姆辖下后备军总司令奥布里希德将军站在自己的办公室后面，参谋长施道芬堡上校和海福敦中尉面对着他。这两个人即将动身前往机场，一架容克式飞机正在那里等着把他们送往东普鲁士拉斯敦堡希特勒的最高总部。

施道芬堡，上校军衔，年方36岁，一头黑发，身材魁梧，左眼戴着黑眼罩，胸前挂满勋章，遇有不宜用电话联系的事情，他总是象这次一样，搭乘飞机前往最高总部向希特勒当面报告，海福敦中尉和他同行，两个各带着公事包。施道芬堡用只有三个手指的左手拿手帕擦拭前额，他的右手在突尼西亚被地雷炸掉，装上柔韧金属制成的假手。

施道芬堡满头大汗，那张脸叫人觉得难过。他的左眼没有了，整个轮廓凹陷扭曲。况且，他心里非常紧张，他那双假手拿着的公事包里有一枚炸弹，当日就要在斯拉敦堡用它炸死希特勒。

1944年7月20日，德军及其友军正沿波罗的海至喀尔巴阡山的整条东线撤退。自6周前盟军进攻以来，西线战况也很危急。一些德国将领甚至下结论说：“军事失败无可避免，只有在政治方面作出的决定才能改变事态的发展。”

施道芬堡坐在那架载他前往拉斯敦堡的飞机上，把公事包放在膝盖上。尽管他是个伤残者，由于他殷切恳求，还是被推选担负这项任务，他坚持说当年受伤躺在床上的时候，曾看到一个幻想，并从上天接受了解救祖国的使命。人选既经决定，参与密谋的首领便替他安排好了一个职位，使他能经常前往希特勒的总部。

施道芬堡知道，他公事包里的炸弹和 1943 年 3 月 13 日没爆炸的那枚完全一样，但是他并没有气馁。这枚炸弹的起爆装置曾经过仔细地试验过，一切性能良好，是当时可以弄到手的上好炸弹，体积小，又不曾发出响声。他们没有时间制造一件更好的谋杀工具，因为已有太多人洞悉内情，随时有被盖世太保发现的危险。

希特勒的对头之所以要赶快下手，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如果再拖延，就会徒劳无功。预定在除掉希特勒后接管政权的临时政府将向英、美两国作出这样的请求，“我们已经把德国从国家社会主义中解救出来，现诚恳求和，望从轻发落。”除非在完全战败前赶早实行这项计划，否则难望英、美两国应允请求，放弃要德国无条件投降。

施道芬堡上校很清楚当时的形势，所以急于动手，虽然他到陆军部还不到三个星期，但他已经三次携带炸弹上机。

第一次是在 1944 年 7 月 11 日，前往贝兹加登，希特勒当时正在那里小住数天。他和希特勒在房里呆了半小时之久，但是他没有按炸弹的起爆装置，为什么呢？因为计划要同时置于死地的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

第二次是 7 月 15 日，在拉斯敦堡。这次与希特勒一起在会议室里的也没有希姆莱和戈林，施道芬堡该怎么办？他走出会议室，打电话给柏林的同谋，用暗语问能否下手。“下手吧！”对方说。可是待他回到会议室时，很可惜，希特勒已经走了。

7 月 20 日晨，施道芬堡在飞机上想：“第三次一定不能再误事了。”不论希姆莱和戈林是否在场，他都必须引爆炸弹，只要能炸死希特勒就行。这一次希特勒一定在场，因为是他亲自召见施道芬堡的。

7 月 5 日，苏联境内中路大军前任司令柯立茨元帅来到隆美尔设在拉罗希台恩的总部，他这次来是接替伦德斯特的职位。经过希特勒为时两周的反复训诫，柯立茨已被说服，认为如果不能把盟军赶回海上，伦德斯特和隆美尔均难辞其咎。

“你那种过份悲观和个人主义的态度，已经使元首对你信心渐失。”他对那位非洲军团的英雄说。

“你疯了？”隆美尔反唇相讥，“我劝你在亲自看过西线的形势之前，不能妄下断语。”

于是，柯立茨前往西线巡视。48 小时之后，他坦诚地向隆美尔道歉：“情形果然跟你说的一样，元首尽管获得种种消息，却依然活在梦中。待旁人把他从梦中拖出来，告诉他事情出了毛病时，他就只会找替罪羊。”

这次会谈后，柯立茨闷闷不乐地回到圣日耳曼恩雷的总部。7 月 20 日大清早，他又来到拉罗希恩，重读隆美尔在 7 月 15 日所写的一篇备忘录。以下是文件内容的摘要：

诺曼底战场的情势日益艰难，已快到危急关头。由于战斗激烈，敌方作战装备威力较大，又控制了制空权，我方损失迅速削弱我军战斗力……我们损失 9.7 万人（包括 2360 名军官，其中有 28 名将官和 354 名单位指挥官），只得到 6 千人增援。我们作战物资的损失也同样惨重。有鉴于此，我们不能不预料在两、三周内，敌军就会突破我们已被削弱的防线，围攻法国。这次突破的后果是无法估计的。

隆美尔在文件的末尾亲笔加上这样的几句话：“务请了解上述情势的一切涵义，我身为这个集团军的司令官，有责任把实情坦白告诉你。”

这篇备忘录不是写给柯立茨元帅的，而是写给希特勒的，因为循正常途径传阅，所以到了柯立茨手中。他收到这份文件已三天，却还没有呈上去，原因有二：第一，隆美尔受了重伤，当时正躺在勃内一所医院里。7月17日那天，他坐的车在里瓦洛附近的路上遭3架战斗机的机枪扫射。隆美尔被抛出车外，满身鲜血。不省人事，还不知道能否保住性命。第二，柯立茨要把备忘录呈上去，必须先附加他自己的意见，这不但十分棘手，而且实在危险万分。我们可以猜想到柯立茨当时的心情：

“唔，这算是隆美尔的最后通牒了。我得说他已给了我适当的警告，7月20日那天，我问他‘依你看来，我们在诺曼底能支持多久？’，他回答说‘我们可以先问问战地司令和他们上司的意见。如果答案和我所预料的一样，我们就可以把情形告诉希特勒，并且坚决请求他结束西线战事。他肯定会大力否决这项建议。到时那些想推翻希特勒政权的人就可以下手实行他们的计划。’

“隆美尔坦白地向我提到他跟柏林同谋者几位密使的几次谈话。我并不掩饰我赞成摧毁国家社会党的虐政，但坚决表示不会参加政治行动。最后在回答一个直接的问题时，我说我的决定将视战地司令答复我们的调查而定。

“7月13、14和15日一连三天，隆美尔亲自作了调查，所得到的答案都十分悲观。那份备忘录的内容非常确实，所作的预测也很合理。现在，在把备忘录呈上去之前，我必须加几句自己的意见。凭良心说，我赞成报告以及其中的结论，但又不能使自己对最后通牒负责，这绝非易事。然而如果事态有变，不对最后通牒负责可能也是个错误。”

柯立茨元帅决定再好好考虑24个小时。

不大熟悉支持这项阴谋的人，并非只有柯立茨，德军高级军官对此态度各异。参与密谋的首要分子有：已退职的贝克将军、魏茨雷本将军、特雷斯考将军、史迪夫将军、奥利布希德将军、霍普纳将军、哈里斯坦将军、费奇贝将军、杜马斯将军、施道芬堡上校和史拉布伦多夫上校。

其中，贝克就是内定的新政府首长。他任参谋总长时，曾公开反对希特勒把布隆堡将军和弗里奇将军免职，1938年脱离陆军，他是这次密谋的韦要策划者。1944年7月，他承认自己已心力交瘁，可是并没有逃避责任，因为他认为自己早在大战前就反对希特勒，将会最得盟军信赖。

这项密谋的突击手和实际执行者都是军人，但他们并无操纵继任政府的意思。总理职位留给前来比锡市长保守派分子戈德勒，社会民主党的罗施纳出任副总理。任命内阁阁员实在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因为希特勒死后的政府按理应该包括所有参与密谋、持不同政见的各派代表。

施道芬堡上校可以想象得出，从飞机降落起到炸弹爆炸止，他每一秒钟都要采取的步骤。

希特勒总部名称叫“狼穴”，在拉斯敦堡市外10公里处，面积约8平方公里，由三个同心环形区组成，只有一条路通达。最外的一环有个火车站和小型飞机场；禁卫队的营房也在这里。第二环由参谋本部的官员占用，最内一环四周布满地雷，并有两排通电的带刺铁丝网围着，在这一环的内外，每隔30公尺就有禁卫队员站岗。入口只有一个，由禁卫队和保安人员看守，负责检查所有进出人的通行证。这里的通行证只能使用一次。

希特勒的房子就在内环的中心，是个水泥防主掩蔽所，在地上的部分有些小窗。周围是侍从军官的住所，呈深绿色，铺上苔藓作伪装。希特勒另有

一幢木板房子，显然很少使用。

施道芬堡只去过一次“狼穴”，但已把看到一切细节牢记心中，希特勒召集的会议在12点30分左右开始，施道芬堡读罢报告，回答完了希特勒的问题，就得马上去打电话，他得先把起爆装置弄好，把装炸弹的公事包留在会议桌上。那枚炸弹相当于一颗150公分口径的炮弹，在密封的防空掩蔽所里爆炸，必定更猛烈。

防空掩蔽所一旦炸毁，希特勒死去后，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柏林的陆军部，贝克、奥布里希德和其他同谋都在那里等他的消息。然后总部的通信组组长费奇贝将军便把“狼穴”通往德国各地、各战场和占领区的电话线全部切断。

同时，奥布里希德将告诉佛罗姆希特勒遇刺身亡，应立即实行特别为此突发事件而准备的计划，佛罗姆将军传令各政府机关首长，叫他们打开《死神计划》的信封。《死神计划》是由同谋者拟定的。按照计划规定，陆军将接管政府，禁卫队将被禁闭在营房里，头领受到监视。有关这些行动的命令要发给全体陆军将领。

驻柏林一带的步兵和坦克部队将开进市区，包围主要的公共建筑物。35岁的雷梅少校指挥的警卫营则把守陆军部，以防禁卫队来攻。

新总理戈德勒将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他那篇获贝克同意的讲稿，将阐述以下几个要点：

“新政府的成员从来不想战争，他们的主要目标是促进和平；鉴于任何交战国纵使牺牲更多也下能达到任何目的，新政府打算立即停战；道德标准必须恢复，但是只可惩罚曾颁发暴令的人；必须成立联邦政府，从速举行大选。”

施道芬堡的飞机在外环的小机场降落，一辆在那里等着的汽车把他和海福敦接走，沿迂回的道路驶过林地。他们通过一道警卫进入第二环，再经过另一值警卫。禁卫队队员向他们敬礼，检查通行证，放他们过去，不久施道芬堡和海福敦下车，随一名前来迎接的禁卫队军官离去。

那名军官没有领他们到希特勒的防空掩蔽所，却带他们到一所松木房子，希特勒原来的住所。会议改在这里举行，是因为热浪逼人。施道芬堡并没有因此改变计划。他残缺的右臂可以感受到那枚炸弹的重量。不出1个小时，或许30分钟，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德国的命运将掀开新的一页。

“等一下！”他们到达接待室的时候，那禁卫队军官对他们说。

他打开一扇门，走进去，不一会就与凯德尔元帅和几位其他高级将领一同走出来。凯德尔和施道芬堡打个招呼说：“来吧，会议刚开始。”

时间是11点40分。凯德尔等人和施道芬堡走进会议室，海福敦留在隔壁装了一排电话的房间里。会议桌上放着地图，墙上也挂满了地图。三军20多名高级将领仁立在会议室中6米长的地图桌四周，还有6名速记员，两条粗实的桌脚撑着厚厚的橡木桌面。希特勒在桌的一头，他身穿褐色上衣，衬着一条黑裤子。施道芬堡发现戈林和希姆莱都不在，豪辛格中将在报告东线战场的情况。接着，希特勒叫施道芬堡宣读他的文件，并提出问题，施道芬堡一一作答，就轮到另一个人报告了。

施道芬堡把公事包靠着一支脚放下，距离希特勒站着的地方约有一公尺远。这时一名禁卫队军官走来告诉施道芬堡有人给他来电话，这是海福敦预先作好的安排，让施道芬堡能离开会议室。施道芬堡俯身假装在公事包找文件，把定时炸弹的起爆装置安好。然后站直身子，走出会议室。他在接待室

里看见海福敦。两人一起从前门出去，朝停放在不远处的汽车走去。

12时42分，会议室上空突然窜起一片火光，紧接着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本屋的房顶塌了下来，吐出条条火舌，人也给抛向半空。禁卫队的人们惊呆了！过了片刻才呼喊着重跑到现场。其中有些担着担架直冲进浓烟之中。浓烟消散后，可以看见他们抬着尸体从瓦砾中走出来，从汽车旁经过。

“我刚看见他们抬着希特勒的尸体经过，”施道芬堡兴奋地说，“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俩人上车沿原路返回。到达第一道警卫那里停下车来，那些卫兵显然已听到爆炸声，或许起了疑心，施道芬堡探头出来。

“紧急任务！”他沉着地说。

他那张残缺的脸，激动得紧皱起来，给人印象再深刻不过了。那些禁卫队队员盯着挂在他胸前的绶带。紧急任务？他们在1个小时前看着这位大战英雄前去和元首开会，哪还用怀疑？

“通过，”负责的卫兵说。

他们同样轻易地通过了第二道警卫，来到小机场，飞机正在等着。“我们马上起飞，”施道芬堡对飞行员说，“先让我打个电话，”

他走进电话亭，要求接通陆军部和奥布里希德将军讲话。施道芬堡听出是奥布里希德，用密语清楚说明希特勒已死，要马上实行接管计划。

下午1时，柏林。

奥布里希德走进佛罗姆将军的办公室，说：“有人在总部行刺元首。元首已经死了。我们必须着手实行《死神计划》。”

“你怎么知道元首已经死了？”佛罗姆问道。

“施道芬堡打来电话说的。”奥布里希德答道。

佛罗姆犹豫片刻之后，说：“我不能单凭一位上校的话就颁布戒严令。我必须亲自打电话到拉斯敦堡问一问。”

奥布里希德说：“你打不通的。那里的电话总机现在大概已经破坏了。”

但是，佛罗姆还是接通了电话。“我是凯德尔，”那一旁传来的声音说。

“柏林方面谣传有人行刺元首。”佛罗姆问说。

“不错，但是失败了，元首没有遇难，只受了一点轻伤。施道芬堡在那里？”凯德尔问。

“他还没有回来。”佛罗姆答道。

奥布里希德放下电话，然后说：“凯德尔在撒谎！”

他离开佛罗姆的办公室，回去找贝克。

“佛罗姆和凯德尔通过电话。凯德尔说元首只是受了伤，我敢说那一定是谎话，施道芬堡刚才说是十分肯定的。”

贝克和奥布里希德最后决定等施道芬堡回来再说。过了很久，却毫无动静。情势奇怪极了！

4点，施道芬堡满头大汗地走进办公室。

“我们决定等你回来再说，”贝克告诉他。

“什么？你们还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不是接到我的电话了吗？爆炸非常厉害，我亲眼看见人们给炸得飞上半空，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遇难。”

回克和奥布里希德打断了他的话。

“凯德尔没有死，他接的我的电话。”

“那么是费奇贝没有把总机毁掉！”

“凯德尔说元首还活着！”

“如果凯德尔没有死，他说的话都是谎话！”施道芬堡喊道，“我亲眼看见元首的尸体！希特勒已经死了，你们却没有采取行动！”

贝克和奥布里希德面面相觑。

希特勒确实没有死。原来，在场的一位将军嫌公事包碍事，将他踢到了桌子底下，桌子的一角挡住了炸弹，才使希特勒侥幸逃命。

暗杀发生后的头3个小时是“停止的3小时”。策划谋反的本德勒大街本土部队参谋部，暂时还无强大的军事后盾。而党卫军头目希姆莱由于通信联络中断，也无法调动柏林城内外的纳粹部队围攻本德勒大街，而3小时后，掌握在谋反者手中的柏林市郊4所军事学院的精锐部队，即可抵达市中心。他们不仅装备有重武器，而且数量上也使党卫军处于劣势。只要他们一出发，谋反将稳操胜券。但是，有权调动部队的只有佛罗姆上将。由于佛罗姆不同意发出信号，”宝贵的3个小时就白白浪费了。

16时30分，施道芬堡上校抵达本德勒大街总部大楼，立即到佛罗姆办公室向他摊牌。佛罗姆大惊失色，转而勃然大怒，命令上校自杀。上校劝导无效，便把他监禁起来。

霍普纳上将接替了佛罗姆的职务，施道芬堡立即操起电话机调动部队。

正当施道芬堡叫人依次接通欧洲占领区中所有重要的指挥中心，以便直接通话的时候，党卫军已怀疑到这位“独眼上校”。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从东普鲁士来电话命令逮捕谋杀犯，但希特勒及其手下的人还确信暗杀系个别人所为。一同参与政变的柏林市警察局长也报告说，他刚才与盖世太保通了电话，希特勒死里逃生，电台即将广播有关声明。

为扭转局势，党卫军部队已经出发。

政变部队怎么办？陆军总部大楼里蔓延着不安情绪，某些人刚刚把纳粹徽章从自己军服上扯下，现在又有些害怕，在暗自寻找针线。这一切恶果均是由于中午行动迟缓所致，如果在那宝贵的3小时及时调兵，部队早已抵达。

18时30分，广播报道了暗杀希特勒失败的消息，但施道芬堡仍不甘罢休。这时传来了鼓舞人心的消息，第一批坦克已驶入市中心，然而，到了21时许，广播电台广播了希特勒的演说。同时，已被希特勒任命为预备队司令的希姆莱乘坐飞机在柏林市郊着陆，党卫军先头部队朝柏林挺进。过了30分钟，包围政府机关的坦克部队便溜得无影无踪。

就许多人而言，希特勒活着的消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施道芬堡安置的炸弹爆炸时，希特勒全身正伏在地图桌上，厚厚的橡木桌面减弱了气浪，况且炸弹无钢壳，因而没有碎弹片。希特勒虽然耳膜被震破，胳膊脱了臼，身体被烧伤，但仍能活动。更糟糕的是，政变部队内问题百出：警卫营长叛变告密，效忠纳粹的电传军官没有转发命令。按计划负责占领中央广播电台及其他无线电广播站的德贝里茨步兵学校，在政变信号发出时，校长竟然不在位，由于政变仅仅是少数高级将领所为，因此，偶发因素便决定了它的命运。

希特勒的讲话在陆军总部大楼内一传开，一群产生动摇的军官，为挽救自己的性命，纷纷聚到二楼，他们从军械局搞来自动武器，第一场枪战打响了。

22时50分左右，施道芬堡听到楼道里枪声大作。他醒悟到，一切全完了。面对着冲进门来的全副武装的军官，施道芬堡的内心一片空白。在他所

指挥的这场政变失败之后，他已精疲力竭了。他只是为自己的同伙辩解，“今日发生之事均是按我的命令执行的，此处所有人作为士兵，作为我的部属只听命于我，这如同他们必须执行命令一样，他们不应为此承担任何罪责。”

施道芬堡等4人被押到院子里，在一条防空壕前站成一排，刺眼的探照灯光照着他们。行刑队举起了冲锋枪。施道芬堡放声高呼：“不朽的德国万岁！”众枪齐鸣。

一切都成为过去了。“一小撮野心勃勃，没有天良，可恶愚蠢的军官”，这便是希特勒在事后的午夜广播演说中对共谋者的评语。第二天，一个秘密的警察组织就在全国各地活动起来，一些未曾参与阴谋的元帅和将军，例如伦德斯特，要求由军事法庭审讯那些被起诉的军官。8月7日，在被起诉的军官之中有8个，包括魏茨雷本元帅和霍普纳将军在内，在军事法庭中接受秘密审讯。8人都承认参与密谋，全被绞死，执行绞刑的照片传送到世界各地。

同时，报纸和广播电台宣布当局奖赏100万马克辑拿戈德勒。这个被内定为总理的人先后在柏林和东普鲁士匿藏，最后被人认出告发，被捕后于1945年2月2日被处死。佛罗姆也因被指控“怯懦”而被叛死刑，原因是在镇压密谋时不能当机立断，于3月19日被处决。施杜普纳格尔将军于密谋失败后翌日曾以手枪自杀，结果只弄瞎了双眼，后来也被处死。受牵连的人差不多都在监狱里被杀或由行刑队枪毙，或以绞架及西班牙式的铁环绞死，或给子弹射进后颈，直至1945年3月残杀才告一段落，只对外发表过那些惊心动魄的绞刑场面。被处死的总人数无人知晓。盟国调查人员估计被捕者达4千人以上。

为免被捕，许多共谋者宁愿自杀。柯立茨在8月底飞往柏林解释他所知道的情形，途中服毒自尽。隆美尔元帅被迫选择服毒或接受“人民法庭”的审判，于1944年10月14日在乌尔姆附近的自己家中服毒。官方宣布他因伤致死，并称他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德国将军之一”。

“7.20事件”就这样可悲地失败了，它之所以失败，除了密谋集团的优柔寡断、思想混乱和临时缺乏周密的组织外，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参与这一密谋活动的领导成员，害怕人民起义。

毫无疑问，在“7.20事件”的参与者中间，包括军官，也有不少热情的爱国者。他们把消灭希特勒视为拯救德意志民族的一着。他们的勇气和富于自我牺牲的精神，证明德国人民和德国的广大阶层对希特勒法西斯政权的无限仇恨。但是，他们个人虽令人崇敬，然而这并不能改变“7.20事件”集团的整个政治面貌。在苏联红军强大攻势的压力下，这个集团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议论，要谋求同西方盟国议和，竭力想把多条战线的战争改变为对苏联的“十字军”讨伐。

“7.20事件”虽然失败了，但它进一步激起了德国人民反对法西斯的怒火，这正是纳粹元首所害怕的，为此，希特勒发誓要“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第十六章 希特勒：该死的法国女人

希特勒：一反常态地谈到了性问题

希特勒：作家、诗人，艺术家必须赞美未婚先育的母亲

希特勒：必须动用秘密武器才行

斯大林不会把夏季攻势永远拖下去……

希特勒：法国女人和佳肴、美酒软化了西线的部队

1944年初，希特勒虽然还象以往那般狂妄，但他的外表却发上了惊人的变化，开始呈现出疲倦、潦倒。尤钟之态，他双脚拖沓着，腰弯得那么厉害，像似伛偻老人。烦恼和气愤使他双颊深陷，布满皱纹。他的双眼呆滞，总是用责备的眼光凝视着。希特勒的秘书们注意到，有时候他的双膝颤抖，有时他不得不用右手抓住发抖的左手；他端起杯子喝水时，手颤抖得那么明显，想掩饰也掩饰不了。然而他不肯严肃正视这些症状，他的保健医生莫勒尔还极力宣称他的病人健康状况特别好。但是，无论莫勒尔怎么说，人们信还是不信，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希特勒的身体状况是每况愈下的，而且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他浑身颤抖得那么厉害，就是躺在床上左腿仍震颤下已，无法抑制。虽然福恩的山峰对他来说无所谓，但是那里的恶劣气候，却严重地影响他的健康。他需要莫勒尔，但这里空气稀薄，这位胖医生无法适应，只好住在山下的伯希特斯加登，每天中午爬 150 英尺的山路，来到伯格霍夫只呆两个小时。一连几周，盟军的轰炸机每天几次飞临这里，山腰里弥漫着辛辣呛人硝烟，当莫勒尔觉得他自己马上就要窒息时，便不得不找他的助手来护理希特勒了。

莫勒尔给希特勒作过两次有代表性的会诊，会诊记录表明，他患的绝非易治之症。希特勒的胃痉挛又发作了，莫勒尔曾建议他接受按降治疗，但希特勒拒绝这种疗法，这次他同样予以拒绝。医生劝他每天晚上早点儿上床休息，但希特勒已经每天休息 10 小时，所以不愿再提前睡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英国人的空袭！”最后一架轰炸机不离开德国国境他是不肯去睡的。莫勒尔又一次劝他少喝酒，每天要少于两品脱。“很幸运，他不喝酒，也不抽烟，”莫勒尔说；考虑到希特勒的心脏情况，他劝希特勒，如果突然感到不舒服，就咽些咖啡，或吃点强心剂，同时，他每天应该争取呼吸两三次纯氧，他给他静脉注射葡萄糖和荷尔蒙。

体内被注入了荷尔蒙的希特勒，不免有了些异样的表现。有一次，他竟然一反常态地委婉地说到性问题，使他的秘书们大为惊讶，这与他的性格完全相悖。当秘书们把这事告诉莫勒尔时，他嘿嘿一笑，解释说 he 刚给元首注射了一些可以使他“有点那个想法”的药物。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希特勒，思维却还象往常一样活跃。他经常对周围的人讲出一些令人膛目结舌的奇异思想，有一天晚上，他对博尔曼讲了他的有关弥补德国灾难性伤亡的异端思想。他说，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德国的人口问题，即使军事上胜利了，德国也将输了这场战争，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希特勒说，如果不为德国妇女找到男人，那么德国最宝贵的东西，即德国妇女（可能有三、四百万）的全部生育能力就将浪费掉。必须向每个健康的德国女人——已婚或未婚的——开展一次伟大的战役，尽可能多生孩子，保卫德国的未来。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们今后必须赞美未婚便育的母亲。如同动物繁殖一样，最好的男子样品必须尽其职，德国的女子必须受到教育，抛弃

她们在婚姻忠贞上的愚昧的信条——“在她们结婚以前盲目崇拜少女的纯真”，希特勒羞羞答答地说，否则，总有一天，德国，乃至全欧洲同她一起将被亚洲的人群打败，目前的俄国瘟疫就是其中一部分。“我们必须看看欧洲亚洲在1850年、1870年和1900年的人口图表”，希特勒说，“再设想出1945年的地图该是什么样子。”

自从进入1944年以后，希特勒就预料总有一天会传来英美入侵开始的消息。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4月，尽管如此，但是他还是怀着这样一线希望：敌人在报纸上对进攻德国的喧嚣只不过是用来吓唬人的。“英国在演戏，我总是怀疑这是一个公开的伪装，”4月6日他满怀希望地发表自己的这一见解，“关于那里的检查制度和安全措施的最新报道说明你要真的想干那件事，是决不会这么做的。”凯特尔同意这个观点，“不会的，应该是闭口不谈！”希特勒又说，“我分明感到所有这一切到头来将是一个无耻的骗局。”

正如希特勒所描述的那样：凯塞林用“他的小手指”把他们牵制在意大利海湾，敌人的轰炸机优势对德国部队没有什么影响；在意大利，他们只有靠狭窄的战壕躲避轰炸——而大西洋防御工事却用20英尺厚的水泥覆盖着。为了挫败敌人空降的企图，希特勒最后下令把整个德国轻型防空武器都集中在法国。他和隆美尔都坚信入侵——就算它能到来——必将同盟国惨败而告结束。

敌人到底会在哪里入侵呢？对此，希特勒和他手下的将军们看法不一。隆美尔和伦斯德相信敌人会从松姆港湾的两岸登陆，再抄最近的路挺进巴黎，而希特勒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确信敌人的主要入侵将会发生在最西边——不是在诺曼底就是在布里塔尼，所以瑟堡半岛可以成为战略上的桥头堡。尽管西方外籍军队相反的情报纷至沓来，他还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4月6日，他敲着地图上的诺曼底海岸说：“我赞成把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调到这儿来，特别是那些不一定非派到其他地方不可的那些部队。”当休比的部队刚从苏联的包围中解脱出来时，希特勒下令让这支精锐的“帝国”师向诺曼底进军。伦斯德和隆美尔两个人对艾森豪威尔的意图的判断各不相同，但他们都顽固地自以为是。但是在5月1日，约德尔的作战局严正地提醒他们俩人，希特勒推测这次入侵在第七军团的区域内，而不是第五军团；5月6日，希特勒又让约德尔打电话告诉伦斯德的参谋长说，他“把诺曼底放在特别重要的地位。”

在如何抵抗盟军对欧洲大陆不可避免的反攻的问题上，希特勒的将领们意见也不一致，最初负责指挥那里反攻作战准备的伦斯德认为应该在法国领土上部署灵活的防御力量，在后方备有强大的机动装甲师。隆美尔咄咄逼人地争论说，对于同盟国的入侵企图，必须在他们刚刚登上海滩时就粉碎；敌人一旦上了岸，就必须调配强大的势不可挡的物质力量，再也不能把它赶出去了。因此德国装甲师必须调到海峡沿岸；否则，到达战场时就为时太晚——如果敌人先把前进路上的铁路、公路毁掉，装甲师就根本到不了战场，这完全符合希特勒的想象。“入侵每延期一个月，我们就有可能至少增加一个喷气式飞机中队。……这更重要，因为敌人入侵一开始，就一定被炸弹炸得透不过气来——这将强迫他们隐蔽起来，即使只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在飞行，他们也将吓得隐蔽起来，这将浪费他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这样半天之后，我们的后备军就早已上了路！”敌人这样耽搁下去，还便于希特勒观察哪个才是真正的入侵目标。

1944年1月12日，隆美尔来到西线。他上任后，便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设大西洋防御工事。在希特勒的支持下，他开始向西方调动新的师。他还要求每个月都给他几百万个水雷，布在沿海。他准备淹没地势低洼的地区。他和托特组织的负责人泽维尔·多什谋画设计了一系列神机妙算的圈套，足以把入侵者置于死地：在水里设下大量尖形铁障碍物以刮破登陆小船，布下由铁铸大梁支撑的坚果钳水雷，沿着海滩交错一层层排列，有些看得见，有些则在水面以下。

希特勒十分关心正在建设的大西洋防御工事，他认为应该将那些在苏德战场上证明是非常容易损坏的豹牌坦克埋伏起来当炮使用。他还命令把多余的混凝土注入到前线的防御工事。并要求为3000辆新坦克和其他大炮修建的掩体最晚在4月底完成。最重要的是他把英吉利海峡沿岸军团的战术指挥权交给了隆美尔的集团军。1月到5月，隆美尔巡视了这些地区，他粗暴地唤醒军官和士兵们，使他们心惊肉跳。希特勒知道在将军中有许多非议隆美尔的人，但是他指望这个沙漠之狐能给他带来新的希望。

就在希特勒力西线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反攻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从东线战场传来的消息更让他寝食难安。此时，苏联部队正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向着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直冲过来，在5月5日到7日晚这短短两天的时间里，德军就遭到了重大的损失。舒埃纳尔打电话告诉蔡茨勒说第17军团损失了2795人；他正乱派一切可以得到的后备军，但是没有多少220毫米的榴弹进攻炮和重型反坦克炮从德国运到黑海；曾许诺120辆反坦克炮运给军团，可是只有40辆装上运输机，并且正在去康斯坦察的途中，其他的被截留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界的铁路运输机关。到8日晚间的时候，希特勒不得不承认失败了，下令通过海上和空中把第17军团从塞瓦斯托波尔运出来——军官们在撤退期间要认真维护秩序，必要时可动枪。5天以后敌人攻下最后一块抵抗的袋形阵地，在此之前，只有37500名德国和罗马尼亚士兵撤到罗马尼亚大陆。

希特勒对这次惨败大发雷霆，为了羞辱这个军团，他命令蔡茨勒将军团的那些遭难的残兵败将都调回德国，并且说他们只配在军人工业中干活；作为士兵，他们只能打败仗。舒埃纳尔通过蔡茨勒也通过党卫军官员向希特勒报告，严厉地谴责了他的前任克莱施特：这位陆军元帅把军队搞得纪律松懈，他的无战斗力的士兵一大只轻松愉快混上六、七个小时，其余的时间都在喝克里米亚的葡萄酒中度过的。第17军团愤怒的军官们抱怨海军的懦弱；这些军官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残杀中搞得浑身血迹斑斑、肮脏不堪，他们在康斯坦察登陆时，看到海军军官们穿着一尘不染的军装晒太阳，对他们的军舰是否能遭到苏联防御阵地的交叉火力的袭击漠不关心，对他们为空手而归提出站不住脚的辩解也不管不问。

1944年6月6日，震惊世界的诺曼底登陆战役开始了！随着艾森豪威尔的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潮水般地涌上了欧洲大陆。希特勒和他手下的将军们决定动用他们一贯引以为自豪的空军部队协助陆军把入侵者赶下海去。但是，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盟军的空中力量太强大了。在6月6日当天，德国空军只能对法国进行319个架次的进攻，而敌人是10585个架次，德国空军只有12个架次战斗轰炸机飞入了滩头堡地区（其中还有10名驾驶员过早地投弹；可是空军却向希特勒保证，三天之内轰炸力量可达到顶峰。尽管如此，直到6月7日，德国空军总司令部对英吉利海峡

的战斗估计仍然很乐观。

6月8日戈林的乐观情绪低落下来了。那天傍晚，他只有区区100架飞机可以用来对抗入侵了。他有800名战斗机中队备用的空军人员，可是缺少飞机。的确同盟国在诺曼底桥头堡上空居于绝对优势。甚至在德军控制地区的后方，整个白天想调动兵力和物资也是不可能的，最高统帅部后备军和第21装甲师当时的反攻都失败了。敌舰由侦察机导航对海岸进行凶狠的炮击，以致当戈林宣布组成空军敢死中队，驾驶携带两吨炸弹的飞机去拼死战斗。这样下来没几天，希特勒就考虑派他们去对付这些舰只了。而邓尼茨的潜艇无法接近敌人的舰只。几天之后古德里安将军向希特勒简要地汇报了形势：“无论坦克兵怎样勇敢也弥补不了其他两支军队的缺欠。”伦斯德集结武装部队，计划在11日拂晓用卡昂西边的第三高炮军所组成的不可穿透的“炮火墙”作掩护，进行反攻；可是到了10日傍晚，他不得不取消这一攻势，因为这时敌军坦克的进攻打乱集结的军队，迫使他们处于防御地位。

到6月10日的时候德军的乐观情绪已消失了。他们不得不承认：“英美的入侵成功了。第二战线开辟出来了。”在伯格霍夫，开始大声互相责备起来。戈林非常不满意地对邓尼茨说，你们海军曾向大家保证，在英吉利海峡入侵中敌军不会拿出他们的主要舰只冒险，你们还反对在法国沿岸提前秘密地布下“压力雷”。邓尼茨也不甘示弱，他冲着戈林喊道：“这都是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说这样的话，这恐怕太不合适了吧。”显然敌人下一步计划夺得瑟堡深水港。伦斯德在6月11日提出警告说，敌人此举如不粉碎，元首将面临“作根本决定”的形势。第二天隆美尔在给凯特尔的信中也重复了这个观点。这时希特勒才察觉出自己的乐观情绪不对了，于是他命令一直在准备攻打科洛米附近的一个很小的突出地带的两个党卫军精锐师立即乘车到诺曼底前线去。他命令伦斯德用这些增援部队逐步地消灭盟军在诺曼底的桥头堡。

面对盟军锐不可挡的凌厉攻势，希特勒感到必须在使用陆军和空军进行挤死抵抗的同时，使用他的秘密武器了。为此，他下令用被戈培尔命名力V1的导弹直捣英国首都伦敦。

早在1944年6月6日下午，他曾命令用V1导弹进攻伦敦。这就要求必须提前6天把沉重的钢制发射设备从伪装的军火堆积处中取出来，运往英吉利沿岸上的64个备用的发射地去。但是到11日时，他们就发现要想把这种导弹发射出去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同盟国对法国公路和铁路网进行了毁灭性的轰炸，火车运输中断，或发射部件投错了地方，重要部件完全丢失不见了——没有基地可用了。尽管如此，那天希特勒还坚持进攻如期开始。

6月12日夜里，德军开始向伦敦发射导弹了。可是由于发射场地没准备好，结果是一塌糊涂：所发射的10枚V-1，其中4枚运行一会儿就坠毁了，有两枚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一枚炸毁了伦敦一座铁路桥；另外3枚打中了别的地方，希特勒质问戈林说：“你是怎么搞的？”这时戈林才急不可待地告诉希特勒：米尔契——陆军元帅才是制造V1的主持人，而在此之前，戈林一直是说这种威力巨大的秘密武器是他自己主持制造的。这样，希特勒便把米尔契找来，让他主持导弹的发射工作。两天后，发射设备才调好。6月15日晚又开始了导弹攻势，到次日中午向伦敦发射的V1至少有224枚；飞机侦察报告说导弹袭击效果很好，大火席卷了英国首都。

英国人说什么也没有想到德国人还有这一手。丘吉尔不得不下令完全重

新调配英国的空防力量和战斗机防御,把对 V1 导弹基地的轰炸放到破坏德国城市、飞机厂和炼油厂的首要地位来考虑。但是希特勒对丘吉尔的部署一无所知,可是 17 日下午 5 时 35 分,希特勒给米尔契打电话亲自表示祝贺,几天之后,他喜气洋洋地命令他的军备部长斯佩尔节制 A—4 导弹的生产,腾出人力物力加强 V1 导弹和喷气飞机的生产。

希特勒意识到,他现在正在面临着危险的两线作战的局面了。在东线,苏军正在一步步地向前逼进;在西线,英美军队将把他们的“第二次入侵兵力”投入到加莱海峡,以消除 V1 导弹的威胁,而现在正是击败敌人第二次入侵的唯一机会,必须让所有的指挥官都坚定起对胜利的信心。为此,他于 6 月 16 日晚,带着一帮随行人员来到了海茨。

第二天拂晓之后,他又从海茨驱车前往在苏瓦松附近建筑的元首大本营,去和伦斯德及隆美尔磋商,并向导弹指挥官埃里奇·海因曼将军祝贺。在会见中,希特勒责备了隆美尔,隆美尔强调说诺曼底师的素质差,设备不佳,并且告诉希特勒敌人具有压倒一切的空中优势。

在这次会见中,他们对即将来临的战役的前景进行了讨论,希特勒以建议的口气说:“即将到来的瑟堡战役和我们四个党卫军装甲师从卡昂和法莱西边将要开始的反攻”。隆美尔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则立即给该集团军司令部打电话传达希特勒保卫瑟堡的命令。“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瑟堡要塞……寸土不让。”他要求德军要一边打一边向要塞退却,设置障碍,埋设地雷,采用种种迷惑手段,延缓敌军的前进速度,而且要利用这些时间储备物质,以准备瑟堡长期被围之用,同时破坏港口设施——立即开始——让敌人无法利用。在党卫军反攻之前,希特勒提议在奥恩河东岸的诺曼底组建一支真正主力部队,要让第 1 和第 19 军团作出牺牲,但不要牺牲加莱海峡上萨尔穆特的第 15 军团,隆美尔和伦斯德都认为敌军将在那里发动“第二次入侵”。海军和空军将奉命集中力量袭击敌军战舰和货船;新型的“压力雷”将首次投入使用。海因曼关于敌机进攻 V1 基地的报告给两位陆军元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整个上午几百架敌机不停地轰炸发射地,尽管没造成多大损失。

第二天傍晚希特勒回到伯格霍夫时,所担心的消息传来:美军已到达瑟堡半岛的西侧。下午 11 时,他以责备的口气对约德尔说,“他们毫不含糊地说,他们已经到达那里。那么他们究竟到达没有?”

“到了”,这位将军承认了;“他们到达了。”

西线的情况如此糟糕,那么东线的战局发展又怎样呢?希特勒接到的报告表明,苏军自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以来,在东线没有占领多少地方。虽然他们还没有攻打德国的东部战线以支援诺曼底的入侵,可是斯大林不会把夏季攻势永远拖下去,问题是这一打击要落在什么地方?

5 月,希特勒只在科维尔曾侦察到敌军的主力部队,科维尔是莫德尔的北乌克兰集团军在 4 月援救过的地方。莫德尔在 5 月曾想要在这里发起攻击,并且为此目的,第 56 装甲军也曾“暂时”调给他。不过 6 月 11 日,希特勒取消了科维尔攻势,因为这几个师此时得调往诺曼底前线。因此,一旦苏军这时进攻,这 800 英里的环形防线只能由陆军元帅布许指挥剩下的 37 个师保卫了。

俄军前线上的所有无线电发报台几乎全部哑言失声。希特勒直觉上猜疑斯大林现在要全力以赴攻打中央集团军了;可是整个 5 月蔡茨勒将军的东方情报分局专家一直认为,在莫德尔北乌克兰集团军对面的苏联主力部队和他

称作“巴尔干解决”是一致的；格兰在6月13日指出即使象报告所说的那样，苏联的援军正从那里北进至中心区——哥麦耳和斯摩棱斯克，这次主动攻打中央集团军也不过是为厂防守，尽管他们要到达很远的目标。第二天，蔡茨勒和他的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重申了这一观点：苏联的主力部队将要首次出来对抗德国的主力部队——莫德尔的集团军了。

蔡茨勒对所有相互冲突的证据都不接受。6月17日，空军总司令部直接给他打电话警告，红军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发动的攻势迫在眉睫。一个被捕的俄国译电员披露，三个战斗机军，其中一个从克里米亚调来，已到达斯摩棱斯克；4500多架飞机要对中央集团军进行突然袭击。德军在那里的进攻没有实现，苏联的增援部队便从科维尔到了哥麦耳和斯摩棱斯克，要分头对抗第9和第4军团。6月18日和19日希特勒让空军第4军去轰炸在哥麦耳的苏联军团，他拒绝把这支空军调到诺曼底参加布雷正是为此目的。直到6月20日，蔡茨勒将军仍然固执地认为苏军的攻势的矛头不久将真正对准莫德尔的战线。希特勒对这种意见置之不理。第二天空军得到通知：“总的估计是：对中央集团军的进攻明天开始。”6月22日近上午2时，希特勒又一次亲自命令空军第6军全部进入战备状态，准备几小时后投入战斗。

6月22日，苏军攻势以欺骗的方式慢慢地开始了：以几个连队的兵力对中央集团军的进攻，在维台普斯克两侧暂时撕开两处小缺口。蔡茨勒还是继续把希特勒的注意力引向敌人对南方的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的显而易见的威胁上，当地面进攻中队以势不可挡的攻势压倒了主要防御体系的德国炮火，苏军坦克大型编队，从两个缺口涌进来。那天空军第6军只有40架战斗机可以开动。一个月以前，陆军元帅布许被从明斯克的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召到伯格霍夫，希特勒曾亲自给他下达命令。让他守住目前的战线，特别是保卫维台普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大和博布鲁伊斯克这些“要塞”，一直战斗到只剩下一兵一卒。然而，到6月25日，红军要吞掉整个第4军团及大部分第9军团；德国人现在才渐渐知道俄国这次攻势的真正规模，希特勒相信这一灾难还可以避开，他轻率地拒绝布许和蔡茨勒的强烈要求——在来得及的情况下放弃“堵垒”，结果，布许失去了在防御线上的6个牵制师，布许来到伯格霍夫，呼吁北方集团军也撤回来，以便解脱他们，把力量充实到他自己的战线上来，但是既然曼纳兴刚刚发誓芬兰忠于德国，希特勒还不想让他大失望，希姆莱认为是布许的指挥太弱和他有厌战情绪才导致了这次失败。希特勒也同意这一点，两天之后，他把这位陆军元帅解职了，以示对他打败仗的惩罚。

自从1944年6月26日之后，一连几天希特勒邀请陆军元帅冯·克鲁格参加伯格霍夫战务会议，使他沉浸在希特勒那强挤出来的乐观情绪之中。

希特勒向克鲁格介绍了凶狠的V1型飞弹，并且解释自己的战略目的。现在敌军已被迫每天用250架飞机对V1进行巡逻；为了制造混乱，希特勒已下令把飞弹涂上和同盟国入侵飞机一样的黑白相间的条纹。6月26日，他加强用V1饱和轰炸伦敦，仍然希望迫使同盟国在加莱海峡进行灾难性的第二次入侵；空军总司令部建议用铝化特效炸药每月装250枚V1型飞弹时，希特勒命令要完成这个数字的10倍。英格兰再次饱尝灾难，使他心喜若狂，人们说这场灾难比1940年的更厉害。

希特勒自豪地向克鲁格解释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克虏伯的巨炮倾泻在巴黎的全部炮弹还不及一个V1力量大。“我们省了人省了飞机—V1是

炸弹似的飞行物，并且不需有返回所用的燃料！”当夜向英格兰发射了占贮存量千分之二的飞弹。

伦斯德从隆美尔司令部发出的最新的令人失望的情报是，敌军大约有 30 个师已在诺曼底登陆，而且至少还有 67 个师在英格兰作准备。这意味着，控制着加莱海峡的萨尔穆思的设备良好的第 15 军团，不能有任何削弱。因此希特勒不得不屈从他所谓的伦斯德和隆美尔的“痛苦的裁决”——不可突袭在瑟堡半岛的美国军团，尽管在那小块孤立地区上的德国士兵仍在作殊死反抗。6 月 29 日，他终于同意了在法国的德军也处于防御地位。

6 月 29 日希特勒向他的将军们阐述了获胜的先决条件。首先，必须把沿岸的敌军战舰驱走或击沉，并阻止敌人运输舰靠近入侵沿岸；希特勒建议在沿海水域布下大量新式秘密水雷，以使他们表现出如同敌军轰炸德国地面运输系统时的那种“恶狗似的顽强精神。”他指出，“把整个运输舰打沉，比卸货之后一点一点消灭与毁坏这些士兵和设备有效得多。”他建议无情地使用每一件可以得到的武器——环形鱼雷，装有通气管的潜艇，装满高效炸药的无线电控制的汽艇，以及有敢死驾驶员驾驶的 V1 导弹，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加强机械运输，以便和高度机械化的敌军相“匹敌”。第三，所建议的反攻，如果没有后勤的支援是难以持久的；希特勒要求空军搞出一条通往该桥头堡的可靠的“护航公路”，用大量高射饱和战斗机掩护。第四，要求起码造成局部空中优势。

当戈林把他的将军们叫到一起仔细考虑希特勒为西线重新赢得空中优势的命令时，希特勒让凯特尔暗示陆军元帅冯·伦斯德应该休长假。他对这位西线总司令没有主动作过一次相应的简单决定而十分不满，他认为，正是那些漂亮的法国妇女、佳肴和美酒软化了他西线的部队，而伦斯德根本没有阻止武装部队的腐化和战斗意志的腐蚀。

希特勒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伦斯德的听天由命的想法，7 月 1 日他向最高统帅部建议说，我们再不能进行反攻了，建议放弃卡昂处的桥头堡，应该把其他战线撤到敌军舰炮的射程之外。

虽然伦斯德的建议听起来不太来劲，但约德尔认为，伦斯德的建议将是走向从法国撤出的灾难性的第一步。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撤出，要么不失良机地进行一场决战。然而，希特勒不能再容忍伦斯德了，就在那天晚上，他告诉隆美尔，“目前的战线要守住。敌人的任何突围都要以顽强的保卫战和局部反攻加以阻止。”然后派他的陆军副官汉因里希·鲍格曼上校授与伦斯德橡叶勋章，并且给伦斯德拿去了他亲笔写的不吉祥的蓝信封，通知他陆军元帅克鲁格接替了他的位置。

第十七章 希特勒：隆美尔

希特勒：如果隆美尔自杀，将为他的叛国罪保密

隆美尔夫人：我的丈夫是忠于希特勒的

隆美尔对希特勒的忠诚与对其妻子的忠贞十分相似

希特勒最终改变了他对隆美尔的宽大态度

1944年10月14日，一则简单的消息宣告了一位名闻全球的将领之生命的终结：讣告1944年7月17日，身受重伤之后，我心爱的丈夫，他儿子忠实的朋友，亲属们敬爱的兄弟、姐夫和叔叔不期暴卒，享年五十二岁。

陆军元帅埃尔温·隆美尔

荣誉团骑士：

嵌有橡树叶、剑与钻石骑士十字勋章的佩戴者，曾被授予光荣负伤奖章以及其它各种崇高荣誉。

他毕生为祖国效力。

我们全体家属对他致以深切的哀悼。

露黄·玛丽亚·隆美尔

尽管在这则讣告的结尾还特意附上了一句说明：“谢绝吊唁。”但隆美尔的葬礼仍异常隆重：纳粹德国为他举行了国葬，纳粹党的许多巨头都前来参加了葬礼，冯·朗斯代茨元帅代表希特勒为隆美尔致悼词。希特勒在这份悼词中给予了隆美尔以很高的评价。

曾经风云一时的隆美尔死了，但他的死因却成了一个难解之谜。他是怎样受的重伤？他真是因受重伤后不治而死吗？他的死与希特勒到底有什么关系？他的死与在此前不久发生的暗杀希特勒事件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根据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及研究人员的努力，关于隆美尔之死的第一个谜团很快被揭开了。隆美尔并非重伤不治而死，而是被希特勒逼死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4年7月17日18时，正在法国前线指挥德军抗击盟军“霸王”作战的隆美尔，在刚刚视察归来，乘车到达利瓦勒城郊外时，突然遭到两架涂有英国皇家空军标志的飞机的俯冲扫射。这次袭击把隆美尔送到了鬼门关——他颅骨折裂，太阳穴两处受伤，颊骨一处破裂，左眼受伤严重并造成了脑震荡。当时医生们都怀疑隆美尔能否继续活下去——2小时后他的主治医生向西线德军总司令克鲁格元帅报告说，隆美尔元帅一直昏迷不醒，而且到1945年以前他都恢复不了。

然而，已经被送到鬼门关的隆美尔不但大难不死，而且奇迹般地开始恢复了，7月18日，他就恢复了知觉。到7月22日，他竟能挣扎着从病床上坐起来听起他的参谋长斯派达尔的最新战况汇报，并作了一些指示。8月1日为了回敬英国人关于隆美尔已死的宣传，他居然身着戎装在巴黎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向记者们宣布：“英国已经把我看错了，他们宣布我死的消息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我却没有死，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就死的。”

8月8日，隆美尔回到他的家乡赫尔林根养伤，经过两个多月的休养，10月12日隆美尔居然能自己驾驶汽车到50英里外的地方出游，正当他为自己的康复感到十分满意的时候，还设想着很快又可以重返前线执掌兵权的时

候，在柏林的一个“葬礼研究小组”却已经草拟好了一份名为“陆军元帅隆美尔国葬安排”的计划，只差把日期和地点填上就可以实施了。另外，为他特制的一个巨大的花圈也正在从柏林运往赫尔林根的路上。——隆美尔死期将到了。

10月14日，隆美尔神情庄重地换上了他心爱的非洲军制眼，戴上功勋奖章，迎接两位从柏林来的将军。因为在前一天晚上，他、曾接到电话通知说，元首将派威廉·波格道夫将军来同他讨论有关他“重新任命的事情”。

中午2点钟，身材高大。脸色通红的威廉·波格道夫将军和他的副官恩斯特·迈赛尔将军准时踏进了隆美尔的家门，他们相互见礼并说了一通无关痛痒的客套话后，波格道夫示意准备谈公事了，隆美尔的夫人和儿子便知趣地退了出去。

隆美尔把波格道夫和迈赛尔引进了书房并让自己的副官阿尔丁杰准备好有关诺曼底作战的档案材料。他以为彼格道夫是来与他讨论这件事的呢，但隆美尔想错了，波格道夫一开口便使隆美尔的心彻底凉了下來。

“你被指控为谋害元首的同案犯”，波格道夫表情严肃地宣布一道。然后，向他出示了有关人员的书面证词。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隆美尔顿时张口结舌，长时间无言以对。最后，他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我承担后果，我把自己忘掉”。

“元首知道这件事吗？”隆美尔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试探地问波格道夫。

波格道夫点了点头，他盯着隆美尔那双湿润的双眼告诉他，元首允诺，如果隆美尔自杀，将为他的叛国罪恶保密，不使德国人民知道，为了纪念他，还将树立一座纪念碑并为他举行国葬，而且保证不对他的亲属采取非常手段，他的夫人还将领取陆军元帅的全部抚恤金。“这是对你以前对帝国所立的功勋的肯定，”

至此，隆美尔彻底绝望了。他心力憔悴地问波格道夫，“我可以借你的小车安静地开到别处去吗？恐怕我不能很好地使用手枪。”

“我们带来了一种制剂，它在3分钟内就能奏效。”波格道夫十分平静地对隆美尔说，好象他送来的不是将给隆美尔带来死亡的毒药，而是为他治病的良方似的，波格道夫说完转身走出了书房，隆美尔也随即起身来到楼上他夫人的卧室。见到隆美尔的神情有点过分的严峻，隆美尔夫人关切地问道：

“到底出了什么事？元首让你马上去前线吗？”

“15分钟内我将死去。”

说这句话时，隆美尔的脸上毫无表情，口气也出奇的冷淡。

“你说什么？”隆美尔夫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吃惊地追问。

“遵照元首的命令，我必须在服毒和面对人民法庭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施图尔纳格、斯派达尔和霍法克把我牵连进了7月20日的阴谋。在戈台勒市长的名单上，我似乎被提名为德国的新总统了。”

此时，这对恩爱夫妻相对默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说什么呢？

在与妻子做了最后的诀别之后，隆美尔让别人帮他穿上大衣，再戴上军帽，接过他儿子曼弗雷德和副官阿尔丁杰递过来的手套和元帅手杖，象平时出门一样，昂首挺胸地走出了大门，从容地上了那辆将把他载向另一个世界的小汽车。

1点25分，隆美尔静静地躺在乌尔姆的一家医院里，他已经服毒自尽了。这家医院的主治大夫不知深浅地提出要为这位陆军元帅做一下尸体解剖，当

即就遭到了波格道夫的制止：“不要碰那个尸体，柏林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善后事宜。”

至此，关于隆美尔到底是不是病死的这个疑团就解开了。同时也似乎顺带地解释了隆美尔之死的真正原因。那就是：他参与了反希特勒的阴谋行动。这一切都好象是那么自然、那么顺理成章。那么无懈可击。

在隆美尔临死亡前的那一幕被披露出来的同时，隆美尔便以一个反希特勒的英雄身份出现在人们的心目中。

对隆美尔有所研究的人甚至认为：隆美尔是早在非洲战役处于失败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萌生出反对希特勒的念头，因为当时他认为德军在非洲战役中已经得到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时候，希特勒却根本不顾他一再提出的要撤回他的非洲军以挽救成千上万生命的请求，相反却告诉他：“不胜利，就死亡！”隆美尔因此发现了希特勒对别人的生命所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蔑视。隆美尔后来曾冷冷地对别人说：“我是既没有死亡，也没有胜利”。

其次，在希特勒发布那道臭名昭彰的“12：1”（即如果对方杀一个人，纳粹将杀掉对方12个人）的枪杀人质的命令时，隆美尔更为纳粹党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所干的事情感到极度厌恶。他将希特勒的指令丢进废纸篓并痛苦地认识到：希特勒将把德国人民拖进黑暗的深渊。

而当他被任命为诺曼底地区抗登陆战役的“B集团军群”的司令官时，隆美尔很快就预见到了德军在这次战役的必然失败，并开始于1944年4月曾经同驻法国的军事总督，德国反希特勒运动的领袖卡·冯·斯图尔纳格将军交换意见，讨论了用什么办法和通过什么渠道才能立即停止在西线的战争，推翻希特勒的纳粹政权。他们甚至还准备向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提出和谈要求。作为这种和谈的基础就是，在盟军停止对德国城市的轰炸的前提下，德军将从西线撤到东线，集中力量在罗马尼亚，利沃夫、维斯社拉河，梅梅尔一线与苏军作战，以便与英美一起来保卫“西。文明”。据说当时隆美尔曾经提出建议，要用一支可靠的装甲部队把希特勒抓起来，交由一个德国法庭来审判。他倒不希望一下子把希特勒弄死，因为那样倒有可能反而成全了希特勒。

虽然上述计划并未得到执行，但当后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之后，隆美尔还是向希特勒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他立即开始停战谈判。

由于以上这些关于隆美尔反希特勒的证据多数是出自当事人之口，特别是象隆美尔当年的参谋长，也是他的亲密伙伴和助手的斯派达尔之口，所以，十分容易地得到了世人的公认。再加上隆美尔本人一直没有加入纳粹党，一直没有佩带过纳粹党的金色党徽这一事实，更使人们确信无疑地相信，隆美尔是一个反希特勒的英雄。

但是，隆美尔的家里人，包括他的妻子和他的儿子都不这样看，他们无论是在纳粹尚未彻底完蛋的当时，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都一直认为：反对希特勒的阴谋是卑怯的、可耻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而效忠希特勒则是隆美尔作为一名德国陆军元帅唯一本分的职责。在1945年9月9日，隆美尔的遗孀露茜·隆美尔曾经公开发表声明：

“为了使隆美尔的名字洁白无瑕，为了维护这位陆军元帅作为伍尔登堡之子的声音，我要把此事公诸于世：我丈夫没有参与（1944年）7月20日的阴谋，无论是它的准备工作，或是刺杀行动。我丈夫一向直言不讳，他曾开诚布公地把自己的见解、意愿和计划向最高当局陈述过，虽然他们并不喜欢

他这样做。”

隆美尔夫人的声明，使得有关隆美尔是不是反希特勒的英雄这个问题成为长期不解的疑案。

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呢？

要搞清楚隆美尔是不是反希特勒的英雄这个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隆美尔的个人气质和秉性。下面这个小插曲就是最能反映出隆美尔个人气质和秉性的。

那是在 1944 年诺曼底登陆前几周的时候，当时隆美尔正在法国前线为布置抗登陆工作巡视部队，在巡视途中，他常常在那些德国娘子军为德军士兵开办的旅店里进行短暂的休息。他的到来常常使旅店里那些姑娘们魂不守舍，她们故意找借口接近隆美尔，向他暗送秋波，他对此反应十分冷淡，但终究不是那种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终于有一天，在那些漂亮的姑娘的媚眼和浓烈的法国香水味面前，他竟开始感到有点心旌摇荡了。然而隆美尔毕竟是隆美尔，他忘不了 1917 年他在婚礼上曾经向露茜发出要永远忠贞不渝地爱她的誓言，他的秉性本能地告诉自己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而落入眼前这桃色的陷阱中去。于是，隆美尔当即起身走出房间。与工兵指挥官威廉·梅斯将军一起上了路。在路上，隆美尔十分认真地说：“你知道，梅斯，有些姑娘真他妈的迷人，我差不多要陷进去了。”

隆美尔对希特勒的感情也是非同一般的，后者对他是有着知遇之恩的。

隆美尔是因为一件意外事件，才引起希特勒的注意的，1936 年 9 月，隆美尔上校作为希特勒警卫部队的指挥官在纽伦堡为纳粹党的一次重要会议担任安全保卫工作。一天，希特勒突然心血来潮要乘车出去兜风，而且特别指示隆美尔说，在他的汽车后边

只能跟 6 辆车，这道命令看起来简单，但却很难执行，因为当时出席会议的高官显贵们谁不想能跟着希特勒一起出游来显示一下自己的地位呢？这真是一件难干的差事。但是，历来敢想敢干的隆美尔却自有主张，他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

那天，当希特勒的座车和紧随其后的汽车长龙中的前 6 辆通过之后，隆美尔断然斩断了那条正在鱼贯前行的汽车长龙，只见他昂首挺胸威严地站在路当中，高声命令其它的车辆立即停止前进。

隆美尔的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立即惹恼了坐在后面那些汽车上的纳粹党的要员们，他们眼见着希特勒的座车和前面 6 辆汽车扬长而去，都气得又做手势又使劲按喇叭，示意隆美尔把路让开。但不管他们怎样叫喊，隆美尔就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那帮高官显贵们从车窗中探出脑袋，气急败坏地大声咒骂道：“真他妈的无法无天！上校，我们要把这件事报告给元首，你就等着瞧吧！”

“先生们，你们叫破嗓子也没有用。我已在前面路口上停了辆坦克，道路已堵塞了，你们谁也过不去了！”隆美尔毫不示弱地对他们说道。

那群被挡驾的纳粹党要员们果真很快就在希特勒面前奏上了一本，而且引起了希特勒的重视。当天晚上，希特勒就派人把隆美尔叫了去。然而出乎那些告状人意料的，希特勒并没有责备隆美尔，反而对他能够坚决果断地执行命令大大地赞扬了一番，并从此开始注意眼前这个不太起眼的上校。

不久以后，隆美尔所写的一本名为《步兵攻击》的小册子出版发行了。这是隆美尔把他在波茨坦的军校里担任高级课程教官期间所用的讲稿整理而

成的，这本书逻辑清晰，语言生动，不但成了当时的畅销书，而且受到了希特勒赏识，希特勒称赞这本书是一部有关步兵教程的最好的书，隆美尔的名字也因此希特勒的头脑中扎下根来。虽然包括希特勒的宠儿席腊赫（此人是拥有 50 万成员的“希特勒青年团”的领袖，因为他向青年们传授纳粹哲学思想有方而备受希特勒的赏识和信任）在内的许多人都在希特勒面前讲过隆美尔的坏话，但这并未影响希特勒要重用隆美尔的决心，不久以后，他就任命隆美尔为元首大本营的临时司令官了。后来，他又不顾以德军参谋长哈尔德为首的一批人的激烈反对，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将隆美尔的军衔一提再提：

1939 年 8 月 25 日，希特勒在总理府召见隆美尔，赐给他一身崭新的将军制服，并特意宣布，提升他为将军的命令应该从 1939 年元旦时算起。

1941 年，年仅 49 岁的隆美尔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成了德国最年轻的上将。当他知道这是希特勒力排众议对他的又一次格外恩赐的时候，他在给妻子露茜的信中激动地写道，“对最近这次晋升。我所应感谢的只有元首……你可以想象，我是多么高兴，——我所做的一切及我做这一切的方式都得到了元首的认可，这远远超出了我的梦想。”

不久以后，还是由于希特勒的赏识，隆美尔获得了陆军元帅的殊荣。

其实，隆美尔对希特勒的感情到也不完全是因为希特勒给他升了官、晋了衔，更主要的是他十分赞同希特勒的思想和主张。

希特勒掌权之后，便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扩充德国的实力和影响，这使得隆美尔和许多饱尝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辱的德国人一样，又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特别是他亲眼目睹了重新划归德国版图的阿什埃格勒和卡尔斯巴德团体成千上万人狂热地为希特勒欢呼的场面和 1936 年 9 月份列强迫使捷克斯洛伐克把有争议的边界领土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国，从而使德国兵不血刃地又成为那里的主人的时候，隆美尔开始打心眼里佩服希特勒这位“善于行动的人”。他把希特勒看成是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他对希特勒是那样的崇拜，以致于在他的私人通信中也要情不自禁地写上“希特勒万岁！”这样的口号。

从 1937 年开始，隆美尔开始以极大的兴趣接受纳粹党向军队进行的思想灌输。1938 年 12 月 1 日，在聆听了希特勒在作战部大厅里所做的秘密演说之后，隆美尔专门记下了这样两句话：

“今天的军人必须要有政治远见，因为他必须随时准备为我们的新政治而战斗。”

“德国军队是德国哲学生活所挥舞的利剑，”

隆美尔把这两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并当成自己的座右铭。这时，他已经下决心要实现纳粹的理想而奋斗终身了，后来，希特勒在军事上和外交上所取得的一连串胜利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在得知希特勒马上就要下令入侵波兰时，隆美尔欣喜若狂。他在信件中明确表示：他相信战争只会持续 14 天；相信希特勒正在做对德国最有利的事；相信英国和法国会对此不闻不问——即使他们想插手，德国也能轻而易举地对付他们。

研究隆美尔在 30 年代的私人信件就可以发现，他对希特勒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是那样的强烈，特别是对希特勒那种大刀阔斧的领导才干和他的“军事天才”的钦佩，几乎到了信仰宗教般的虔诚地步。他不但同其他军官一道宣誓要永远忠于希特勒，而且还在 1944 年 3 月——希特勒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

好过的时候，同一些陆军元帅一起，在给希特勒的第二份效忠书上亲自签名，发誓要矢志不移地效忠元首。

可别小看这两次宣誓，它们象两把大锁一样牢牢地把隆美尔锁在了希特勒的战车上，因为在隆美尔的头脑里，绝对服从上级命令，遵守自己的誓言乃是不可动摇的信条，他的整个军事生涯都被这种信念支配着，他不但要求自己的部下绝对服从于他，而他自己也毫无怀疑地自认为是一个服从命令的好军人。他在 1941 年 7 月曾经给德国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契元帅说：“首先，我必须要求我的军官做绝对服从命令的榜样。”后来，他又对他在空军部队服役的儿子曼弗雷德严厉地说：“要绝对服从命令！”

正是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起作用，使得隆美尔从 30 年代起就一直始终如一地效忠希特勒，尽管在后期不如以前那样自觉而有点勉强。

虽然隆美尔在意识到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正在干着对德国和整个世界犯罪的勾当时，他的内心感到很矛盾，特别是在接到希特勒那个按照 12：1 的比例来杀死俘虏的命令、听到希特勒决定枪杀从萨冈集中营逃跑的 50 名英军飞行员等一些屠杀行径的时候，他也曾痛苦的发现希特勒的手“不太干净”：而当诺曼底战役的进程已明显地预示出德军的失败命运时，他开始陷入了左右摇摆的迷惑状态。在他的脑海中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奇思怪想：他一会想拉拢西线德军总司令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联合向希特勒进谏，让他下命令撤走西线德军；一会又想给自己的老对手蒙哥马利元帅写封信，自愿把诺曼底战线向盟军开放，异想天开地想和英美军队一起来对付东线的苏联红军。但是，这种种想法，只不过是隆美尔的头脑中象幽灵一样地忽隐忽现而已。隆美尔完全能够、而且实际上也真的控制住了这些幽灵，最多也不过是让它们在极其亲密的私人谈话中偶尔活动一下而已。隆美尔比谁都清楚，他绝不可能被自己头脑中的那些幽灵牵着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对希特勒的忠诚与其对妻子露茜的忠贞不渝是十分相似的——虽然他曾经在那些漂亮姑娘的挑逗下心猿意：“我差一点陷进去！”——但他确实没有、也不可能真的陷进去。同样，他也确实产生过背叛希特勒的念头，也“差一点陷进去”，但在事实上却终于没有真的“陷进去”，——他确实没有参与谋杀希特勒的任何计划与行动。至于说到那份在 1944 年 7 月 15 日呈给希特勒的所谓最后通牒，也只不过就是隆美尔做为一个敢于直言争谏的“大臣”向自己忠心耿耿效忠的“皇帝”所上的一道“奏折”而已，根本就不是象有些人讲的那样，是什么“反对希特勒的宣言”。

这就是隆美尔！

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叫做“知夫莫若妻”。正如露茜在 1945 年 9 月份的那个声明一样，隆美尔自始至终都没有背叛希特勒，可以肯定他说，他是一个坚定的希特勒的追随者，而且最终以死来表现和证明了他对希特勒的最后的忠诚！

这样一来，新的疑团又出现了：既然隆美尔对希特勒一直忠心耿耿，那么希特勒为什么要将他置于死地呢？

这其中隐藏着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还是在 1944 年 7 月 20 日施道芬堡暗杀希特勒未遂事件发生后，死里逃生的希特勒开始大规模地清查那些与此事件有牵连的人。经过调查发现，德国驻法国的军事总督施图尔纳格将军是这次谋杀事件的积极策划者之一，事发后，施图尔纳格被召回国。由于自杀未遂，他在昏迷中喃喃地说出了隆

美尔的名字。这样，隆美尔的名字就和这次暗杀活动紧紧地联系起来。

为了进一步调查此事，西线德军总司令克鲁格下令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施图尔纳格将军手下的全体参谋人员都受到了盘问，结果发现，有一个名叫霍法克的中校军官就是施图尔纳格的同谋。

面对着眼前的审问和即将到来的死亡，霍法克中校认为只有得到大人物的保护才能免于一死。于是他想到眼前的两位在德军中享有很高威望和拥有巨大权势的陆军元帅——克鲁格和隆美尔，如果能躲到他们的身后，自己或许有可能免于一死。

打定这个主意之后，霍法克便开始有鼻子有眼地向调查委员会和秘密警察们编造了一通关于克鲁格和隆美尔这两位陆军元帅是如何参与了谋杀希特勒的计划的谎言，却只字不提真正参与了这项计划的斯派达尔等人的名字。

无独有偶，8月12日，密谋分子的主谋之一，潜逃在外的卡尔·戈台勒市长被捕归案后所提供的一份同伙名单上也有隆美尔的名字。而希特勒新任命的情报长官汉森上校也证实，7月16日刺客施道芬堡和霍法克在柏林曾向一伙同谋讲，克鲁格和隆美尔都认为，在两个星期内，西线德军将在盟军的优势装备的兵力打击下土崩瓦解。

当秘密警察把这些报告给希特勒的时候，这位被暗杀行动搞得草木皆兵的独裁者顿时联想起了一系列相关的事情：有人已经供出，隆美尔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将军事先已经知道，有人将要进行暗杀行动；隆美尔作战部长但贝尔霍夫的妻子是个地道的英国人，而隆美尔的炮兵指挥官汉斯·拉特曼则是那位曾在斯大林格勒向苏联红军投降、眼下正坐在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定期地向德军进行策反广播的马丁·拉特曼将军的兄弟，还有7月15日隆美尔所送来的那份文件……，将以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看，希特勒认为，隆美尔一定是受到了他身边那帮人的影响，而7月15日那份文件更证明了这一点。希特勒决定要马上派人去顶替克鲁格担任西线德军总司令；因为此时隆美尔正在养伤，不妨先趁势免了他的职务，待病好后再审讯他。他还派克莱勃斯将军去接替斯派达尔担任的参谋长职务，并命令他要对隆美尔那个“深受感染的集团军参谋部来个大扫除。”

关于隆美尔，希特勒对克莱勃斯说：“他的所做所为是一个军人处于这种局势下可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他企图寻找除了单纯军事之外的其它出路。你知道，有一回他预言意大利的垮台近在眼前，但意大利却没有完蛋，事实证明他错了。它证明我让凯塞林陆军元帅负责的决策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把隆美尔看作是一个大胆聪明而又不同凡响的指挥官。但我并不认为他是一个能够持之以恒的军人，所有人对此都有同感。”

直到这时，希特勒仍然认为隆美尔只不过是又犯了一次错误，而不是真正背叛了自己，甚至也没有什么歹毒的念头，再想到他曾为自己立下过汗马功劳，所以希特勒在感到失望的同时仍然决定要对他宽大处理。

然而不久以后，希特勒改变了要对隆美尔宽大为怀的态度，因为他接到了一系列关于隆美尔谋反的新的报告。

9月28日，帝国总理府的总管马丁·博尔曼向希特勒呈上了一份来自乌尔姆的纳粹官员欧根·梅尔的报告。梅尔在报告中讲述了在前不久他去拜访隆美尔时的一段对话：

梅尔对隆美尔说：“如果我们对元首没有信念，那我们还相信谁呢？”但是，隆美尔却直接了当地回敬说：“你根本就不能信赖他，自1942年11

月我见到元首后，我就逐渐意识到他的能力在不断地衰退。”

梅尔因此认为，虽然隆美尔目前身负重伤，但他对现政权的敌视态度却丝毫没有改变。

为了引起希特勒的注意，博尔曼特意在这份报告上添油加醋地写道：“这与我接到的另一些更为恶劣的报告相吻合！”

博尔曼之所以要如此落井下石地写上一笔，并非无缘无故，其根源是5年前发生的一件小事。

那是在1939年9月，当德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闪击波兰获得成功不久，希特勒就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波兰的格丁尼亚港。当时，希特勒的随从决定把车子开到水边去，但是，由于那里的街道十分狭窄、陡斜，要想通过许多汽车实在是十分困难，特别是要增加由隆美尔指挥的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部队的工作难度。因此，隆美尔再次施展了3年前他在纽伦堡的故伎，他十分武断地命令：

“只有元首的汽车和另一辆警车可以开下去，其余的车辆在原地等待！”

在前两辆车过去之后，隆美尔便一下子跳到路中间，挡住了已经启动了第3辆汽车，这辆被迫停了下来汽车上坐的不是别人，正是马了·博尔曼。此人虽然官不算大，名位也不算高，但因处于纳粹中枢的特殊地位，使得他拥有遮天蔽日的巨大权势，就连“帝国皇太子”戈林、宣传部长戈培尔这样的人物都要让他三分。

现在，博尔曼一见自己的车被挡住了，气得火往上撞。他一面做手势，一面大声嚷嚷让隆美尔躲开。可隆美尔就是不买他的账，他不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而且还以教训的口吻说道：“我是大本营的司令官，这不是幼儿园外出去玩，你得照我说的办！”博尔曼没想到隆美尔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羞辱自己，他气得满脸通红，心里恨死了眼前的这个小个子。

与3年前在纽伦堡被挡驾的那些纳粹要员不同，博尔曼没有马上采取措施去整治隆美尔——他知道，此时隆美尔正是希特勒眼中的红人，但他却始终在心中记着这笔要算的帐，5年后他终于找到了出气的机会。

其实等待机会出气的并非马丁·博尔曼一个人，当年在隆美尔帐下的非洲军老将海因里希·寇彻海姆将军就是一个。想当年在非洲作战时，隆美尔对他手下的将军们十分苛刻。他经常随意把自己认为行动欠果断的军官送上军事法庭，搞得他手下的指挥官们惶惶不安、人人自危，纷纷告他的状——骂他是“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以致于德国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契元帅不得不写信教训他说，“我认为我有责任告诉你，所有这一切不仅关系到非洲军的利害得失，同时也关系到你本身的利益。”

隆美尔自恃有希特勒给他撑腰，根本不理睬布劳希契元帅的警告，仍然我行我素。他经常下达一些任何人也无法认真执行的“不着边际”的命令，又常常立即收回，他根本不考虑侮辱象寇彻海姆将军这样的高级指挥官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据说有一天夜里，他曾经在电话里莫名其妙地威胁寇彻海姆将军，说要解除他的职务。但第二天一早，他又当面矢口否认曾经打这样的电话。特别是在1941年，在最后一次对托布鲁克的进攻失利以后，他更是当着众人的面，把寇彻海姆骂了个狗血喷头。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当年那位受到隆美尔百册辱骂的寇彻海姆将军此时已经是坐在了决定隆美尔命运的陆军荣誉法庭上的一名威严无比的法官，和他一起担任法官的还有那位对隆美尔向来就没有

好感的古德里安将军。

1944年10月4日，当陆军元帅凯特尔做为最高统帅部总司令宣布开庭后，秘密警察头子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亲自宣读了对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的起诉书。他说：“斯派达尔在审讯中承认，从施图尔纳格处来的密使把暗杀阴谋告诉了他以后，他曾经及时地将此事报告了他的顶头上司——陆军元帅隆美尔，他说如果这位陆军元帅没有上报这个警告，那将不是他本人的过错。事实上——本来就是斯派达尔的案子——他没有意识到隆美尔会对这个警告守口如瓶。”

接着，卡尔登勃鲁纳指出，斯派达尔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如果事实真的象斯派达尔所说的那样，那么隆美尔元帅就不可能还会对此保守秘密，说他打算知情不举，反之，如果斯派达尔本人如果能把他所了解的阴谋活动报告给最高统帅部的话，则无疑会使那次暗杀行动彻底流产。因此，卡尔登勃鲁纳认为：斯派达尔至少也是刺客的帮凶。

卡尔登勃鲁纳的话音一落，寇彻海姆将军马上就意识到，如果以上这番话得到法庭认可的话，那么斯派达尔就会被处死，从中得到解脱的正是那位他想借机整治的隆美尔元帅。现在只有想办法来证明斯派达尔是无罪的，才能达到自己整治隆美尔的目的。想到这里，他冒着有可能得罪希特勒的危险（因为希特勒认为斯派达尔无疑是有罪的），大着胆子反驳说，证词和举证责任在起诉方。如果斯派达尔将军把这个阴谋报告了隆美尔，那么就应该由原告及其律师提出反证。

寇彻海姆将军的观点得到了古德里安将军的支持，经过他们两个人竭尽全力地辩护，斯派达尔将军终于九死一生地脱离了险境，而代之必须走上断头台的则是那位根本未参与暗杀计划和行动的隆美尔元帅。

第十八章 垂死挣扎的希特勒

希特勒：要把阿登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希特勒：上帝啊，请帮我一把

美军阵内的特殊部队

美军和苏军相会在德国的心脏地带

自从九月中旬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在莱茵河以西德军前线受阻以来，希特勒的脑子里就涌现出一个大胆设想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发动攻势，切断美军第三和第一军团，深入安特卫普，夺回艾森豪威尔的主要供应基地，压迫英、加军队沿比利时和荷兰边境撤退。他认为这一攻势，不但会使英美联军遭受惨败，从而使德国西部边疆不再受威胁，而且使他能转过身来对付苏联军队。这一攻势还会很快地打通阿登森林。

希特勒对进行这次大反攻的胜利充满了希望，这不但是因为他的情报部门已经侦察到那里的美军兵力薄弱，只有区区 4 个步兵师，而且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此时西线的盟军正在面临着物资供应的困难，这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军队在沿 500 英里的西线稀疏分布着；他们的燃料和军人都很少，兵力也显得不足。凯特尔则相反，计划到 1945 年 2 月新组织起 50 万人的德国部队。希特勒认为：他此时的地位和 1941—1942 年的俄国人没什么不同，那时他们也处在极为困苦境地，但是他们开始沿我们长长的战线发动了几处单独的攻势——我们当时是处在守势——慢慢地又把我们打回来了。一旦德国公众看出事情的始末，将会大大松一口气，青年也会热情地自愿参战，而且希特勒相信，既然连苏联人都能做到的事，他们日耳曼人也当然能做到，因为他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得上日耳曼民族。

另外，希特勒还看得出英国人怀疑艾森豪威尔的指挥才能，所以他想攻击由美国第一军团守卫的敌军阵线以求得到政治好处——这个军团在亚琛战役损失惨重。守卫 100 英里亚琛战线的美军只剩下四五个师，在他看来，美国是个低劣民族的大杂烩，几乎没有为国家英勇牺牲的传统，所以这里出现一次惨重的流血牺牲，就将引起大西洋彼岸政治基础的震动。因此，希特勒决心把阿登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他说：“如果我们打胜了这一仗，我们就会粉碎敌军的半条战线，那么等着瞧发生什么情况吧！”

为了保证阿登反击的胜利，希特勒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到 1944 年 10 月的时候，他居然拼凑了近 1500 辆新的或改装的坦屯和重炮。他还征调了 28 个师，包括 9 个装甲师，供突破阿登森林之用；此外还有 6 个师，准备在主要攻势发动之后，进攻阿尔萨斯。戈林向他保证说可以有 3000 架战斗机可以用于阿登反攻。

在阿登反攻的准备工作已大体完成的时候，西线的战场形式是比较稳定的，在阿纳姆，亚琛，现在又在安特卫普，迫使同盟国打了一系列的消耗仗；虽然安特卫普在 9 月初已落入敌人之手，可是希特勒阻止住护航队到达这个港口达 3 个月之久，德帝国最西边的城镇亚琛挡住了奥马尔·布雷德利部队的进军。10 月 2 日布雷德利在这里发动了重大攻势。希特勒下令，要保卫该城的家家户户。当美军的大炮倾盆大雨般地落到该城的时候，他还重复他的巴黎命令——让敌人进来时，只能看见一片焦土，当亚琛最终被包围，10 月 21 日受到严重蹂躏时，同盟国沮丧地发现希特勒利用一次至关重要的喘息机会，重新把防线向东扩展了。当希特勒看到盟军为了以后向鲁尔推进，向亚

琛地区运进大量的武器和其他物资时，他很高兴，他认为这样德国从亚琛攻势中所得的战利品将会更多。

艾森豪威尔将军11月初的主要目标要利用亚琛突破口在100英里的战线上到达莱茵河；然后，将从北边和南边包剿鲁尔工业区。可是德军于10月27日发动一场强大的进攻，结果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被推迟了两周。可是，在阿登南部的巴顿将军对他的上级保证，用他的美国第3军团的25万部队（数量上是这个地区德国军队的3倍），3天之内即可推进到萨尔——然后“突破西壁就轻于反掌”。巴顿的进攻于11月8日开始，可是遇到了大雨。泥泞和地雷阵的阻碍，8天才前进了15英里，德军又一次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加上梅茨城的顽强的抵抗力量最终阻止住了这次进攻。

希特勒在11月10日签署阿登秘密攻势的命令时，就清楚地知道了在阿登集结军队过程可能遇到危险：“就连敌人对梅茨两边发动攻势，以及对鲁尔地区迫在眉睫的进攻，都会造成对我国领土或者防御工事的重大威胁。”但他还是决定要冒一下险。

希特勒下令阿登攻势暂定12月1日开始。可是11月14日同盟国对阿尔萨斯地区又重新发动进攻；两天之后在轰炸机把阿尔萨斯和莱茵河之间的小城镇炸成一片废墟的同时，美军推迟了的突破亚琛的攻势也开始了：一次袭击单在杜伦就投下了2703吨炸弹；在余里希投下了1917吨炸弹，在海因斯贝格投下1020吨。德国为阿登集结准备的燃料和武器辎重日渐消耗掉。

为了确保阿登反攻的胜利，希特勒对战前准备情况做了十分周到的部署。从步兵冬天穿的靴子，盖的毯子到坦克的部署情况，他都一一进行了检查。11月中旬，他又给伦斯德送去了1349辆坦克，还有进攻炮，而且在圣诞节之前还要送去1000辆。清雪部队奉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制造了能在结冰的山路上撒些砂子的特种坦克。当他确信这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的时候，便开始起草命令了，希特勒口授命令，要求把第一次密集炮击对准敌人占领的村庄和司令部。然后再进一步形成密集的火力网，对敌人的炮兵阵地进行饱和轰炸。“所有的大炮，无一例外，都得投入这次炮击的准备工作！”在轰炸间歇时，部队要佯作步兵冲锋以使美军守卫人员心神惶恐。为了保存坦克实力，先用步兵在炮击支援下在敌人战线上搞出突破口。装甲师直到第二天再上去。11月26日，希特勒定下12月10日为最为可能的日期；12月2日零点，又和莫德尔、狄特里希、曼特菲尔、维斯特法尔磋商，把时间定为早晨5时30分。

当最后一批军用物资到来时，这次进攻又作两次短暂推延。所需要的380万加仑的汽油已经储备起来了，还积累了50多列车军人。大约170架轰炸机，90架地面进攻飞机，以及近1500架战斗机进入一级战备。28个德国师要向美国仅有的5个师扑过去。12月15日下午3时，希特勒和希姆莱、伦斯德的参谋长维斯特法尔将军举行最后一次战务会议。根据气象专家预报坏天气将持续几天。敌人空军实际上将被迫停飞。希特勒非常高兴，他给莫德尔打电话，让莫德尔相信“如果你完全按照作战基本方针行动，一定会取得伟大的胜利”。

12月16日5时30分，希特勒寄予莫大希望的阿登反攻开始了！

当时，天很黑，下着小雪，浓雾笼罩着阿登森林附近大雪覆盖的群山，根据天气预报，会连着几天有这样的气候，估计盟军的飞机在这期间不能起飞，德国的供应线可以免遭诺曼底那样的恶运，老天爷好象要帮希特勒一把，

接连出现了 5 天的坏天气，这个完全出乎盟军总司令部意料的德军行动，在 12 月 16 日早晨获得初步进展以后，接连几次突破盟军阵地。

12 月 17 日夜，一支德军装甲部队到达斯塔佛洛，它距美军第一军团总部驻地斯巴只有 8 英里，美军仓皇撤退。更重要的是，它距一个存有 300 万加仑汽油的巨大美国供应站只有 1 英里。假如这个供应站被德国装甲部队占领，它就会进展得更远更快，因为德军非常缺乏汽油。由于汽油供应不上，它的装甲部队不断放慢进展速度。

这时，德军的一支特殊的侦察部队出现在战场上。这个侦察部队由大约两个营的自愿者组成，每个人都会讲英语；一律穿缴获的美军制服，配备美国武器。

这支特殊部队在战场上横冲直撞，不明底细的美军又不敢打这支“发了疯的”己方部队，从而给美军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但是，美军很快就从混乱中走了出来，他们开始在自己阵线后边二、三英里的地方出乎意料地建起一条主要战线；而且他们仗又打得出人意外的勇敢。那些攻上去的德军坦克很快就没油了，因为通过又窄又弯曲的山谷小路和隘口时，需要挂低挡，以免颠簸前进。再有，进攻的师过于高度机械化使得燃料更加缺乏了。为了装运战利品，被护送的空卡卒在后边跟着，由于桥梁被炸毁，或由于德军几周前的撤退设置的障碍把道路堵住了。由于通往战场上去的狭窄小路发生严重交通阻塞，送汽油的车过不去。最后虽然冯·曼特菲尔的第 5 装甲军团好不容易才算闯了过夫 12 月 22 日艾森豪威尔不得不撤销他对西部战线其他地方的进攻，甚至放弃了沿萨尔河奋力夺得的桥头堡。估计击溃了阿登战场上的 16 到 20 个敌军师，可是希特勒向缪斯河的缓慢进军尚未被阻止，天气仍然对同盟国不利。在一次战务会议上希特勒格格笑着说：“丘吉尔先生，现在得来个毕...其功...于一...役了！”——他说这句话时，模仿这位英国首相讲话时的口吃。

但是，希特勒似乎高兴得太早了，到 12 月 24 日的时候，德军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它在狭长的突出阵地两翼所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12 月 23 日以后，天气转晴，英美空军大显身手，大肆轰炸德国供应线和驶上狭窄崎岖的山间公路的军队和坦克。德军向巴斯托尼作最后一次尝试，德军在圣诞节那天，从早上 3 点钟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但是麦克奥利夫的守军屹立不动，此时，盟军的空军无论在白昼还是夜里又控制了阿登战场。这把尖刀现在已插进敌人阵线达 40 英里了；可是在德国后方的火车站——可布林斯的盖罗尔斯坦因和宾根的火车站——都变成了废墟，而且同盟国的战斗轰炸机还把公路炸得稀烂。12 月 26 日，巴顿的第 3 军团还对伦斯德的南翼开始了大反攻。第 2 装甲师距离缪斯河只有 5 英里了。希特勒站在自己的碉堡外边，无精打彩地注视着 2000 架敌军轰炸机一窝蜂似地在他头上掠过向东飞去，在微弱的冬天的阳光里闪烁着威严的银光，使得他要在西方一举取胜的希望自然地消失了。

元旦那天，希特勒以 8 个师的兵力攻打萨尔地区，并且命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率领一个军团从上莱茵河的桥头堡发动猛攻。在德国将领们看来，让希姆莱带兵简直是开玩笑。这两起攻势都没有获得进展。从 1 月 3 日起，以两个军共 9 个师的兵力向巴斯托尼所发动的总攻，展开了阿登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但也毫无所获。到 1 月 5 日，德军已放弃夺取这一重镇的希望，他们面临着被英美军队反攻切断的危险。这一反攻是 1 月 3 日从北面发动的，1

月8日，莫德尔所率领的德军部队开始从豪法里兹撤退。到1月16日，德军又被打回了一个月前的进攻出发阵地。

西方的反击就这样完蛋了，东线的情况又如何呢？

还是在盟军受到德军的猛烈进攻的时候，丘吉尔便向斯大林发出了求援电报。斯大林说，我们正在加紧准备，争取尽早从东线发起进攻，以减轻你们的压力。1945年1月12日，由科涅夫率领的苏军从华沙南面维斯杜拉河上游的巴拉诺夫的桥头堡出击，向西里西亚推进。在其北面，朱可夫率领的集团军跨过华沙南面和北面的维斯杜拉河，华沙于1月17日解放。再往北，苏联两个军团，占领了半个东普鲁士，并且挺进到但泽湾。这是大战以来，苏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攻势。仅仅在波兰和东普鲁士两地，就投入了180个师的兵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装甲师。它们锐不可当，势如破竹。

到1月27日，苏军声势浩大的进攻，很快就使纳粹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那时，东西普鲁士已经被切断。就在这一天，朱可夫统率的大军从卢本跨过奥得河，在两星期内前进220英里到达德国本土，离柏林只有100英里了。最使希特勒伤脑筋的是，苏军已经占领了西里西亚的工业基地。负责军火生产的斯佩尔说，西里西亚失守以后，德国所能生产的煤只等于1944年生产的四分之一，钢只等于1944年的六分之一。

到了2月，由于鲁尔区大部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上西里西亚也已经失守，煤的产量降到1944年的五分之一；而且由于英美轰炸使得铁路和航运瘫痪，这些煤很少能运出去。元首办公会议上主要是缺煤问题。邓尼茨抱怨说，因为没有燃料，他的舰只有很多无法开动；斯佩尔耐心地解释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发电厂和军火工厂也陷于停顿状态。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油田的丧失，加上德国人造汽油工厂遭到轰炸，使得汽油非常缺乏，以致迫切需要投入战斗的战斗机大部分不能起飞，被盟军的空军炸毁在飞机场上，由于坦克缺乏汽油，很多装甲师不能出动。

对“神奇武器”的指望最后也放弃了。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重新占领法国和比利时的海岸时，用以袭击英国的V1和V2导弹发射场，差不多全部丧失了。当英美军队进抵德国边境以后，德国向安特卫普和其他军事目标发射了约有8000枚这种导弹，但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

希特勒和戈林曾经想依靠新的喷气飞机把盟军的空军赶跑。因为德国人已经制造了1000多架这种飞机。但是这种喷气机极少能够起飞。因为制造喷气飞机使用的特殊汽油的炼油厂已经被炸毁了，为了使喷气飞机能够起飞而建造的加长跑道，很容易被盟军驾驶员所发现，这样停在机场上的喷气飞机也很快就被炸毁了。

2月8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着多达85个师的盟军部队开始向莱茵河进逼。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已牢牢控制了摩泽河以北的莱茵河左岸，德军损失惨重，光是被俘的就有29万3千人之多，大部分武器和装备均已损失。希特勒为此大发脾气。3月10日，他最后一次再把伦斯德革职，换上上来的是在意大利长期苦战坚守的凯塞林元帅。

然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别说是换上一个凯塞林，就是换上一百个又能怎么样呢？

3月底，蒙哥马利元帅所率领的英加军队渡过下莱茵河，向东北推进，直趋不来梅、汉堡和波罗的海边上的卢伯克。同时，辛普森将军的美国第9军团和霍季斯将军率领的美国第1军团，分别迅速地从北面 and 南面绕过鲁尔

区。4月1日，他们在利普施塔特会师。莫德尔元帅的B集团军，包括第15和第50装甲军团，共计21个师，被包围在德国最大工业区的废墟之中。它们在撑了18天之后，于4月18日投降。

莫德尔的部队在鲁尔区被歼灭了，使德国西线出现了一个200英里宽的大缺口，美国第9军团和第1军团的部队已无须再牵制鲁尔区，现在正通过缺口直趋德国心脏易北河。4月16日，美军进抵纳粹党召集大会的所在地纽伦堡，同时苏联元帅朱可夫率领的红军，从奥得河上的桥头堡出击，在4月21日进抵柏林郊区。维也纳已在4月13日光复。4月25日，美军第69步兵师的巡逻部队与苏军第58近卫师的先遣部队在柏林以南75英里的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希特勒的死期到了。

第十九章 希特勒最后的企盼

希特勒：我一息尚存，保卫柏林之志不移
在希特勒身上，有着腓特烈大帝的阴魂
戈培尔：我的元首，我祝贺你，罗斯福死了！
“我的元首，星相图已展示了我们的转折点！”
希特勒失去了耐心
魔鬼的末日

1945年4月中旬以后，法西斯德国接二连三地遭到失败：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被苏军攻陷，鲁尔工业区和易北河以西大片领土被美、英军占领。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突破臭德河防线，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突破尼斯河防线，”希特勒失去了赖以阻挡苏军的最后屏障，柏林既将被合围，希特勒的将领们曾无比心酸地自嘲说，现在从东线到西线只需乘电车就可以了。局势无比清楚地表明，柏林的陷落已成定局，现在剩下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树倒猢狲散”，在苏军兵临柏林城下之际，法西斯德国的头面人物如同一群丧家之犬，纷纷逃离柏林。

——戈林脱下了他那件蓝色的鹿皮军服和赭红色镶着金边的高筒马靴，摘掉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头部装饰，换上一身朴素的衣装，带领一个汽车大队，把他公馆里的大批金银财宝运出柏林，运向德国南部的伯希特斯加登；

——纳粹党元老、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也乘机溜到安全的地方去了；

——党卫军首脑希姆莱也遗弃了希特勒“这条即将沉没的船”逃到德国北部；

——那位由希特勒一手提拔起来的帝国军备部长施佩尔，也在与他的元首告别之后飞走了。

然而，就在纳粹党魁们纷纷逃出柏林城的时候，希特勒却一直没有动摇坚守柏林的决心。他一再向部队下达“不准撤退”的命令，而且以身作则，直到最后绝望地自杀身亡。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守柏林城呢？对此，人们说法各异。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认为：希特勒是因为彻底绝望了才下决心呆在柏林不走的。

持这种说法的人主要是依据下述事实得出上述结论的。

1945年4月21日，希特勒曾经命令施坦因纳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俄国人赶出首都。他要求每一个人。每一辆坦克都要投入这场总反攻，并告诉施坦因纳，他将会得到吕弗特瓦夫的支援。

希特勒对这次反攻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他发出命令，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都要在5个小时之内被处决！然而，因为希特勒所指望的预备役飞机和答应打援的大部分部队只不过是想象中的东西，所以，施坦因纳不但没有执行他的命令，反而带着部队向西转移，并企图向英美部队投降去了。

希特勒开始并未发现施坦因纳的这一企图，直到4月22日上午，他还不断地亲自打电话查问反攻是否已经开始了，但却始终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希姆莱向他报告说，据来自空军的消息，反攻一直没有开始。这样，希特勒又在焦急的等待中捱过一个上午，直到下午3点钟召开例行的军事会议以前，仍然没有开始反攻的消息。

下午的军事会议开始以后，克雷布斯和约德尔介绍了当前的军事形势，

“形势一如既往，仍然是十分不利的，但也不是毫无希望的。……”然而，紧接着传来的消息却使得希特勒大为光火。原来，反攻的命令根本就没有得到执行，那些部队什么事都没有做，计划周密、具有威慑力的空军也一直按兵不动；施坦因纳一直没有下达反攻的命令，而在那些奉命从柏林北部调到南部去增援施坦因纳的部队离开之后，俄国人却趁虚而入攻克了柏林北部。现在，苏联红军的先头坦克部队已经占领了半个城市……。

这一连串的消息对于正在满怀希望地等待反攻胜利的希特勒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在震惊之余，他怒不可遏地尖声叫嚷：“军队和党卫军无耻地把我出卖了！施坦因纳这个王八蛋，他背叛了党国，是一个十足的懦夫、胆小鬼！是不可饶恕的堕落和撒谎！”

在一阵歇斯底里之后，希特勒象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软下来，他破天荒地承认：“我的末日到了，第三帝国的末日到了。现在，一切都完蛋了。我希特勒除了一死了之而外，已经别无选择了。现在，我已经不再犹豫了，也坚决不去南方了，谁愿意去谁就去吧！反正我是一定要留下来与柏林共存亡了。”

听了希特勒这段绝望的表白，在场的那帮铁石心肠的纳粹首领们都动了感情。他们都表示反对希特勒继续留在柏林，并且安慰他说，现在德国还没有完蛋。舍尔纳和凯塞林元帅的陆军集团军群仍然完好无缺地存在着，凭借这些力量，我们还是可以与敌人一搏的。所以现在没有任何失望的理由，更不用说是绝望了。元首应该马上离开柏林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嘛！现在去上萨尔斯堡还为时未晚……。

正在德国北部的希姆莱和邓尼茨得到消息后也连忙打电话给希特勒，请他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并向他保证说，如果元首需要，他们可以把自己所掌握的党卫军和海军部队拉到柏林去保卫元首，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也打电话给希特勒说，他对搞一次拯救全局的外交活动抱有很大希望，所以请元首万万不要绝望。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无法使希特勒回心转意，他一再重申，他一定要留守柏林，要亲自组织指挥保卫这座城市的战斗。他命令向柏林市民宣布：元首一息尚存，保卫柏林之志不移。第二天，德国广播电台就向全世界作了如下广播：

“柏林和布拉格是帝国的两个坚不可摧的孪生堡垒；元首希特勒和大区党部书记戈培尔将留在柏林，直到最后！”

从1935年起就一直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贴身侍卫海因兹·林格回忆说，希特勒在那次军事会议之后就常对他说：“你瞧，林格，甚至是党卫军也后退了，在他们无利可图的时候便都背叛了我，现在我要留在柏林，直至死去。因为我已病得不轻了，也许会拿不起武器，但我会以身自尽的。这是作为一个被困于要塞的指挥官应尽的责任。”因此，林格认为，正是党卫军上将施坦因纳不服从命令，才导致了希特勒下决心坚守柏林的。因为这一结论所依据的事实都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多年来人们也一直相信了林格的这种说法，认为希特勒是在绝望之后才决定破罐破摔，死守柏林的。

但是，根据事实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是正确无疑的吗？

逻辑学告诉我们，依据某些事实得出的结论也并非千真万确。对于探求希特勒为什么会下决心死守柏林这个问题的真相来说，就正是如此。

英国著名学者戴维·欧文曾经收集了大量有关这一事件的第一手材料，

在对这些第一手材料进行了潜心研究之后，戴维·欧文发现，在希特勒的身上，附着着腓特烈大帝的阴魂。正是由于这种“鬼魂附体”，才使得希特勒在充满了幻想和希望的状态下，最终下决心要坚守柏林的，而不是象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认为希特勒是在绝望之后才下决心死守柏林的。

这种说法乍一听起来似乎有点大离奇。太荒诞，但只要深入了解一下希特勒一贯的行为，研究一下当时情况下希特勒的那种微妙心态，您就会对戴维·欧文的这一结论感到心悦诚服，就会不自觉地发出“原来如此”的感叹。

众人皆知，希特勒是个目空一切的人，无论是古时的，还是现代的，几乎没有几个人能被 he 看得起。但是，就在那少得可怜的几个被他看得起的人中，却有一位简直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人就是 18 世纪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

这位代表着容克地主阶级利益的普鲁士国王从 1740 年当上国王起，就开始着手推行他的侵略扩张政策。他于 1740—1742 年，1744—1745 年两次发动了西里西亚战争，还参加了 1756—1763 年进行的以奥地利、法国、俄国、西班牙、萨克森和瑞典为一方与普鲁士、英国（与汉诺威结盟）、葡萄牙为另一方的“七年战争”。给希特勒印象最为深刻的就要数腓特烈大帝在这次战争中的奇特经历了。

在“七年战争”中，腓特烈大帝曾经巧妙地利用反普联盟计划的不协调，于 1757 年指挥普军大败奥军和法军，取得了著名的罗斯巴赫战役的胜利，但是在随后几年的战争中，普鲁士却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仅在 1761 年至 1762 年这两年时间里，普鲁士就连续丧失了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萨克森等一大片地盘，几乎濒于灭亡的边缘。

到 1762 年，经过长达 7 年之久的残酷战争之后，这位普鲁士国王已经被困在布累斯劳已经大半被毁的宫殿里，他自己已感走投无路了。他的首都柏林被俄国、奥地利和萨克森的联军所包围，他的军队士气低落，而且与敌人相比众寡悬殊，处于明显的劣势。腓特烈大帝在给他的朋友和大臣德·阿根斯侯爵的亲笔信中描述了当时他自己的处境。他写道：

“请你正确地判断一下我们所处的整个局势，我周围的万丈深渊以及依然留存于我的希望究竟怎样，按照你所说，而我也看到了那种希望，无需等到 2 月，我们就可以谈论这种希望。2 月以前是我得考虑作出最后决定的期限，届时我将决定我是遵循加图的道路、还是奉行恺撒的评论而打一场可能打的漂亮仗……”

“如果没有哲学我们将变成什么？我读了很多书，贪婪地读着，读书可以减轻我的痛苦。要不是我的书，我想我的自疑病症早已把我送进了疯人院，最后，亲爱的侯爵，我们生不逢时，我们正生活在多事之秋和危难之地，我有成为一个时代英雄的一切特征：总是处于危险之中，总是处于灭亡的边缘。”

腓特烈大帝在这封信中所提到的加图和恺撒都是古罗马的政治家。当时加图支持元老院共和派、反对恺撒。当地发现恺撒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决定性战役的胜利，局势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候，最终绝望地自杀了。

腓特烈大帝在这封信中表达了他“要么胜利，要么死亡”的决心。当然，他究竟会走上哪条路则要看战局的发展而定了。此后，随着战局的不断恶化，腓特烈大帝似乎注定要步加图的后尘了。他在给芬肯斯坦伯爵的最后一封信中无限悲哀地宣布：如果到了某一日期局势还没有好转的话，他将接受失

败，服毒自杀。

然而，就像中国人常讲的“天不灭曹”一样，就在腓特烈大帝给自己规定的死期到来的前三天，俄国女皇伊丽莎白死了，彼得三世继位。这位俄国的新沙皇却没有继承刚刚死去的女皇的遗志，去和盟国一起最终消灭普鲁士帝国，而是采取了截然相反的作法，转而与腓特烈大帝戏剧般地化敌为友结成了同盟，使整个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逆转，腓特烈大帝也因此获救了。

正是由于有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希特勒对腓特烈大帝推崇备至，他曾经以很大的精力熟读了大量有关腓特烈大帝的书籍，并且能够在平时演讲中十分自然地引用腓特烈大帝曾经说过的话。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大本营换来换去，但在他的办公室兼书房里总是有一件固定不变的装饰品，那就是腓特烈大帝的油画像。这幅画像是他于1934年在慕尼黑买到的，从得到这幅画像之后，他走到哪里就把它带到哪里，成了他的护身符。在他的专机上，那个装着这幅画像的大板条木箱总是要占据一个最好的位置，受到比那些高级军官们更好的照顾。他的专机驾驶员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负责照料好这幅画像。尽管他曾多次向希特勒反映那个带铁皮的板条箱会碰坏皮革座位，但希特勒根本不理他的茬，仍然坚持要走到哪里把那幅画像带到哪里，直到他最后退缩到柏林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的时候，那幅画像就成了他办公室中唯一的饰物。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希特勒就会长时间一动不动地默默地愿望着那幅画像。此刻，他的神情与一个虔诚的信徒在向神灵祷告时别无二致。每当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凝视之后，他就会感到腓特烈大帝的灵魂已经附在了他的身上，他那一度因战事不利而变得极度疲惫的身躯就会又神奇地充满了活力，把战争打到底的信心也因此而增强。

希特勒不但把腓特烈大帝作为自己的一根重要的精神支柱，而且还常常用这位普鲁士国王给他的部下打气壮胆。一次，他的秘书颤颤惊惊地问他，“元首，我们已经输了这场战争是不是？”

“还没有！”希特勒板起面孔，十分坚定地说。然后，他顺手拿过来腓特烈大帝的书信集，特别熟练地翻到了一封写于“七年战争”第5年的信，极富表情地念道：

“我开始打仗时，军队是欧洲从来未见到过的最好的军队，而现在我只剩下一群乌台之众了。指挥官没有了，将领们不称职，军官不会带兵，士兵不可救药。”

读到这里，希特勒话题一转，提高了声调大声说道：“但是，腓特烈大帝最后赢了！他那顽强不屈的精神保证了他的最后胜利。”

“腓特烈二世赢得了‘大王’称号，并非因为他胜利了，而是因为他在逆境中没有绝望；同样，子孙后代也将会认识我，因为我也决不屈服，就是在极大的不丰之后也不屈服。”

除了希特勒本人之外，戈培尔也十分相信，在希特勒与腓特烈大帝之间有着某种妙不可言的奇特关系，并挖空心思用一种十分玄妙的方式来证实这种关系的存在。

戈培尔激动地告诉希特勒，“我的元首，我祝贺你，现在罗斯福死了！星相图上写了4月下半月将是我们的转折点，这就是我们的转折点！”

在末日到来之际，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更是煞费心机地让人们相信，希特勒就是腓特烈大帝的转世化身。

1945年4月初，戈培尔派人到盖世太保的秘密档案室里取出了事先存在那里的两份希特勒的星相图，他在这两份星相图上看到了惊人一致的讫语：希特勒将在1939年发动一场战争并在1941年取得辉煌的胜利，但在此以后，他还将有一段暂时的背时倒运的日子，他的军队将在敌人的打击下节节败退，直到1945年4月份的上半月遭到最为严厉的打击，然而，否极泰来，在经过这些打击后，他将会一步一步交上好运，到4月份的后半月，他的军队将暂时占上风，随后出现的将是相持阶段，直到1945年8月，可以恢复和平。星相图最后明确预示出这样一个结论：经过三个残酷的年头之后，希特勒德国将在1948年再次崛起。

戈培尔以这份星相图为依据，竭力劝说希特勒不要失望，因为他确信，俄国和西方之间的交锋将在未来的三四个月之后一定到来，具体地说，也就是在1945年8月，反法西斯联盟就要解体，倒转联盟的日子就要到来了。接着，他又绘声绘色地为希特勒朗读了卡莱尔关于“七年战争”最艰难岁月所做的一段精彩描述，重温了一遍腓特烈大帝那段在“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情况下，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传奇经历。

只听戈培尔声情并茂地朗诵道：

“勇敢的国王，等一等吧，因为您的艰苦岁月即将过去。太阳已经从您不夺的乌云后升起，即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

戈培尔的这番话正说到了希特勒的心坎上。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神情十分专注，静静地听着戈培尔的朗诵，本来就爱动感情的他已经不知不觉地热泪盈眶了。

面对着一天天恶化的局势，耳听着苏军越来越近的炮声，希特勒时刻指望着历史会重演、奇迹会出现，戈培尔则喋喋不休地向人们一遍又一遍地鼓吹，如果正义还存在的话，奇迹一定能拯救帝国，就像当年勃兰登堡王朝得救一样。但是，很多听惯了这套宣传的人们对此深表怀疑，有人甚至公开嘲笑地问道：“那么，那个要死去的俄国女皇是谁呢，是斯大林还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

历史经常有惊人相似之处。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温泉正在接受别人在给他画像时突然发病，终于不治，与世长辞了。

当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的消息传到德国之后，第三帝国的首领们欣喜若狂，他们为终于找到了当今的“伊丽莎白女皇”而弹冠相庆，那股兴冲冲的劲头，简直就像落水者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漂泊者望见了远方的陆地一样。他们知道，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中，英美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是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因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存在着很深的成见。罗斯福在协调各盟国之间的关系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谁都知道，在打败了他们的共同敌人之后，东西方之间在对未来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分配和势力范围划分上出现尖锐的矛盾，现在这个日子就要到来了。在此关键时刻，德高望重的罗斯福总统却突然死了，难道这是偶然的吗？历史岂不又要再一次演出“七年战争”即将结束时的那一幕？！

戈培尔在听到罗斯福的死讯后，似乎看到了那将到来的胜利，他又把希特勒那两份星相图找出来，反复看个没够，随后他决定立即打电话给希特勒，以显示自己的先见之明。

在电话里，戈培尔激动地告诉希特勒，“我的元首，我祝贺你，现在罗斯福死了！星相图上写的4月下半月将是我们的转折点，这就是转折点！”

希特勒对此也深信不疑，此时他好象毒者美美地吸上了一口大烟似的，兴奋异常，冲着那些悲观失望的部长和将军们喊道。“你们还说我们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了吗！”而那些人也象是被打上了一针强心剂，认为这是上帝给他们的仇敌设下了冷酷无情的审、判台。下一步该轮到他们坐在法官的位置上，随心所欲地去判处那帮仇敌了。

第二天一大早，希特勒就口授了一份致东方前线士兵的著名公告，并要求在苏联红军的攻势一开始时就发表：

“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犹太布尔什维克在全力进攻，他们正全力粉碎德国，消灭我们的人民。你们东线的战士们十分清楚等待德国妇女和儿童的命运是什么。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儿童将被杀害。妇女和姑娘们将沦为营房的妓女。其余的人徒步去西伯利亚。

“我们一直在期待这次进攻，自从今年1月以来，为了建立坚固强大的前线，一切该做的准备均已完成。巨大的炮火在等待迎击敌人，我们的步兵损失已由无数新的部队补偿……这一次布尔什维克将遭遇他们在亚洲遭遇过的命运——他们必将在德帝国首都的大门口流尽鲜血死去。

“现在，凡未尽忠尽职的人都是我们人民的叛徒。放弃阵地的团或师对我们城市中经受了恐怖轰炸的妇女和儿童来说是耻辱。

“柏林是德国的！维也纳还将是德国的。欧洲永远不是俄国的。”

“在这命运之神从地球上剥夺了有史以来最大战犯的生命时，战争的转折点到来了！”

无论是希特勒痴人说梦般的虚声恫吓，还是德军孤注一掷的负隅顽抗，都挡不住苏军的强大攻势，就在希特勒高叫“维也纳还将是德国的”的同时，苏军攻占了这座城市。尔后，苏军又像潮水一般地突破了德军的奥德河与尼斯河防线，涌向柏林。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仍然没有放弃倒转联盟的幻想，当他的秘书悄悄地问他是否要离开柏林时，他不高兴地说：“不！要沉着——柏林永远是德国的！”并进一步强调说：“时间，我们只需要时间”。

是的，希特勒此时寄予最大希望的就是时间了。他曾经给驻意大利德军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捎去口信，告诉他，“我希望能再坚守8周时间。我等待东方和西方闹翻，我打算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意大利的堡垒和柏林。”

其实，希特勒希望东西方关系破裂也并非是无根据的，因为他得到报告说，美军先头部队在向易北河进军的过程中已经侵犯了斯大林的区域，而苏军在4月15日晚在到达圣珀尔滕一线时立即停了下来。冲突似乎已经不可避免了，苏军军官对英军准备进攻感到忧心忡忡。根据这些情况报告，希特勒坚信：“英国不久将要与苏联交战，而且前景比德国期望的还要美妙。英国为此开始组建进攻俄国的部队，大概那一方（指英美）应该明白，能阻止布尔什维克巨人的终究只有一位，那就是我！”

希特勒正是抱着这种希望下决心坚守柏林的。

历史常常会有惊人相似之处，但却永远不会重演。腓特烈大帝那段神奇的经历并没有在希特勒身上重现，罗斯福的死也并未有使整个反法西斯同盟四分五裂，法西斯德国也并未因此而获救，柏林最终还是成了苏联红军庆祝自己伟大胜利的地方。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再也没有耐心去等待腓特烈大帝的阴魂和星相图上的忤语来拯救他了。他用自己的双手了结了他罪恶的一生。

第二十章 希特勒的接班人

纳粹德国新元首：我从未想到……

邓尼茨满腹狐疑

废墟下的阴影

博尔曼犯了一个大错误

希特勒的接班人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 1945 年 4 月的时候，第三帝国已经到了“忽拉拉大厦将倾，昏沉沉黄泉将近”的穷途末路了。明眼人一看便知；希特勒的死期在眼前了，但还有一事不明，那就是在希特勒身后，究竟要由谁来充当这个奄奄一息的第三帝国的“末代皇帝”呢？

在这场“王位”争夺战中，将要出场的主要有以下几位选手：谢尔曼·戈林，这位体胖如猪的第三帝国的空军总司令是夺标呼声最高的“选手”了。自从 1939 年 9 月 1 日——法西斯德国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正式宣战的那一天开始，他就随着希特勒在国会上的公开声明的发表，而正式成为第三帝国法定的“皇太子”了，在那次会议上，希特勒正式宣布，戈林是他的继承人，自此以后，戈林的这种特殊地位似乎也从未动摇过。

尽管希特勒明确了戈林的“帝国皇太子”地位，但这并未能断绝其他人对这一地位的觊觎，在第三帝国内部，双眼紧盯着希特勒屁股下面那把椅子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帝国警察的头子希姆莱就是其中的一个。

希姆莱当时掌管着第三帝国赖以维持法西斯统治的秘密警察组织和党卫队，希特勒给了他很大的权力，这不但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优越地位，而且激发了他那种企图有朝一日登上元首宝座君临天下的强烈愿望。这种愿望是那样强烈，以致于一有机会他就会跃跃欲试地表现出来，特别是到 1945 年 4 月的时候，希姆莱已经开始自视为第三帝国的新元首了——4 月 28 日，在国防军最高指挥部撤到莱茵斯欣格后所召开的首次会议上，希姆莱就堂而皇之地坐在了地图前——这个本来应该属于希特勒的位置上。

除了戈林和希姆莱之外，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也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这位其貌不扬的跛腿领袖，虽然不象前两者那样摆出一付咄咄逼人的争权架式，但却有其独特的优势，他是希特勒的喉舌和忠实走狗，也是纳粹党的核心人物，做为希特勒的理论智翼和左膀右臂，戈培尔一直全心全意地辅佐着希特勒发动和领导了这场灭绝人性的战争和屠杀，也曾帮助希特勒渡过了像 1944 年 7 月 20 日施道芬堡暗杀事件那样的严重危机……。

随着希特勒死期的一天天临近，到底由谁来继承他的元首职位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敏感，越来越突出了。

1945 年 4 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终于在绝望中带着他那颗已经被击得粉碎的、曾经幻想征服世界的狂妄的心踏上了黄泉之路。谁来接替他掌管第三帝国也就变成了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了。

1944 年 5 月 1 日，希特勒死后的第二天“，北德意志广播电台传出了一个陌生的声音：

“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我接受了这一领导德国人民的重任，我意识到我责任的重大。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德国人民，使其免遭挺进中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歼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战斗还要继续

进行。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止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也将继续对他们进行抵抗并同他们继续作战，美英人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在欧洲扩散布尔什维克主义。”

与此同时，德国国防军得到以下命令：

“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充当国家元首和国防军最高司令。我接受德国国防军各军种的最高指挥权，决心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继续下去，直至英勇奋战的部队及德国东部地区的数十万家庭摆脱奴役或毁灭。只要英美人阻止我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我就要把斗争一直进行下去。

我要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乱和灭亡。今天谁要是逃避责任而给德国妇女和儿童带来死亡和奴役，谁就是懦夫和叛徒。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以前对于元首的效忠誓言，从现在起就得统统用在我——元首指定的继承人——身上。”

当时，几乎是所有听到这个广播讲话和接到命令的每一个德国人，都因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而大吃了一惊。使他们感到意外和吃惊的不是这个讲话和命令的本身——因为不管是谁继承希特勒的元首职位都会这种做的，而是这位新元首本人——他既不是法定的帝国皇太子戈林，也不是阴险毒辣的希姆莱，更不是能言善辩的戈培尔而是那位不久前还远离权力中心的海军总司令邓尼茨海军元帅。

第三帝国的这位“末代皇帝”虽说在政坛上鲜为人知，而在海军中却是大有名气的一员悍将。

1910年，年方19岁的邓尼茨加入了德意志皇家海军，不久升任潜艇艇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指挥潜艇在地中海与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作战。在这次战争中，邓尼茨很不走运地成为了英军的一名俘虏，在英军的俘虏营中度过了几年羞辱岁月之后，于1919年获释回国。

邓尼茨回国之后，德国的潜艇部队已因战败而不复存在，这使得他这位潜艇指挥官只好到水面舰艇部队任职。但他在水面舰艇上干得也不赖，从1920年到1934年的十几年时间里，他从小小的鱼雷艇艇长升到了巡洋舰的舰长，与此同时，他仍然没有间断对潜艇战术的研究。

1935年，纳粹德国重新组建了第一支潜艇支队，邓尼茨马上被任命为这个潜艇支队的指挥官。第二年他被授予海军准将军衔，出任潜艇部队的司令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邓尼茨在领导德国潜艇部队建设和指挥潜艇部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主张大量建造中、小型潜艇，对同盟国的商船进行袭击战，并发明了破坏力极大的“狼群战术”。也正因为如此，邓尼茨在海军中的地位越来越高，1939年任海军少将，第二年就被提升为海军中将，两年后又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此后不久他又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出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兼潜艇部队司令。

虽然邓尼茨在海军中的官越做越大，但他在整个第三帝国的权力版图所占的地位却位于远离中心的边缘地带。直到1945年3月，才受命兼任德国北部地区的德军总司令，但仍然没有进入决策圈内。

当他得知自己被指定为希特勒的继承人的时候，这位海军元帅望着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说：“我自己从未想过这种重任会落到我的头上。经过一段单纯的军人生活后，我完全不可能会有这种念头（做希特勒的继承人）。”

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那么怪，这位自己没有想到、别人也都认为不可

能的海军元帅，现在却是实实在在地坐到了元首的宝座上了。

邓尼茨屁股下的这把椅子到底是谁递过来的呢？

邓尼茨的新元首地位是在4月30日18时收到了一份电报之后确立下来的。

当时，邓尼茨正在普伦他的指挥部里，准备与那位长时间以来一直呆在德国北部的帝国军各部长施佩尔一起听取波罗的海海军总司令库梅茨海军上将报告有关波罗的海的局势及海上运输情况。这时，邓尼茨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少校当着施佩尔和库梅茨的面，将一份从柏林的元首地下室里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电报交给邓尼茨。邓尼茨看到电报上赫然写着以下几行字。

“FRR 邓尼茨海军元帅：

元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博尔曼。”

这份电报使邓尼茨感到十分意外，他不禁回想起以往与希特勒的接触情况。

当地于1943年1月30日就任海军总司令的这天前去面见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就滔滔不绝地对他大讲了一通为什么要大型军舰退役的问题。然而他通过调查发现，大型军舰退役，尤其是军舰报废需要花费的劳动力和工业力量，这两者都不会给人力和物力带来值得一提的好处，而且还会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产生不良后果。因此，在他于1943年2月26日再次面见希特勒时，便直接了当地提出，他不同意希特勒关于大型军舰退役的命令，也不赞成希特勒所讲的那些理由。他请求希特勒撤销这个命令。

邓尼茨的这番话使希特勒感到十分难堪和恼怒。他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位以前一直要求大力支持潜艇作战的潜艇部队司令会持这种态度，更没有想到这位新上任的海军总司令竟敢违抗他的命令，真是岂有此理！虽然希特勒勉强同意了邓尼茨的意见，愤愤地收回了成命，但他仍然不原谅邓尼茨的“触颜”行为，向他下了逐客令。

在这次斗胆冒犯了希特勒之后，邓尼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犯嘀咕：他这个海军总司令还能干几天？但出乎意料的是希特勒并没有因此罢免他，反而对他异乎寻常地客气起来，甚至在1943年5月德国的潜艇战崩溃的时候，希特勒也没有责怪他。

可能是因为上次没有受到处分而胆子越来越大的缘故，在此后不久举行的一次大规模形势讨论会上，邓尼茨再一次冲撞了希特勒。

那次会上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有人向希特勒报告，有一艘重要的油船在从黑海驶向被德国占领的希腊途中，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被英国潜艇的鱼雷击中时，希特勒怒气冲冲地说：“当然，英国的潜艇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可是我们的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却一无所获！”听了这番话，邓尼茨毫不客气地当着在场的20多位国防军高级首脑人物的面，用强硬的语言回敬说：“我的元首，我们的潜艇必须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作战。假若我们的潜艇能够像英国潜艇在达达尼尔海峡前方海域那样如入无人之境的条件下作战，那么，它们起码也会取得同样的战果。我派往宣布罗陀海峡的都是一些长期在地中海作战的优秀的艇长，他们比英国人要能干得多！”

邓尼茨说完，就一转身主气地离开了会议桌，走到了窗口旁。

邓尼茨的这一系列举动使在场的所有同僚都惊呆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邓尼茨会用如此强烈的措词和激烈的语气来回敬希特勒的批评，看来希特勒一定要大发雷霆了。于是，大家的目光都紧紧地盯着希特勒的那张胀得通红的脸，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空气也好像凝结了一样。

然而，希特勒并没有发火，他很快从尴尬处境中走了出来，十分平静地对那位正在向他报告情况的约德尔将军说：

“请说下去！”

众人又是一惊。然而，令众人更加吃惊的事还在后头，会后，希特勒竟把包括戈林在内的其它将领打发走，只留下邓尼茨一个人。

“海军元帅先生，您愿意和我一起共进早餐吗？”希特勒微笑地看着邓尼茨，以亲切的口吻问道。

“当然愿意，我的元首！”邓尼茨嘴上急忙答应，心里暗暗吃惊。

在此以后，邓尼茨又曾经多次享受了单独与希特勒共进早餐的殊荣。但是，自从1944年7月20日发生了暗杀希特勒的施道芬堡事件之后，邓尼茨就只在大庭广众之中才能见到希特勒了。希特勒虽然对他还是那么亲切，但已不再单独召见他了。

回顾与希特勒的几次接触，邓尼茨感到，尽管希特勒对他比较信任，态度也比较亲切和宽容，但那只不过是于自己在他面前能够开诚布公，不隐瞒海军的弊端和失误，还有自己的工作能力使他认为自己能尽力而为地干好海军的事。而无论是在哪一次会见中，希特勒都没有向他做过任何有关考虑把他当做接班人的暗示。邓尼茨相信，不仅是他自己，而且是其它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想到，他将做为希特勒的接班人。

此时，看着突如其来的电报，回想着与希特勒的几次接触，邓尼茨满腹狐疑地走马上任了。他想，希特勒之所以要选中他来接班，是因为他想通过一位军人来毫无约束地走结束战争之路，但这只是一种猜测。直到1945年冬天，帝国军备部长施佩尔才带有几分神秘地告诉邓尼茨，他在1945年4月23日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的帝国总理府准备向希特勒告别时，正好赶上希特勒正在考虑起草一份遗嘱，于是他趁机提议说，请元首考虑任命邓尼茨作为继承人。

听了施佩尔的话，邓尼茨心中的疑团解开了，他毫不怀疑地认为，希特勒是根据施佩尔的提议才最终决定指定他为继承人的。至此，关于邓尼茨为什么会出人意外地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的问题，也似乎有了一个可以令人相信的答案了。但是，一些认真研究了这段历史的学者们却吃惊地发现，这并非这桩疑案的真正谜底，在这一切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大骗局，而策划这一骗局的，就是那位在打给邓尼茨的电报结尾上签名的博尔曼。

马丁·博尔曼是个出身卑贱但却极富个人野心的家伙。在1941年5月赫斯飞往英国之前，他是赫斯的得力助手。由于他经常像一个讨人喜欢的小狗一样在希特勒面前摇着尾巴，所以很受希特勒的喜欢，以致于他的主子赫斯都因此常常感到吃醋。

希特勒同其它许多人一样，也注意到了博尔曼的野心，并曾想对其进行限制，但他在关键时刻却动摇了起来。当赫斯飞到英国去以后，戈林曾与希特勒一起讨论过博尔曼的问题。

“元首，您是否打算让博尔曼来接赫斯的班？”

“不！”希特勒一边摇头一边说，“我已经特别指定博尔曼接替弗朗斯·夏维埃·施瓦兹任纳粹党的财政大臣了。”

“我的元首，如果您认为这样就能满足博尔曼的野心，那您可就大错而特错了。”戈林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不管他的野心！”希特勒反驳说，“博尔曼将继续作为纳粹党总理府的首领。”

戈林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1941年5月，希特勒正式用以博尔曼为头领的纳粹党总理府取代了赫斯原来的“副领袖办公室”，两周以后，他又授予博尔曼以帝国部长的权力。

由于有希特勒的信任，加上博尔曼在纳粹党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使得他的身价日增。就连“帝国室太子”戈林、党卫军头子希姆莱都不得不对这个名位不高的“后起之秀”曲意逢迎，他们经常打电话问候博尔曼。而那些以前曾经得罪过博尔曼的人则不是倒运遭殃，就是不得不离开纳粹党。

从1943年起，博尔曼开始兼任元首秘书，这一下他的个人权力就更大了，他成了纳粹机器中的发电机。博尔曼能够把希特勒没有完全讲出来的思想变成严酷的现实。有一次，希特勒命令他说，“你把地方长官从我肩上拿下去！”博尔曼立即想出了办法，不让希特勒担负这个责任了。他同诡计多端的宪法专家拉麦斯一起建立了一个所有国事都必须通过的民事工作狭窄渠道，博尔曼巧妙地将这些事务迅速而审慎地呈给希特勒，只需要他说个行或者不行即可。

博尔曼可以把希特勒的一时兴致变成元首命令，经过被他召来的专门律师的苦心发挥，再通过纳粹正常渠道的电传打字发报机，几乎可以立刻复制传播出去。博尔曼的工作也极其卖力，他常常是从早上8点钟一直到很晚的深夜，一直在听唤着希特勒的调遣。在希特勒指挥战争期间，博尔曼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掌管了第三帝国。

博尔曼与希特勒的关系就如同藤与树的关系一样。他首先借助希特勒爬上去获得阳光，然后再攀到顶峰，最后还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捷足先登，坐到元首的宝座上。

正当第三帝国土崩瓦解之际，博尔曼的野心并未混灭。他没有像许多人那样，只顾自己保命，而是仍然在盘算着如何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过，他不能无视戈林和希姆莱的存在，这两个人无疑是他与元首宝座隔开的两座大山，要想坐到元首的宝座上，就必须发挥自己的优势，首先搬开这两座大山。

博尔曼的优势也是得天独厚的，因为作为帝国总理府的总管，他可以以元首的名义来讲话，甚至把自己的意图用希特勒的名义讲出来，而别人对他却不能有半点怀疑。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博尔曼与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结为同伙。企图共同主宰希特勒死后的第三帝国。

苏联红军一天天逼近柏林了，博尔曼与戈培尔慌不择路，竟然异想天开地想借苏联人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计划。他们找到了曾经任德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的克雷布斯将军，想让他去与苏联红军联系。但这一计划很快就落空了，于是，博尔曼和戈培尔不得不另辟蹊径。他们决定找到一个既有力量与戈林和希姆莱抗衡，又能听他们话的人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人哪里呢？

想来想去，博尔曼把目光落在了前几天才刚刚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北方军总司令的海军元帅邓尼茨身上。博尔曼决定首先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将邓尼茨推到元首继承人的宝座上去，然后就可以在这位新元首的招牌下组织起实际上由他和戈培尔联合掌权的政府了。

打定主意之后，博尔曼就开始按部就班地实施自己的计划了。这个计划分为三步进行。

第一步，他要先搬走戈林和希姆莱这两大障碍。而眼下正好有了这种机会。

4月23日，戈林从德国南方发来了这样一份电报：

我的元首：

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的堡垒中，我将代理您立即行使对德帝国的全面领导，按照您1941年6月29日指令，对国内和国外事务完全自由行动，不知您同意否？

如果到晚上10时还得不到回答，我将认为您已失去行动自由，那么我将认为您的指令所规定的条件已经成熟，我将为人民和祖国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了。

我知道，在我一生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是无法表达充分的。

愿上帝保佑您，克服重重困难来到这里。

您忠实的谢尔曼·戈林

博尔曼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把这份充其量不过是一份最后通牒的电报说成是一场由戈林策划的政变，添油加醋地在希特勒面前渲染了一通。希特勒大怒，他当即打电报给戈林说，1941年6月29日的指令什么时候生效将由他本人决定；禁止戈林进行他所暗示的任何活动。然后又命令把戈林和他在伯希特斯加登的人员软禁起来。

博尔曼不失时机地将这些情况通报给各位高级将领，告诉他们戈林在南方策划了一场政变，说戈林命令撤到尚未被占领的地区的帝国当局向他靠拢。这样，他就使德国的高级将领们知道，戈林已经不可能成为元首的继承人了。

搬倒了戈林之后，博尔曼又抓住希姆莱通过瑞典外长与英国代表伯尔纳多特伯爵谈判的事，于4月30日上午给邓尼茨发了一份电报，告诉他：“新的背叛行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莱姆）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元首指望您飞快而果断地处理所有的叛逆者。”

至此，博尔曼夺权计划中的第一步已基本达成，接下来，他就开始走第二步：把邓尼茨推上元首宝座。这一步主要是靠几份精心炮制的电报来实现的。

4月30日下午18点15分，他给邓尼茨发去了那份指定邓为元首继承人的重要电报。

为了使人相信这一太出人意外和无法核实的消息和弥补电报上没有希特勒亲笔签名的缺陷，电报中特地说明，“书面的委任状现在途中”；为了进一步证实对邓尼茨的任命是真实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抢在希姆莱之前造成既成事实，博尔曼特意在那份根本就不存在的“书面委任状”到达之前，就迫不及待地授予了邓尼茨以最高权力——他在电报中告诉邓尼茨，“您必须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这样就给邓尼茨送去了一把不怕希姆莱不服的尚方宝剑。

下一步，就要看邓尼茨的了。

邓尼茨接到博尔曼的第二份电报之后，立即让副官打电话给希姆莱，请他到自己这里来一下。希姆莱拒绝了这一邀请，直到邓尼茨亲自打电话请他来，他才勉强地答应了。

当天夜里 12 点钟，希姆莱在 6 名党卫军军官的陪同下，神气活现地出现在邓尼茨的面前。

此时，邓尼茨的心里也没有底，他不知道希姆莱得知他已被指定为新元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因此，他悄悄地把一支手枪藏到了写字台上的纸张下面，他时刻准备着用这支已经打开保险的手枪打死希姆莱。但他很快就发现这种准备是多余的。

当希姆莱看到那份电报时，简直是被惊的目瞪口呆，露出了十分惊慌的神色。接着，他几乎机械地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可怜巴巴地向邓尼茨恳求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

“这办不到，我用不着你！”邓尼茨以元首的口气一口回绝了他。

希姆莱灰溜溜地离开了。5 月 6 日，邓尼茨正式罢了他的官。

博尔曼为了使人们无可置疑地相信他发出那些电报的真实性，还在继续玩弄他的骗局。他密不发丧，对外界严密封锁希特勒的死讯，使人们觉得希特勒还活着。就连邓尼茨也被他骗过去了。邓尼茨于 5 月 1 日凌晨 3 点 30 分给实际上已不在人世的希特勒打电报，向他表示感谢：

“元首，我对您的忠诚是绝对的。如果诚如您的决定，命运强迫我担负起德意志帝国的领导责任，那么，我定将这场战争进行到底，以无愧于举世无双的德意志气概！”

收到邓尼茨的电报后，博尔曼知道，他已确定了邓尼茨的新元首地位，他所策划的大骗局已经完成了一大半，下面，该进行这个骗局的第三步——在邓尼茨身边给他自己找个位置了。

5 月 1 日上午 7 点 40 分，他又给邓尼茨发出了一份电报：

FRR 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到您那里去。在我到来之前，建议您不要公布这一消息。

博尔曼这份短短的电报意思表达的特别清楚，就是要邓尼茨在他博尔曼的地位确定下来之后再宣布有关希特勒已死、邓尼茨继位的消息，但邓尼茨对此却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从电报上“遗嘱已经生效”一句看出，希特勒已经不在人世，现在他耽心希特勒死亡和他自己继位的消息会通过其它渠道以不利的形式公布于众，进而引起混乱，所以，他决定不听博尔曼的建议，马上发表广播讲话。

博尔曼并不清楚邓尼茨心里是怎样想的，还在继续打着他的如意算盘。为了进一步明确自己在新政府中的地位，博尔曼于 5 月 1 日下午 14 时 46 分给邓尼茨发出了第三份电报，电文如下：

FRR 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只传达到军官。

元首昨日 15 时 30 分去世。4 月 29 日的遗嘱委任您为帝国总统，帝国部长戈培尔任帝国总理，帝国指导部长博尔曼任党务部长，帝国部长赛斯——英夸特任外交部长。按照元首指示，为了公布这份遗嘱，特将遗嘱从柏林取出交给您和舍尔纳元帅。帝国指导部部长博尔曼争取今天到达您处，向您讲清当时情况。向部队和人民公布遗嘱的形式的具体时间由您自定。

收件证人：戈培尔·博尔曼。

这份电报中所说的遗嘱，据说是希特勒于 4 月 29 日，即自杀的前一天立下的，其实那也是博尔曼一手炮制出来的，是其策划的大骗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内容上看也是与这个骗局中的每一步骤相符的。287

这份遗嘱的第一部分是先使戈林和希姆莱彻底绝望。这部分明确地说希特勒在生前决定将这两个人开除纳粹党，因为他们“在国家和人民面前自堕耻海而不能自拔……违反法律、妄图篡夺国家权力”、背着元首同敌人进行秘密谈判，背叛了元首。

遗嘱的第二部分则把博尔曼和戈培尔大大的颂扬了一番，说他们是如何无愧于元首和堪负重任，并讲出了与上述电报中一样的人事安排。

博尔曼的阴谋，从策划到实现似乎都那么顺利，但他设想的是，他在一开始就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他只想让邓尼茨能够压倒希姆莱而急急忙忙地赋予了邓尼茨以最高权力、让他“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的一切措施，”而没有想到，这句话无疑使他自己再也无权控制邓尼茨按照他的意志办事了。实际上也恰恰出现了这种情况。

当邓尼茨接到博尔曼打来的第三封电报，发现上面的人事安排与自己挑选的顾问和政府班底完全不一样时，他便决定不再理睬博尔曼和他所谓的元首遗嘱了。他首先命令副官将博尔曼的电报收藏好，以免引起混乱；然后发出命令：如果博尔曼和戈培尔真的要来到普伦的话，那就立即逮捕他们！但是，这道命令最终并未得到执行，因为无论是博尔曼还是戈培尔，都未能来到普伦，——博尔曼在去找邓尼茨的途中失踪了，戈培尔则在柏林紧随着希特勒灰飞烟灭了。

